

南天門

道情傑作
長篇說部

西遊記

第四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1160

飛 昭 薛 濟 今 薛 彭 新 二 正 五 十 羅 飛 楊 平 蘇 蘭 水 白 說 小 梅 缺 金 慈

仙 天 和 豹 初 二 三 反 觀 征 征 樓 江 平 二 家 龍 妖 零 花 石 壯 秀 英 夢 月 台 雲

君 天 豹 初 二 三 反 觀 征 征 樓 江 平 二 家 龍 妖 零 花 石 壯 秀 英 夢 月 台 雲

圖 番 唐 集 集 東 西 案 梅 南 南 西 南 樓 北 將 傳 集 記 夢 綠 話 唐 傳 史 記 傳 國

版權
所有

版再月六年四二

新式標點
西遊記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六角

標點者劉天慧
校閱者朱太
出版者大遠圖書供應社
批發所廣東路一百廿一號

本館出版各種標點書籍，原託廣益書局經售。讀者許，訂購日衆，茲爲發，展營業，另闢本社，批發所於，廣東路一，百廿一號，力圖振，脚迅到，益影批，宗善。如，荷惠顧，迎！

新式
標點
西遊記

明吳承恩原著
申江劉天慧標點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木母同降怪體真

話表孫大聖在老魔肚裏支吾一會，那魔頭倒在塵埃，無聲無氣，若不言語，想是死了。却又把手放放，魔頭回過氣來，叫一聲：『大慈大悲齊天大聖菩薩！』行者聽見道：『兒子，莫廢工夫，省幾個字兒，只此孫外公罷！』那妖魔惜命，真個叫：『外公外公是我的不是了！一差二誤吞了你，你如今却反害我。萬望大聖慈悲，可憐螻蟻貪生之意，饒了我命，願送你師父過山也！』大聖雖英雄，甚爲唐僧進步。他見妖魔哀告，好奉承的人，他就回了善念，叫道：『妖怪，我饒你，你怎麼送我師父？』老魔道：『我這裏也沒甚麼金銀珠翠，瑪瑙珊瑚，琥珀玳瑁，珍奇之寶相送。我兄弟三個，擡一乘香簾轎兒，把你師父送過此山。』行者笑道：『既是擡轎相送，強如要寶。』你張開口，我出來。』那魔頭真個就張開口。

那三魔走近前，悄悄的對老魔道：『大哥，等他出來時，把口往下一咬，將猴兒嚼碎，嚙下肚，却不得磨害你了！』原來行者在裏面聽得，便不先出去，却把金箍棒伸出，試他一試。那怪果往下一口，挖墮的一聲，把個門牙都迸碎了。行者抽回棒道：『好妖怪，我倒饒你性命出來，你反咬我，要害我命，我出不來，活活的只弄殺你。出不來，出不來！』老魔報怨三魔道：『兄弟，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且是請他出來好了，你却教我咬他，他

倒不曾咬着，却迸得我牙齦疼痛，這是怎麼起的？」三魔見老魔怪他，他又作個激將法，厲聲高叫道：「孫行者，聞你名如轟雷貫耳，說你在南天門外施威，靈霄殿下逞勢，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縛怪，原來是個小輩的猴頭！」行者道：「我何爲小輩？」三魔道：「好看千里客，萬里去傳名。」你出來！我與你賭鬥，纔是好漢！怎麼在人肚裏做勾當，非小輩而何？」

行者聞言，心中暗想道：「是是是！我若如今扯斷他腸，搥破他肝，弄殺這怪，有何難哉？但真是壞了我的名頭，也能也能！你張口我出來，與你比併。但只是你這洞口窄偏，不好使家伙，須往寬處去。」三魔卽說，卽點大小怪，前前後後有三萬多精，都執着精銳器械，出洞擺開一個三才陣勢，專等行者出口，一齊上陣。那二怪接着老魔，竟至門外，叫道：「孫行者，好漢出來！此間有戰場，好鬥！」大聖在他肚裏，聞得外面鴉鳴鶴噪，鶴唳風聲，知道是寬闊之處，却想着：「我出去，是失信與他。若出去，這妖精人面獸心，先時說送我師父，哄我出來咬我，今又調兵在此，也能也能！與他個兩全其美，出去使出去，還與他肚裏生下一個根兒。」卽轉手，將尾上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卽變一條繩兒，只有頭髮粗細，倒有四十丈長短。那繩兒理出去，見風就長粗了。把一頭拴着妖怪的肝繫上，打做個活扣兒。那扣兒不扯不緊，扯緊就痛。却拿着一頭，笑道：「這一出去，他送我師父，使罷；如若不送，亂動刀兵，我也沒工夫與他打，只消扯此繩兒，就如我在肚裏一般。」又將身子變得小小的，往外爬；爬到咽喉之下，見妖精大張着方口，上下鋼牙，排如利刃，忽思量道：「不好！不好！若從口裏出去，扯這繩兒，他怕疼，往下一嚼，却不咬斷了我打他沒牙齒的所在出去。」

好大聖，理着繩兒，從他那上脖子往前爬，爬到他鼻孔裏。那老魔鼻子發癢，阿嚏的一聲，打了個噴嚏，直迸出行者。行者見了風，把腰躬一躬，就長了有三丈長短，一隻手扯着繩兒，一隻手拿着鐵棒。那魔頭不知好歹，

見他出來了，就舉鋼刀，劈臉來砍。這大聖一隻手使鐵棒相迎，又見那二怪使鎗，二怪使戟，沒頭沒臉的亂上；大聖放鬆了繩，收了鐵棒，急縱身駕雲走了。原來怕那夥小妖圍繞，不好幹事，他却跳出營外，去那空闊山頭上，落下雲，雙手把繩儘力一扯，老魔心裏纔疼。他害疼往上一掙，大聖復往下一扯，衆小妖遠遠看見，齊聲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讓他去罷，這猴兒不按時景，清明還未到，他却那裏放風箏也。」大聖聞言，着力氣蹬了一蹬，那老魔從空中，拍刺刺，似紡車兒一般，跌落塵埃，就把他山坡下死硬的黃土，跌做個二尺淺深之坑。慌得那二怪，三怪一齊按下雲頭，上前扯住繩兒，跪在坡下，哀告道：「大聖啊，只說你是個寬宏海量之仙，誰知是個鼠腹蝸腸之輩？實實的哄你出來，與你見陣，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拴了一根繩子！」行者笑道：「你這夥潑魔，十分無禮，前番哄我出來咬我，這番哄我出來，却又擺陣敵我，似這幾萬妖兵，戰我一個，理上也不通扯了去，扯了去見我師父！」

那怪一齊叩頭道：「大聖慈悲，饒我性命，願送老師父過山！」行者笑道：「你要性命，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老魔道：「爺爺呀，割斷外邊的，這裏邊的拴在心上，喉嚨裏又捺捺的惡心，怎生是好？」行者道：「既如此，張開口，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老魔慌了道：「這一進去，又不肯出來，却難也，却難也！」行者道：「我有本事，外邊就可以解得裏面繩頭也。」解了，可實質的送我師父麼？」老魔道：「但解就送，決不敢打誑語。」大聖審得是實，即便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那怪的心就不疼了。這是孫大聖掩樣的法兒，使毫毛拴着他的心，收了毫毛，所以就不害疼也。三個妖縱身而起，謝道：「大聖請回，上覆唐僧，收拾下行李，我們就擡轎來送。」衆怪偃干戈，盡皆歸洞。大聖收繩子，竟轉山坡，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打滾痛哭，豬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將行李，搭包兒，在那裏分哩。行者暗暗嗟歎道：「不消講了，這定是八戒對師父說，我被妖精吃了，師父

捨不得我痛哭，那獸子却分東西散火哩。嗚！不知可是此意，且等我叫他一聲看。」落下雲頭，叫道：「師父！沙僧聽見，報怨八戒道：『你是個棺材座子，專一害人師兄，不曾死，你却說他死了，在這裏幹這個勾當！那裏不叫將來了？』八戒道：『我分明看見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是日辰不好，那猴子來顯魂哩！』行者到跟前，一把搵住八戒臉，一個巴掌，打了個踉蹌道：『夯貨！我顯甚麼魂？』獸子侮着臉道：『哥哥，你實是那怪吃了你，你怎麼又活了？』行者道：『像你這個不濟事的膿包，他吃了我，我就抓他腸，捏他肺，又把這條繩兒，穿住他的心，扯得疼痛難禁，一個個叩頭哀告，我纔饒了他性命。如今擡轎來送我師父過山也！』那三藏聞言，一骨魯爬起來，對行者躬身道：『徒弟啊！累殺你了！若信悟能之言，我已絕矣！』行者輪拳，打着八戒罵道：『這個饑糠的獸子，十分懈怠，甚不成人師父，你切莫惱，那怪就來送你也。』沙僧甚生慚愧，連忙遮掩收拾行李，扣背馬匹，都在途中等候不題。

却說三個魔頭，帥羣精回洞。二怪道：『哥哥，我只道是個九頭八尾的孫行者，原來是恁的個小小猴兒！你不該吞他，只與他鬥時，他那裏鬥得過我？我洞裏這幾萬妖精，吐唾沫也可澆殺他。你却將他吞在肚裏，他便弄起法來，教你受苦，怎麼敢與他比較？纔却說送唐僧，都是假意，實爲兄長性命要緊，所以哄他出來，決不送他！』老魔道：『賢弟不送之故，何也？』二怪道：『你與我三千小妖，擺開陣勢，我有本事，拿住這個猴頭。』老魔道：『莫說二千，憑你起老營去，只是拿住他，便大家有功。』那二魔卽點三千小妖，竟到大路旁擺開，着一個藍旗手，往來傳報，教孫行者趕早出來，與我二大王爺交戰。八戒聽見，笑道：『哥啊！常言道：『說謊不瞞當鄉人。』就來弄虛頭搗鬼，怎麼就降了妖精，就擡轎來送師父，却又來叫戰，何也？』行者道：『老怪已被我降了，不敢出頭，聞着個「孫」字兒，也肯頭疼，這定是二妖魔，不伏氣送我們，故此叫戰。』我道：兄弟，這妖精有弟

兄三個，這般義氣，我弟兄也是三個，就沒些義氣。我已降了大魔，二魔出來，你就與他戰戰，未爲不可。」
八戒道：「怕他怎的？等我去打他一仗來！」行者道：「要去便去罷。」八戒笑道：「哥啊！去便去，你把那繩兒借與我使使。」行者道：「你要怎的？你又沒本事鑽在肚裏，你又沒本事拴在他手上，要他何用？」八戒道：「我要扣在這腰間，做個救命索。你與沙僧扯住後手，放我出去，與他交戰。估着贏了他，你便放鬆，我把他拿住，若是輸與他，你把我扯回來，莫教他拉了去。」真個行者暗笑道：「也是捉弄猓子一番！」就把繩兒扣在他腰裏，捉弄他出戰。那猓子舉釘鈞，跑上山崖，叫道：「妖精出來！與你豬祖宗打來！」那藍旗手急報道：「大王，有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來了。」二怪卽出營，見了八戒，更不打話，挺鎗劈面刺來。這猓子舉鈞上前迎住，他兩個在山坡前，搭上嘴鬥，不上七八回合，猓子手軟，架不住妖魔，急回頭叫：「師兄，不好了！扯扯救命索，扯扯救命索！」這壁廂大聖聞言，轉把繩子放鬆了，拋將去。猓子敗了陣，往後就跑。原來那繩子拖着走，還不覺轉回來，因鬆了，倒有些絆脚，自家絆倒了一跌，爬起來又一跌，始初還跌個躡踵，後面就跌了個嘴搥地。被妖精趕上，摔開鼻子，就如蛟龍一般，把八戒一鼻子捲住，得勝回洞。衆妖凱歌齊唱，一擁而歸。

這坡下三藏看見，又惱行者道：「悟空，怪不得你死哩！原來你兄弟全無相親相愛之意，專懷相嫉相妬之心。他這般說，教你扯扯救命索，你怎麼不扯，還將索子丟去？如今教他被害，却如之何？」行者笑道：「師父也忒護短，忒偏心罷了！像老孫拿去時，你略不掛念，左右是捨命之材，這猓子纔自遭擒，你就怪我也。他受些苦惱，方見取經之難。」三藏道：「徒弟啊！你去我豈不掛念？想着你會變化，斷然不至傷身。那猓子生得狠狽，又不會騰挪，這一去，少吉多凶，你還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師父不得報怨，等我去救他一救。」急縱身趕上山，暗中恨道：「這猓子咒我死，且莫與他個快活！且跟去看那妖精怎麼擺佈他，等他受些罪，再去。」

救他。」卽捻訣念起真言，搖身一變，卽變做個蠅螋，飛將去，釘在八戒耳朵根上，同那妖精到了洞裏。二魔帥三千小妖，大吹大打的，至洞口屯下，自將八戒拿入裏面道：「哥哥，我拿了一個來也。」老怪道：「拿來我看。」他把鼻子放鬆，摔下八戒道：「這不是？」老怪道：「這厮沒用。」八戒聞言道：「大王，沒用的放出去，尋那有用的捉來罷。」三怪道：「雖是沒用，也是唐僧的徒弟，豬八戒且細了，送在後邊池塘裏浸着，待浸透了，毛破開肚子，使鹽醃了晒乾，等天陰下酒。」八戒大驚道：「罷了！罷了！罷了！撞見那販醃的妖怪也！」衆怪一齊下手，把馱子四馬攢蹄網住，扛扛擡擡，送至池塘邊，往中間一推，盡皆轉去。

大聖却飛起來看處，那馱子四肢朝上，掘着嘴，半浮半沉，嘴裏呼呼的，着實可笑。倒像八九月，經霜落了子兒的一個，大黑蓮蓬。大聖見個那嘴臉，又恨他，又憐他，說道：「怎的好麼？他也是龍華會上的一個人，但只恨他動不動，分行李散火，又要攛掇師父念緊箍咒，咒我；我前日曾開得沙僧說，他攢了些私房，不知可有否？等我且嚇他一嚇看。」好大聖飛近他耳邊，假捏聲音，叫聲「豬悟能，豬悟能！」八戒慌了道：「晦氣呀！我這悟能是觀世音菩薩起的，自跟了唐僧，又呼做八戒，此間怎麼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馱子忍不住問道：「是那個叫我的法名？」行者道：「是我。」馱子道：「你是那個？」行者道：「我是勾司人。」那馱子慌了道：「長官，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五閻王差來勾你的。」馱子道：「長官，你且回去，上覆五閻王，他與我師兄孫悟空交得甚好，教他讓我一日兒，明日來勾罷。」行者道：「胡說！一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四更？」趁早跟我去，免得套上繩子扯拉！」馱子道：「長官，那裏不是方便？看我這般嘴臉，還想活哩。死是一定死，只等一日，這妖精連我師父們都拿來，會一會就都了帳也。」

行者暗笑道：「也能，我這批上有三十個人，都在這中前後等我拘將來就你，便有一日就闔。你可有盤纏，

把些兒我去？」八戒道：「可憐啊！出家人，那裏有甚麼盤纏？」行者道：「若無盤纏，案了去跟着我走！」默子慌道：「長官不要索。我曉得你這繩兒叫做『追命繩』，案上就要斷氣。有有有，便有些兒，只是不多。」行者道：「在那裏快拿出來！」八戒道：「可憐，可憐，我自做了和尚，到如今，有些善信的人家齋僧，見我食腸大，襯錢比他們略多些兒，我拿了攢湊這裏，零零碎碎有五錢銀子，因不好收拾，前者到城中，央了個銀匠，煎成一處，他又沒王理，偷了我幾分，只得四錢六分一塊兒，你拿去罷。」行者暗笑道：「這默子禪子也沒得穿，却藏在何處？」咄！你銀子在那裏？」八戒道：「在我左耳朵眼兒裏擦着哩。我細了拿不得，你自家拿了去罷。」行者聞言，即伸手在耳朵竅中摸出，真個是塊馬鞍兒銀子，足有四錢五六分重，拿在手裏，忍不住哈哈的大笑一聲。

那默子認是行者聲音，在水裏亂罵道：「天殺的狗馬，溫到這們苦處，還來打詐財物哩！」行者又笑道：「我把你這饑糠的老孫，保師父，不知受了多少苦難，你到攢下私房！」八戒道：「嘴臉，這是甚麼私房？都是牙齒上刮下來的，我不捨得買來嘴吃，留了買疋布兒，做件衣服，你却嚇了我的，還分些兒與我。」行者道：「半分也沒得與你！」八戒罵道：「買命錢讓與你罷，好道也救我出去。」行者道：「真發急，等我救你。」將銀子藏了，即現原身，掣鐵棒把默子划攔，用手提着脚，扯上來，解了繩。八戒跳起來，脫下衣裳，整乾了水，抖一抖，潮漉漉的披在身上，道：「哥哥，開後門走了罷。」行者道：「後門裏走，可是個長進的？還打前門上去。」八戒道：「我的脚網麻了，跑不動。」行者道：「快跟我來。」好大聖，把鐵棒一路丟開解數，打將出去。那默子忍着麻，只得跟他。只看見二門下靠着的，是他的釘釘，走上前，推開小妖，撈過來往前亂築，與行者打出三四層門，不知打殺了多少小妖。

那老魔聽見，對二魔道：「拿得好人！拿得好人！你看孫行者劫了豬八戒，門上打傷小妖也。」那二魔急縱身，掉鎗在手，趕出門來，高聲罵道：「潑猢猻！這般無禮！怎敢渺視我等？」大聖聽得，即應聲站下。那怪物不容講，使鎗便刺行者。正是會家不忙，聖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在洞門外，這一場好殺。

黃牙老橡變人形，義結獅王爲弟兄。因爲大魔來說合，同心計算吃唐僧。齊天大聖神通廣，輔正除邪要滅精。八戒無能遭毒手，悟空拯救出門行。妖王趕上施英猛，鎗棒交加各顯能。那一個鎗來好似穿林蟒，這一個棒起猶如出海龍。龍出海門雲霧靄，蟒穿林樹霧騰騰。算來都爲唐和尚，恨苦相持太沒情。

那八戒見大聖與妖精交戰，他在山嘴上，豎着釘耙不來，那打只管呆呆的，看着那妖精見行者棒重，滿身解數，全無破綻，就把鎗架住，摔開鼻子，要來捲他。行者知道他的勾當，雙手把金箍棒橫起來，往上一舉，被妖精一鼻子捲住腰膀，不曾捲手，你看他兩隻手在妖精鼻子上，丟花棒兒耍子。八戒見了，搥胸道：「咦！那妖怪晦氣呀！捲我這夯的，連手都捲住了，不能得動捲那們滑的，倒不捲手。他那兩隻手拿着棒，只消往鼻裏一擻，那孔子裏害疼流涕，怎能捲得住他？」行者原無此意，倒是八戒教了他。他就把棒幌一幌，小如雞子，長有丈餘，真個往他鼻孔裏一擻，那妖精害怕，沙的一聲，把鼻子摔放，被行者轉手過來，一把擗住，用氣力往前一拉。那妖精獲疼，隨着手，舉步跟來。八戒方纔敢近，拿釘耙望妖精脖子上亂築。行者道：「不好！不好！那釘耙兒尖，恐築破皮，淌出血來，師父看見，又說我們傷生，只調柄兒來打罷。」真個獸子拿釘耙，走一步，打一下。行者牽着鼻子，就似兩個象奴，牽至坡下。只見三藏凝睛盼望，見他兩個嚷嚷鬧鬧而來，即喚：「悟淨！你看悟空牽的是甚麼？」沙僧見了，笑道：「師父！大師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來，真愛殺人也。」三藏道：「善哉！善哉！那般大個妖精，那般長個鼻子！你且問他，他若喜喜歡歡送我等過山，可饒了他，莫傷他性命。」

沙僧急縱前迎着，高聲叫道：「師父說，那怪果送師父過山，教不要傷他命哩！」那怪聞說，連忙跪下，口裏嗚嗚的答應。原來被行者揪着鼻子，捏住了，就如重傷風一般，叫道：「唐老爺，若肯饒命，即便擡轎相送。」行者道：「我師徒俱是善勝之人，依你言，且饒你命，快擡轎來，如再變卦，拿住決不再饒！」那怪得脫手，磕頭而去。行者同八戒見唐僧備言前事，八戒慚愧不勝，在坡前晾曬衣服，等候不題。那二魔戰戰兢兢，回到洞，未到時，已有小妖報知老魔，三魔說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老魔悚懼，與三魔帥衆方出，二魔獨回，又皆接入，問及放回之故。二魔把三藏慈憫善勝之言，對衆說了一遍。一個個面面相覷，更不敢言。二魔道：「哥哥，可送唐僧麼？」老魔道：「兄弟，你說那裏話！孫行者是個廣施仁義的猴頭，他先在我肚裏，若肯害我性命，一千個也被他弄殺了，却纔揪住你鼻子，若是扯了去，不放手，只捏破你的鼻子頭兒，却也惶恐，快早安排送他去。」三魔笑道：「送送送！」老魔道：「賢弟這話，却又像尙氣的了。你不送，我兩個送去罷。」三魔又笑道：「二位兄長在上，那和尙倘不要我們送，只這等瞞過去，還是他的造化，若要送，不知正中了我的「調虎離山」之計哩。」老怪道：「何爲「調虎離山」？」三怪道：「如今把滿洞羣妖，點將起來，萬中選千，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六個，又選三十個。」老怪道：「怎麼既要十六，又要三十？」三怪道：「三十個要會烹煮的，與他些精米細麵，竹笋芽茶，香蕈，蘑菇，豆腐，麵筋，着他二十里，或三十里，搭下窩鋪，安排茶飯，管待唐僧。」老怪道：「又要十六個何用？」三怪道：「着八個擡，八個喝路，我弟兄相隨左右，送他一程。此去向西四百餘里，就是我的城池，我那裏自有接應的人馬。若至城邊，如此，如此，着他師徒首尾不能相顧，要捉唐僧，全在此十六個鬼成功。」

老怪聞言，歡欣不已，真是如醉方醒，似夢方覺，道：「好好好！」卽點衆妖，先選三十，與他物件，又選十六，擡一頂香藤轎子，同出門來，又吩咐衆妖：「俱不許上山閑走，孫行者是個多心猴子，若見汝等往來，他必生疑，

識破此計。『老怪遂帥衆至大路旁，高叫道：『唐老爺，今日不犯紅沙，請老爺早早過山。』』三藏聞言道：『悟空是甚人叫我？』行者指定道：『那廂是老孫降伏的妖精，擡轎來送你哩。』三藏合掌朝天道：『善哉！善哉！若不是賢徒如此之能，我怎生得去？』竟直向前，對衆妖作禮道：『多承列位之愛，我弟子取經東回，向長安當傳揚善果也。』衆妖叩首道：『請老爺上轎。』』

那三藏肉眼凡胎，不知是計。孫大聖又是太乙金仙，忠正之性，只以爲擒縱之功，降了妖怪，亦豈期他都有異謀，却也不會詳察，儘着師父之意，卽命八戒將行李揹在馬上，與沙僧緊隨。他使鐵棒向前開路，願盼吉凶。八個擡起轎子，八個一遞一聲，喝道：『三個妖精扶轎，扛師父喜喜歡歡的端坐轎上，上了高山，依大路而行。此一去，豈直『歡喜之間愁又至。』』經云：『泰極否還生。』時運相逢真太歲，又值喪門吊客星。那夥妖魔，同心合意的，侍衛左右，早晚慇懃。行經三十里，獻齋五十里，又齋，未晚請歇，沿路齊齊比整。一日三餐，遂心滿意。良宵一宿，好處安身。西進有四百里餘程，忽見城池相近。大聖舉鐵棒，離轎僅有一里之遙，見城池把他嚇了一跌，掙挫不起。你道他，只這般大膽，如何見此希詭，原來望見那城中有許多惡氣，乃是：

攢攢簇簇妖怪，四門都是狼精靈。坍塌老虎爲都管，白面雄彪作總兵。丫叉角鹿傳文引，伶俐狐狸當道行。千尺大蟒圍城走，萬丈長蛇占路程。樓下蒼狼呼食伴，亭前花豹作人聲。搖旗擂鼓皆妖怪，巡更坐鋪盡山精。狡兔開門弄買賣，野豬挑擔幹營生。先年原是天朝國，如今翻作虎狼城。

那大聖正當悚懼，只聽得耳後風響，回頭觀看，原來是三魔雙手舉一柄畫桿方天戟，往大聖頭上打來。大聖急翻身爬起，使金箍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各懷惱怒氣，嘖嘖，更不打話，咬着牙，要相爭。又見那老魔頭傳號令，舉剛刀，便砍八戒。八戒慌得丟了馬，輪着釘，向前亂築。那二魔纏長鎗，望沙僧刺來。沙僧使降妖杖，支

開架子敵住。三個魔頭與三個和尚，一個敵一個，在那山頭捨死忘生苦戰。那十六個小妖，却連號令，各各效能搶了白馬，行囊把三藏一擁，擡着轎子，竟至城邊，高叫道：「大王爺爺定計，已拿得唐僧來了！」那城上大小妖精，一個個跑下，將城門大開，吩咐各營捲旗息鼓，不許吶喊篩鑼，說：「大王原有令在前，不許嚇了唐僧。」唐僧禁不得恐嚇，一嚇就肉酸，不中吃了。衆妖都

歎天喜地邀三藏。

控背躬身接主僧。

把唐僧一轎子擡上金鑾殿，請他坐在當中，一壁廂獻茶，獻飯，左右旋繞。那長老昏昏沉沉，舉眼無親。畢竟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羣魔欺本性

一體拜真如

且不言唐長老困苦，却說那三個魔頭，齊心竭力，與大聖兄弟三人，在城東半山內，努力爭持，這一場，正是那鐵刷帚，刷銅鍋，家家挺硬，好殺。

六般體相六般兵，六樣形骸六樣情。六惡六根緣六慾，六生六道賭輸贏。三十六宮春自在，六六形色恨有名。這一個金箍棒，千般解數；那一個方天戟，百樣崢嶸。八戒釘鎚兇更猛，二怪長鎗俊又能。小沙僧寶杖非凡，有心打死老魔頭；鋼刀快利，舉手無情。這三個是護衛真僧無敵將，那三個是亂法欺君潑野精。起初猶可向後彌兇，六枚都使昇空法；雲端裏面各翻騰，一時間吐霧噴雲天地暗，嗒嗒吼吼只聞聲。

他六個鬥罷多時，漸漸天晚，却又又是風霧漫漫，霎時間，就黑暗了。原來八戒耳大，蓋着眼皮，越發昏濛；手脚慢，又遮架不住，拖着鋸，敗陣就走。被老魔舉刀砍去，幾乎傷命。幸躲過頭腦，被口刀削斷幾根稜毛。趕上，張開口，咬着領頭，拿入城中，丟與小怪，細在金鑿殿。老妖又駕雲，起在半空助力。沙和尚見事不諧，虛幌着寶杖，願本身回頭便走。被二怪摔開鼻子，響一聲，連手捲住，拿到城裏，也叫小妖細在殿下，却又騰空去叫拿行者。行者見兩個兄弟遭擒，他自家獨力難撐。正是一好手不敵雙拳，雙拳難敵四手。他喊一聲，把棍隔開三個妖魔的兵器，縱筋斗，駕雲走了。三怪見行者駕筋斗時，卽抖抖身，現了本像，搥開兩翅，趕上大聖。你道他怎能趕上。當時如行者鬧天宮，十萬天兵也拿他不住者，以他會駕筋斗雲，一去有十萬八千里路，所以諸神不能趕上。這妖精搥一翅，就有九萬里，兩搥就趕過了。所以被他一把搥住，拿在手中，左右掙挫不得，欲思要走，莫能逃脫。卽使變化法遁去，又往來難行，變大些兒，他就放鬆了搥住；變小些兒，他又搥緊了搥住。復拿了這回城內，放了手，摔下塵埃，吩咐羣妖，也照八戒，沙僧細在一處。那老魔二魔，俱下來迎接。三個魔頭，同上寶殿。噫，這一番倒不是細住行者，分明是與他送行。

此時有二更時候，衆怪一齊相見畢，把唐僧推下殿來。那長老在燈光前，忽見三個徒弟都細在地下，老師父伏於行者身邊，哭道：「徒弟啊！常時逢難，你却在外運用神通，到那裏取救降魔；今番你亦遭擒，我貧僧怎麼得命！」八戒、沙僧聽見師父這般苦楚，便也一齊放聲痛哭。行者微笑道：「師父放心，兄弟莫哭，憑他怎的，決然無傷，等那老魔安靜了，我們走路。」八戒道：「哥啊！又來搗鬼了！麻繩細住，鬆些兒，還着水噴，想這這瘦人兒不覺，我這胖的遭瘟哩！不信，你看兩膊上，入肉已有二寸，如何脫身？」行者笑道：「莫說是麻繩細的，就是碗粗的棕攏，只也當秋風過耳，何足罕哉？」師徒們正說處，只聞得那老魔道：「三賢弟有力量，有智謀，

果成妙計，拿將唐僧來了。叫「小的們，着五個打水，七個刷鍋，十個燒火，二十個擡出鐵籠來，把那四個和尚蒸熟，我兄弟受用，各散一塊兒，與小的們吃，也教他個個長生。」八戒聽見，戰兢兢的道：「哥哥，你聽那妖精計較，要蒸我們吃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看他的是誰的妖精，是把勢妖精。」沙和尚笑道：「哥哥呀！且不要說寬話，如今已與閻王隔壁哩！且講甚麼「雛兒」把勢？」說不了，又聽得二怪說：「豬八戒不好蒸。」八戒慌了，厲聲喊道：「不要剝皮粗自粗，湯響就爛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隔。」行者笑道：「八戒莫怕，是「雛兒」不是「把勢」。」沙僧道：「怎麼認得？」行者道：「大凡蒸東西，都從上邊起，不好蒸的，安在上頭一隔，多燒把火，回氣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氣，就燒半年，也是不得氣上的。他說八戒不好蒸，安在底下，不是雛兒是甚的？」八戒道：「哥哥，依你說，就活活的弄殺人了！他打緊見不上氣，擡開了，把我翻轉過來，再燒起火，弄得我兩邊俱熟，中間不夾生了！」

正講時，又見小妖來報：「湯滾了。」老怪傳令叫擡。眾妖一齊上手，將八戒擡在底下一隔，沙僧擡在二隔。行者估着來擡他，他就脫身道：「此燈光前好做手脚！」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行者，細了麻繩，將真身出神，跳在半空裏，低頭看着那羣妖，那知真假，見人就擡，把個假行者擡在上三隔，纔將唐僧掀翻，倒網住，擡在第四隔。乾柴架起，烈火氣焰騰騰。大聖在雲端裏嗟歎道：「我那八戒，沙僧還捱得兩滾，我那師父，只消一滾就爛。若不用法救他，頃刻喪矣！」好行者在空中捻訣，念一聲：「唵嚩淨法界，乾元亨利貞。」的呪語，拘喚得北海龍王早至。只見那雲端裏一朵烏雲，應聲高叫道：「北海小龍放順叩頭。」行者道：「請起請起，無事不敢相煩，今與唐師父到此，被毒魔拿住，上鐵籠蒸哩！你去與我護持護持，莫教蒸壞了。」

龍王隨即將身變作一陣冷風，吹入鍋下，盤旋圍護，更沒火氣燒鍋，他三人方不損命。將有三更盡時，只聞得老龍發道：「手下的，我等用計勞形，拿了唐僧四衆，又因相送辛苦，四晝夜未曾得睡，今已細在籠裏，料應難脫，汝等用心看守，着十個小妖輪流燒火，讓我們退宮，略略安寢，到五更天色將明，必然爛了，可安排下蒜泥鹽醋，請我們起來，空心受用。」衆妖各各遵命。三個魔頭，却各轉寢宮而去。

行者在雲端裏，明明聽着這等吩咐，却低下雲頭，不聽見籠裏人聲。他想着：「火氣上騰，必然也熱，他們怎麼不怕？又無言語，嗚呼！莫敢是蒸死了？等我近前再聽。」好大聖，踏着雲，搖身一變，變作一個黑蒼蠅兒，釘在鐵籠隔外聽時，只聞得八戒在裏面道：「晦氣，晦氣，不知是悶氣蒸，又不知是出氣蒸哩？」沙僧道：「二哥，怎麼叫做「悶氣」？」八戒道：「「出氣」？」八戒道：「「悶氣蒸」是蓋了籠頭，「出氣蒸」不蓋。」三藏在浮上一層，應聲道：「徒弟，不曾蓋。」八戒道：「造化，今夜還不得死，這是出氣蒸了。」行者聽得他三人都說話，未曾傷命，便就飛了去，把個鐵籠蓋，輕輕兒蓋上。三藏慌了道：「徒弟，蓋上了。」八戒道：「罷了，這個是悶氣蒸，今夜必是死了。」沙僧與長老嚶嚶的啼哭。八戒道：「且不要哭，這一會燒火的換了班了。」沙僧道：「你怎麼知道？」八戒道：「早先擡上來時，正合我意，我有些兒寒濕氣的病，要他騰騰，這會子反冷氣上來了。咦，燒火的長官，添上些柴，使怎的？要了你的哩！」

行者聽見，忍不住暗笑道：「這個夯貨，冷還好捱，若熱就要傷命。再說兩遭，一定走了風了，快早救他。且住！要救他，須是要現本相。假如現了，這十個燒火的又見一齊亂喊，驚動老怪，却不又費事？等我先送他個法兒。」忽想起：「我當初做大聖時，曾在北天門，與護國天王猜枚耍子，贏得他腦睡蟲兒，還有幾個，送了他能。」即往腰間順帶裏摸摸，還有十二個。送他十個，還留兩個做種。」即將蟲兒拋了去，散在十個小妖臉上，鑽

入鼻孔，漸漸打盹，都睡倒了。只有一個拿火叉的，睡不穩，揉頭搓臉，把鼻子左捏右捏，不住的打噴嚏。行者道：「這厮曉得勾當了，我再與他個「雙槓燈。」」又將一個蟲兒，拋在他臉上。兩個蟲兒，左進右出，右出左進，諒有一個安住。」那小妖兩三個大呵欠，把腰伸一伸，丟了火叉，也撲的暈倒，再不翻身。行者道：「這法兒真是妙而且靈！」即現原身，走近前，叫聲「師父。」唐僧聽見道：「悟空救我啊！」沙僧道：「哥哥，你在外面叫哩！」行者道：「我不在外面，好和你們在裏邊受罪！」八戒道：「哥哥溜撒的溜了，我們都是頂缺的，在此受悶氣哩！」行者笑道：「馱子莫嚷，我來救你。」八戒道：「哥哥救，便要脫根救，莫又要復籠蒸。」行者却揭開籠頭，解了師父，將假變的毫毛，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又一層層放了沙僧，放了八戒。那馱子纔解了，巴不得就要跑。行者道：「莫忙莫忙！」却又念聲咒語，發放了龍神，纔對八戒道：「我們這去到西天，還有高山峻嶺，師父沒腳力難行，等我還將馬來。」你看他輕手輕腳，走到金鑾殿下，見那些大小羣妖俱睡着了，却解了韁繩，更不驚動。那馬原是龍馬，若是生人，飛踢兩腳，便嘶幾聲。行者曾養過馬，授弼馬溫之官，又是自家一夥，所以不跳不叫，悄悄的牽來，束緊了肚帶，扣備停當。請師父上馬，長老戰兢兢的騎上，也就要走。行者道：「也且莫忙，我們西去還有國王，須要關文，方纔去得，不然，將甚執照等我還去尋行李來。」唐僧道：「我記得進門時，衆怪將行李放在金殿左手下，擔兒也在那一邊。」行者道：「我曉得了。」即抽身跳在寶殿尋時，忽見光彩飄飄，行者知是行李，怎麼就知以唐僧的錦襪袈裟上有夜明珠，故此放光。急到前，見擔兒原封未動，連忙拿下去，付與沙僧挑着。八戒牽着馬，他引了路，竟奔正陽門，只聽得梆鈴亂響，門上有鎖，鎖上貼了封皮。行者道：「這等防守，如何去得？」八戒道：「後門裏去罷。」行者引路，竟奔後門。後宰門外，也有梆鈴之聲，門上也有封鎖，却怎生是好？我這一番，若不爲唐僧是個凡體，我三人不管怎的，也駕雲弄風走了，只爲唐僧未超

三界外，見在五行中，一身都是父母濁骨，所以不得昇界，難逃。」八戒道：「哥哥，不消商量，我們至那沒梆鈴，不防衛處，撮着師父，爬過牆去罷。」行者笑道：「這個不好，此時無奈撮他過去，到取經回來，你這馱子口廠，幕地裏就對人說，我們是爬牆頭的和尙了。」八戒道：「此時也顧不得行檢，且逃命去罷。」

行者也沒奈何，只得依他。到那淨牆邊，算計爬出，噫，有這般事，也是三藏災星未脫，那三個魔頭，在宮中正睡，忽然驚覺，脫走了唐僧，一個個披衣忙起，急到寶殿，問曰：「唐僧燒了幾滾了？」那些燒火的小妖，已是睡魔蟲都睡着了，就是打他，也莫想打得一個醒來，其餘沒執事的，驚醒幾個，冒冒失失的答應道：「七七，七七，滾了。」急跑近鍋邊，只見籠隔子亂丟在地下，燒火的還都睡着，慌得又來報道：「大王，走走，走走，走了。」三個魔頭都下殿，近鍋前仔細看時，果見那籠隔子亂丟在地下，湯鍋盡冷，火脚俱無，那燒火的俱呼呼鼾睡如泥。慌得衆怪一齊吶喊，都叫：「快拿唐僧！快拿唐僧！」這一片喊聲振起，把些前前後後，大大小小妖精，都驚起來，刀鎗簇擁，至正陽門下，見那封鎖不動，梆鈴不絕，問外邊巡夜的道：「唐僧從那裏走了？」俱道：「不曾走出人來。」急趕至後宰門，封鎖梆鈴，亦如前門，復亂搶搶的燈籠火把，燻天通紅，就如白日，却明明的照見他四衆爬牆哩。老魔趕近，喝聲：「那裏走！」那長老諛得脚軟筋麻，跌下牆來，被老魔拿住。二魔捉了沙僧，三魔擒倒八戒，衆妖搶了行李白馬，只是走了行者。那八戒口裏咽嚥噙噙的報怨行者道：「天殺的！我說要救，便脫根救，如今却又復籠蒸了！」

衆魔把唐僧擒至殿上，却不蒸了。二怪吩咐把八戒綁在殿前簷柱上，三怪吩咐把沙僧綁在殿後簷柱上；惟老魔把唐僧抱住不放。三怪道：「大哥，你抱住他怎的？終不然就活吃，却也沒些趣味。此物比不得那愚夫俗子，拿了可以當飯，此是上邦稀奇之物，必須待天陰閑暇之時，拿他出來，整製精潔，猜枚行令，細吹細打的。」

吃方可。」老魔笑道：「賢婿之言雖當，但孫行者又要來偷哩！」三魔道：「我這皇宮裏面有一座錦香亭，亭子內有一個鐵櫃，藏着我把唐僧藏在櫃內，關了亭子，却傳出謠言，說唐僧已被我們夾生吃了，令小妖滿城講說。那行者必然來探聽消息，若聽見這話，他必死心塌地而去。待三五日不來攪擾，却拿出來，慢慢受用。如何？」老怪、二怪俱大喜道：「是是是，兄弟說得有理！」可憐把個唐僧連夜拿將進去，藏在櫃中，閉了亭子，傳出謠言，滿城裏都亂講不題。

却說行者自夜半願不得唐僧，駕雲走脫，竟至獅駝洞裏，一路棍，把那萬數小妖，盡情勦絕，急回來，東方日出，到城邊，不敢叫戰，正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他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小妖兒，鑽入門裏，大街小巷，緝訪消息。滿城裏俱道：「那唐僧被大王夾生兒連夜吃了。」前前後後都是這等說。行者着實心焦，行至金鑾殿前觀看，那裏邊有許多精靈，都戴着皮金帽子，穿着黃布直身，手拿着紅漆棍，腰掛着象牙牌，一往一來，不住的穿走。行者暗想道：「此必是穿宮的妖精，就變做這個模樣，進去打聽打聽。」好大聖果，然變得一般無二，混入金門，正走處，只見八戒綁在殿前柱上，啣哩行者近前，叫聲「悟能」。那獸子認得聲音道：「師兄，你來了，救我一救。」行者道：「我救你，你可知師父在那裏？」八戒道：「師父沒了，昨夜被妖精夾生兒吃了。」行者聞言，忽失聲，淚似泉湧。八戒道：「哥哥莫哭，我也是聽得小妖講，未曾眼見，你休誤了，再去尋問尋問。」這行者却纔收淚，又往裏面找尋，忽見沙僧綁在後簷柱上，卽近前，摸着他的胸脯子，叫道：「悟淨。」沙僧也識得聲音道：「師兄，你變化進來了，救我救我。」行者道：「救你容易，你可知師父在那裏？」沙僧滴淚道：「哥哥，師父被妖精等不得蒸，就夾生兒吃了！」

大聖聽得兩個言語同相，心如刀攪，急縱身望空跳去，且不教八戒、沙僧，回至城東山上，按落雲頭，放聲大

哭叫道：「師父啊！」

「恨我欺天困網羅，師來救我脫沉痾。潛心篤志同參佛，努力修身共煉魔。豈料今朝遭毒害，不能保你上婆娑。西方勝境無緣到，氣散魄消怎奈何？」

行者悽悽慘慘的自思自付，以心問心道：「這都是我佛如來坐在那極樂之境，沒得事幹，弄了那三藏之經；若果有心勸善，理當送上東土，却不是個萬古流傳？只是捨不得送去，却教我等來取。怎知道苦歷千山，今朝到此喪命，能且駕個筋斗雲去見如來，備言前事。若肯把經與我送上東土，一則傳揚善果，二則了我等心願；若不肯與我，教他把鬆箍兒咒念念，退下這個箍子，交還與他。老孫還歸本洞，稱王道寡，孽子兒去罷。」好大聖，急翻身，駕起筋斗雲，竟投天竺。那裏消一個時辰，早望見靈山不遠，須臾間，按落雲頭，直至鷲峯之下。忽擡頭，見四大金剛攔住道：「那裏走？」行者施禮道：「有事要見如來。」當頭又有崑崙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喝道：「這獼猴甚是粗狂，前者大困牛魔，我等爲汝努力，今日面見，全不爲禮！有事且待先奏，奉召方行。這裏比南天門不同，教你進去出來，兩邊亂走，咄還不靠開！」

那大聖正是煩惱處，又遭此搶白，氣得哮吼如雷，忍不住大呼小叫，早驚動如來。如來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寶蓮臺上，與十八尊輪世的阿羅漢講經，即開口道：「孫悟空來了，汝等出去接待接待。」大衆阿羅漢遵佛旨，兩路幢幡寶蓋，卽出山門，應聲道：「孫大聖，如來有旨相喚哩。」那山門口四大金剛却纔閃開路，讓行者前進。衆阿羅漢引至寶蓮臺下，見如來倒身下拜，兩淚悲啼。如來道：「悟空，有何事這等悲啼？」行者道：「弟子屢蒙教訓之恩，託庇在佛爺爺之門下，日歸正果，保護唐僧，佛爲師範，一路上苦不可言。今至獅駝山獅駝洞獅駝城，有三個毒魔，乃獅王、獠王、大鵬，把我師父捉將去，連弟子一概遭連，都緝在蒸籠裏受湯火之災。幸弟子

脫逃，喚龍王救免。是夜偷出師等，不料災星難脫，復又擒回。及至天明，入城打聽，巨耐那魔十分狠毒，萬樣驍勇，把師父連夜夾生吃了，如今骨肉無存。又况師弟悟能，悟淨見綁在那廂，不久性命亦皆傾矣。弟子沒及奈何，特地到此參拜如來，望大慈悲，將鬆蘿呪兒念念，退下我這頭上箍兒，交還如來，放我弟子回花果山寬闊耍子去罷。

說未了，淚如泉湧，悲聲不絕。如來笑道：「悟空少得煩惱。那妖神通廣大，你勝不得他，所以這等心痛。」行者跪在下面，搥着胸膛道：「不瞞如來說，弟子當年鬧天宮，稱大聖，自爲人以來，不曾吃虧，今番却遭這毒魔之手。」如來聞言道：「你且休恨。那妖精我認得他。」行者猛然失聲道：「如來，我聽見人說講，那妖精與你有親哩！」如來道：「這個刁獠，怎麼個妖精與我有親？」行者笑道：「不與你有親，如何認得？」如來道：「我慧眼觀之，故此認得。那老怪二怪有主。」叫：「阿難，迦葉來。」你兩個分頭駕雲，去五臺山，峨眉山，宣文殊，普賢來見。」二尊者即奉旨而去。如來道：「這是老魔二怪之主。但那三怪說將起來，也是與我有些親處。」行者道：「親是父黨母黨。」如來道：「是那混沌分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再皆合，萬物盡皆生。萬物有走獸飛禽，走獸以麒麟爲之長，飛禽以鳳凰爲之長。那鳳凰又得交合之氣，育生孔雀，大鵬。孔雀出世之時，最惡，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雪山頂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把我吸下肚去。我欲從他便門而出，恐污其身。是我剖開他脊背，跨上靈山，欲傷他命，當被諸佛勸解。傷孔雀如傷我母，故留他在靈山會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大鵬是與他一母所生，故此有些親處。」行者聞言，笑道：「如來，若這般比論，你還是妖精的外甥哩！」如來道：「那怪須是我去，方可收得。」行者叩頭，啟上如來：「千萬望寶趾一降。」如來卽下蓮臺，同諸佛衆，竟出山門。又見阿難迦葉引文殊普賢來見，二菩薩對佛禮拜。如來道：

「菩薩之獸，下山多少時了？」文殊道：「七日了。」如來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不知在那廂傷了多少生靈，快隨我收他去。」二菩薩相隨左右，同衆飛空，只見那：

滿天縹緲瑞雲分，我佛慈悲降法門。明示開天生物理，細言闢地化身文。面前五百阿羅漢，腦後三千揭諦神。迦葉阿難隨左右，普文菩薩殄妖氛。

大聖有此人情，請得佛祖與衆前來，不多時，早望見城池。行者報道：「如來，那放黑氣的，乃是獅駝國也。」如來道：「你先下去，到那城中與妖精交戰，許敗不許勝。敗上來，我自收他。」大聖即按雲頭，竟至城上，腳踏着垛兒罵道：「潑孽畜，快出來與老孫交戰！」慌得那城樓上小妖急跳下城中，報道：「大王，孫行者在城上叫戰哩！」老妖道：「這猴兒兩三日不來，今朝却又叫戰，莫不是請了些救兵來耶？」三怪道：「怕他怎的？我們都去看來。」三個魔頭各持兵器，趕上城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舉兵器一齊亂刺。行者輪鐵棒，掣手相迎。鬥經七八回合，行者佯輸而走。那妖王喊聲大振，叫道：「那裏走！」大聖勛斗一縱，跳上半空，三個怪即駕雲來趕。行者將身一閃，藏在佛爺爺金光影裏，全然不見。只見那過去未來見在三尊佛像，與五百阿羅漢，三千揭諦神，佈散左右，把那三個妖王圍住，水息不通。

老魔慌了手脚，叫道：「兄弟不好了，那猴子真是個地裏鬼，那裏請得個主人公來也！」三魔道：「大哥休得悚懼，我們一齊上前，使鎗刀擲倒如來，奪他那雷音寶刹！」這魔頭不識起倒，真個舉刀上前亂砍。却被文殊普賢，念動真言，喝道：「這孽畜還不皈正，更待怎生？」誑得老怪，二怪，不敢撐持，丟了兵器，打個滾，現了本相。二菩薩將蓮花臺拋在那怪的脊背上，飛身跨坐，二怪遂混耳皈依。二菩薩既收了青獅白獠，只有那第三個妖魔不伏，騰開翅，丟了方天戟，扶搖直上，輪利爪，要刁捉猴王。原來大聖藏在光中，他怎敢近？如來情知此

意，卽閃金光，把那鵲巢貫頂之頭，迎風一幌，變做鮮紅的一塊血肉。妖精輪爪刁他一下，被佛爺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翅膊上繳了筋，飛不去，只在沸頂上不能遠遁，現了本相，乃是一個大鵬金翅鵬，卽開口對佛，應聲叫道：「如來，你怎麼使大法力困住我也？」如來道：「你在此處多生孽障，跟我去，有進益之功。」妖神道：「你那裏持齋把素，極貧極苦，我這裏吃人肉，受用無窮，你若餓壞了我，你有罪愆。」如來道：「我管四大部洲，無數衆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

那大鵬欲脫難脫，要走怎走，是以沒奈何，只得皈依。行者方纔轉出，向如來叩頭道：「佛爺，你今收了妖精，除了大害，只是沒了我師父也。」大鵬咬着牙恨道：「潑猴頭，尋這等狠人，困我你那老和尚，幾曾吃他？如今在那錦香亭鐵櫃裏，不是？」行者聞言，忙叩頭謝了佛祖，佛祖不敢鬆放了大鵬，也只教他在光焰上做個護法，引衆回雲，徑歸寶刹。行者却按落雲頭，直入城裏，那城裏一個小妖也沒有，正是「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他見佛祖收了妖王，各自逃生而去。行者纔解救了八戒，沙僧尋着行李馬匹，與他二人說：「師父不會吃，都跟我來。」引他兩個，竟入內院，找着錦香亭，打開門看，內有一個鐵櫃，只聽得三藏有啼哭之聲。沙僧使降妖杖，打開鐵櫃，拽開櫃蓋，叫聲：「師父。」三藏見了，放聲大哭道：「徒弟啊，怎生降得妖魔？如何得到此尋着我？」行者把上項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三藏感謝不盡，師徒們在那宮殿裏，尋了些米糧，安排些茶飯，飽吃一餐，收拾出城，找大路投西而去。正是：

真經必得真人取，

意曠心勞總是虛。

畢竟他一去不知幾時得面如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比丘憐子遣陰神

金殿識魔談道德

一念纔生動百魔，修持最苦奈他何？但憑洗滌無塵垢，也用收拴有琢磨。掃退萬緣歸寂滅，蕩除千怪莫蹉跎。管教跳出樊籠套，行滿飛昇上大羅。

話說孫大聖用盡心機，請如來收了衆怪，解脫三藏師徒之難，離獅駝城西行，又經數月，早值冬天，但見那嶺梅將破玉，池水漸成冰，紅葉俱飄落，青松色更新，淡雲飛欲雪，枯草伏山平。滿目寒光迥，陰陰透骨冷。師徒們冲寒冒冷，宿雨餐風，正行間，又見一座城池，三藏問道：「悟空那廂又是甚麼所在？」行者道：「到跟前自知。若是西邸王位，須要倒換關文。若是府州縣，徑過。」師徒言語未畢，早至城門之外，三藏下馬，一行四衆，進了月城，見一個老軍，在向陽牆下，偃風而睡。行者近前，搖他一下，叫聲「長官」，那老軍猛然驚覺，麻麻糊糊的睜開眼，看見行者，連忙跪下磕頭，叫「爺爺」。行者道：「你休胡驚作怪。我又不是甚麼惡神，你叫「爺爺」怎的？」老軍磕頭道：「你是雷公爺爺。」行者道：「胡說，吾乃東土去西天取經的僧人。適纔到此，不知地名，問你一聲的。」

那老軍聞言，却纔正了心，打個呵欠，爬起來，伸伸腰道：「長老，長老，恕小人之罪。此處地方，原喚比丘國，今改作小子城。」行者道：「國中有帝王否？」老軍道：「有有有。」行者却轉身對唐僧道：「師父，此處原是比丘國，今改小子城，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唐僧疑惑道：「既云比丘，又何云小子？」八戒道：「想是比丘

王崩了，新立王位的是個小子，故名小子城。」唐僧道：「無此理！無此理！我們且進去，到街坊上再問。」沙僧道：「正是，那老軍一則不知，二則被大哥說得胡說，且入城去詢問。」又入三層門裏，到通衢大市觀看，倒也衣冠齊整，人物清秀，但見那：

酒樓歌館語聲喧，絲鋪茶房高掛帘。萬戶千門生意好，六街三市廣財源。買金販錦人如蟻，奪利爭名只爲錢。禮貌莊嚴風景盛，河清海宴太平年。

師徒四衆牽着馬，挑着擔，在街市上行，數多時，看不盡繁華氣概，但只見家家門口一個鵝籠。三藏道：「徒弟啊！此處人家，都將鵝籠放在門首，何也？」八戒聽說，左右觀之，果是鵝籠，排列五色彩緞遮幔，默子便笑道：「師父，今日想是黃道良辰，宜結婚姻會友，都行禮哩！」行者道：「胡談！那裏就家家都行禮？其間必有緣故，等我上前看看。」三藏扯住道：「你莫去，你嘴臉醜陋，怕人怪你。」行者道：「我變化個兒去來。」好大聖捻着訣，念聲呪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蜜蜂兒，展開翅，飛近前邊，鑽進幔裏觀看，原來裏面坐的是個小孩兒。再去第二家籠裏看，也是個小孩兒。連看八九家，都是個小孩兒，却是男身，更無女子。有的坐在籠中頑耍，有的坐在裏邊啼哭，有的吃果子，有的或睡坐。行者看罷，現原身，回報唐僧道：「那籠裏是些小孩子，大者不滿七歲，小者只有五歲，不知何故？」

三藏見說，疑思不定，忽轉街見一衙門，乃金亭館驛，長老喜道：「徒弟，我們且進這驛裏去。」一則問他地方，二則撒喂馬匹，三則天晚投宿。」沙僧道：「正是，快進去耶！」四衆欣然而入，只見那官人果報與驛丞接入門，各各相見，叙坐定，驛丞問：「長老自何方來？」三藏言：「貧僧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有關文理當照驗，權借高衙一歇。」驛丞即命看茶，茶畢，即辦支應，命當直的安排管待。三藏稱謝，又問：「今日可

得入朝見駕，照驗關文。驛丞道：「今晚不能，須待明日早朝。今晚且於敝衙門寬住一宵。」少頃，安排停當，驛丞即請四衆同吃了齋供，又教手下人打掃客房安歇。三藏感謝不盡，既坐下，長老道：「貧僧有一件不明之事，請教，煩爲指示。貴處養孩兒，不知怎生看待？」驛丞道：「天無二日，人無二理。」養育孩兒，父精母血，懷胎十月，待時而生。生下乳哺三年，漸成體相，豈有不知之理？」三藏道：「據尊言，與敝邦無異，但貧僧進城時，見街坊人家，各設一鵝籠，都藏小兒在內。此事不明，故敢動問。」驛丞附耳低言道：「長老莫管他，莫問他，也莫理他，說他請安置，明早走路。」

長老聞言，一把扯住驛丞，定要問個明白。驛丞搖頭遙手，只叫「謹言」。三藏一發不放，生死定要問個詳細。驛丞無奈，只得屏去一應在官人役，獨在燭光之下，悄悄而言道：「適所問鵝籠之事，乃是國王選就的，你只管問他怎的？」三藏道：「何爲選就？必見教明白，我方得放心。」驛丞道：「此國原是比较丘國，近有民謠，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樣，携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歲，其女形容嬌俊，貌若觀音，進貢與國王。國王愛其色美，寵幸在宮，號爲美后。近來把三宮娘娘、六院妃子，全無正眼相覷，不分晝夜，貪歡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瘦倦，身體尪羸，飲食少進，命在須臾。太醫院檢盡良方，不能療治。那進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誥封，稱爲國丈。國丈有海外祕方，甚能延壽。前者去十洲三島，採將藥來，俱已完備，但只是藥引子利害，單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的心肝，煎湯服藥，服後有千年不老之功。這些鵝籠裏的小兒，所以俱是選就的，養在裏面。人家父母，懼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傳播謠言，叫做小兒城。長老明早到朝，只去倒換關文，不得言及此事。」言畢，抽身而退。說得個長老骨軟筋麻，止不住腮邊淚墮，忽失聲叫道：「國王！國王！爲你貪歡愛美，弄出病來，怎麼屈傷這許多小兒性命？苦哉！苦哉！痛殺我也！」有詩爲證：

邪主無知失正真，貪歡不省暗傷身。因求永壽戕童命，爲解天災殺小民。僧發慈悲難割捨，官言利害不堪聞。燈前洒淚長吁歎，痛倒參禪向佛人。

八戒近前道：「師父，你是怎的起哩？」把別人棺材擡在自家家裏哭！「不要煩惱！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傷的是他的子民，與你何干？且來寬衣服睡覺，『莫替古人耽憂。』」三藏滴淚道：「徒弟啊！你是一個不慈憫的！我出家人積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怎麼這等一味胡行，從來也不見吃人心肝，可以延壽。似這等之事，教我怎不傷悲！」沙僧道：「師父且莫傷悲。等明早倒換關文，覲而與國王講過。如若不從，看他怎麼模樣的一個國丈。或恐那國丈是個妖精，欲吃人的心肝，故設此法，未可知也。」行者道：「悟淨說得有理。師父，你且睡覺。明日等老孫同你進朝看國丈的好歹。如果不是人，只恐他走了旁門，不知正道，徒以採藥爲真，待老孫將先天之要旨，化他皈正。若是妖邪，我把他拿住，與那國王看看，教他寬慾養身，斷不教他傷了那些孩童性命。」三藏聞言，急躬身反對行者施禮道：「徒弟啊！此論極妙極妙，但只是見君，不可便問此事。恐他不分遠近，並作謠言見罪，却怎生區處？」行者笑道：「老孫自有法力，如今先將鸞籠小兒攝離此城，教他明日無物取心，地方官自然奏表。那國王必有旨意，或與國丈商量，或者另行選報。那時節，借此舉奏，決不致罪坐於我也。」

三藏甚喜，又道：「如今怎得小兒離城？若果能脫得，真賢徒天大之德！可速爲之，略遲緩些，恐無及也。」行者抖擻神威，卽起身，吩咐八戒、沙僧：「同師父坐着，等我施爲你看，但有陰風刮動，就是小兒出城了。」他三人一齊俱念：「南無救生藥師佛，南無救苦藥師佛。」這大聖出得門外，打個唿哨，起在半空，捻了訣，念動真言，叫聲「唵淨法界」。拘得那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並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與護教伽藍等衆，都到

空中對他施禮道：『大聖，夜喚吾等，有何急事？』行者道：『今因路過比丘國，那國王聽信妖邪，要取小兒心肝做藥引子，指望長生。我師父十分不忍，欲要救生滅怪，故老孫特請列位各使神通，與我把這城中各街坊人家，籠籠內的小兒，連籠都攝出城外山凹中，或樹林深處，收藏一二日，與他些果子食用，不得餓損，再暗護持，不得使他驚恐啼哭。待我除了邪，治了國，勸正君王，臨行時，送來還我。』衆神聽令，即便各使神通，按下雲頭，滿城中陰風滾滾，慘霧漫漫。

陰風刮暗一天星，慘霧遮昏千里月。起初時，還蕩蕩悠悠；次後來，就轟轟烈烈。悠悠蕩蕩，各禱門戶救孩童；烈烈轟轟，都看驚籠掇骨血。冷氣侵人怎出頭，寒威透體衣如鐵。父母徒張皇，兄嫂皆悲切。滿地捲陰風，籠兒被神攝。此夜縱孤悽，天明盡歡悅。

有詩爲證。

釋門慈憫古來多，正善成功說摩訶。萬聖千真皆積德，三皈五戒要從和。比丘一國非君亂，小子千名是命訛。行者因師同救護，這場陰鷲勝波羅。

當夜有三更時分，衆神祇把驚籠攝去，各處安藏。行者按下祥光，竟至驛庭上，只聽得他三人還念：『南無救生藥師佛哩。』他也心中暗喜，近前叫：『師父，我來也。陰風之起何如？』八戒道：『好陰風。』三藏道：『救兒之事，却怎麼說？』行者道：『已一一救他出去，待我們起身時送還。』長老謝了又謝，方纔就寢。至天曉，三藏起來，遂結束齊備道：『悟空，我趁早朝，倒換關文去也。』行者道：『師父，你自家去，恐不濟事，待老孫和你同去，看那國內邪正如何？』三藏道：『你去却不肯行禮，恐國王見怪。』行者道：『我不現身，暗中跟隨你，就當保護。』三藏甚喜，吩咐八戒、沙僧看守行李馬匹，却纔舉步，這驛丞又來相見，看這長老打扮，比昨日又不

同。但見他：

穿一領錦欄異寶佛袈裟，頭戴金頂毘盧帽。九環錫杖手中拿，胸藏一點神光妙。通關文牒緊隨身，包裹袋中纏錦套。行似阿羅降世間，誠如活佛真容貌。

那驛丞相見禮畢，附耳低言，只教莫管閑事。三藏點頭應聲。大聖閃在門旁，念個呪語，搖身一變，變做個蠓蟻蟲兒，嘍的一聲，飛在三藏帽兒上，出了館驛，竟奔朝中。及到朝門外，見有黃門官，卽施禮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地，理當倒換關文，意欲見駕，伏乞轉奏轉奏。」那黃門官果爲傳奏。國王喜道：「遠來之僧，必有道行。」教請進來。黃門官復奉旨，將長老請入。長老階下朝見畢，復請上殿賜坐。長老又謝恩坐了。只見那國王相貌，尙精神倦怠，舉手處揖讓差池，開言時聲音斷續。長老將文牒獻上，那國王眼目昏朦，看了又看，方纔取寶印用了花押，遞與長老。長老收訖，那國王正要問取經原因，只聽得當駕官奏道：「國丈爺爺來矣。」那國王卽托着近侍小宦，擰下龍牀，躬身迎接。慌得那長老急起身，側立於旁。回頭觀看，原來是一個老道者，自玉階前，搖搖擺擺而進。但見他：

頭上戴一頂淡鶯黃九錦雲錦紗巾，身上穿一領筋頂梅沉香綿絲鶴氅。腰間繫一條細藍三股攢絨帶，足下踏一對麻經葛緯雲頭履。手中拄一根九節枯藤盤龍拐杖，胸前掛一個描龍刺鳳團花錦囊。玉面多光潤，蒼髯頰下飄。金睛飛火焰，長目過眉梢。行動雲隨步，逍遙香霧饒。階下衆官都拱接，齊呼國丈進王朝。

那國丈到寶殿前，更不行禮，昂昂烈烈，竟到殿上。國王欠身道：「國丈行踪，今喜早降，就請左手繡墩上坐。」三藏起步，躬身施禮道：「國丈大人，貧僧問訊了。」那國丈端然高坐，亦不回禮，轉面向國王道：「僧家何

來？
「國王道：『東土唐朝差上西天取經者，今來倒驗關文。』」國丈笑道：『西方之路，黑慢慢有甚好處？』
「三藏道：『自古西方乃極樂之勝境，如何不好？』」那國王問道：『朕聞上古有云：『僧是佛家弟子。』』端的不知爲僧可能不死，向佛可能長生？」
三藏聞言，急合掌應道：

「爲僧者，萬緣都能了性者，諸法皆空。大智閑閑，澹薄在不生之內；真機默默，逍遙於寂寞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淨而千種窮。若乃堅誠知覺，須當識心；心淨則孤明獨朗，心存則萬境皆空。真容無欠亦無餘，生前可見；幻相有形終有壞，分外何求？行功打坐，乃爲入定之原；佈惠施恩，誠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還知事事無爲；善計非籌，必須頭頭放下。但使一心不動，萬行自全；若云探陰補陽，誠爲謬語。只要塵塵緣緣總棄，物物色色皆空。素素純純，寡寡愛慾，自然享壽永無窮。」

那國丈聞言，付之一笑，用手指定唐僧道：「呵呵！你這和尚滿口胡柴，寂滅門中，須云認性；你不知那性，從何而滅？枯坐參禪，盡是些盲修瞎煉。俗語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禍。』更不知我這：

「修仙者，骨之堅，秀達道者，神之最靈。携箬瓢而入山訪友，採百藥而臨世濟人。摘仙花以砌笠，折香蕙以鋪裯。歌之鼓掌，舞罷眠雲。闡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世之妖氛。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精英。連陰陽而丹傳，按水火而胎凝。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應四時而採取藥物，養九轉而修煉丹成。跨青鸞，升紫府；騎白鶴，上瑤京。參滿天之華采，表妙道之慇懃。比你那靜禪釋教，寂滅陰神，涅槃遺臭殼，又不脫凡塵。三教之中，無上品；古來惟道，獨稱尊！」

那國王聽說，十分歡喜。滿朝官都喝采道：「好個『惟道獨稱尊』！」
「惟道獨稱尊！」
「長老見人，都讚他，不勝羞愧。國王又叫光祿寺安排素齋，待那遠來之僧出城西去。三藏謝恩而退，纔下殿，往外正走；行者飛下

帽頂兒來在耳邊叫道：「師父，這國丈是個妖邪，國王受了妖氣，你先去驛中等齋，待老孫在這裏聽他消息。」三藏知會了，獨出朝門不題。看那行者，一翅飛在金鑾殿翡翠屏中釘下，只見那班部中閃出五城兵馬官，奏道：「我主昨夜一陣冷風，將各坊各家鸞籠裏小兒連籠都刮去了，更無踪跡。」國王聞奏，又驚又惱，對國丈道：「此事乃天滅朕也，連月病重，御醫無效，幸國丈賜仙方，專待今日午時開刀，取此小兒心肝作引，何期被冷風刮去，非天欲滅朕而何？」國丈笑道：「陛下且休煩惱，此兒刮去，正是天送長生與陛下也。」

國王道：「見把籠中之兒刮去，何以返說天送長生？」國丈道：「我纔入朝來，見了一個絕妙的藥引，強似那一千一百一十個小兒之心。那小兒之心，只延得陛下千年之壽，此引子吃了我的仙藥，就可延萬萬年也。」國王漠然不知是何藥，引請問再三，國丈纔說：「那東土差去取經的和尙，我看他器宇清淨，容顏齊整，乃是個十世修行的真體，自幼爲僧，元陽未泄，比那小兒更強萬倍。若得他的心肝煎湯服我的仙藥，足保萬年之壽。」那君聞言，十分聽信，對國丈道：「何不早說？若果如此有効，適纔留住，不放他去了。」國丈道：「此何難哉？適纔吩咐光嚴寺辦齋待他，他必吃了齋，方纔出城，如今急傳旨，將各門緊閉，點兵圍了金亭館驛，將那和尙拿來，必以禮求其心。如果相從，即時剖而取出，遂御葬其屍，還與他立廟享祭。如若不從，就與他個武不善作，即時細住，剖開取之，有何難事？」那國君如其言，即傳旨把各門閉了，又差羽林衛大小官軍圍住館驛。

行者聽得這個消息，一翅飛奔館驛，現了本相，對唐僧道：「師父，禍事了！禍事了！那三藏纔與八戒沙僧領御齋，忽聞此言，說得三屍神散，七竅烟生，倒在塵埃，渾身是汗，眼不定睛，口不能言，慌得沙僧上前攙住，只叫：「師父甦醒！師父甦醒！」八戒道：「有甚禍事？有甚禍事？你慢些兒說便也罷，却說得師父如此！」行者道：

「自師父出朝，老孫回視那國丈是個妖精。少頃有五城兵馬來奏冷風刮去小兒之事。國王方惱，他却轉教喜歡道：『這是天送長生與你。』要取師父的心肝做藥引，可延萬年之壽。那君聽信誣言，所以點精兵來圍館驛，差錦衣官來請師父求心也。」八戒笑道：『行的好慈憫救的好小兒，刮的好陰風，今番却撞出禍來了！』三藏戰兢兢的爬起來，扯着行者，哀告道：『賢徒啊！此事如何是好？』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沙僧道：『怎麼叫做「大做小」？』行者道：『若要全命，師作徒，徒作師，方可保全。』三藏道：『你若救得我，情願與你做徒弟孫也。』行者道：『既如此，不必遲疑。』教：『八戒快和些泥來。』

那獸子即使釘釘，築了些土，又不敢外面去，在地下撈起衣服撒溺，和了一團臊泥，遞與行者。行者沒奈何，將泥撲作一片，往自家臉上一安，做下個猴像的臉子，叫唐僧站起休動，再莫言語，貼在唐僧臉上，念動真言，吹口仙氣，叫：『變！』那長老即變做個行者模樣，脫了他的衣服，以行者的衣服穿上。行者却將師父的衣服穿了，捻着訣，念個咒語，搗身變作唐僧的嘴臉。八戒、沙僧也難識認。正當合心裝扮停當，只聽得鑼鼓齊鳴，又見那鎗刀簇擁。原來是羽林衛官領三千兵把館驛圍了。又見一個錦衣官走進驛庭，問道：『東土唐朝長老在那裏？』慌得那驛丞戰兢兢的跪下，指道：『在下面客房裏。』錦衣官即至客房裏道：『唐長老，我王有請。』八戒、沙僧左右護持假行者。只見假唐僧出門施禮道：『錦衣大人，陛下召貧僧，有何話說？』錦衣官上前一把扯住道：『我與你進朝去，想必有取用也。』嘆道：『正是：』

妖誣勝慈善

慈善反招凶。

畢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尋洞擒妖逢老壽

當朝正主救嬰兒

却說那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館驛，與羽林軍圍圍繞繞，直至朝門外，對黃門官言：『我等已請唐僧到此，煩爲轉奏。』黃門官急進朝，依言奏上國君，遂請進去。衆官都在階下跪拜，惟假唐僧挺立階心，口中高叫：『比丘王，請我貧僧何說？』君王笑道：『朕得一疾，纏綿日久不愈，幸國丈賜得一方藥餌，俱已完備，只少一味引子，特請長老，求些藥引。若得病愈，與長老修建祠堂，四時奉祭，永爲傳國之香火。』假唐僧道：『我乃出家人，隻身至此，不知陛下，請問國丈要甚東西作引？』國君道：『特求長老的心肝。』假唐僧道：『不瞞陛下說，心使有幾個兒，不知要的甚麼色樣？』那國丈在旁，指定道：『那和尚要你的黑心。』假唐僧道：『既如此，快取刀來，剖開胸腹。若有黑心，謹當奉命。』

那國君歡喜相謝，卽着當駕官取一把牛耳短刀，遞與假僧。假僧接刀在手，解開衣服，挺起胸膛，將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唵喇的響一聲，把肚皮剖開，那裏頭就骨都都的滾出一堆心來，謊得文官失色，武官身麻。國丈在殿上見了道：『這是個多心的和尚！』假僧將那些心，淋淋的，一個個檢開與衆觀看，却都是些紅心，白心，黃心，慳貪心，利名心，嫉妬心，計較心，好勝心，望高心，侮慢心，殺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謹慎心，邪妄心，無名陰暗之心，種種不善之心，更無一個黑心。那國君謊得呆呆掙掙，口不能言，戰兢兢的，教：『收了去！收了去！』那假唐僧忍耐不住，收了法，現出本相，對國君道：『陛下全無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惟你這國丈是個

黑心，好做藥引。你不信，等我替你取他的出來看看。」那國丈聽見，急睜睛仔細觀看。見那和尚變了面皮，不是那般模樣。咳！

認得當年孫大聖，五百年前舊有名。

却抽身騰雲就起。被行者翻筋斗，跳在空中喝道：「那裏走！吃吾一棒！」那國丈即使蟠龍拐杖來迎。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

如意棒，蟠龍拐，虛空一片雲霧。原來國丈是妖精，故將怪女稱嬌色。國主貪歡病染身，妖邪要把兒童。幸相逢大聖顯神通，捉怪救人將難解。鐵棒當頭着實兇，拐棍迎來堪喝采。殺得那滿天霧氣暗城池，城裏人家都失色。文武多官魂魄飛，嬪妃繡女容顏改。說得那比邱君王亂身藏，戰戰兢兢沒佈擺。棒起猶如虎出山，拐輪却似龍離海。今番大鬧比丘國，致令邪正分明白。

那妖精與行者苦戰二十餘合，蟠龍拐抵不住金箍棒，虛幌了一拐，將身化作一道寒光，落入皇宮內院，把進貢的妖后帶出宮門，並化寒光，不知去向。大聖按落雲頭，到了宮殿下，對多官道：「你們的好國丈啊！」多官一齊禮拜，感謝神僧。行者道：「且休拜，且去看你那國主何在？」多官道：「我主見爭戰時，驚恐潛藏，不知向那應宮中去也。」行者卽命「快尋莫被美后拐去！」多官聽言，不分內外，同行者先奔美后宮，漠然無踪。連美后也通不見了。正宮、東宮、西宮、六院，概衆后妃，都來拜謝大聖。大聖道：「且請起，不到謝處哩！且去尋你主公。」少時，見四五個太監，攙着那國君，自護身殿後面而來。衆臣俯伏在地，齊聲啟奏道：「主公、主公感得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國丈乃是個妖邪，連美后亦不見矣。」國王聞言，卽請行者出皇宮，到寶殿，拜謝了道：「長老，你早間來的模樣，那般俊偉，這時如何就改了形容？」行者笑道：「不瞞陛下說。早間來者是我師父，

乃唐朝御弟三藏，我是他徒弟孫悟空。還有兩個師弟，豬悟能，沙悟淨，見在金亭驛。因知你信了妖言，要取我師父心肝做藥引，是老孫變作師父模樣，特來此降妖也。」

那國王聞說，卽傳旨，着閣下太宰，快去驛中請師衆來朝。那三藏聽見行者現了相，在空中降妖，嚇得魂飛魄散，幸有八戒、沙僧護持。他又臉上戴着一片子臊泥，正悶悶不快，只聽得人叫道：「法師，我等乃比丘國王差來的閣下太宰，特請入朝謝恩也。」八戒笑道：「師父莫怕！莫怕！這不是又請你取心，想是師兄得勝，請你酬謝哩。」三藏道：「雖是得勝來請，但我這個臊臉，怎恁見人？」八戒道：「沒奈何，我們且去見了師兄，自有解釋。」真個那長老無計，只得跟着八戒、沙僧挑着擔，牽着馬，同去驛庭之上。那太宰見了害怕道：「爺爺呀！這都相似妖頭怪腦之類。」沙僧道：「朝士休怪醜陋，我等乃是生成的遺體。若我師父來見了我師兄，他就俊了。」他三人與衆來朝，不待宣召，直至殿下。行者看見，卽轉身下殿，迎着面把師父的泥臉子抓下，吹口仙氣，叫「變！」那唐僧卽時復了原身，精神愈覺爽利。國王下殿親迎，口稱「法師老佛。」師徒們將馬拴住，都上殿來相見。行者道：「陛下可知那怪來自何方？等老孫去與你一併擒來，剪除後患。」三宮六院，諸嬪翠妃，都在那翡翠屏後，聽見行者說剪除後患，也不避內外男女之嫌，一齊出來拜告道：「萬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斬草除根，把他剪除盡絕，誠爲莫大之恩，自當車報！」

行者忙忙答禮，只教國王說他住居。國王含羞告道：「三年前他到時，朕曾問他，他說離城不遠，只在向南去七十里路，有一座柳林坡，清華莊上。國丈年老無兒，止後妻生一女，年方十六，不曾配人，願進與朕。朕因愛那女，遂納了，寵幸在宮，不期得疾，太醫屢藥無功。他說：「我有仙方，止用小兒心煎湯爲引。」是朕不才，輕信其言，遂選民間小兒，選定今日午時開刀取心。不料神僧下降，恰恰又遇籠兒都不見了；他就說神僧十世修

真元陽未泄，得其心，比小兒心更加萬倍。一時誤犯，不知神僧識透妖魔，敢望廣施大法，剪其後患，朕以傾國之資酬謝！行者笑道：「實不相瞞，籠中小兒是我師慈悲，着我藏了。你且休題甚麼資財相謝，待我捉了妖怪，是我的功行。」叫「八戒，跟我去來。」八戒道：「謹依兪命，但只是腹中空虛，不好着力。」國王即傳旨，敕光祿寺快辦齋供。不一時，齋到，八戒儘飽一餐，抖擻精神，隨行者駕雲而起。謊得那國王妃后並文武多官，一個個朝空禮拜，都道：「是真仙真佛降臨凡也。」那大聖携着八戒，竟到南方七十里之地，住下風雲，找尋妖處。但只見一股清溪，兩邊夾岸，岸上有千千萬萬的楊柳，更不知清華莊在於何處。正是那：

萬頃野田觀不盡，千堤烟柳隱無踪。

孫大聖尋覓不着，即捻訣念一聲「唵」字真言，拘出一個當方土地，戰兢兢近前跪下，叫道：「大聖，柳林坡土地叩頭。」行者道：「你休怕，我不打你。我問你：柳林坡有個清華莊，在於何方？」土地道：「此間有個清華洞，不會有個清華莊。小神知道了，大聖想是自比丘國來的？」行者道：「正是，正是，比丘國王被一個妖精哄了，是老孫到那廂，識得是妖怪，當時戰退那怪，化一道寒光，不知去向。及問比丘王，他說三年前進美女時，曾問其由，怪言居住城南七十里柳林坡清華莊。適尋到此，只見林坡不見清華莊，是以問你。」土地叩頭道：「望大聖恕罪。比丘王亦我地之主也，小神理當鑒察，奈何妖精精神威法大，知我泄漏他事，就來欺凌，故此求獲。大聖今來，只去那南岸九叉頭一顆楊樹根下，左轉三轉，右轉三轉，用兩手齊撲樹上，連叫三聲「開門」，即現清華洞府。」

大聖聞言，即令土地回去，與八戒跳過溪來，尋那顆楊樹。果然有九條叉枝，總在一顆根上。行者吩咐八戒：「你且遠遠的站定，待我叫開門，尋着那怪，趕將出來，你却接應。」八戒開命，即離樹有半里遠，近立下。這大

聖依土地之言，透樹根，左轉三轉，右轉三轉，雙手齊撲其樹，叫：「開門！開門！」霎時間，一聲響亮，吻喇喇的開兩扇，更不見樹的踪跡。那裏邊光明霞采，亦無人烟。行者趁神威，撞將進去，但見那裏好個去處。

烟霞幌亮，日月偷明。白雪常出洞，翠綠亂漫庭。一逕奇花爭艷麗，遍階席草鬥芳榮。溫暖氣，景常春，渾如閨苑，不亞蓬瀛。滑甃攀長壽，平橋掛亂藤。蜂啣紅蕊來巖窟，蝶戲幽蘭過石屏。

行者急拽步，行近前邊細看，見石屏上有四個大字：「清華仙府」。他忍不住，跳過石屏看處，只見那老怪懷中，揀着個美女，嘴噓噓的，正講比邱國事，齊聲叫道：「好機會！來！三年事，今日得完，被那猴頭破了一行者，跑近身，掣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夥毛團，甚麼！好機會！吃吾一棒！』那老怪丟了美人，輪起蟠龍拐，急架相迎。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比前又甚不同。

棒舉迸金光，拐輪兇氣發。那怪道：「你無知敢進我門來！」行者道：「我有意降妖怪！」那怪道：「我戀國主你無干，怎的欺心來展抹！」行者道：「僧修政教本慈悲，不忍兒童活見殺。」語去言來各恨仇，棒迎拐架當心箭。促損琪花爲顧生，踢破翠苔因把滑。只殺得那洞中霞采欠分明，巖上芳菲俱掩壓。兵兵驚得鳥難飛，吶喝嚇得美人散。只存老怪與猴王，呼呼捲地狂風刮。看看殺出洞門來，又撞悟能獸性發。原來八戒在外邊，聽見他們裏面嚷鬧，激得他心癢難撓，掣釘耙，把一顆九叉楊樹，倒使釘耙了幾下，築得那鮮血直冒，四響的似乎有聲。他道：「這顆樹成了精也！這顆樹成了精也！」八戒舉耙，又正築處，只見行者引怪出來。那獸子不打話，趕上前，舉釘耙就築。那老怪戰行者，已是難敵，見八戒來，愈覺心慌，收了陣，將身一幌，化道寒光，竟投東走。他兩個決不放鬆，向東趕來。正當喊殺之際，又聞得鸞鶴聲鳴，祥光繚繚，舉目視之，乃南極老人星也。那老人把寒光罩住，叫道：「大聖慢來，天蓬休趕，老道在此施禮哩！」行者即答禮道：「壽

星兄弟，那裏來！八戒笑道：「肉頭老兒，罩住寒光，必定捉住妖怪了。」壽星陪笑道：「在這裏，在這裏，望二公饒他罷。」行者道：「老怪不與老弟相干，爲何來說人情？」壽星笑道：「他是我的一副脚力，不意走將來，成此妖怪。」行者道：「既是老弟之物，只教他現出本相來看看。」壽星聞言，卽把寒光放出，喝道：「孽畜！快現本相，饒你死罪！」那怪打個轉身，原來是隻白鹿。壽星拿起拐杖道：「這孽畜連我的拐棒也偷來也！」那隻鹿俯伏在地，口不能言，只管叩頭滴淚。但見他：

一身如玉簡斑斑，兩角參差七沒灣。幾度饑時尋藥圃，有朝渴處飲雲瀉。年深學得飛騰法，日久修成變化顏。今見主人呼喚處，現身珉耳伏塵寰。

壽星謝了行者，就跨鹿而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弟，且慢走，還有兩件事未完哩。」壽星道：「還有甚麼未完之事？」行者道：「還有美人未獲，不知是個甚麼怪物，還要回到比邱城見那國君，現相回旨也。」壽星道：「既這等說，我且寧耐。你與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來，同去現相可也。」行者道：「老弟略等等兒，我們去了就來。」那八戒抖擻精神，隨行者竟入清華仙府，吶聲喊叫：「拿妖精，拿妖精！」那美人戰戰兢兢，正自難逃，又聽得喊聲大振，卽轉石屏之內，又沒個後門出頭，被八戒喝聲：「那裏走！我把你這個哄漢子的臊精看罷！」那美人手中又無兵器，不能迎敵，將身一閃，化道寒光，往外就走，被大聖抵住寒光，乒乓一棒，那怪立不住脚，倒在塵埃，現了本相，原來是一個白面狐狸。獸子忍不住手，舉鎚往頭一築，可憐把個：

傾城傾國千般美，化作毛團狐狸形。

行者叫道：「莫打爾他，且留他此身去覓國君。」那獸子不嫌污穢，一把揪住尾子，拖拖扯扯，跟隨行者出得門來，只見那壽星老兒，手摸着鹿頭罵道：「好孽畜啊！你怎麼背主逃去，在此成精？若不是我來，孫大聖定

打死你了。」行者跳出來道：「老弟甚麼？」壽星道：「我囑鹿哩，我囑鹿哩！」八戒將個死狐狸，攢在鹿的面前道：「這可是你的女兒麼？」那鹿點頭幌腦，伸着嘴，聞他幾聞，呦發聲，似有眷戀不捨之意。被壽星劈頭撲了一掌道：「孽畜！你得命足矣，又聞他怎的？」卽解下勒袍腰帶，把鹿扣住頸項，牽着前來道：「大聖，我和你比邱國相見去也。」行者道：「且住！索性把這邊都掃個乾淨，庶免他年復生妖孽。」

八戒聞言，舉鎧將柳樹亂築。行者又念聲「唵」字真言，依然拘出當坊土地，叫：「尋些枯柴，點起烈火，與你這方消除妖患，以免欺凌。」那土地卽轉身，陰風颯颯，帥起陰兵，搬取了些迎霜草，砍青草，蓼節草，山慈草，萋蒿草，龍骨柴，蘆荻柴，都是隔年乾透的枯焦之物，見火如同油膩一般。行者叫：「八戒不必築樹，但得此物填塞洞裏，放起火來，燒得個乾淨。」火一起，果然把一座清華妖怪宅，燒作火油坑。這裏纔喝退土地，同壽星牽着鹿，拖着狐狸，對國王道：「這是你的美后，與他耍子兒麼？」那國王膽戰心驚，又只見孫大聖引着壽星，牽着白鹿，都到殿前，謊得那國裏君臣妃后，一齊下拜。行者近前，攙住國王，笑道：「且休拜我，這鹿兒却是國丈，你只拜他便了。」那國王羞愧無地，只道：「感謝神僧救我一國小兒，真天恩也。」卽傳旨，教光祿寺安排素宴，大開東閣，請南極老人與唐僧四衆，共坐謝恩。三藏拜見了壽星，沙僧亦以禮見。都問道：「白鹿既是老壽星之物，如何得到此間爲害？」壽星笑道：「前者，東華帝君過我荒山，或留坐着棋一局未終，這孽畜走了，及客去尋他不見，我因屈指一算，知他走在此處，特來尋他，正遇着孫大聖施威。若果來遲，此畜休矣。」叙不了，只見報道：「宴已完備。」好素宴。

五彩盈門，異香滿座。桌掛繡緯，生錦艷，地鋪紅毯，曬霞光。寶鴨內，沉檀香裊，御筵前，蔬品香馨。看盤高果，砌樓臺，龍纏斗糖擺走獸，鴛鴦錠，獅仙糖，似模似樣，鸚鵡杯，鸞鷲杓，如相如形。席前果品，般般盛，案上齋

殺件件精。魁圓繭粟，鮮荔子，桃棗兒，柿餅味甘甜，松子葡萄香膩酒。幾般蜜食，數品蒸酥。油筍糖澆，花園錦砌。金盤高壘，大饌饅，銀碗滿盛香稻飯。辣爛爛，湯水粉條長，香噴噴相連添換美。說不盡磨菇，木耳，嫩笋黃精，十香素菜，百味珍饈。往來綽摸，不曾停進退，諸般皆盛設。

當時叙了坐次，壽星首席，長老次席，國王前席，行者八戒沙僧側席。旁又有兩三個太師相陪，左右卽命教坊司動樂。國王擎着紫霞杯，一一奉酒，惟唐僧不飲。八戒向行者道：「師兄，果子讓你，湯飯等須請讓我受用。」那馱子不分好歹，一齊亂上，但來的吃個精空。一席筵宴已畢，壽星告辭。那國王又近前跪拜壽星，求祛病延年之法。壽星笑道：「我因尋鹿，未帶丹藥，欲傳你修養之方，你又筋衰神敗，不能還丹。我這衣袖中，只有三個棗兒，是與東華帝君獻茶的，我未曾吃，今送你罷。」國王吞之，漸覺身輕病退。後得長生者，皆原於此。」八戒看見，就叫道：「老壽，有火棗，送我幾個吃吃。」壽星道：「未曾帶得，待改日我送你幾斤。」遂出了東閣，道了謝意，將白鹿一聲喝起，飛跨背上，踏雲而去。這朝中君王妃后，城中黎庶居民，各各焚香禮拜不題。三藏叫：「徒弟，收拾辭王。」那國王又苦留求教。行者道：「陛下，從此色欲少貪，陰功多積，凡百事將長補短，自足以祛病延年，就是教也。」遂拿出兩盤散金碎銀，奉爲路費。唐僧堅辭，分文不受。國王無已，命擺鑾駕，請唐僧端坐風輦龍車，王與嬪后，俱推輪轉轂，方送出朝。六街三市，百姓羣黎，亦皆灑添淨水，爐降真香，又送出城。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風響，路兩邊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個鸞籠，內有小兒啼哭，暗中有原護的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等衆，應聲高叫道：「大聖，我等前蒙吩咐，攝去小兒，請各歸祠，今知大聖功成起行，一一送來也。」那國王妃后與一應臣民，又俱下拜。行者望空道：「有勞列位，請各歸祠，我着民間祭祀謝你。」呼呼淅淅，陰風又起而退。行者叫城裏人家來認領小兒，當時傳播，俱來各認出籠中之

兒歡歡喜喜，跑出叫哥哥，叫肉兒，跳的跳，笑的笑，都叫：「扯住唐朝爺爺到我家奉謝救兒之恩。」無大無小，若男若女，都不怕他相貌之醜，搔着豬八戒，扛着沙和尚，頂着孫大聖，撮着唐三藏，牽着馬，挑着擔，一擁回城。那國王也不能禁止，這家也開宴，那家也設席，請不及的，或做僧帽，僧鞋，褊衫，布襪，裏裏外外，大小衣裳，都來相送。如此盤桓，將有個月，纔得離城。又有傳下形神，立起牌位，頂禮焚香供養。這纔是：

陰功高疊恩山重，

救活千千萬萬人。

畢竟不知向後又有甚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姪女育陽求配偶

心猿護主識妖邪

却說比邱國君臣黎庶，送唐僧四衆出城，有二十里之遠，還不肯捨。三藏勉強下轎，乘馬辭別而行，自送者直望至不見踪影方回。四衆行數多時，又過了冬殘春盡，看不了野花山樹景物芳菲。前面又見一座高山峻嶺，三藏心驚問道：「徒弟，前面高山，有路無路，是必小心。」行者笑道：「師父這話，也不像走長路的，却似個公子王孫，坐井觀天之類。自古道：『山不礙路，路自通山。』何以言有路無路？」三藏道：「雖然是山不礙路，但恐峻峻之間，生怪物，密查深處出妖精。」八戒道：「放心，放心，這裏來相近極樂不遠，管取太平無事。」師徒正說，不覺的到了山脚下。行者取出金箍棒，走上石崖，叫道：「師父，此間乃轉山的路兒，忒好步，快來快來！」長老只得放懷策馬。沙僧教：「二哥，你把擔子挑一肩兒。」真個八戒接了擔子挑上。沙僧攏着韁繩，老師

父穩坐雕鞍，隨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但見那山：

雲霧籠峯頂，潺湲湧澗中。百花香滿路，萬樹密叢叢。梅青李白，柳綠桃紅。杜鵑啼處春將暮，紫燕呢喃社已終。嵯峨石翠，蓋松崎嶇嶺道，突兀玲瓏。削壁懸崖峻，薜蘿草木穉。千巖競秀如非戰，萬壑爭流遠浪洪。老師父緩觀山景，忽聞啼鳥之聲，又起思鄉之念，兜馬叫道：「徒弟！我自天牌傳旨意，錦屏風下領關文，觀燈十五離鄉井，纔與唐王天地分。甫能龍虎風雲會，却又師徒

拗馬軍。行盡巫山峯十二，何時對子見當今？」

行者道：「師父，你常以思鄉爲念，全不似個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憂。古人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三藏道：「徒弟，雖然說得有理，但不知西天路還在那裏哩？」八戒道：「師父，我佛如來捨不得用三藏經，知我們要取去，想是搬了，不然，如何只管不到？」沙僧道：「莫胡談！只管跟着大哥走。只把工夫捱他，終須有個到之日。」師徒正自閑叙，又見一派黑松大林。唐僧害怕，又叫道：「悟空，我們纔過了那崎嶇山路，怎麼又遇這個深黑松林，是必在意？」行者道：「怕他怎的？」三藏道：「說那裏話！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也與你走過好幾處松林，不似這林深遠。」你看：

「東西密擺，南北成行。東西密擺徹雲霄，南北成行侵碧澗。密查荆棘週圍結，蓼却纏枝上下盤。藤來纏葛，葛去纏藤。藤來纏葛，東西客旅難行；葛去纏藤，南北經商怎過。這林中住半年，那分日月行數里，不見寸星。你看那背陰之處，千般景，向陽之所，萬叢花。又有那千年槐，萬載檜，耐寒松，山桃果，野芍藥，旱芙蓉。一撮攢密砌重堆，亂紛紛神仙難畫。又聽得百鳥聲，鸚鵡啣，杜鵑啼，喜鵲穿枝，烏鴉反哺，黃鸝飛舞，百舌調音，鷓鴣鳴，紫燕語，八哥兒學人說話，畫眉郎也會看經。又見那大蟲擺尾，老虎磕牙，多年狐貉妝娘，千

日久蒼狼吼振林。就是托塔天王來到此，縱會降妖也失魂。」

孫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上前，劈開大路，引唐僧竟入深林。道遙遙，行經半日，未見出林之路。唐僧叫道：「徒弟，一向西來，無數的山林崎嶇，幸得此間清雅，一路太平。這林中奇花異卉，其實可人情意。我要在此坐坐。」一則歇馬；二則腹中饑了，你去那裏化些齋來我吃。」行者道：「師父請下馬，老孫化齋去來。」那長老果然下了馬。八戒將馬拴在樹上，沙僧歇下行李，取了鉢盂，遞與行者。行者道：「師父穩坐，莫要驚怕。我去了就來。」三藏端坐松陰之下，八戒、沙僧却去尋花果園裏，却說大聖縱筋斗，到了半空，定雲光，回頭觀看，只見松林中祥雲縹緲，瑞靄氤氳。他忽失聲叫道：「好啊！好啊！」你道他叫做好甚？原來誇獎唐僧，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罩頭。若我老孫那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之時，雲遊海角，放蕩天涯，聚羣精自稱齊天大聖，降龍伏虎，消了死籍，頭戴三額金冠，身穿黃金鎧甲，手執着金箍棒，腳踏着步雲履，手下有四萬七千羣怪，都稱我做大聖爺，爺實爲人。如今脫却天災，做小伏低，與你做了徒弟，想師父頭頂上有祥雲瑞靄罩定，徑回東土，必定有些好處，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

正自家這等誇念中間，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骨都都的冒將上來。行者大驚道：「那黑氣裏必定有邪了。我那八戒、沙僧，却不會放甚黑氣。」那大聖在半空中，詳察不定，却說三藏坐在林中，明心見性，諷念那「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忽聽得嚶嚶的叫聲，救人。」三藏大驚道：「善哉！善哉！這等深林裏，有甚麼人？叫想是狼蟲虎豹，謊倒的待我看看。」那長老起身挪步，穿過千年柏，隔起萬年松，附葛攀藤，近前觀之，只見那大樹上綁着一個女子，上半截使葛藤綁在樹上，下半截疊在土裏。長老立定脚，問他一句道：「女菩薩，你有甚事，綁在此間？」咳，分明這廝是個妖怪，長老肉眼凡胎，却不能認得那妖怪。他來問，淚如泉湧，你看

他桃腮垂淚，有沉魚落鴈之容；星眼含悲，有閉月羞花之貌。

長老實不敢近前，又開口問道：「女菩薩，你端的有何罪過，說與貧僧，却好救你。」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忙忙的答應道：「師父，我家住在貧婆國，離此有二百餘里，父母在堂，十分好善，一生的和親愛友。時遇清明，邀請諸親及本家老小拜掃先塋，一行轎馬，都到了荒郊野外，至塋前擺開祭祀，喇燒化紙馬，只聞得鑼鳴鼓響，跑出一夥強人，持刀弄杖，喊殺前來，慌得我們魂飛魄散。父老諸親得馬得轎的，各自逃了性命；奴幼年幼，跑不動，誑到在地，被衆強人拐來山內。大大王要做夫人，二大王要做妻室，第三第四個都愛我美色，七八十家一齊爭噪，大家都不忿氣，所以把奴奴綁在林間，衆強人散盤而去。今已五日五夜，看看命盡，不久身亡！不知是那世裏祖宗積德，今日遇着老師父到此，千萬發大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決不忘恩！」說罷，淚下如雨。

三藏真個慈心，也就忍不住吊下淚來，聲音哽咽，叫道：「徒弟，那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尋花覓果，猛聽得師父叫得悽愴，默子道：『沙和尚，師父在此，認了親耶？』沙僧笑道：『二哥胡纏，我們走了這些時，好人也不會撞見一個，親從何來？』八戒道：『不是親，師父那裏與人哭麼？我和你去看來。』沙僧真個回轉舊處，牽了馬，挑了擔，至跟前叫：『師父，怎麼說？』唐僧用手指定那樹上，叫：『八戒，解下那女菩薩來，救他一命。』默子不分好歹，就去動手，却說那大聖在半空中，又見那黑氣濃厚，把祥光盡情蓋了，道聲：『不好，不好，黑氣罩暗，祥光怕不是妖邪害俺師父化齋還是小事，且去看我師父去。』卽返雲頭，按落林裏，只見八戒亂解繩兒，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摸的摔了一跌。默子擡頭看見，爬起來說道：『師父教我救人，你怎麼自恃有力，將我攢這一跌！』行者笑道：『兄弟，莫解他。他是個妖精，弄喧兒騙我們哩。』三藏喝道：『你這潑猴，又來胡說了！』

怎麼這等一個女子，就認得他是個妖怪？行者道：「師父原來不知。這都是老孫幹過的買賣，想人肉吃的法兒，你那裏認得？」

八戒噴着嘴道：「師父，莫信這弼馬溫哄你這女子，乃是此間人家。我們東土遠來，不與相較，又不是親眷，如何說他是妖精？他打發我們丟了前去，他却翻筋斗，弄神法轉來，和他幹巧事兒，倒踏門也。」行者喝道：「夯貨！莫亂談我老孫一向西來，那裏有甚憊懶處？似你這個重色輕生，見利忘義的饞獠，不識好歹，替人家哄了招女婿，綁在樹上哩！」八戒道：「也罷，也罷，八戒啊！你師兄常時也看得不差。既這等說，不要管他，我們去罷。」行者大喜道：「好了！師父是有命的了！請上馬，出松林外，有人家化齋你吃。」四人果一路前進，把那怪撇了。却說那怪綁在樹上，咬牙恨齒道：「幾年家聞人說孫悟空神通廣大，今日見他，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點元陽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不知被此猴識破吾法，將他救去了。若是解了繩，放我下來，隨手捉將去，却不是我的人兒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語帶去，却又不是勞而無功，等我再叫他兩聲，看是如何？」妖精不動繩索，把幾聲善言善語，用一陣順風，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內。你道叫的甚麼？他叫道：「師父啊！你放着活人的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

唐僧在馬上聽得又這般叫喚，即勒馬叫：「悟空去救那女子下來罷。」行者道：「師父走路，怎的又想起他來了？」唐僧道：「他又在那裏叫哩。」行者問：「八戒，你聽見麼？」八戒道：「耳大遮住了，不曾聽見。」又問：「沙僧，你聽見麼？」沙僧道：「我挑擔前走，不會在心，也不會聽見。」行者道：「老孫也不會聽見。師父，他叫甚麼？偏你聽見？」唐僧道：「他叫得有理，說道：『活人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快去救他下來，強似取經拜佛。」行者笑道：「師父要善將起來，就沒藥醫。你想你離了東土，一

路西來，却也過了許多山場，遇着許多妖怪，常把你拿將進洞，老孫來救你，使鐵棒，常打死千千萬萬；今日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要去救他。」唐僧道：「徒弟呀！古人云：『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還去救他救能。」行者道：「師父既然如此，只是這個擔兒，老孫却擔不起。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勸。我勸一會，你又惱了任你去救。」唐僧道：「猴頭莫多話，你坐着，等我和八戒救他去。」

唐僧回至林裏，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繩子，用繩築出下半截身子。那怪跌跌脚，束束裙，喜孜孜跟着唐僧出松林，見了行者，行者只是冷笑不止。唐僧罵道：「潑猴頭，你笑怎的？」行者道：「我笑你一時來逢好友，運去遇佳人。」三藏又罵道：「潑獠猴，胡說我自出娘肚皮，就做和尚，如今奉旨西來，虔心禮佛，經又不是利祿之輩，有甚運退時？」行者笑道：「師父，你雖是自幼為僧，却只會看經念佛，不曾見王法條律。這女子生得年少標致，我和你乃出家人，同他一路行走，倘或遇着歹人，把我們拿送官司，不論甚麼取經拜佛，且都打做姦情；縱無此事，也要問個拐帶人口。師父追了度牒，打個小死，八戒該問充軍，沙僧也問擺站。我老孫也不得乾淨，饒我口能，怎麼折幫，也要問個不應。」

三藏喝道：「莫胡說，終不然，我救他性命，有甚貽累不成帶了他去，凡有事都在我身上。」行者道：「師父雖說有事在你，却不知你不是救他，反是害他。」三藏道：「我救他出林，得其活命，怎麼反是害他？」行者道：「他當時綁在林間，或三五日，十日半月，沒飯吃，餓死了，還得個完全身子歸陰；如今帶他出來，你坐的是個快馬，行路如風，我們只得隨你。那女子脚小，挪步艱難，怎麼跟得上走？一時把他丟下，若遇着狼蟲虎豹，一口吞之，却不是反害其生也？」三藏道：「正是呀！這件事，却虧你想，如何處置？」行者笑道：「抱他上來，和你同騎着馬走罷。」三藏沉吟道：「我那裏好與他同馬，他怎生得去？」三藏道：「教八戒馱他走罷。」行者笑道：

「馱子造化到了！」八戒道：「遠路沒輕擔。」教馱人，有甚造化？」行者道：「你那嘴長，馱着他，轉過嘴來，計較私情話兒，却不便益？」

八戒聞此言，捶胸爆跳道：「不好！不好！師父要打我幾下，寧可忍疼，背着他，決不得乾淨。師兄一生會賊埋人，我馱不成！」三藏道：「也能，也能。我也還走得幾步，等我下來，慢慢的同走着。」八戒牽着空馬，能。」行者大笑道：「馱子倒有買賣，師父照顧你牽馬哩。」三藏道：「這猴頭又胡說了！古人云：『馬行千里，無人不能自往。』假如我在路上慢走，你好丟了我，我若慢，你們也慢。大家一處同這女菩薩走下山去，或到庵觀寺院，有人家之處，留他在那裏，也是我們救他一場。」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快請前進。」三藏拽步前走，沙僧挑擔，八戒牽着空馬，行者拿鐵棒，引着女子，一行前進。不上二三十里，天色將晚，又見一座樓臺殿閣。三藏道：「徒弟，那裏必定是座庵觀寺院，就此借宿了，明日早行。」行者道：「師父說得是，各各走動些。」霎時到了門首，吩咐道：「你們略站遠些，等我去借宿。若有方便處，着人來叫你。」衆人俱立在柳陰之下，惟行者拿鐵棒，轄着那女子，長老拽步近前，只見那門東倒西歪，零零落落，推開看時，忍不住心中悽慘。長廊寂靜，古剎蕭疎，苔蘚盈庭，蒿藜滿徑，惟螢火之飛燈，祇蛙聲而代漏。長老忽然吊下淚來，真個是：

殿宇凋零倒塌，廊房寂寞傾頽。斷磚破瓦十餘堆，盡是些歪梁折柱。前後盡生青草，塵埋朽爛。斧厨鐘樓崩壞，鼓無皮，琉璃香燈破損。佛祖金身沒色，羅漢倒臥東西。觀音淋壞，盡成泥。楊柳淨瓶墜地，日內並無僧入，夜間盡宿狐狸。只聽風響，吼聲如雷，都是虎豹藏身之處。四下牆垣皆倒，亦無門扇闌居。

有詩爲證：

多年古剎沒人修，狼狽凋零倒更休。猛風吹烈伽藍面，大雨澆殘佛祖頭。金剛跌損隨淋洒，土地無房夜

不收。更有兩般堪歎處，銅鐘着地沒懸樓。

三藏硬着膽，走進二層門，見那鐘鼓樓俱倒了，止有一口銅鐘，札在地下，上半截如雪之白，下半截如靛之青。原來是日久年深，上邊被雨淋白，下面是土氣上的銅青。三藏用手摸着鐘，高叫道：「鐘啊！你

也曾懸掛高樓吼，也曾鳴遠彩梁聲。也曾雞啼就報曉，也曾天晚送黃昏。不知化銅的道人歸何處，鑄銅匠作那邊存？想他二命歸陰府，他無踪跡你無聲。」

長老高聲讚歎，不覺的驚動寺裏之人。那裏邊有一個侍奉香火的道人，他聽見人語，扒起來，拾一塊斷磚，照鐘上打將去。那鐘嘴的響了一聲，把個長老謊了一跌，掙起身要走，又絆着腳根，撲的又是一跌。長老倒在地，下擡頭又叫道：「鐘啊！」

「貧僧正然感歎你，忽的叮嚀響一聲。想是西天路上無人到，日久多年變作精。」

那道人趕上前，一把攔住道：「老爺請起，不干鐘成精之事，却纔是我打得鐘響。」三藏擡頭見他的模樣醜黑道：「你真真個魍魎妖邪！我不是尋常之人，我是大唐來的。我手下有降龍伏虎的徒弟，你若撞着他，性命難存也。」道人跪下道：「老爺休怕。我不是妖邪，我是這寺裏侍奉香火的道人，却纔聽見老爺善言相讚，就欲出來迎接，恐怕是個邪鬼敲門，故此拾一塊斷磚，把鐘打一下壓驚，方敢出來。老爺請起。」那唐僧方然正性道：「住持，險些兒誑殺我也！你帶我進去。」那道人引定唐僧，直至三層門內看處，比外邊甚是不同。但見

青磚砌就彩雲牆，綠瓦蓋成琉璃殿。黃金裝聖像，白玉造階臺。大雄殿上舞青光，毘羅閣下生銳氣。文殊殿，結采飛雲輪藏堂，描花堆壑。三簷頂上寶瓶尖，五福樓中平簾蓋。千株翠竹搖禪榻，萬種青松映佛門。

碧雲宮裏放金光，紫霧叢中飄瑞靄。朝聞四野香風遠，暮聽山高畫鼓鳴。應有朝陽補破衲，豈無對月了殘經？又只見半壁燈光明後院，一行香霧照中庭。

三藏見了，不敢進去，叫：「道人，你這前邊十分狼狽，後邊這等齊整，何也？」道人笑道：「老爺，這山中多有妖邪強寇，天色清明，沿山打劫，天陰就來寺裏藏身；被他把佛像推倒墊坐，木植搬來燒火。本寺僧人軟弱，不敢與他講論，因此把這前邊破房，都捨與那些強人安歇，從新另化了些施主，蓋得那一所寺院。」三藏道：「原來是如此。」正行間，又見山門上有四個大字，乃「鎮海禪林」。纔舉步，跌入門裏，忽見一個和尚走來，你看他怎生模樣：

頭戴左筭絨錦帽，一對銅圈墜耳根。身着頗羅毛線服，一雙白眼亮如銀。手中搖着播郎鼓，口念番經聽不真。三藏原來不認得，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

那喇嘛和尚，走出門來，看見三藏眉清目秀，額闊頂平，耳垂肩，手過膝，好似羅漢臨凡，十分俊雅。他走上前，扯住滿面笑嘻嘻的，與他捻手捻腳，摸他鼻子，揪他耳朵，以示親近之意。攜至方丈中，行禮畢，却問：「老師父何來？」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欽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取經者。適行至寶方天晚，特奔上刹，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垂方便。」那和尚笑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我們不是好意要出家的，皆因父母生身，命犯華蓋，家裏養不住，纔捨斷了出家，既做了佛門弟子，切莫說脫空之話。」三藏道：「我是老實話。」和尚道：「那東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內有精，想你這個單身，又生得嬌嫩，那裏像個取經的？」三藏道：「院主也見得是貧僧一人，豈能到此？我有三個徒弟，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我弟子，所以到得上刹。」那和尚道：「三位高徒何在？」三藏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那和尚慌了道：「師父，你

不知我這裏有虎狼妖賊鬼怪傷人。白日裏不敢遠出，未經天晚，就關了門戶，這早晚把人放在外邊。」叫：「徒弟，快去請將進來。」

有兩個小喇嘛兒，跑出去，看見行者，謊了一跌，見了八戒，又是一跌，扒起來往後飛跑道：「爺爺造化低！你的徒弟不見，只有三四個妖怪，站在那門首也。」三藏問道：「怎麼模樣？」小和尚道：「一個雷公嘴，一個確挺嘴，一個青臉獠牙。旁有一個女子，倒是個油頭粉面。」三藏笑道：「你不認得。那三個醜的，是我徒弟。那一個女子，是我打松林裏救命來的。」那喇嘛道：「爺爺呀！這們好俊師父，怎麼尋這般醜徒弟？」三藏道：「他醜自醜，却俱有用。你快請他進來，若再遲了些兒，那雷公嘴的有些闖禍，不是個人。人生父母養的，他就打進來也。」那小和尚即忙跑出，戰兢兢的跪下道：「列位老爺，唐老爺請哩！」八戒笑道：「哥啊！他請便罷了，却這般戰兢兢的，何也？」行者道：「看見我們醜陋害怕。」八戒道：「可是扯淡！我們乃生成的，那個是好要醜哩？」行者道：「把那醜且略收拾收拾。」獸子真個把嘴揣在懷裏，低着頭，牽着馬，沙僧挑着擔，行者在後面，拿着棒，轄着那女子，一行進去，穿過了那倒塌房廊，入三層門裏，拴着馬，歇着擔，進方丈中，與喇嘛僧相見，分了坐次。那和尚人裏邊，引出七八十個小喇嘛兒來，見禮畢，收拾辦齋管待。正是

積功須在慈悲念，
佛法興時僧讚僧。

畢竟不知怎生離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衆尋師

話表三藏師徒到鎮海禪林寺，衆僧相見，安排齋供，四衆食畢，那女子也得些食力，漸漸天昏，方丈裏點起燈來。衆僧一則是問唐僧取經來歷，二則是貪看那女子，都攢攢簇簇，排列燈下。三藏對那初見的喇嘛僧道：「院主，明日離了寶山，西去的路途如何？」那僧雙膝跪下，慌得長老一把扯住道：「院主請起，我問你個路程，你爲何行禮？」那僧道：「老師父明日西行，路途平正，不須費心，只是眼下有件事兒不慳，一進門就要說，恐怕冒犯洪威，却纔齋罷，方敢大膽奉告。老師東來，路遙辛苦，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甚好，只是這位菩薩不方便，不知請他那裏睡好？」三藏道：「院主，你不要生疑，說我師徒有甚邪意。早間打黑松林過，撞見這個女子，綁在樹上。小徒孫悟空不肯救他，是我發菩提心，將他救了到此。隨院主送他那裏睡去。」那僧謝道：「既老師寬厚，請他到天王殿裏，就在天王爺爺身後，安排個草鋪，教他睡罷。」三藏道：「甚好，甚好。」遂此時，衆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後睡去。長老就在方丈中，請衆院主自在，遂各散去。三藏吩咐悟空：「辛苦了，早睡早起。」遂一處都睡了，不敢離側，護着師父，漸入夜深，正是那：

玉兔高升萬籟寧，天街寂靜斷人行。銀河耿耿星光燦，鼓發譙樓續換更。

一宵晚話不題。及天明了，行者起來，教八戒、沙僧收拾行囊，馬匹，却請師父走路。此時長老還貪睡未醒，行者近前叫聲：「師父。」那師父把頭擡了一擡，又不曾答應得出。行者問：「師父怎麼說？」長老呻吟道：「我怎麼這般頭懸眼脹，渾身皮骨皆疼？」八戒聽說，伸手去摸摸身上，有些發熱，蹇子笑道：「我曉得了，這是昨晚見沒錢的飯，多吃了幾碗，倒沁着頭，睡傷食了。」行者喝道：「胡說，等我問師父端的何如？」三藏道：「我半夜之間，起來解手，不曾戴得帽子，想是風吹了。」行者道：「這還說得是，如今可走得路麼？」三藏道：「我如今起坐不得，怎麼上馬？但只誤了路啊！」行者道：「師父說那裏話？常言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我

等與你做徒弟，就是兒子一般。你既身子不快，說甚麼誤了行程，便寧耐幾日，何妨？」

兄弟們都伏侍着師父，不覺的早盡午來昏又至，良宵纔過又侵晨，光陰迅速，早過了三月。那一日，師父欠身起來叫道：「悟空，這兩日病體沉痾，不會問得你，那個脫命的女菩薩，可曾有人送些飯與他吃？」行者笑道：「你管他怎的？且顧了自家的病着。」三藏道：「正是正是，你且扶我起來，取出我的紙筆墨，寺裏借個硯臺來使。」行者道：「要怎的？」長老道：「我要修一封書，並關文封在一處，你替我送上長安，駕下見太宗皇帝一面。」行者道：「這個容易，我老孫別事無能，若說送書，人間第一，你把書收拾停當與我，我一筋斗送到長安，遞與唐王，再一筋斗轉將回來，你的筆硯還不乾哩。但是你寄書怎的？且把書意念念我聽，念了再寫不遲。」長老滴淚道：「我寫着：

臣僧稽首三頓首，萬歲三呼拜聖君；文武兩班同人目，公卿四百共知聞。當年奉旨離東土，指望靈山見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難，何期半路有災連。僧病沉痾難進步，佛門深遠接天門。有經無命空勞碌，啟奏當今別遣人。」

行者聽得此言，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師父，你忒不濟，略有些些病兒，就起這個意念。你若是病重，要死要活，只消問我。我老孫自有個本事，問道：「那個閻王敢起心，那個判官敢出票，那個鬼使來勾取？」若惱了我，我拿出那大鬧天宮之性子，又一路棍，打入幽冥，捉住十代閻王，一個個抽了他的筋，還不饒他哩！」三藏道：「徒弟呀！我病重了，切莫說這大話。」八戒上前道：「師父，師父說不好，你只管說好，十分不慳慳，我們趁早商量，先賣了馬，典了行囊，買棺木送終散火。」行者道：「猻子又胡說了！你不知道，師父是我佛如來第二個徒弟，即叫做金蟬長老，只因他輕慢佛法，該有這場大難。」八戒道：「哥啊！師父既是輕慢佛法，貶回東土，在

是非海內，口舌場中，託化做人身，發願往西天拜佛求經，遇妖精就捆，逢魔頭就吊，受諸苦惱，也殺了；怎麼又叫他害病？」行者道：「你那裏曉得！老師父不會聽佛講法，打了一個盹，往下一試，左腳下躑了一粒米，下界來，該有這三日病。」八戒驚道：「像老豬吃東西，潑潑撒撒的，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哩！」行者道：「兄弟，佛不與你衆生爲念，你又不成人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師父只今日一口，明日就好了。」

三藏道：「我今日比昨不同，咽喉裏十分作渴，你去那裏有涼水尋些來我吃。」行者道：「好了！師父要水吃，便是好了，等我取水去。」卽時取了鉢盂，往寺後面香積廚取水。忽見那些和尚，一個個眼兒通紅，悲啼哽咽，只是不敢放聲大哭。行者道：「你們這些和尚，忒小家子樣！我們住幾日，臨行謝你，柴火錢照日算還。怎麼這等膿包？」衆僧慌跪下道：「不敢不敢。」行者道：「怎麼不敢？想是我那長嘴和尚，食腸大，吃傷了你的本兒也。」衆僧道：「老爺，我這荒山，大大小小，也有百十衆和尚，每一人養老爺一日，也養得起百十日，怎麼敢欺心，計較甚麼食用？」行者道：「既不計較，你却爲甚麼啼哭？」衆僧道：「老爺不知是那山裏來的妖邪，在這寺裏。我門晚夜間着兩個小和尚去撞鐘打鼓，只聽得鐘鼓響罷，再不見人回。至次日找尋，只見僧帽僧鞋，丟在後邊園裏，骸骨尙存，將人吃了。你們住了三日，我寺裏不見了六個和尚。故此兄弟們不由的，不怕不由的不傷。因見你老師父貴恙，不敢傳說，忍不住淚珠偷垂也。」行者聞言，又驚又喜道：「不消說了，必定是妖魔在此傷人也，等我與你勦除他。」衆僧道：「老爺，妖精不精者不靈，一定會騰雲駕霧，一定會出幽入冥。古人道得好：『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老爺，你真怪我們說：你若拿得他住哩，便與我荒山除了這條禍根，正是三生有幸了；若還拿他不住啊，却有好些兒不便處。」行者道：「怎叫做好些不便處？」那衆僧道：「

直不相瞞老爺說，我這荒山，雖有百十衆和尚，却都只是自小兒出家的。

『髮長尋刀削，衣單破衲縫。早晨起來洗着臉，叉手躬身，皈依大道。夜來收拾燒着香，虔心叩齒，念的彌陀。擧頭看見佛蓮九品，執三乘慈航共法雲，願見祇園釋世尊，低頭看見，心受五戒，度三千，生生萬法中，願悟頑空與色空。』諸檀越來啊老的，小的，長的，矮的，胖的，瘦的，一個個敲木魚，擊金磬，挨挨拶拶，兩卷法華經，一策梁王懺。諸檀越不來啊新的，舊的，生的，熟的，村的，俏的，一個個合着掌，眼着目，悄悄冥冥，入定蒲團上，牢關月下門。一任他鴛啼鳥語，閑爭鬥，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乘。』因此上，也不會伏虎，也不會降龍，也不識的怪，也不識的精。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啊！我百十個和尚，只教他一頓飽，一則墮落我衆生輪迴，二則滅抹了這禪林古蹟；三則如來會上，全沒半點兒光輝，這却是好些兒不便處。』

行者聞得衆和尚說出這一端的話語，他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高叫一聲：『你這衆和尚好跋哩！只曉得那妖精，就不曉得我老孫的行止麼？』衆僧輕輕的答道：『實不曉得。』行者道：『我今日略節說說，你們聽着。』

『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龍，我也曾上天堂大鬧天宮。饑時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兩三顆，渴時把玉帝的酒，輕輕呷了六七鍾。睜着一雙不白不黑的金睛眼，天慘淡，月朦朧，拿着一條不短不長的金輪棒，來無影，去無踪。說甚麼大精小怪，那怕他懶懶騰騰，一趕趕上去，跑的跑，顛的顛，躲的躲，慌的慌，一捉捉將來，鏗的鏗，燒的燒，磨的磨，舂的舂，正是八仙同過海，獨自顯神通。衆和尚，我拿這妖精與你看看，你纔認得我老孫。』

衆僧聽着，暗點頭道：『這賊禿開大口，說大話，想是有些來歷。』都一個個諾諾連聲。只有那喇嘛僧道：『

且住！你老師父貴恙，你拿這妖精不至緊。俗語道：「公子登筵，不醉便飽；壯士臨陣，不死即傷。」你兩下裏角鬥之時，倘貽累你師父，不當穩便。」行者道：「有理！有理！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吃了再來。」掇起鉢盂，着上涼水，轉出香積廚，就到方丈，叫聲：「師父，吃涼水哩！」三藏道：「正當煩渴之時，便擡起頭來，捧着水，只是一吸，真個『渴時一滴如甘露，藥到真方病即除。』」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眉目舒開，就問道：「師父，可吃些湯飯麼？」三藏道：「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我病兒減了一半，有湯飯也吃得些。」行者連聲高叫道：「我師父好了，要湯飯吃哩。」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淘米煮飯，捍細烙餅，蒸饅饅，做粉湯，擡了四五桌。唐僧只吃得半碗兒米湯，行者，沙僧止用了一席，其餘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家，伙收去，點起燈來，衆僧各散。

三藏道：「我們今住幾日了？」行者道：「三整日矣。明朝向晚，便是四個日頭。」三藏道：「三日誤了許多路程。」行者道：「師父，也算不得路程，明日去罷。」三藏道：「正是。就帶幾分病兒，也沒奈何。」行者道：「既是明日要去，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看。」三藏驚道：「又捉甚麼妖精？」行者道：「有個妖精在這寺裏，等老孫替他捉捉。」唐僧道：「徒弟呀！我的病體未可，你怎麼又興此念？倘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啊！却又不是害我？」行者道：「你好滅人威風！老孫到處降妖，你見我弱與誰的？只是不動手，動手就要贏。」三藏扯住道：「徒弟，常言說得好：『遇方便時行方便，得饒人處且饒人。』操心怎似忍心好？爭氣何如忍氣高？」孫大聖見師父苦苦勸他，不許降妖，他說出老實話來道：「師父，實不瞞你說，那妖在此吃了人了。」唐僧大驚道：「吃了甚麼人？」行者說道：「我們住了三日，已是吃了這寺裏六個小和尚了。」長老道：「一鬼死狐悲，物傷其類。」他既吃了寺裏之僧，我亦僧也，我放你去，只但用心仔細些。」行者道：「不消說，老孫手到就消除了。」你看他燈光前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師父，他喜孜孜跳出方丈，竟來佛殿看時，天上星月還未上，那殿裏黑

暗暗的。他就吹出真火，點起琉璃，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響罷，搖身一變，變做個小和尚兒，年紀只有十二三歲，披著黃絹褊衫，白布直裰，手敲著木魚，口裏念經。等到一更時分，不見動靜。二更時分，殘月纔升，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好風！

黑霧遮天暗，愁雲照地昏。四方如潑墨，一派靛妝渾。先剗時揚塵播土，次後來倒樹摧林。揚塵播土星光現，倒樹摧林月色昏。只刮得嫦娥緊抱梭羅樹，玉兔團團找藥盆。九曜星官皆閉戶，四海龍王盡掩門。廟裏城隍覓小鬼，空中仙子怎騰雲。地府閻羅尋馬面，判官氣跑趕頭巾。刮動崑崙頂上石，捲得江湖波浪混！

那風纔然過處，猛聞得蘭麝香熏，環珮聲響。即欠身擡頭觀看，呀！却是一個美貌佳人，竟上佛殿。行者口裏嗚哩嗚喇，只情念經。那女子近前一把攔住道：「小長老，念的是甚麼經？」行者道：「許下的。」女子道：「別人都自在睡覺，你還念經怎麼？」行者道：「許下的，如何不念？」女子攔住，與他親個嘴道：「我與你到後面耍耍去。」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你有些不曉事！」女子道：「你會相面？」行者道：「也曉得些兒。」女子道：「你相我怎的樣子？」行者道：「我相你有些兒偷生揀熟，被公婆趕出來的。」女子道：「相不著我，相不着我。」

「不是公婆趕逐，不因揀熟偷生。奈我前生命薄，投配男子年經。不會洞房花燭，避夫逃走之情。」

「趁如今星光月皎，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配戀，儻去也。」行者聞言，暗點頭道：「那幾個愚僧，都被色慾引誘，所以傷了性命，他如今也來哄我。」就隨口答應道：「娘子，我出家人年紀尚幼，却不知甚麼交歡之事。」女子道：「你跟我去，我教你。」行者暗笑道：「也能，我跟他去，看他怎生擺佈。」他

兩個樓着肩，攬着手，出了佛殿，竟至後邊園裏。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腿，跌倒在地，口裏「心肝哥哥」的亂叫，將手就去招他的臊根。行者道：「我的兒，真個要吃老孫哩！」却被行者按住他手，使個小坐跌法，把那怪一輓輓掀翻在地上。那怪口裏還叫道：「心肝哥哥，你倒會跌你的娘哩！」行者暗算道：「不趁此時下手，他還到幾時？」正是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就把手一叉，腰一躬，一跳跳起來，現出原身法象，輪起金箍鐵棒，劈頭就打。那怪倒也吃了一驚，他心道：「這個小和尚這等利害！」打開眼一看，原來是那唐長老的徒弟姓孫的，他也不懼。你說這是甚麼精怪。

金作鼻，雪鋪毛。地道爲門屋，安身處處牢。養成三百年前氣，曾向靈山走幾遭。一飽香花和蠟燭，如來吩咐下天曹。托塔天王恩愛女，哪吒太子認同胞。也不是個填海鳥，也不是個戴山鰲。也不怕的雷煥劍，也不怕的呂虔刀。往往來來，一任他水流江漢關，上上下下，那論他山斧秦恆高。你看他月貌花容嬌滴滴，誰識得是個鼠老成精逞點豪。

他言時的神通廣大，便隨手架起雙股劍，叮叮噹噹的響，左遮右隔，隨東倒西。行者雖強些，却也撈他不到。陰風四起，殘月無光。你看他兩人後園中，一場好殺。

陰風從地起，殘月蕩微光。問靜梵王宇，闌跚小鬼廊。後園裏一片戰爭場。孫大士，天上聖；毛姪女，女中王。賭賽神通未肯降。一個兒扭轉芳心曠黑禿，一個兒圓睜慧眼恨新妝。兩手劍飛，那認得女菩薩；一根棍打，狠似個活金剛。響處金箍如雷掣，霎時鐵白耀星芒。玉樓抓翡翠，金殿碎鴛鴦。猿啼巴月小，鴈叫楚天長。十八尊羅漢，暗暗喝采；三十二諸天，個個慌張。

那孫大聖精神抖擻，棍兒沒半點差池。妖精自料敵他不住，猛可的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抽身便走。行者喝

道：「潑貨！那裏走！快來降！」那妖精只是不理，直往後退；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即將左脚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咒語，叫一聲「變」，就變做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真身一幌，化陣清風而去。這却不是三藏的災星，他使竟撞到方丈裏，把唐三藏攝將去雲頭上，杳杳冥冥，雲霧眼，就到了陷空山，近了無底洞，叫小的們安排素筵席，成規不題。却說行者鬥得心焦性燥，閃一個空，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來，乃是一隻花鞋。行者曉得中了他計，連忙轉身來看師父。那有個師父？只見那猓子和沙僧口裏嗚哩嗚哪說甚麼？行者怒氣填胸，也不管好歹，撈起棍來，一片打連聲叫道：「打死你們！打死你們！」那猓子慌得走也沒路。沙僧却是個靈山大將，見得事多，就軟軟溫柔，近前跪下道：「兄長，我知道了。想要打殺我兩個，也不去救師父，竟自回家去哩！」行者道：「我打殺你兩個，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長說那裏話？無我兩個，真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兄啊！這行囊馬匹，誰與看顧？寧學管鮑分金，休訪孫龐鬥智。自古道：「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望兄長且饒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尋師去也。」

行者雖是神通廣大，却也明理識時，見沙僧苦苦哀告，便就回心道：「八戒，沙僧，你都起來。明日找尋師父，却要用力的。」那猓子聽見饒了，道：「哥啊！這個都在老豬身上。」兄弟們思想思想，那會得睡，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一口吹散滿天星。三衆只坐到天曉，收拾要行，早有寺僧攔門來問：「老爺那裏去？」行者笑道：「不好說。昨日對衆誇口，說與他們拿妖精，妖精未曾拿得，倒把我個師父不見了。我們尋師父去哩！」衆僧害怕道：「老爺，小可的事，倒帶累老師，却往那裏去尋？」行者道：「有處尋他。」衆僧又道：「既去莫忙，且吃些早齋。」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八戒儘力吃個乾淨道：「好和尚，我們尋着師父，再到你這裏來耍子。」行者道：「還到這裏吃他飯哩！你去天王殿裏看看那女子在否？」衆僧道：「老爺不在了，不在了。自是當晚宿。」

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見了。」行者喜喜歡歡，辭了衆僧，着八戒、沙僧牽馬挑擔，竟回東走。八戒道：「哥哥差了！怎麼又往東行？」行者道：「你豈知道！前日在那黑松林綁的那個女子，老孫火眼金睛，把他認透了，你們都認做好人。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攝師父的，也是他你們救得好女菩薩！今既攝了師父，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二人歎服道：「好好好！真是粗中有細，去來去來！」三人急急到於林內，只見那：

雲霧瀟瀟，霧漫漫；石層層，路盤盤。狐踪兔跡交加走，虎豹豺狼往復鑽。林內更無妖怪影，不知三藏在何端？行者心焦，掣出棒來，搖身一變，變作大鬧天宮的本相，三頭六臂，六隻手，理着三根棒，在林裏辟哩撥喇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僧師兄着了惱，尋不着師父，弄做個氣心風了。」原來行者打了一路，打出兩個老頭兒來，一個是山神，一個是土地。上前跪下道：「大聖，山神土地來見。」八戒道：「好靈根啊！打了一路，打出兩個山神土地，若再打一路，連太歲都打出來也！」行者問道：「山神土地，汝等這般無禮！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強盜得了手，買些豬羊祭賽，你又與妖精結夥，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如今藏在何處？快快的從實供來，免打。」二神慌了道：「大聖，錯怪了我。那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不伏小神管轄。但只夜間風響處，小神略知一二。」行者道：「既知一一說來。」土地道：「那妖精在那正南下，離此有千里之遙，那廂有座山，喚做陷空山。山中有個洞，叫做無底洞。是那裏妖精到此變化，攝去你師父也。」行者聽言，暗自驚心，喝退了山神土地，收了法身，現出本相，與八戒、沙僧道：「師父去得遠了。」八戒道：「遠便騰雲趕去。」好猊子，一縱狂風先起，隨後是沙僧駕雲。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馱了行李，也踏了風霧。大聖即起筋斗，一直南來。不多時，早見一座大山，阻住雲脚。三人探住馬，卻按定雲頭，見那山：

頂摩碧漢，峯接青霄。周圍雜樹萬萬千，來往飛禽啞啞噪。虎豹成陣走，獐鹿打叢行。向陽處，琪花瑤草馨。

香背陰方，臘雪頑冰不化。崎嶇峻嶺，削壁懸崖。直立高峯，灣環深澗。松鬱鬱，石磷磷，行人見了，悚其心。打柴樵子全無影，採藥仙童不見踪。眼前虎豹能興霧，遍地狐狸亂弄風。

八戒道：「哥啊！這山如此嶮峻，必有妖邪。」行者道：「不消說了。」山高原有怪，嶺峻豈無精？」叫：「沙僧，我和你且在此，着八戒先下山，回裏打聽打聽，看那條路好走，端的可有洞府。再看是那裏開門，我們好一齊去尋師父救他。」八戒道：「老豬晦氣，先拿我頂缸。」行者道：「你夜來說都在你身上，如何打仰？」八戒道：「不要瞞，等我去。」獸子放下鈿，空着手，跳下高山，找尋路徑。這一去，畢竟不知好歹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姪女求陽

元神護道

却說八戒跳下山，尋着一條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遠近，忽見兩個女怪，在那井上打水，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怪？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二三寸高的篾絲髮髻，甚不時興。獸子走近前，叫聲：「妖怪。」那怪聞言大怒，兩人互相說道：「這和尚德懶，我們又不與他相識，平時又沒有調得嘴慣，他怎麼叫我們做妖怪？」那怪惱了，輪起擡水的杠子，劈頭就打。這獸子手無兵器，遮架不得，被他撈了幾下，侮着頭，跑上山來道：「哥啊，回去罷，妖怪兇！」行者道：「怎麼兇？」八戒道：「山凹內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他一聲，就被他打了。」三四杠子！行者道：「你叫他做甚麼的？」八戒道：「我叫他做妖怪。」行者笑道：「打得還少。」八戒道：「謝你照顧，頭都打腫了，還說少哩！」行者道：「溫柔天下去得，剛強寸步難移。」他們是此地之妖，我

們是遠來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略溫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你打我。」人將禮樂爲先。」

八戒道：「一發不曉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吃人，你曉得有兩樣木麼？」八戒道：「不知，是甚麼木？」行者道：「一樣是楊木，一樣是檀木。楊木性格甚軟，巧匠取來，或雕佛像，或刻如來，裝金立粉，嵌玉裝花，萬人燒香禮拜，受了多少無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剛硬，油房裏取了去，做柞撒，使鐵箍箍了頭，又使鐵鎚往下打，只因剛強，所以受此苦楚。」八戒道：「哥啊，你這好話兒，早與我說說，也好，却不受他打了。」行者道：「你還去問他個端的。」八戒道：「這去他認得我了。」行者道：「你變化了去。」八戒道：「哥啊，且如我變了，却怎麼問他？」行者道：「你變了去，到他跟前，行個禮兒，看他多大年紀。若與我們差不多，叫他聲「姑娘」；若比我們老些兒，叫他聲「奶奶」。」八戒笑道：「可是跨躑！這般許遠的田地，認得是甚麼親？」行者道：「不是認親，要套他的話哩。若是他拿了師父，就好下手。若不是他，却不誤了我們別處幹事。」八戒道：「說得有理，等我再去。」

好獸子，把釘耙撒在腰裏，下山凹，搖身一變，變做個黑胖和尚，搖搖擺擺，走近怪前，深深唱個大喏道：「奶奶，貧僧稽首了。」那兩個喜道：「這個和尚，却好會唱個喏兒，又會稱道一聲兒。」問道：「長老，那裏來的？」八戒道：「那裏來的？」又問：「那裏去的？」又道：「那裏去的？」又問：「你叫做甚麼名字？」又答道：「我叫做甚麼名字？」那怪笑道：「這和尚好便好，只是沒來歷，會說順口話兒。」八戒道：「奶奶，你們打水怎的？」那怪道：「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裏攝了一個唐僧在洞內，要管待他；我洞中也不乾淨，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水，好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與唐僧吃了，晚間要成親哩。」那獸子聞此言，急抽身跑上山，叫：「沙和尚，快拿將行李來，我們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又分怎麼？」八戒道：「分了使你還去流沙。」

河吃人，我去高老莊探親，哥哥去花果山稱聖，白龍馬歸大海成龍，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行者道：「這馱子又胡說了。」八戒道：「你的兒子胡說，纔那兩個擡水的妖精說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吃了成親哩。」行者道：「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內，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你却在此說這樣話。」八戒道：「怎麼救？」行者道：「你兩個牽着馬，挑着擔，我們跟着那兩個女怪，做個引子，引到那門前，二齊下手。」

真個馱子只得隨行。行者遠遠的標着那兩怪，漸入深山，有一二十里遠近，忽然不見。八戒驚道：「師父是不見，却不是日裏鬼？」行者道：「你好眼力，怎麼就看出他本相來？」八戒道：「那兩個怪正擡着水走，忽然不見動靜，只見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瓏剔透山，山花堆五采三簷四簇的牌樓，他與八戒沙僧，近前觀看，上有六個大字，乃『陷空山無底洞』。行者道：「兄弟呀，這妖精把個架子支在這裏，還不知門向那裏開哩。」沙僧說：「不遠不遠，好生尋。」都轉身看時，牌樓下山脚下有一塊大石，約有十餘里方圓，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爬得光溜溜的。八戒道：「哥啊，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行者看了道：「怪哉！我老孫自保唐僧，瞞不得你兩個妖精，也拿了些，却不見這樣洞府。」八戒你先下去試試，看有多少深淺，我好進去救師父。」八戒搖頭道：「這個難，這個難，我老豬身子夯夯的，若塌了脚，吊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行者道：「就有多深麼？」八戒道：「你看！」

大聖伏在洞邊上，仔細往下看處，唬深啊！周圍足有三百餘里，回頭道：「兄弟，果然深得緊！」八戒道：「你便回去罷，師父救不得耶？」行者道：「你說那裏話！莫生懶惰意，休起怠荒心。」且將行李歇下，把馬拴在

牌樓柱上，你使釘錐，沙僧使杖，攔住洞門，讓我進去打聽打聽。若師父果在裏面，我將鐵棒把妖精從內打出，跑至門口，你兩個却在外面攔住，這是裏應外合，打死精靈，纔救得師父。」二人遵命。行者却將身一縱，跳入洞中，足下彩雲生萬道，身邊瑞氣護千層。不多時，到於深遠之間，那裏邊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風聲，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處啊！想老孫出世，天賜與水簾洞，這裏也有個洞天福地。」正看時，又有一座二滴水的門樓，團團都是松竹，內有許多房舍，又想到：「此必是妖精的住處了，我且到裏邊去打聽打聽。且住，若是這般去啊！他認得我了，且變化去。」搖身捻訣，就變做個蒼蠅，輕輕的飛在門樓上聽聽。只見那怪高坐在草亭內，他那模樣，比在松林內救他，寺裏拿他，更是不同，越發打扮得俊了：

髮盤雲髻似堆鴉，身着綠絨花比甲。一對金蓮剛半折，十指如同春筍發。團圓粉面若銀盆，朱唇一似櫻桃滑。端端正正美人姿，月裏嫦娥還喜恰。今朝拿住取經僧，便要歡娛同枕榻。

行者且不言語，聽他說甚說。少時，綻破櫻桃，喜孜孜的叫道：「小的們，快排素筵席來，我與唐僧哥哥吃了成親。」行者暗笑道：「真個有這話！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亂說哩！等我且飛進去看，尋看師父果在那裏，不知他心性如何的。假若被他摩弄動了啊！留他在這裏也能。」卽展翅，飛到裏面看處，那東廊下上明下暗的紅紙格子裏面，坐着唐僧哩。行者一頭撞破格子眼，飛在唐僧光頭上，叫着聲：「師父。」三藏認得聲音，叫道：「徒弟，救我命啊！」行者道：「師父不濟呀！那妖精安排筵宴，與你吃了成親哩；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後代，你愁怎的？」長老聞言，咬牙切齒道：「徒弟，我自出了長安，到兩界山中收你，一向西來，那個時辰動葷？那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我若把真陽喪了，我就身墮輪迴，打在那陰山背後，永世不得翻身！」行者笑道：「莫發誓，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經，老孫帶你去罷。」三藏道：「進來的路兒，我通忘

了。」行者道：「莫說你忘了。他這洞不比走進來，走出去的；是打上頭往下鑽。如今救了你，要打底下往上鑽。若是造化高，鑽着洞口兒，就出去了；若是造化低，鑽不着，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了。」

三藏滿眼垂淚道：「似此艱難，怎生是好？」行者道：「沒事沒事，那妖精整治酒與你吃，沒奈何，也吃他一鍾；只要搦得急些兒，搦起一個喜花兒來，等我變作個蠅蟲兒，飛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捻破他的心肝，扯斷他的肺腑，弄死那妖精，你纔得脫身出去。」三藏道：「徒弟，這等說，只是不當人子。」行者道：「只管行起善來，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三藏道：「也能，也能，你只是要跟着我。」正是那孫大聖護定唐三藏，取經僧全靠美猴王。他師徒兩個商量未定，早是那妖精靜排停當，走轉東廊外，開了門鎖，叫聲「長老」。唐僧不敢答應，又叫一聲，又不敢答應。他不敢答應者何意？想着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却又一條心兒想着，若死住法兒不開口，怕他心狠，頃刻間就害了性命。正是那進退兩難心開口，三思忍耐口問心。正自狐疑，那怪又叫一聲「長老」。唐僧沒奈何，應他一聲道：「娘子有。」那長老應出這一句言來，真是肉落千斤。人都說唐僧是個真心的和尚，往西天拜佛求經，怎麼與這女妖精答話？不知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際，萬分出於無奈。雖是外有所答，其實內無所慾。妖精見長老應了一聲，他推開門，把唐僧攙起來，和他攜手挨肩，交頭接耳。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嬌態，萬種風情，豈知三藏一腔子煩惱，行者暗中笑道：「我師父被他這般哄誘，只怕一時動心。」正是：

真僧魔苦遇嬌娃，妖怪娉婷實可誇。淡淡翠眉分柳葉，盈盈丹臉襯桃花。繡鞋微露雙鈎風，雲髻高盤兩鬢鴉。含笑與師攜手處，香飄蘭麝滿袈裟。

妖精攙着三藏行近草亭道：「長老，我辦了一杯酒，和你酌酌。」唐僧道：「娘子，貧僧自不用葷。」妖精道：

「我知你不吃葷，因洞中水不乾淨，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唐僧跟他進去觀看，果然見那：

盈門下繡纏彩結，滿庭中香噴金猊。擺列着黑油盤，細桌，硃漆篋，絲盤，疊細桌上，有異樣珍饈，篋絲盤中，盛稀奇素物。林檎，橄欖，蓮肉，葡萄，榲柰，榛松，荔枝，龍眼，山栗，風菱，棗兒，柿子，胡桃，銀杏，金橘，香橙，菓子。隨山有蔬菜，更時新。豆腐，麵筋，木耳，鮮筍，蘑菇，香蕈，山藥，黃精，石花菜，黃花菜，香油煎炒，扁豆角，豇豆角，熟醬調成。下瓜，瓠子，白菜，蔓菁，鍍皮茄子，鵝鶻，做別種冬瓜，方且名爛煨芋，頭糖拌着，白煮蘿蔔醋洗烹，椒薑辛辣般般美，鹹淡調和色色平。

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捧晃晃之金杯，滿斟美酒，遞與唐僧，口裏叫道：「長老哥哥，妙人請一杯交歡酒兒。」三藏羞答答的，接了酒，望空澆奠，心中暗祝道：「護法諸天，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弟子陳玄奘，自離東土，蒙觀世音菩薩差遣，列位衆神暗中保護，拜雷音見佛求經。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強逼成親，將這一杯酒遞與我吃。此酒果是素酒，弟子勉強吃了，還得見佛成功。若是葷酒，破了弟子之戒，永墮輪迴之苦。」孫大聖，他却變得輕巧，在耳根後，若像一個耳報，但他說話，惟三藏聽見，別人不聞。他知師父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教吃他一鍾。那師父沒奈何，吃了，急將酒滿斟一鍾，回與妖怪。果然斟起有一個喜花兒，行者變作個螻蛄蟲兒，輕輕的飛入喜花之下。那妖精接在手，且不吃，把杯兒放住，與唐僧拜了兩拜，口裏嬌怯怯，叙了幾句情話，却纔舉杯。那花兒已散，就露出蟲來。妖精也認不得是行者變的，只以爲蟲兒，用小指挑起，往下一彈。行者見事不諧，料難入他腹，卽變做個老鷹，真個是：

玉爪金睛鐵翅，雄姿猛氣搏雲。妖狐狡兔見他昏，千里山河時遁。饑處迎風逐雀，飽時高貼天門。老拳鋼

硬最傷人，得志凌雲，嫌近。

飛起來，輪開玉爪，響一聲，掀翻桌席，把些素果素菜，盤碟家伙，盡皆摔碎，撇却唐僧，飛將出去，謊得妖精心膽皆裂。唐僧的骨肉通酥，妖精戰戰兢兢，攔住唐僧道：「長老哥哥，此物是那裏來的？」八戒道：「貧僧不知。」妖怪道：「我費了許多心，安排這個素宴，與你要要，却不知道這個鬍毛畜生，從那裏飛來，把我的家伙打碎。」衆小妖道：「夫人，打碎家伙，猶可將些素品都潑散在地，穢了怎用？」三藏分明曉得是行者弄法，他那裏敢說。那妖怪道：「小的們，我知道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天地不容，故降此物。你們將碎家伙抬出去，另安排些酒備，不拘葷素，我指天爲媒，指地作訂，然後再與唐僧成親。」依然把長老送在東廊裏，坐下不題。

却說行者飛出去，現了本相，到於洞口，叫聲「開門！」八戒笑道：「沙僧哥哥來了。」他二人撇開兵器，行者跳入八戒上前扯住道：「可有妖精可有師父？」行者道：「有有有！」八戒道：「師父在裏邊受罪哩！綁着是綁着，要蒸是要蒸。」行者道：「這個事倒沒有，只是安排素宴，要與他幹那個事哩。」八戒道：「你造化你造化！你吃了陪親酒來了！」行者道：「獸子啊，師父的性命也難保，吃甚麼陪親酒？」八戒道：「你怎的就來了？」行者把見唐僧施變化的上項事，說了一遍道：「兄弟們，再休胡思亂想。師父已在此間，老孫這一去，一定救他出來。」復翻身入裏面，還變做個蒼蠅兒，丁在門樓上聽之。只聞得這妖精，氣喘吁吁的，在亭子上吩咐：「小的們，不論葷素，拿來燒紙。我借煩天地爲媒，訂務要與他成親。」行者聽見，暗笑道：「這妖精全沒一些兒廉恥。青天白日，把個和尚關在家裏擺佈的，且不要忙，等老孫再去看看。」嚶的一聲，飛在東廊之下，只見那師父坐在裏邊，清滴滴腮邊淚淌。行者鑽將進去，丁在他頭上，只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跳起來，咬牙恨道：「猢猻啊！別人膽大，還是身包膽；你的膽大，就是膽包身！你弄變化神通，打破家伙，能值幾何？鬥得那

妖精淫興發了，那裏不分輩素安排，定要與我交媾，此事怎了？」行者暗中陪笑道：「師父莫怪，有救你處。」唐僧道：「那裏救得我？」行者道：「我纔一翅飛去時，見他後邊有個花園，你哄他往園裏去耍子，我救了你罷。」唐僧道：「園裏怎麼樣救？」

行者道：「你與他到園裏，走到桃樹邊，就莫走了。等我飛上桃枝，變作個紅桃子。你要吃果子，先揀紅的兒摘下來，紅的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個，你把紅的定要讓他。他若一口吃了，我却在他肚裏，等我搗破他的皮袋，扯斷他的肝腸，弄死他，你就脫身了。」三藏道：「你若手段，就與他賭門便了；只要鑽在他肚裏怎麼？」行者道：「師父，你不知趣。他這個洞，若好出入，便可與他賭門；只爲出入不便，曲道難行。若就動手，他這一窩子，老老小小，連我都扯住，却怎麼了？須是這般掉手幹，大家纔得乾淨。」三藏點頭聽信，只叫：「你跟我。」行者道：「曉得曉得！我在你頭上。」師徒們商量定了，三藏纔欠身起來，雙手扶着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精聽見笑啼啼的跑近跟前道：「妙人哥哥，有甚話說？」三藏道：「娘子，我出了長安，一路西來，無日不山，無日不水，昨在鎮海寺投宿，偶得傷風重疾，今日出了汗，略纔好些，又蒙娘子盛情，攜來仙府，只得坐了這一日，又覺心神不爽，你帶我往那裏略散散心，耍耍兒去麼？」那妖十分歡喜道：「妙人哥哥，倒有些興趣，我和你你去花園內耍耍。」叫：「小的們，拿鑰匙來開了園門，打掃路徑。」衆妖都跑去開門收拾，這妖精開了格子，攙出唐僧，你看那許多小妖，都是油頭粉面，嬌娜娉婷，簇簇擁擁，與唐僧竟上花園而去。好和尚，他在這綺羅隊裏無他故，錦繡叢中作癡聾。若不是這鐵打的心腸，朝佛去，第二個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經。一行都到了花園之外，那妖精悄語低聲，叫道：「妙人哥哥，這裏耍耍，真可散心釋悶。」唐僧與他攜手相挽，同入園內，擡頭觀看，但見那：

繁迴曲逕，紛紛盡點蒼苔；窈窕綺牕，處處暗籠繡箔。微風初動，輕飄飄展開蜀錦吳綾；細雨纔收，嬌滴滴露出冰肌玉質。日勺鮮杏，紅如仙子曬霓裳；月映芭蕉，青似太真搖羽扇。粉牆四面，萬株楊柳；黃鸝閑館周圍，滿院海棠飛粉蝶。

更看那凝香閣，青蛾閣，解醒閣，想思閣，層層捲映，朱簾上鉤控鰓。又見那養酸亭，披素亭，畫眉亭，四雨亭，個個崢嶸華扁，上字書鳥篆。看那浴鶴池，洗觴池，怡月池，濯纓池，青萍綠藻，輝金鱗；又有玉墨軒，異箱軒，適趣軒，慕雲軒，玉斗瓊卮，浮綠蟻。

池亭上下，有太湖石，紫英石，鸚落石，錦川石，青青栽着虎鬚蒲；軒閣東西，有木假山，翠屏山，嘯風山，玉芝山，處處叢生，鳳尾竹，茶蔭架，薔薇架，近着鞦韆架，渾如錦帳羅幃；松柏亭，辛夷亭，對着木香亭，相似碧城繡幃，芍藥欄，牡丹叢，朱朱紫紫，門樓華夜合，臺榭藜檻，歲年年生嫵媚，涓涓滴滴露紫含蕊，堪畫堪描，艷艷燒空紅拂桑，宜題宜賦，論景致，休誇閨苑蓬萊，較芳菲，不數姚黃魏紫。若到三春閉門草園中，只少玉瓊花。

長老攜着那怪，步賞花園，看不盡的奇葩異卉。行過了許多亭閣，真個是漸入佳境。忽擡頭，到了桃樹林邊，行者把師父頭上一招，那長老就知行者飛在桃樹枝兒上，搖身一變，變作個紅桃兒，其實紅得可愛。長老對妖精道：「娘子，你這苑內花香，枝頭果熟，苑內花香蜂競採，枝頭果熟鳥爭啣。怎麼這桃樹上果子青紅不一，何也？」妖精笑道：「天無陰陽，日月不明，地無陰陽，草木不生，人無陰陽，不分男女。這桃樹上果子向陽處，有日色相烘者先熟，故紅；背陰處無日者還生，故青，此陰陽之道也。」三藏道：「謝娘子指教，其實貧僧不知。」即向前伸手摘了個紅桃，妖精也去摘了一個青桃。三藏躬身將紅桃捧與妖怪道：「娘子，你愛色，請吃這個。」

紅桃，拿青的來我吃。」妖精真個換了，且暗喜道：「好和尚啊！果是個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却就有這般恩愛也。」

那妖精喜歡歡的，把唐僧親敬。這唐僧把青桃拿過來就吃。那妖精歡喜相陪，把紅桃張口便咬，啟朱唇，露銀牙，未曾下口，原來孫行者十分性急，穀轆一個跟頭，翻入他咽喉之下，徑到肚腹之中。妖精害怕，對三藏道：「長老啊！這個果子利害，怎麼不容咬破，就滾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開園的果子愛吃，所以去得快了。」妖精道：「未曾吐出核子，他就攏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意美情佳，喜吃之甚，所以不及吐核，就下去了。」行者在肚裏復了本相，叫聲：「師父，不要與他答嘴，老孫已得了手也！」三藏道：「徒弟方便着些。」妖精聽見道：「你那個說話哩？」三藏道：「和我徒弟孫悟空說話哩！」妖精道：「孫悟空在那裏？」三藏道：「在你肚內哩，却纔吃的那個紅桃子不是？」妖精慌了道：「罷了，罷了，罷了，這猴頭鑽在我肚內，我是死也！孫行者，你千方百計的鑽在我肚內怎的？」行者在裏邊恨道：「也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六葉連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臟都淘淨，弄得個梆子精！」妖精聽說，說得魂飛魄散，戰戰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長老啊！我只道風世前緣繫赤繩，魚水相和兩意濃。不料鴛鴦今拆散，何期鸞鳳又西東。藍橋水漲難成事，佛廟烟沉嘉會空。着意一場今又別，何年與你再相逢？」

行者在肚內聽見說時，只怕長老慈心，又被他哄了，便就輪拳跳脚，支架子，理四平，幾乎把個皮袋兒搗破了。那妖精忍不得疼痛，倒在塵埃，半晌家不敢言語。行者見不言語，想是死了，却把手略鬆一鬆。他又回過氣來，叫：「小的們在那裏？」原來那些小妖，自進園門來，各人知趣，都不在一處，各自去採花鬥草，任意隨心耍子，讓那妖精與唐僧兩個自在敘情兒。忽聽得叫，却纔都跑將來，又見妖精倒在地，形容改色，口裏哼唧

的，爬不動，連忙攙起，圍在一處道：「夫人，怎的不好？想是急心疼了。」妖精道：「不是！不是！你莫要問，我肚內已有了人也！快把這和尚送出去，留我性命！」那些小妖，真個都來扛擡。行者在肚內叫道：「那個敢擡？要便是你自家獻我師父出去，出到外邊，我饒你命！」那怪也沒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擡起來，把唐僧背在身上，往外就走。小妖跟隨道：「老夫人，往那裏去？」妖精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沒處下金鈎？」把這廝送出去，等我別尋一個頭兒罷！」好妖精，一縱雲光，直到洞口，又開得叮叮噹噹，兵刃亂響。三藏道：「徒弟，外面兵器響哩。」行者道：「是八戒搥鉢哩！你叫他一聲。」三藏便叫：「八戒！」八戒聽見道：「沙和尚，師父出來也！」二人掣開鎗杖，妖精把唐僧馱出。噫，正是：

心猿裏應降妖怪

土木同門接聖僧。

畢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心猿識得丹頭

婦女還歸本性

却說三藏着妖精，送出洞外，沙和尚近前問曰：「師父出來，師兄何在？」八戒道：「他有算計，必定貼換師父出來也。」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你師兄在他肚裏哩！」八戒笑道：「膽臟殺人在肚裏，做甚出來罷？」行者在裏邊叫道：「張開口，等我出來！」那怪真個把口張開，行者變得小小的，跏在咽喉之內，正欲出來，又恐他無理來咬，即將鐵棒取出，吹口仙氣，叫「變！」變作個棗核釘兒，攆住他的上腭子，把身一縱，跳出口外，

生報怨！行者道：「在那裏降了妖怪？那妖怪昨日與我戰時，使了一個遺鞋計，哄了你們走了，不知師父如何？我們快去看看！」三人急回來，果然沒了師父，連行李白馬，一並無踪。慌得個八戒兩頭亂跑，沙僧前後跟尋，孫大聖亦心焦性燥。正尋覓處，只見那路旁邊斜驪着半截兒韜繩。他一把拿起，止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叫道：「師父啊！我去時辭別人和馬，回來只見這些繩！」正是那「見鞍思俊馬，滴淚想親人」。八戒見他垂淚，嚇得仰天大笑。行者罵道：「你這個夯貨！又是要散火哩！」八戒又笑道：「哥啊！不是這話，師父一定又被妖精攝進洞去了。常言道：『事無三不成。』你進洞兩遭了，再進去一遭，管情救出師父來也。」行者揩了眼淚道：「也能，我還進去。你兩個沒了行李馬匹，耽心，却好生把守洞口。」好大聖，卽轉身跳入裏面，不施變化，就是本身法相，真個是：

古怪別腮，心內強，自小爲怪，神力壯。高低面賽馬鞍鞮，眼放金光如火亮。渾身毛硬似鋼針，虎皮裙繫明花響。上天撞散萬雲飛，下海混起千層浪。當天倚力打天王，攆退十萬八千將。官封大聖美猴精，手中攬使金箍棒。今日西方任顯能，復來洞內扶三藏。

你看他停住雲光，竟到了妖精宅外，見那門樓門關了，不分好歹，輪鐵棒一下拽開，闖將進去。那裏邊靜悄悄，全無人跡。東廊下不見唐僧，亭子上桌椅，與各處家伙，一件也無。原來他的洞內週圍有三百餘里，妖精巢穴甚多。前番攝唐僧在此，被行者尋着；今番攝了，又怕行者來尋，當時搬了，不知去向。惱得這行者跌腳搥胸，放聲高叫道：「師父啊！你是個晦氣轉成的唐三藏，災殃鑄就的取經僧！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如何不在？却教老孫那裏尋找也！」正是：吹喝燥燥之間，忽聞得一陣香風撲鼻。他回了性道：「這香煙是從後面飄出，想是在後頭哩。」拽開步，提着鐵棒，走將進去看時，也不見動靜，只見有三間倒坐兒，近後壁，却鋪一張龍吞口。

雕漆供桌，桌上有一個大流金香爐，爐內有香煙馥郁。那上面供養者一個大金字牌，牌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位」。略次些兒，寫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位」。行者見了，滿心歡喜，也不去搜妖怪，找唐僧，把鐵棒捻作個繡花針兒，插在耳朵裏，輪開手，把那牌子並香爐拿將起來，返雲光，竟出門去，至洞口，唏唏哈哈，笑聲不絕。

八戒沙僧聽見，掣放洞口，迎着行者道：「哥哥這等歡喜，想是救出師父也？」行者笑道：「不消我們救，只問這牌子要人。」八戒道：「哥啊，這牌子不是妖精，又不會說話，怎麼問他要人？」行者放在地下道：「你們看。」沙僧近前看時，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位。沙僧道：「此意何也？」行者道：「這是那妖精家供養的，我闖入他住居之所，見人跡俱無，惟有此牌，想是李天王之女，三太子之妹，思凡下界，假扮妖邪，將我師父攝去，不問他要人，却問誰要你兩個？且在此把守，等老孫執此牌位，竟上天堂，玉帝前告個御狀，教天王爺兒們還我師父。」八戒道：「哥啊，常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須是理順，方可爲之。况御狀又豈是可輕易告的？你且與我說，怎的告他？」行者笑道：「我有道理。我把這牌位，香爐，做個證見，另外再備紙狀兒。」八戒道：「狀兒上怎麼寫？」行者道：

「告狀人孫悟空，年甲在牒，係東土唐朝西天取經唐僧三藏徒弟。告爲假妖攝陷人口事。今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太子，閨門不謹，走出親女，在下方陷空山，無底洞變化妖邪，迷害人命無數。今將吾師攝陷曲遂之所，渺無尋處。若不狀告，切思伊父子不仁，故縱女氏成精害衆，伏乞憐准，行拘至案，收邪救師，明正其罪，突爲恩使，有此上告。」

八戒沙僧聞其言，十分歡喜道：「哥啊！告的有理，必得上風。切須早來，稍遲恐妖精傷了師父性情。」行者道：「我快！我快！我快！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好大聖，執着這牌位，香爐，將身一縱，駕祥雲，直至南天門外。時有

把天門的大力天王與護國天王見了行者，一個個都控背躬身，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直至通明殿下，有張葛許邱四大天師，迎面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紙狀兒，要告兩個人哩。」天師吃驚道：「這個賴皮，不知要告那個？」無奈將他引入靈霄殿下啟奏。蒙旨宣進，行者將牌位香爐放下，朝上禮畢，將狀子呈上。萬仙翁接了，鋪在御案。玉帝從頭看了，見這等這等，即將原狀批作聖旨，宣西方長庚太白金星領旨到雲樓宮，宣托塔李天王見駕。行者上前奏道：「望天主好生懲治，不然，又別生事端。」玉帝又吩咐：「原告也去。」行者道：「老孫也去？」四天師道：「萬歲已出了旨意，你可回金星去來。」

行者真個隨着金星，縱雲頭，早至雲樓宮。原來是天王住宅，號雲樓宮。金星見宮門首有個童子侍立，那童子認得金星，卽入內報道：「太白金星老爺來了。」天王遂出迎迓，又見金星捧着旨意，卽命焚香。及轉身，又見行者跟入，天王卽又作怒。你道他作怒爲何？當年行者大鬧天宮時，玉帝曾封天王爲降魔大元帥，封哪吒太子爲三壇海會之神，帥領天兵，收降行者，屢戰不能取勝，還是五百年前敗陣的讎氣，有些惱他，故此作怒。他且忍不住道：「老長庚，你豈得是甚麼旨意？」金星道：「孫大聖告你的狀子。」那天王本是煩惱，只聽見說個「告」字，一發雷霆大怒道：「他告我怎的？」金星道：「告你假妖攝陷人口事，你焚了香，請自家開讀。」

天王遂接了旨意，設了香案，望空謝恩。拜畢，展開旨意看了，原來是這般這般，如此如此，狠得他手撲着香案道：「這個猴頭，他也錯告我了。」金星道：「且息怒。現有牌位，香爐，在御前作證，說是你親的哩。」天王道：「我止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小兒名金吒，侍奉如來，做前部護法；二小兒名木吒，在南海隨觀世音做徒弟；三小兒名哪吒，在我身邊，早晚隨朝護駕。一女年方七歲，名貞英，人事尙未省得，如何會做妖精不信，抱出

來你看。這猴頭着實無禮！且莫說我是天上元勳，封受先斬後奏之職；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誣告。律云：「誣告加三等。」叫手下：「將縛妖索，把這猴頭捆了！」那庭下擺列着巨靈神、魚肚將、藥義雄帥，一擁上前，把行者捆了。金星道：「李天王莫闖禍啊！我在御前同他領旨，來宣你的人。你那索兒頗重，一時細壞他，閣氣。」天王道：「金星啊！似他這等詐偽告擾，怎該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這個猴頭，然後與你見駕回旨。」金星見他取刀，心驚膽戰，對行者道：「你幹事差了！御狀可是輕易告的？你也不訪的，實似這般亂弄，傷其性命，怎生是好？」行者全然不懼，笑吟吟的道：「老官兒放心，一些沒事。老孫的買賣，原是這等做，一定先輸後贏。」

說不了，天王輪過刀來，望行者劈頭就砍。早有那三太子趕上前，將軟腰劍架住，叫道：「父王息怒。」天王大驚失色，噫！父見子以劍架刀，就當喝退，怎麼返大驚失色？原來天王生此子時，他左手掌上有個「哪」字，右手掌上有個「吒」字，故名哪吒。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踏倒水晶宮，捉住蛟龍，要抽筋爲繖子。天王知道，恐生後患，欲殺子。哪吒奮怒，將刀在手，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一點靈魂，竟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佛正與衆菩薩講經，只聞得幢幡寶蓋，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將碧藕爲骨，荷葉爲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運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後來要殺天王，報那剔骨之讎。天王無奈，告求我佛如來。如來以和爲尚，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那塔上層層有佛，豔豔光明。喚哪吒以佛爲父，解釋了冤讎，所以稱爲托塔李天王者，此也。今日因困在家，未曾托着那塔，恐哪吒有報讎之意，故下個大驚失色。却卽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黃金寶塔，托在手間，問哪吒道：「孩兒，你以劍架住我刀，有何話說？」

那吒棄劍叩頭道：「父王是有女兒在下界哩！」天王道：「孩兒，我只生了你姊妹四個，那裏又有女兒哩？」
 「哪吒道：『父王忘了那女兒原是個妖精。三百年前成怪，在靈山偷食了如來的香花寶燭，如來差我父子天兵，將他拿住。拿住時，只該打死。如來吩咐道：『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喂鹿望長生。』當時饒了他性命。積此恩念，拜父王爲父，拜孩兒爲兄，在下方供設牌位，侍奉香火，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却被孫行者搜尋到巢穴之間，將牌位拿來，就做名告了御狀。此是結拜之恩女，非我同胞之親妹也。』」

天王聞言，悚然驚訝道：「孩兒，我實忘了。他叫做甚麼名字？」太子道：「他有三個名字：他的本身出處，喚做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偷香花寶燭，改名喚做半截觀音；如今饒他下界，又改了，喚做地湧夫人是也。」天王却纔有悟，放下寶塔，便親手來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來道：「那個敢解我，我要連繩兒擡去見駕，老孫的官事纔贏。」慌得天王手軟，太子無言，衆家將委委而退。那大聖打滾撒賴，只要天王去見駕。天王無計可施，哀求金星說個方便。金星道：「古人云：『萬事從寬。』你幹事忒緊了些兒，就把他網住，又要殺他。這猴子是個有名的懶皮，你如今教我怎的處？若論你令郎講起來，雖是恩女，不是親女，却也晚親義重，不拘怎生折辯，你也有個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說個方便，就沒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們，却只是無情可說。」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說說，他也能了。」

真個金星上前，將手摸着行者道：「大聖看我薄面，解了繩，好去見駕。」行者道：「老官兒，不用解。我會滾法，一路滾就滾到也。」金星笑道：「你這猿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義兒到你，我這些些事兒，就不依我。」行者道：「你與我有甚恩義？」金星道：「你當年在花果山爲怪，伏虎降龍，強消死籍，聚羣妖，大肆猖狂，上天要擒你，也是老身力奏降旨招安，把你宣上天堂，封你做弼馬溫，你吃了玉帝仙酒，後又招安，也是老身

力奏封你做齊天大聖。你又不守本分，偷桃盜酒，竊老君之丹。如此，如此，纔得個無滅無生。若不是我，你如何得到今日？」行者道：「古人說得好：『死了莫與老頭兒同墓。』乾淨會揭挑人，我也只是做弼馬溫，鬧天宮罷了，再無甚大事，也能，也能，看你老人家面皮，還教他自己來解。」

天王纔敢向前，解了縛，請行者着衣上坐，一一上前施禮。行者朝了金星道：「老官兒，何如？我說先輸後贏，買賣兒原是這等做。快催他去見駕，莫誤了我的師父。」金星道：「莫忙，弄了這一會，也吃鍾茶兒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賣放犯人，輕慢聖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茶吃，連我也懶將起來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那裏敢去，怕他沒的說，做的，放起刁來，口裏胡說亂道，怎生與他折辯？沒奈何，又央金星教說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依我？」行者道：「繩網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還有甚話？你說你說說得好，就依你，說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事十日打，你告了御狀，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天王說不是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辯，反復不已，我說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這一年之間，那妖精把你師父，陷在洞中，莫說成親，若有個喜花下兒子，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却不誤了大事？」行者低頭想道：「是啊！我離八戒沙僧，只說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今已弄了這半會，却不遲了？老官兒，既依你說，這旨意如何回繳？」金星道：「教李天王點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麼樣回？」金星道：「我只說原告脫逃，被告免捉。」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情罷了，你倒說我脫逃，教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我即和你回旨繳狀去。」天王害怕道：「他這一去，若有言語，是臣背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孫當甚麼樣人？我也是個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又有污言頂你？」天王即謝了行者，行者與金星回旨。

天王點起本部天兵，竟出南天門外。金星與行者回見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設天

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點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行者即返雲光，到南天門外，見天王、太子、佈列天兵等候。噫！那些神將，風滾滾，霧騰騰，接住大聖一齊墜下雲頭，早到了陷空山上。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只見天兵與行者來了，獸子迎着天王施禮道：「累及累及！」天王道：「天蓬元帥，你却不知。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致令妖精無理，困了你師父，來遲莫怪。這個山就是陷空山了，但不知他的洞門還向那邊開？」行者道：「我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只是這個洞，叫做無底洞，周圍有二三百里，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我師父在那兩滴水的門樓裏，今番靜悄悄，鬼影也沒個，不知又搬在何處去也？」天王道：「一怪他設盡千般計，難脫天羅地網中。」到洞門前再作道理。大家就行。

嘍約有十餘里，就到了那大石邊。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門兒道：「兀的便是也。」天王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誰敢當先？」行者道：「我當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我當先。」那獸子便莽撞起來，高聲叫道：「當頭還要我老豬！」天王道：「不須囉噪，但依我分擺。孫大聖和太子同領着兵將下去，我們三人在口上把守，做個裏應外合。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纔顯些些手段。」衆人都答應了一聲：「是。」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領了兵將，望洞裏只是一溜。擡頭一望，果然好個洞啊！

依舊雙輪日月，照般一望山川。珠淵金井，暖發烟，更有許多堪羨。疊疊朱樓畫閣，巖巖赤壁青山。三春楊柳，九秋蓮兀的洞天罕見。

頃刻間，停住了雲光，竟到那妖精舊宅，挨門兒搜尋，叭叭喝喝，一重又一重，一處又一處，把那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那見個妖精，那見個三藏，都只說：「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這洞，遠遠去哩！」那曉得他在那東南黑角落上，望下去另有個小洞，洞裏一重小小門，一間矮矮屋，盆栽了幾種花，簷傍着數竿竹，黑氣氤氳，暗香

馥馥。老怪攝了三藏，搬在這裏，逼住成親，只說行者再也找不着，誰知他命合該休。那些小怪，在裏面，一個個嘖嘖嘈嘈，挨挨簇簇，中間有個大膽些的，伸起頸來，望洞外略看一看。一頭撞着個天兵，一聲嚷道：「在這裏。」

那行者惱起性來，捻着金箍棒，一下闖將進去，那裏邊窄小，窩着一窟妖精。三太子縱起天兵，一齊擁上，一個個那裏去躲？行者尋着唐僧和那白馬，和那行李。那老怪尋思無路，看着哪吒太子，只是戰戰兢兢。太子道：「這是玉旨來拿你，不當小可。我父子只爲受了你炷香險些兒，和尙拗木頭，做出了寺。」嗚聲天兵，取下縛妖索，把那些妖精都捆了。老怪也少不得吃場苦楚，返雲光，一齊出洞，行者口裏嘻嘻嘎嘎。天王掣開洞口，迎行者道：「今番却見你師父也。」行者道：「多謝了！多謝了！」你引三藏拜謝天王，次及太子。沙僧八戒，只是要碎剮那老精。天王道：「他是奉玉旨拿的，輕易不得。我們還要去回旨哩。」一邊天王同三太子領着天兵將，押住妖精，去奏天曹，聽候發落。一邊行者擁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八戒攏馬，請唐僧騎馬，齊上大路。這正是：

割斷絲羅離苦海，

打開玉鎖出樊籠。

畢竟不知前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圓大覺

法王成正體天然

唐三藏固住元陽，出離了烟花苦套，隨行者投西而進，不覺夏時。正值那薰風初動，梅雨絲絲，好光景。

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沼面，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蒲插劍，榴火壯行圖。師徒四衆，兢兢受熱，正行處，忽見那路旁有兩行高柳，柳陰中走出一個老母，右手下攙着一個小孩兒，對唐僧高叫道：「和尚，不要走了，快早兒撥馬東回，進西去都是死路。」說得個三藏跳下馬來，打個問訊道：「老菩薩，古人云：『海闊從魚躍，天高任鳥飛。』怎麼西進便沒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那裏去有五六里遠近，乃是滅法國。那國王前生，那世裏結下冤讎，今世裏無端造罪。二年前許下一個羅天大願，要殺一萬個和尚。這兩年陸陸續續，殺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只要等四個有名的和尚，湊成一萬，好做圓滿哩。你們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薩。」三藏聞言，心中害怕，戰兢兢的道：「老菩薩，深感盛情，感謝不盡。但請問可有不進城的方便路兒，我貧僧轉過去罷？」那老母笑道：「轉不過去，轉不過去。只除是會飛的，就過去了。」八戒在旁邊賈嘴道：「媽媽兒莫說黑話，我們都是會飛的。」行者火眼金睛，其實認得好歹，那老母攜着孩兒，原是觀音菩薩與善財童子。慌得倒身下拜，叫道：「菩薩，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薩一朵彩雲，輕輕駕起，嚇得個唐長老立身無地，只情跪着磕頭。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禮拜。一時間，祥雲渺渺，竟回南海而去。

行者起來，扶着師父道：「請起來，菩薩已回寶山也。」三藏起來道：「悟空，你既認得是菩薩，何不早說？」行者笑道：「你還問話不了，我即下拜，怎麼還是不早哩？」八戒沙僧對行者道：「感蒙菩薩指示，前邊必是滅法國，要殺和尚，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獸子休怕，我們會遭着那毒魔狠怪，虎穴龍潭，更不會傷損，此間乃是一國凡人，有何懼哉？只奈這裏不是住處。天色將晚，且有鄉村人家上城買賣回來的，看見我們是和

尙，嚷出名去，不當穩便。且引師父找下大路，尋個僻靜處，却好商議。『真個三藏依言，一行都閃下路來，到一個坑坎之下坐定。行者道：『兄弟，你兩個好生保守師父，待老孫變化了，去那城中看看，尋一條僻路，連夜去也。』三藏叮囑道：『徒弟啊！莫當小可。王法不容，你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老孫自有道理。』好大聖話畢，將身一縱，忽哨的跳在空中。怪哉！上面無繩扯，下頭沒棍撐，一般同父母，他便骨頭。竚立在雲端裏，往下觀看，只見那城中喜氣沖融，祥光蕩漾。行者道：『好個去處，爲何滅法？』看一會，漸漸天昏，又見那：

十字街，燈光燦爛；九重殿，香藹鐘鳴。七點皎星照碧漢，八方客旅卸行踪。六軍營，隱隱的畫角纔吹；五鼓樓，點點的銅壺初滴。四邊宿霧昏昏，三市寒烟藹藹。兩兩夫妻歸繡幃，一輪明月上東方。

他想着：『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徑，這般個嘴臉，撞見人，必定說是和尙；等我變一變了。』捻着訣，念動真言，搖身一變，變做個撲燭蛾兒。

形細翼，碗輕巧，滅燈撲燭投明。本來面目化生，腐草中間靈應。每愛炎光觸燄，忙忙飛繞無停。紫衣香翅，趕流螢，最喜夜深風靜。

但見他翩翩翻翻，飛向三街六市，傍房簷，近屋角，正行時，忽見那隅頭拐角上一灣子人家，人家門首掛着個燈籠兒。他道：『這人家過元宵哩，怎麼挨排兒都點燈籠？』他硬硬翅，飛近前來，仔細觀看，正當中一家子方燈籠上寫着「安歇往來商賈」六字，下面又寫着「王小二店」四字。行者纔知是開飯店的，又伸頭，打一看，看見有八九個人，都吃了晚飯，寬了衣服，卸了頭巾，洗了手脚，各各上牀睡了。行者暗喜道：『師父過得去了。』你道他怎麼就知過得去？他要起個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着，要偷他的衣服頭巾，裝做俗人進去。噫！有這般不遂意的事，正思付處，只見那小二走向前，吩咐：『列位官人仔細些。我這裏君子小人不問各

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你想那在外做買賣的人，那一樣不仔細？又聽得店家吩咐，越發謹慎。他都起來道：「主人家說得有理。我們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着，急忙不醒，一時失所，奈何？你將這衣服頭巾搭聯，都收進去，待天將明交付與我們起身。」那王小二真個把些衣物之類，盡情都搬進他屋裏去了。行者性急，展開翅，就飛入裏面，丁在一個頭巾架上。又見王小二去門首摘了燈籠，放下吊搭，關了門牕，却纔進房，脫衣睡下。那王小二有個婆子，帶了兩個孩子，哇哇啼喚，急忙不睡。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補補納納，也不見睡。行者暗想道：「若等這婆子睡下了手，却不誤了師父。」又恐更深，城門閉了，他就忍不住飛下去，望燈上一撲。真是「捨身投火燄，焦額探殘生。」那盞燈早已息了。他又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鼠，噉噉哇哇的叫了兩聲，跳下來，拿着衣服頭巾往外就走。那婆子慌慌張張的道：「老鼠子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

行者聞言，又弄手段，攔着門，厲聲高叫道：「王小二莫聽你婆子胡說，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我乃齊天大聖臨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經。你這國王無道，特來借此衣冠，裝扮我師父。一時過了城去，就便送還。」那王小二聽言，一轆轤爬起來，黑天摸地，又是着忙的人，撈着褲子當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那大聖作個攝法，早已駕雲出去，復翻身竟至路下坑坎邊。三藏見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見是行者來至近前，卽開口叫道：「徒弟，可過得滅法國麼？」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師父，要過滅法國，和尚做不成。」八戒道：「哥，你勸措那個哩？不做和尚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頭，就長出毛來也。」行者道：「那裏等得半年？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那馱子慌了道：「但你說話，通不察理。我們如今都是和尚，眼下要做俗人，却怎麼戴得頭巾？就是邊兒勒住，也沒收頂繩處。」三藏喝道：「不要打花，且幹正事。端的何如？」行者道：「師父，他這城中，我已看了。雖是國王無道殺僧，却倒是個真天子，城上有祥光喜氣。城中的街市，我也認得。這裏的鄉

談，我也省得會說。却纔在飯店內，借了這幾件衣服，頭巾，我們且扮作俗人，進城去借了宿。至五更天就起來，教店家安排了齋吃，捱到五更時候，換城門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撞見扯住，也好折辨，只說是上邦欽差的滅法王，不敢阻滯，放我們來的。」沙僧道：「師兄處的最當，且依他行。」

真個長老無奈，脫了褊衫，去了僧帽，穿了俗人的衣服，戴了頭巾，沙僧也換了。八戒的頭大，戴不得巾兒，被行者取了些針線，把頭巾扯開兩頂，縫做一頂，與他搭在頭上。揀件寬大的衣服，與他穿了，然後自家也換上一套道：「列位，這一去，把「師父徒弟」四個字兒，且收起。」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稱呼？」行者道：「都作做弟兄，師父叫做唐大官兒，你叫做豬三官兒，沙僧叫做沙四官兒，我叫做孫二官兒。但到店中，你們切休言語，只讓我一個開口答話。等他問甚麼買賣，只說是販馬的客人。把這白馬做個樣子，說我們是十弟兄，我四個先來賃店房賣馬，那店家必然款待我們。我們受用了，臨行時，等我拾塊瓦查兒，變塊銀子謝他，却就走路。」長老無奈，只得曲從。四衆忙忙的牽馬挑擔，跑過那邊。

此處是個太平境界，入更時分，尙未關門，徑直進去，行到王小二店門首，只聽得裏邊叫哩有的說：「我不見了頭巾！」有的說：「我不見了衣服！」行者只推不知，引着他們，往斜對門一家安歇。那家子還未收燈籠，卽近門叫道：「店家，可有開房兒，我們安歇。」那裏邊有個婦人答應道：「有，有，有，請官人們上樓。」說不了，就有一個漢子來牽馬，行者把馬兒遞與牽進去。他引着師父，從燈影兒後面，徑上樓門。那樓上有方便的桌椅，推開牕格，映月光，齊齊坐下，只見有人點上燈來。行者攔門，一口吹息道：「這般月亮不用燈。」那人纔下去，又一個丫頭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樓下又走上一個婦人來，約有五十七八歲的模樣，一直上樓，站着旁邊，問道：「列位客官，那裏來的有甚寶貨？」行者道：「我們是北方來的，有幾匹驢馬販賣。」那婦人道：「販

馬的客人尙還小。」行者道：「這一位是唐大官，這一位是豬三官，這一位是沙四官，我學生是孫二官。」婦人笑道：「異姓。」行者道：「正是異姓同居。我們共有十個弟兄，我一個先來賃店房打火，還有六個在城外借歇，領着一羣馬，因天晚不好進城，待我們賃了房子，明早都進來了，等我賣了馬纔回。」

那婦人道：「一羣有多少馬？」行者道：「大小有百十四兒，都像我這個馬的身子，却只是毛片不一。」婦人笑道：「孫二官人，誠然是個客綱客紀。早是來到舍下，第二個人家也不敢留你。我舍下院落寬闊，槽檣齊備，草料又有，憑你幾百匹馬，都養得下。却一件我舍下在此開店多年，也有個賤名。先夫姓趙，不幸去世久矣。我喚做趙寡婦店，我店裏三樣兒待客。如今「先小人，後君子」，先把房錢講定，後好算帳。」行者道：「說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樣待客常言道：「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般看。」你怎麼說三樣待客？你可試說說我聽。」趙寡婦道：「我這裏是上，中，下三樣。上樣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獅仙斗糖桌面，二位一張，請小娘兒來陪唱陪歇。每位該銀五錢，連房錢在內。」行者笑道：「相應啊！我那裏五錢銀子，還不穀請小娘兒哩！」中樣的，合盤桌兒，只是水菓熱酒，篩來憑自家猜枚行令，不用小娘兒，每位只該二錢銀子。」行者道：「一發相應！下樣兒怎麼？」婦人道：「不敢在尊客面前說。」行者道：「也說說無妨，我們好揀相應的幹。」婦人道：「下樣者，沒人伏侍，鍋裏有方便的飯，憑他怎麼吃，吃飽了，拿個草兒，打個地鋪，方便處睡覺。天光時，憑賜幾文飯錢，決不爭競。」

八戒聽說道：「造化，造化！老豬買賣到了！等我看看鍋底，吃飽了飯，竈門前睡他娘！」行者道：「兄弟，說那裏話？我在江湖上，那裏不賺幾兩銀子，把上樣的安排將來。」那婦人滿心歡喜，即叫：「看好茶來，厨下快整治東西。」遂下樓去忙叫：「宰雞宰鶩，煮醃下飯。」又叫：「殺豬殺羊，今日用不了，明日也可用。看好酒，拿

白米做飯，白麵捍餅。三藏在樓上聽見道：「孫二官，怎好他去宰雞鶩，殺豬羊，倘送將來，我們都是長齋，那個敢吃？」行者道：「我有主張。」去那樓門邊跌跌脚道：「趙媽媽，你上來。」那媽媽上來道：「二官人有甚吩咐？」行者道：「今日且莫殺生，我們今日齋戒。」寡婦驚訝道：「官人們是長齋，是月齋？」行者道：「俱不是，我們喚做『庚申齋』。今朝乃是庚申日當齋，只過三更後，就是辛酉，便開齋了。你明日殺生罷。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來，定照上樣價錢奉上。」那婦人越發歡喜，跑下去教：「莫宰雞，宰取些木耳、閩筍、豆腐、麵筋、園裏拔些青菜做粉湯，發麵蒸饅子，再煮白米飯，燒香茶。」唬那些當廚的庖丁，都是每日家做慣的手段，霎時間就安排停當，擺在樓上。又有現成的獅仙糖果，四衆任情受用。又問：「可吃素酒？」行者道：「止唐大官不用，我們也吃幾杯。」

寡婦又取了一壺暖酒。他三個方纔斟上，忽聽得乒乓板響。行者道：「媽媽，底下倒下甚麼家伙了？」寡婦道：「不是，是我小莊上幾個客子送租米來，曉了教他在底下睡，因客官到，沒人使用，教他們擡轎子去院中請小娘兒陪你們，想是轎杠撞得樓板響。」行者道：「早是說哩，快不要去請。一則齋戒日期，二則兄弟們未到。索性明日進來，一家請個表子，在府上耍耍，待賣了馬起身。」寡婦道：「好人！好人！又不失了和氣，又養了精神。」教：「擡進轎子，不要去請。」四衆吃了酒飯，收了家伙，都散訖。三藏在行者耳根邊悄悄的道：「那裏睡？」行者道：「就在樓上睡。」三藏道：「不穩使，我們都辛辛苦苦的，倘或睡着，這家子一時再有人來收拾，見我們或澆了帽子，露出光頭，認得是和尙，嚷將起來，却怎麼好？」行者道：「是啊！」又去樓前跌跌脚。寡婦又上來道：「孫官人又有甚吩咐？」行者道：「我們在那裏睡？」婦人道：「樓上好睡，又沒蚊子，又是南風大開着窗子，忒好睡覺。」行者道：「睡不得。我這豬三官兒有些寒濕氣，沙四官兒有些漏肩風。唐大哥只要在

黑處睡，我也有些兒羞明，此間不是睡處。」

那媽媽走下，倚着櫃欄歎氣。他有個女兒，抱着個孩子，近前道：「母親，常言道：『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如今炎天，雖沒甚買賣，到交秋時，還做不了的生意哩！你嗟歎怎麼？」婦人道：「兒啊！不是愁沒買賣，今日晚間，已是將收鋪子，人更時分，有這四個馬販子來賃店房，他要上樣管待，實指望賺他幾錢銀子，他却吃齋，又賺不得他錢，故此嗟歎。」那女兒道：「他既吃了飯，不好往別人家去。明日還好安排葷酒，如何賺不得他錢？」婦人又道：「他都有病，怕風，羞亮都要在黑處睡。你想家中都是些單浪瓦的房子，那裏去尋黑暗處？不若捨一頓飯，與他吃了，教他往別家去罷。」女兒道：「母親，我家有個黑處，又無風色，甚好，甚好。」婦人道：「是那裏？」女兒道：「父親在日曾做了一張大櫃，那櫃有四尺寬，七尺長，三尺高，下裏面可睡六七個人，教他們往櫃裏睡去罷。」

婦人道：「不知可好？等我問他一聲。」孫官人，舍下蝸居，更無黑處，止有一張大櫃，不透風，又不透亮，往櫃裏睡去，如何？」行者道：「好好好！」即着幾個客子把櫃擡出，打開蓋兒，請他們下樓。行者引着師父，沙僧拿燈，順燈影後，竟到櫃邊，八戒不管好歹，就先跳進櫃去。沙僧把行李遞入，攙着唐僧進去，沙僧也到裏邊。行者道：「我的馬在那裏？」旁有伏侍的道：「馬在後屋，拴着吃草料哩。」行者道：「牽來，把槽擡來，緊挨着櫃兒拴住。」方纔進去，叫：「趙媽媽，蓋上蓋兒，插上鎖釘，鎖上鎖子，還替我們看看那裏透亮，使些紙兒糊糊，明日早些兒來開。」寡婦道：「忒小心了！」遂此各各關門去睡不題。

却說他四個到了櫃裏，可憐啊！一則乍戴個頭巾，二來天氣炎熱，又悶住了氣，略不透風。他都摘了頭巾，脫了衣服，又沒把扇子，只將僧帽撲撲搦搦。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直到二更時分，却都睡着。惟行者有心鬧禍，偏

他睡不着，伸過手，將八戒腿上一捻。那猓子縮了脚，口裏啞啞的道：「睡了罷！辛辛苦苦的，有甚麼心腸，還捻手捻脚的裏子？」行者搗鬼道：「我們原來的本錢是五千兩，前者馬賣了三千兩，如今兩搭聯裏現有四千兩，這一羣馬還賣他三千兩，也有一本一利，穀了穀了！」八戒要睡的人，那裏答對？

豈知他這店裏走堂的挑水的，燒火的，素與強盜一夥。聽見行者說有許多銀子，他就着幾個溜出去，夥了二十個多賊，明火執杖的來打劫馬販子，沖開門進來，謊得那趙寡婦娘女們戰戰兢兢的關了房門，儘他外邊收拾。原來那賊不要店中家伙，只尋客人。到樓上不見形跡，打着火把，四下照看，只見天井中一張大櫃，櫃腳上拴一匹白馬，櫃蓋緊鎖，掀翻不動。衆賊便道：「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看這櫃勢重，必是行囊財帛，鎖在裏面。我們偷了馬，擡櫃出城，打開分用，却不是好？」

那些賊果找起繩扛把櫃擡着就走，幌阿幌的。八戒醒了道：「哥哥，睡罷，搖甚麼？」行者道：「莫言語！沒人搖。」三藏與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擡着我們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擡擡到西天，也省得走路。」那賊得了手，不往西去，倒擡向城中，殺守門的軍，打開城門出去。當時就驚動六街三市，各鋪上火甲人，夫都報與巡城總兵，東城兵馬司。那總兵兵馬，即點人馬弓兵，出城趕賊。那賊見官軍勢大，不敢抵敵，放下大櫃，丟了白馬，各自逃生。衆官軍不曾拿得半個強盜，只是奪下櫃，捉住馬，得勝而回。總兵在燈光下，見那馬，好馬：

鬃分銀線，尾輝玉條。說甚麼八駿龍駒，賽過了驢驢款段。千金市骨，萬里追風。登山每與青雲合，嘯月潭如白雪勻。真是蛟龍離海島，人間喜有玉麒麟。

總兵官把自家馬兒不騎，就騎上這個白馬，帥軍兵進城，把櫃子擡到總府，同兵馬寫個封皮封了，令人巡

守到天明啟奏，請旨定奪不題。

却說唐長老在櫃裏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害殺我也！若在外邊，被人拿住，送與滅法國王，還好折辨；如今鎖在櫃裏，被賊劫去，又被官軍奪來，明日見了國王，現現成成的開刀請殺，却不湊了他一萬之數。」行者道：「外面有人，打開櫃，拿出來，不是細着，便是吊着，且忍耐些兒，免了網吊，明日見那昏君，老孫自有對答，管你一毫兒也不傷，且放心睡。」挨到三更時分，行者弄個手段，順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三尖頭的鑽兒，挨櫃脚兩三鑽，鑽了一個眼子；收了鑽，搖身一變，變做個螻蛄兒，爬將出去，現原身，踏起雲頭，竟入皇宮門外。那國王正在睡濃之際，他使個大分身，普會神法，將兩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瞌睡蟲，念一聲「唵」字真言，教當坊土地，領衆佈散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大小官員宅內，但有品職者，都與他一個瞌睡蟲，人人穩睡。又將金箍棒取在手中，拈一拈，幌一幌，叫聲「寶貝變」，即變做了百口剃頭刀兒。他拿一把，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裏剃頭。咦，這纔是：

法王滅法法無窮，法貫乾坤大道通。萬法原因歸一體，三乘妙相本來同。鑽開玉櫃明消息，佈散金毫破蔽蒙。管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滅去來空。

這半夜剃削成功，念動咒語，喝退土地神祇，將身一抖，兩臂上毫毛歸伏，將剃頭刀總捻成真，依然認了本性，還是一條金箍棒，收來些小之形，藏於耳內，復翻身還做螻蛄，鑽入櫃內，現了本相，與唐僧守困不題。

却說那皇宮內院，宮娥彩女，天不亮起來梳洗，一個個都沒了頭髮；穿宮的大小太監，也都沒了頭髮。一擁齊來，到於寢宮外，奏樂驚寢，個個噙淚，不敢傳言。少時，那三宮皇后醒來，也沒了頭髮，忙移燈到龍牀下看處，錦被窩中睡着一個和尚皇帝，忍不住言語出來，驚醒國王。那國王急睜睛，見皇后的頭光，他連忙爬起來道：

「梓童，你如何這等？」皇后道：「主公亦如此也。」那皇帝摸摸頭，謊得三屍呻咋，七魄飛空，道：「朕當怎的來耶？」正慌忙處，只見那六院嬪妃，宮娥彩女，大小太監，都光着頭，跪下道：「主公，我們做了和尚耶？」國王見了，眼中流淚道：「想是寡人殺死和尚，」即傳旨吩咐：「汝等不得說出落髮之事，恐文武羣臣，褒貶國家不正，且都上殿設朝。」却說那五府六部，合衙門大小官員，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闕。原來這半夜一個個也沒了頭髮，各人都寫表啟奏此事，只聽那：

靜鞭三響朝皇帝，

表奏當今剃髮因。

畢竟不知那總兵官，奪下櫃裏賊贓如何，與唐僧四衆的白馬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王計吞禪

話說那國王早朝，文武多官俱執執事章啟奏道：「主公，望赦臣等失儀之罪。」國王道：「衆卿禮貌如常，有何失儀？」衆卿道：「主公啊！不知何故，臣等一夜把頭髮都沒了。」國王執了這沒頭髮之表，下龍牀對羣臣道：「果然不知何故。朕宮中大小人等，一夜也盡沒了頭髮。」君臣們都各汪汪滴淚道：「從此後，再不敢殺戮和尚也。」王復上龍位，官各立本班，王又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捲簾散朝。」只見那武班中閃出巡城總兵官，文班中走出東城兵馬使，當階叩頭道：「臣蒙聖旨巡城，夜來獲得賊贓一櫃，白馬一匹。微臣不敢擅專，請旨定奪。」國王大喜道：「連櫃取來。」二臣即退至本衙點起齊整軍士，將櫃擡出。

三藏在內，魂不附體道：「徒弟們，這一到國王前，如何理說？」行者笑道：「莫嘆！我已打點停當了。開櫃時，他就拜我們爲師哩！只教八戒不要爭競長短。」八戒道：「但只免殺，就是無量之福，還敢爭競哩！」說不了，擡至朝外，入五鳳樓，放在丹墀之下。二臣請國王開看，國王卽命打開，方揭了蓋，豬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謊得那多官膽戰，口不能言。又見孫行者擡出唐僧，沙和尚搬出行李。八戒見總兵官牽着馬，走上前，咄的一聲道：「馬是我的，拿過來！」嚇得那官兒翻筋斗，跌倒在地，四衆俱立在階中。

那國王看見是四個和尚，忙下龍牀，宣召三宮妃后，下金鑾寶殿，同羣臣拜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是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經的。」國王道：「老師遠來，爲何在這櫃裏安歇？」三藏道：「貧僧知陛下有願心殺和尚，不敢明投上國，扮俗人，夜至寶方飯店裏借宿。因怕人識破原身，故此在櫃中安歇。不幸被賊偷出，被總兵捉獲擡來。今得見陛下龍顏，所謂撥雲見日。望陛下赦放貧僧，海深恩便也。」國王道：「老師是天朝上國高僧，朕失迎迓，朕常年有願殺僧者，曾因僧謗了朕，朕許大願，要殺一萬和尚，做個圓滿。不期今夜飯依，教朕等爲僧。如今君臣后妃，髮都無了，望老師勿吝高賢，願爲門下。」八戒開言，呵呵大笑道：「既要拜爲門徒，有何費見之禮？」國王道：「師若肯從，願將國中財寶獻上。」行者道：「莫說財寶，我和尚是有道之僧，你只把關文倒換了，送我們出城，保你皇圖永固，福壽長臻。」那國王聽說，卽着光祿寺大排筵宴，君臣同拜爲師，卽時倒換關文，求三藏改換國號。行者道：「陛下「法國」之名甚好，但只「滅」字不好，自經我過，可改號「欽法國」。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勝風調雨順，萬方安。」國王謝了恩，傳旨擺鬘駕，送唐僧四衆出城西去。君臣們乘善歸真不題。

却說長老辭別了欽法國王，在馬上欣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善，大有功也。」沙僧道：「哥啊，是那裏尋這

許多整容匠，連夜剃這許多頭？」行者把那施變化弄神通的事，說了一遍。師徒們笑不合口。正歡喜處，忽見一座高山阻路。唐僧勒馬道：「徒弟們，你看這面前山勢崔巍，切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保你無事！」三藏道：「休言無事，我見那山有些兇氣，暴雲飛出，漸覺驚惶，滿身麻木，神思不安。」行者笑道：「你把烏巢禪師的密多心經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記得。」行者道：「你雖記得，還有四句頌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道：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三藏道：「徒弟，我豈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經萬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說了，心淨孤明獨照，心存萬境皆清，差錯些兒，成惰懈，千年萬載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誠，雷音只在眼下。似你這般恐懼驚惶，神思不安，大道遠矣，雷音亦遠矣。且莫胡疑，隨我去。」那長老聞言，心神頓爽，萬慮皆休，四衆一同前進，不幾步，到於山上，舉目看時：

那山真好山，細看色班班，頂上雲飄蕩，崖前樹影寒。飛禽淅瀝，走獸兇頑。林內松千榦，槽頭竹幾竿。吼叫是蒼狼奪食，咆哮是餓虎爭餐。野猿長嘯尋鮮果，麋鹿攀花上翠嵐。風洒洒，水潺潺，時聞幽鳥語間關。幾處藤蘿牽又扯，滿溪瑤草雜香蘭。磷磷怪石，削削峯崖。狐貉成羣劣，獼猴作隊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環？

師徒們怯怯驚驚，正行之時，只聽得呼呼一陣風起。三藏害怕道：「風起了！」行者道：「春有和風，夏有薰風，秋有金風，冬有朔風，四時皆有風，風起怕怎的？」三藏道：「這風來得甚急，決然不是天風。」行者道：「自古來風從地起，雲自山出，怎麼得個天風？」說不了，又見一陣霧起，那霧真個是：

漠漠連天暗，濛濛匝地昏。日色全無影，鳥聲無處聞。宛然如混沌，彷彿似飛塵。不見山頭樹，那逢採藥人？
三藏一發心驚道：「悟空，風還未定，如何又這般霧起？」行者道：「且莫忙，請師父下馬，你弟兄二人在此保守，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好大聖把腰一躬，就到半空，用手搭在眉上，閃瞬火眼，向下觀之，果見那懸巖邊坐着一個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

炳炳紋斑多采艷，昂昂雄勢甚抖擻。獠牙出口如鋼鑽，利爪藏蹄似玉鈎。金眼圓睛禽獸怕，銀鬚倒豎鬼神愁。張狂哮吼施威猛，閃霧噴風運智謀。

又見那左右手下有三四十個小妖擺列，他在那裏遍法的噴風颯霧。行者暗笑道：「我師父也有些兒先兆。他說不是天風，果然不是，却是個妖精在這裏弄喧兒哩！若老孫使鐵棒往下就打，這叫做搗蒜打；打使打死了，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那行者一生豪傑，再不曉得暗算計人。他道：「我且回去照顧豬八戒，照顧教他來先與這妖精見一仗。若是八戒有本事，打倒這妖，算他一功；若無手段，被這妖拿去，等我再去救他，纔好出名。」他又想道：「八戒有些躲懶，不肯出頭，却只是有些口緊，好吃東西。等我哄他一哄，看他怎麼說。」即時落下雲頭，到三藏前。三藏問道：「悟空，風霧處吉凶如何？」行者道：「這會却明淨了，沒甚風霧。」三藏道：「正是，覺到退下些去了。」行者笑道：「師父，我常時間還看得好，這翻却看錯了。我只說風霧之中，恐有妖怪，原來不是。」三藏道：「是甚麼？」行者道：「前面不遠，乃是一莊村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乾飯，白麵饅餅，齋僧哩！這些霧想是那些人蒸籠之氣，也是積善之應。」

八戒聽說，認了真實，批過行者，悄悄的道：「哥哥，你先吃了他的齋來的。」行者道：「吃不多兒；因那菜蔬太鹹了些，不喜多吃。」八戒道：「啐！憑他怎麼鹹，我也儘肚吃他一飽，十分作渴，便河來吃水。」行者道：「你

要吃麼？」八戒道：「正是；我肚裏有些饑了，先要去吃些兒，不知如何？」行者道：「兄弟莫題。古書云：『父在子不得自尊。』師父又在此，誰敢先去？」八戒笑道：「你若不言語，我就去了。」行者道：「我不言語，看你怎麼得去？」那馱子吃嘴的見識偏有，走上前，唱個大喏道：「師父，適纔師兄說，前村裏有人家齋僧。你看這馬有些要打攪人家，便要草要料，却不費事，幸如今風霧明淨，你們且略坐坐，等我我去尋些嫩草兒，先喂喂馬，然後再往那家子化齋去罷。」唐僧歡喜道：「好啊，你今日却怎肯這等勤謹快去快來。」那馱子暗暗笑着便走。行者趕上扯住道：「兄弟，他那裏齋僧，只齋俊的，不齋醜的。」八戒道：「這等說，又要變化了。」行者道：「正是，你變變兒去。」好馱子，他也有三十六般變化，走到山門裏，捻着訣，念動呪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矮胖和尚，手裏敲個木魚，口中哼阿哼的，又不曾念經，只哼的是「上大人」。

却說那怪物收風斂霧，號令羣妖，在於大路口上，擺開一個圈子陣，專等行客。這馱子晦氣，不多時，撞到當中，被羣妖圍住，這個扯住衣服，那個扯着絲縷，推推擁擁，一齊下手。八戒道：「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吃將來。」羣妖道：「和尚，你要吃甚的？」八戒道：「你們這裏齋僧，我來吃齋的。」羣妖道：「你想這裏齋僧，不知我這裏專要吃僧。我們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專要把你們和尚拿到家裏，上蒸籠蒸熟吃哩，你倒還想來吃齋！」八戒聞言，心中害怕，纔報怨行者道：「這個弼馬溫，其實懶懶，他哄我說是這村裏齋僧，這裏那得村莊人家？那裏齋甚麼僧？却原來是些妖精！」那馱子被他扯急了，即便現出原身，腰間掣釘鈿，一頓亂築，築退那些小妖。小妖急跑去報與老怪道：「大王，禍事了！老怪道：『有甚禍事？』小妖道：『山前來了一個和尚，且是生得乾淨。我說拿家來蒸他吃，若吃不了，留些兒防天陰，不想他會變化。』老妖道：『變化甚的模樣？』小妖道：『那裏成個人相，長嘴大耳朵，背後又有鬚，雙手輪一根釘鈿，沒頭沒臉的亂築，說得我們跑回來也。』老怪

道：「莫怕，等我去看。」輪着一條鐵杵，走近看時，見猻子果然醜惡。他生得：

確嘴初長三尺零，獠牙齧出賽銀釘。一雙圓眼光如電，兩耳搥風吻吻聲。腦後鬚長排鐵箭，渾身皮糙癩還青。手中使件蹊蹺物，九齒釘鉅個個整。

妖精硬着膽，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叫甚名字？快早說來，饒你性命。」八戒笑道：「我的兒，你是也不認得你豬祖宗哩！上前來說與你聽。」

「巨口獠牙神力大，玉皇陛下我天蓬帥。掌管天河八萬兵，天宮快樂多自在。只因酒醉戲宮娥，那時就把英雄賣。一嘴拱倒斗牛宮，吃了王母靈芝菜。玉皇親打二千鎚，把吾貶下三天界。教吾立志養元神，下方却又爲妖怪。正在高莊善結親，命低撞着孫兄到。金箍棒下受他降，低頭纔把沙門拜。背馬挑包做勞工，前生少了唐僧債。鐵腳天蓬本姓豬，法名喚作豬八戒。」

那妖精聞言，喝道：「你原來是唐僧的徒弟。我一向聞得唐僧的肉好吃，正要拿他哩！你却撞將來，我肯饒你！你不要來看杵！」八戒道：「孽畜！你原來是個染博士出身！」妖精道：「我怎麼是染博士？」八戒道：「不是染博士，怎麼會使棒鎚？」那怪那容分說，近前亂打。他兩個在山凹裏，這一場好殺：

九齒釘鉅一條鐵杵，鉅丟解數滾狂風，杵連機謀飛驟雨。一個是無名惡怪阻山程，一個是有罪天蓬扶聖主。性正何愁怪與魔，山高不得金生土。那個杵架猶如鱗出潭，這個鉅來却似龍離浦。喊聲叱咤振山川，吼喝雄威驚地府。兩個英雄各逞能，捨身却把神通賭。

八戒長起威風，與妖精厮鬥。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齊圍住不題。却說行者在唐僧背後，忽失聲冷笑。沙僧道：「哥哥冷笑，何也？」行者道：「豬八戒真個獸呀！聽見說齋僧，就被我哄去了。這早晚還不見回來，若是

一頓鎚打退妖精，你看他得勝而回，爭嚷功果；若戰他不過，被他拿去，却是我的晦氣，背面背後，不知罵了多少。騎馬溫哩，悟淨，你休言語，等我去看看。」好大聖，他也不使長老知道，悄悄的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卽變做本身模樣，陪着沙僧，隨着長老。他由真身出個神，跳在空中觀看，但見那馱子被怪圍繞，釘鎚勢亂，漸漸的難敵。行者忍不住，按落雲頭，厲聲高叫道：「八戒不要忙，老孫來了！」

那馱子聽得是行者聲音，仗着勢，愈長威風，一頓鎚，向前亂築。那妖精抵敵不住道：「這和尚先前不濟，這會子怎麼又發起狠來？」八戒道：「我的兒，不可欺負我，我家裏人來也！」一發向前，沒頭沒臉築去。那妖精抵架不住，領羣妖敗陣去了。行者見妖精敗去，他就不曾近前，撥轉雲頭，竟回本處，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長老的肉眼凡胎，那裏認得？不一時，馱子得勝，也自轉來，累得那粘涎鼻涕，白沫生，氣喘噤的，走將來，叫聲「師父！」長老見了，驚訝道：「八戒，你去打馬草的，怎麼這般狼狽回來？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護，不容你打草麼？」馱子放下鎚，撻肚跌脚道：「師父莫要問說起來，就活活羞殺人！」長老道：「爲甚麼羞來？」八戒道：「師兄捉弄我，他先頭說風霧裏不是妖精，沒甚兇兆，是一莊村人家好善，蒸白米乾飯白麵饅齋僧的。我就當真，想着肚內饑了，先去吃些兒，假倚打草爲名，豈知若干妖怪，把我圍了，苦戰了這一會，若不是師兄的哭喪棒相助，我也莫想得脫羅網回來也！」

行者在旁笑道：「這馱子胡說！你若做了賊，就攀上一牢人。是我在這裏看着師父，何曾側離？」長老道：「是啊，悟空不會離我。」那馱子跳着嘆道：「師父你不曉得，他有替身！」長老道：「悟空端的可有怪麼？」行者瞞不過，躬身笑道：「是有個把小妖兒，他不敢惹我們。」八戒道：「你過來，一發照顧你照顧。我們既保師父，走過險峻山路，就似行軍的一般。」八戒道：「行軍便怎的？」行者道：「你做個開路將軍，在前剖路。那妖精不來

便罷，若來時，你與他賭鬥，打倒妖精，算你的功果。」八戒量着那妖精手段，與他差不多，却說：「就我死在他手內也罷，等我先走！」行者笑道：「這獸子先說晦氣話，怎麼得長進？」八戒道：「哥哥，你知道？」公子登筵，不醉即飽，壯士臨陣，不死帶傷。先說句錯話兒，後便有威風。」行者歡喜，即忙背了馬，請師父騎上馬，沙僧挑着行李相隨，八戒一路入山不題。

却說那妖精，幾個敗殘的小妖，竟回本洞，高坐在那石崖上，默默無言。洞中還有許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問道：「大王常時出去，喜喜歡歡回來，今日如何煩惱？」老妖道：「小的們，我往常出洞巡山，不管那裏的人與獸，定撈幾個來家，養贍汝等；今日造化低，撞見一個對頭。」小妖問：「是那個對頭？」老妖道：「是一個和尚，乃東土唐僧，取經的徒弟，名喚豬八戒，我被他一頓釘鉞，把我築得敗下陣來，好惱啊！我這一向，常聞得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羅漢，有人吃他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不期他今日到我山裏，正好拿住他蒸吃，不知他手下有這等徒弟！」說不了，班部叢中閃上一個小妖，對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聲，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聲。老妖喝道：「你又哭，又笑，何也？」小妖跪下道：「大王纔說要吃唐僧的肉，不中吃。」老妖道：「人都說吃他一塊肉，可以長生不老，與天同壽，怎麼說他不中吃？」小妖道：「若是中吃，也到不得這裏，別處妖精，也都吃了他手下有三個徒弟哩！」老妖道：「你知那三個？」小妖道：「他大徒弟是孫行者，三徒弟是沙和尚，這個是他二徒弟豬八戒。」老妖道：「沙和尚比豬八戒如何？」小妖道：「也差不多。」「那個孫行者，比他如何？」小妖吐舌道：「不敢說那孫行者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上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卿四相，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嶽四瀆，普天神將，也不會惹得他過，你怎敢要吃唐僧？」

老妖道：「你怎麼知得他這等詳細？」小妖道：「我當初在獅駝嶺獅駝洞與那大王居住，那大王不知好歹，要吃唐僧，被孫行者使一條金箍棒，打進門來，可憐就打得了骨牌名，都斷么絕六。還虧我有些見識，從後門走了，來到此處，蒙大王收留，故此知他手段。」老妖聽言，大驚失色。這正是「大將軍怕讖語」。他聞得自家人這等說，安得不驚？正都在悚懼之際，又一個小妖上前道：「大王莫惱，莫怕。常言道：『事從緩來。』若是要吃唐僧，等我定個計策拿他。」老妖道：「你有何計？」小妖道：「有我一個『分瓣梅花計。』」老妖道：「怎麼叫做『分瓣梅花計？』」小妖道：「如今把洞中大小羣妖，點將起來，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只選三個，須是有能幹，會變化的，都變做大王的模樣，頂大王之盜，貫大王之甲，執大王之杵，三處埋伏。先着一個戰豬八戒，再着一個戰孫行者，再着一個戰沙和尚，捨着三個小妖，調開他弟兄三個；大王却在半空伸下拿雲手，去捉這唐僧，就如『探囊取物。』就如『魚水盆內捻蒼蠅，有何難哉？』」老妖聞此言，滿心歡喜道：「此計絕妙！絕妙！這一去，拿不得唐僧，便能若是拿了唐僧，決不輕你就封你做個前部先鋒。」小妖叩頭謝恩，叫點妖怪，即將洞中大小妖精點起，果然選出三個有能的小妖，俱變做老妖，各執鐵杵，埋伏等待唐僧不題。

却說這唐長老無慮無憂，相隨八戒上大路。行數多時，只見那路旁邊撲落的一聲響亮，跳出一個小妖，奔向前邊，要捉長老。孫行者叫道：「八戒，妖精來了！何不動手？」那獸子不認真假，掣釘耙趕上亂築，那妖精使鐵杵就架相迎。他兩個一往一來的，在山坡下正然賭鬥，又見那草科裏響一聲，又跳出個怪來，就奔唐僧。行者道：「師父不好了！八戒的眼拙，放那妖精來拿你，且等老孫打他去。」急掣棒迎上前，喝道：「那裏去看棒！」那妖精更不打話，舉杵來迎。他兩個在草坡下一撞一沖，正相持處，又聽得山背後呼的風響，又跳出個妖精來，竟奔唐僧。沙僧見了，大驚道：「師父大哥與二哥的眼都花了，把妖精放將來拿你，你坐在馬上，等老沙

拿他去！這和尚也不分好歹，卽掣杖，對面攔住那妖精鐵杵，恨苦相持。呱呱喝喝，亂嚷亂鬥，漸漸的寫遠。那老怪在半空中，見唐僧獨坐馬上，伸下五爪鋼鈎，把唐僧一把攔住。那師父丟了馬，脫了鎧，被妖精一陣風竟攝去了。可憐！這正是「禪性遭魔難正果，江流又遇苦災星！」

老妖按下風頭，把唐僧拿到洞內，叫「先鋒」那定計的小妖，上前跪倒，口中道：「不敢！不敢！」老妖道：「何出此言？大將軍一言既出，如白染皂。當時說拿不得唐僧，便能拿了唐僧，封你爲前部先鋒。今日你果妙計成功，豈可失信於你？你可把唐僧拿來，着小的們挑水刷鍋，搬柴燒火，把他蒸一蒸，我和你都吃他一塊肉，以圖延壽長生也。」先鋒道：「大王且不可吃。」老怪道：「既拿來，怎麼不可吃？」先鋒道：「大王吃了他不打緊，豬八戒也做得人情，沙和尚也做得人情，但恐孫行者那主子刮毒。他若曉得是我們吃了，他也不來和我們廝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裏一擡，擡個窟窿，連山都掬倒了，我們安身之處也無之矣。」老怪道：「先鋒，憑你有何高見？」先鋒道：「依着我，把唐僧送在後園，綁在樹上，兩三日不要與他飯吃。一則圖他裏面乾淨，二則等他三人不來門前尋找。打聽得他們回去了，我們却把他拿出來，自在在的受用，却不是好？」老怪笑道：「正是，正是先鋒說得有理！」一聲號令，把唐僧拿入後園，一條繩綁在樹上。衆小妖都去前面去聽候。

你看那長老苦捱着繩，繩索綁，緊縛牢拴，止不住腮邊流淚，叫道：「徒弟呀！你們在那山中擒怪，甚路裏趕妖？我被潑魔捉來，此處受災，何日相會痛殺我也！」正自兩淚交流，只見對面樹上有人叫道：「長老，你也進來了！」長老正了性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是本山中的樵子，被那山主前日拿來，綁在此間，今已三日，算計要吃我哩！」長老滴淚道：「樵夫啊！你死只是一身，無甚掛礙，我却死得不甚乾淨。」樵子道：「長老，

你是個出家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子，死便死了，有甚麼不乾淨？」長老道：「我本是東土往西天取經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經，要超度那幽冥無主的孤魂。今若喪了性命，可不盼殺那君王孤負那臣子？那枉死城中無限的冤魂，却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超生一場功果，盡化作風塵，這却怎麼得乾淨也？」

樵子聞言，眼中墮淚道：「長老，你死也只如此，我死又更傷情。我自幼失父，與母鰥居，更無家業，止靠着打柴爲生。老母今年八十三歲，只我一人奉養。倘若身喪，誰與他埋屍送老，苦哉苦哉，痛殺我也！」長老聞言，放聲大哭道：「可憐可憐！山人尚有思親意，空教貧僧會念經，事君事親皆同一理，你爲親恩，我爲君恩。」正是那「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却說孫行者在草坡下戰退小妖，急回來路旁邊，不見了師父，止存白馬，行囊慌得他牽馬挑擔，向山頭找尋。咦！正是那：

有難的江流專遇難，
降魔的大聖亦遭魔。

畢竟不知尋找師父下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滅妖邪

話說孫大聖牽着馬，挑着擔，滿山頭尋叫師父，忽見豬八戒氣喘吁吁的跑將來道：「哥哥，你喊怎的？」行者道：「師父不見了，你可曾看見？」八戒道：「我原來只跟唐僧做和尚的，你又捉弄我，教做甚麼將軍？我捨着命，與那妖精戰了一會，得命回來，師父是你與沙僧看着的，反來問我！」行者道：「兄弟，我不怪你，你不知怎

麼眼花了？把妖精放回來拿師父。我去打那妖精，教沙和尚看着師父的，如今連沙和尚也不見了。」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帶師父那裏出恭去了。」說不了，只見沙僧來到。行者問道：「沙僧，師父那裏去了？」沙僧道：「你兩個眼都昏了，把妖精放將來拿師父。老沙去打那妖精的，師父自家在馬上坐來。」行者氣得暴跳道：「中他計了！中他計了！」沙僧道：「中他甚麼計？」行者道：「這是一分瓣梅花計。」把我弟兄們調開，他劈心裏撈了師父去了。天天却怎麼好！止不住腮邊淚滴。八戒道：「不要哭！一哭就腫包了。橫豎不遠，只在這座山上，我們尋去來。」三人只得上山找尋，行了有二十里遠近，只見那懸崖之下，有一座洞府：

削峯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豔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二
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
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窮齡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住多年吃人的老怪。果然不亞神仙境，真是藏
風聚氣巢。

行者見了，兩三步跳到門前看處，那石門緊閉，門上橫安着一塊石版，石版上有八個大字，乃「隱霧山折
岳連環洞。」行者道：「八戒動手啊！此間乃妖精住處，師父必在他家也。」那馱子仗勢行兇，舉釘耙儘力築
將去，把他那石頭門築了一個大窟窿，叫道：「妖怪快送我師父來，免得釘耙築倒門，一家子都是了帳。」
守門的小妖急急跑入報道：「大王，闖出禍來了！」老怪道：「有甚禍？」小妖道：「門前有人把門打破，嚷道
要師父哩！」老怪大驚道：「不知是那個尋將來也？」先鋒道：「莫怕，等我出去看看。」那小妖奔至前門，從
那打破的窟窿處，歪着頭往外張，見是個長嘴大耳朵，即回頭高叫：「大王莫怕！他這個是豬八戒，沒甚本事，
不敢無理。他若無理，開了門，拿他進來蒸熟，怕便只怕那毛臉雷公嘴的和尙。」

八戒在外邊聽見道：「哥啊！他不怕我，只怕你哩。師父定在他家了，你快上前。」行者罵道：「潑孽畜！你孫外公在這裏送我師父出來，饒你命罷。」先鋒道：「大王不好了！孫行者也尋將來了！」老怪報怨道：「都是你定的甚麼『分瓣分瓣』，却惹得禍事臨門！怎生結果？」先鋒道：「大王放心，且休埋怨。我記得孫行者是個寬洪海量的猴頭，雖則他神通廣大，却好奉承。我們拿個假人頭出去哄他一哄，奉承他幾句，只說他師父是我們吃了。若還哄得他去了，唐僧還是我們受用，哄不過，再作理會。」老怪道：「那裏得個假人頭？」先鋒道：「等我做一個兒看。」妖怪將一把銜鋼刀斧，把柳樹根砍做個人頭模樣，噴上些人血，糊糊塗塗的，着一個小怪，使漆盤兒拿至門下，叫道：「大聖爺爺，息怒容稟。」

孫行者果好奉承，聽見叫聲大聖爺爺，便就止住。八戒且莫動手，看他有甚話說？拿盤的小怪道：「師父被我大王拿進洞來，洞裏小妖村頑，不識好歹，這個來吞，那個來啃，抓的抓，咬的咬，把你師父吃了，只剩了一個頭在這裏也。」行者道：「既吃了便罷，只拿出人頭來，我看是真是假。」那小怪從門窟裏拋出那個頭來。八戒見了，就哭道：「可憐啊！那們個師父進去，弄做這們個師父出來也。」行者道：「馱子，你且認認是真是假？就哭！」八戒道：「不羞！人頭有個真假的？」行者道：「這是個假人頭。」八戒道：「怎認得是假？」行者道：「真人頭拋出來，撲搭不響；假人頭拋得像梆子聲。你不信，等我拋了你聽。」拿起來往石頭上一擲，噹的一聲響亮。沙和尚道：「哥哥，響哩！」行者道：「響便是假的，我教他現出本相來你看。」急掣金箍棒，撲的一下，打破了。

八戒看時，乃是個柳樹根。馱子忍不住罵起來道：「我把你這夥毛團！你將我師父藏在洞裏，拿個柳樹根哄你豬祖宗，莫成我師父是柳樹精變的。」慌得那拿盤的小怪，戰兢兢跑去報道：「難，難，難，難，難，難，難，難！」老妖

道：「怎麼有許多難？」小妖道：「猪八戒與沙和尚倒哄過了，孫行者却是個販古董的，誠實貨！他就認得是個假人頭。如今得個真人頭與他，或者他就去了。」老怪道：「怎麼得個真人頭？我們那剝皮亭內有吃不了的人頭，選一個來。」衆妖卽至亭內，揀了個新鮮的頭，教哨淨頭皮，滑塔塔的，還使盤兒拿出，叫「大聖爺，先前委是個假頭。這個真正是唐老爺的頭，我大王留了鎮宅子的，今特獻出來也。」撲通的把個人頭，又從門窟裏拋出，血滴滴的亂滾。孫行者認得是個真人頭，沒奈何就哭。八戒、沙僧也一齊放聲大哭。八戒噙着淚道：「哥哥且莫哭。天氣不是好天氣，恐一時弄臭了。等我拿將去，乘生氣埋下再哭。」行者道：「也說得是。」

那獸子不嫌穢污，把個頭抱在懷裏，跑上山岸，向陽處，尋了個藏風聚氣的所在，取釘鉗築了一個坑，把頭埋了，又築起一個墳塚，纔叫沙僧：「你與哥哥哭着，等我去尋些甚麼供養供養。」他就走向澗邊，攀幾根大柳枝，拾幾塊鷓卵石，回至墳前，把柳枝兒插在左右，鷓卵石堆在前面。行者問道：「這是怎麼說？」八戒道：「這柳枝權爲松柏，與師父遮遮墳頂；這石子權當點心，與師父供養供養。」行者喝道：「不！貨人已死了，還將石子兒供他！」八戒道：「表表生人意，權爲孝道心。」行者道：「且休胡弄教沙僧在此一則廬墓，二則看守行李馬匹。我和你去打破他的洞府，拿住妖魔，碎屍萬段，與師父報仇去來。」沙和尚滴淚道：「大哥哥之極當。你兩個着意，我在此處看守。」

好八戒卽脫了皂錦直裰，束一束着體小衣，繫鈿隨着行者二人努力向前，不容分辨，竟自把他石門打破，喊聲振天，叫道：「還我活唐僧來耶！」那洞裏大小羣妖，一個個魂飛魄散，都報怨先鋒的不是。老妖聞先鋒道：「這些和尚打進門來，却怎麼治？」先鋒道：「古人說得好：『手插魚籃，避不得鯉。』一不做，二不休，左右

帥領家兵，殺那和尚去來！」老怪聞言，無計可奈，真個傳令叫：「小的們，各要齊心，將精銳器械，跟我去出征。」果然一齊吶喊，殺出洞門。這大聖與八戒，急退幾步，到那山場平處，抵住羣妖，喝道：「那個是出名的頭兒？那個是拿我師父的妖怪？」那羣妖扎下營盤，將一面錦繡花旗閃一閃，老怪持鐵杵，應聲高呼道：「那潑和尚，你認不得我？我乃南山大王，數百年放蕩於此。你唐僧已是我吃了，你敢如何？」行者罵道：「這個大膽的毛團，你能有多少的年紀，敢稱『南山』二字？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右，佛如來是治世之尊，還坐於大鵬之下，孔聖人是儒教之尊，亦僅呼爲『夫子』。你這個孽畜，敢稱甚麼南山大王，數百年之放蕩，不要走吃你外公老爺一棒！」那妖精側身閃過，使杵抵住鐵棒，睜圓眼問道：「你這嘴臉，像個猴兒模樣，敢將許多言語壓我！你有甚麼手段，在吾門下猖狂？」行者笑道：「我把你個無名的孽畜，是也不知老孫你站住，硬着膽，且聽我說！」

「祖居東勝大神洲，天地包藏幾萬秋。花果山頭仙石卵，卵開產化我根苗。生來不比凡胎類，聖體原從日月儔。本性自修非小可，天姿穎悟大丹頭。官封大聖居雲府，倚勢行兇鬥斗牛。十萬神兵難近我，滿天星宿易爲收。名揚宇宙方方曉，智貫乾坤處處留。今幸皈依從釋教，扶持長老向西遊。逢山開路無人阻，遇水支橋有怪愁。林內施威擒虎豹，崖前復手捉貔貅。東方果正來西域，那個妖邪敢出頭。孽畜傷師真可恨，管教時下命皆休！」

那怪聞言，又驚又恨，使鐵杵擗行者就打。行者輕輕的用棒架住，還要與他講話；那八戒忍不住，掣鋸亂築。那怪的先鋒，先鋒帥衆齊來。這一場在山中平地混戰，真是好殺。

東土大邦上國僧，西方極樂取真經。南山大豹噴風霧，路阻深山獨顯能。施巧計，弄乖伶，無知誤捉大唐

僧相逢行者神通廣，更遭八戒有聲名。羣妖混戰山平處，塵土紛飛天不清。那陣上小妖呼嘯，鎗刀亂舉；這壁廂神僧叱喝，鎚棒齊興。大聖英雄無敵手，悟能精壯喜強年。南禺老怪部下先鋒，都爲唐僧一塊肉，致令捨死又亡生。這兩個因師性命成仇隙，那兩個爲要唐僧忒惡情。往來鬥經多半會，沖撞撞沒輸贏。

孫大聖見那些小妖勇猛，連打不退，即使個分身法，把毫毛拔下一把，嚼在口中噴出去，叫聲「變！變！變！都變做本身模樣，一個使一條金箍棒，從前邊往裏打進。那二三百個小妖，顧前不能顧後，遮左不能遮右，一個個各自逃生，敗走歸洞。這行者與八戒，從陣裏往外殺來，可憐那些不識俊的妖精，擔着鎚，九孔血出，挽着棒，骨肉如泥，嚇得那南山大王，滾風生霧，得命逃回。那先鋒不能變化，早被行者一棒打倒，現出本相，乃是個鐵背蒼狼怪。八戒上前扯着腳，翻過來看了道：「這厮從小兒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豬牙，子羊，羔兒吃了！」行者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道：「獸子不可遲慢！趕老怪，討師父的命去來！」八戒回頭，就不見那些小行者道：「哥哥的法相兒都去了！」行者道：「我已收來也。」八戒道：「妙哉！妙哉！」兩個喜喜歡歡，得勝而回。

却說那老怪逃了命，回洞吩咐小妖搬石塊，挑土，把前門堵了。那些得命的小妖，一個個戰兢兢的，把門都堵了，再不敢出頭。這行者引入八戒，趕至門首，吶喝，內無人答應。八戒使鎚築時，莫想得動。行者知之道：「八戒，莫費氣力，他把門已堵了。」八戒道：「堵了門，師仇怎報？」行者道：「且回上幕前，看看沙僧去。」二人復至本處，見沙僧還哭哩。八戒越發傷悲，丟了鎚，伏在墳上，手撲着土，哭道：「苦命的師父啊！遠鄉的師父啊！那裏再得見你耶！」行者道：「兄弟，且莫悲切。這妖精把前門堵了，一定有個後門出入。你兩個只在此間，等我再去尋看。」八戒滴淚道：「哥哥仔細着，莫連你也撈去了，我們不好哭得，哭一聲師父，哭一聲師兄，就要哭得

亂了。』行者道：『沒事！我自育手段！』

好大聖，收了棒，束束裙，拽開步，轉過山坡，忽聽得潺潺水響。且回頭看處，原來是澗中水響，上溜頭沖泄下來。又見澗那邊有座門兒，門左邊有一個出水的暗溝。他道：『不消講！那就是後門了。若要是原嘴臉，恐有小妖開門看見認得，等我變作個水蛇兒過去。且住！變水蛇，恐師父的陰靈兒知道，怪我出家人變蛇纏長，變作個小螃蟹兒過去罷。也不好，恐師父怪我出家人脚多。』即做一個水老鼠，颯的一聲攛過去，從那出水的溝中鑽至裏面天井中，探着頭兒觀看，只見那向陽處有幾個小妖，拿些人肉巴子，一塊塊的埋着晒哩。行者道：『我的兒啊！那想是師父的肉，吃不了，晒乾巴子，防天陰的。我要現本相，趕上前，一棍子打殺，顯得我勇無謀，且再變化進去，尋那老怪，看是如何。』跳出溝，搖身又一變，變做個有翅的螞蟻兒。真個是：

力微身小號玄駒，日久藏修有翅飛。開渡橋邊排陣勢，喜來牀下鬥仙機。善知雨至常封穴，壘積塵多遂作灰。巧巧輕輕能爽利，幾番不覺過柴扉。

他展開翅，無聲無影，一直飛入中堂，只見那老怪煩惱惱，惱正坐。有一個小妖，從後面跳將來報道：『大王萬千之喜！』老妖道：『喜從何來？』小妖道：『我纔在後門外澗頭上探看，忽聽得有人大哭，即躡上峯頭望望，原來是豬八戒，孫行者，沙和尚，在那裏拜墳痛哭。想是把那個人頭認做唐僧的頭葬下，攔作墳墓哭哩。』行者在暗中聽說，心內歡喜道：『若出此言，我師父還藏在那裏，未曾吃哩。等我再去尋尋，看死活如何。再與他說話。』好大聖，飛在中堂，東張西看，見旁邊有個小門兒，闔得甚緊，即從門縫兒裏鑽去看時，原是個大園子，隱隱的聽得悲聲，竟飛入深處，但見一叢大樹，樹底下綁着兩個人，一個正是唐僧。行者見了，心癢難撓，忍不住現了本相，近前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滴淚道：『悟空，你來了！快救我一救！』悟空道：『行者道：』

師父莫只管叫名字，面前有人，怕走了風訊。你既有命，我可救得你。那怪只說已將你吃了，拿個假人頭哄我。我們與他恨苦相持，師父放心，且再熬熬兒，等我把那妖精弄倒，方好來解救。」

大聖念聲呪語，却又搖身還變做個螞蟻兒，復入中堂，丁在正梁之上。只見那些未傷命的小妖，簇簇攢攢，紛紛嚷嚷。內中忽跳出一個小妖，告道：「大王，他們見堵了門，攻打不開，死心塌地，捨了唐僧，將假人頭弄做個墳墓。今日哭一日，明日再哭一日，後日復了三好道回去。打聽得他們散了呵！把唐僧拿出來，碎剗碎剗，把些大料煎了，香噴噴的大家吃一塊兒，也得個延年長壽。」又一個小妖拍着手道：「莫說！莫說！還是蒸了吃的有味！」又一個說：「養了吃，還省柴。」又一個道：「他本是個稀奇之物，還着些鹽兒醃醃，吃得長久。」行者在那梁中聽見，心中大怒道：「我師父與你有甚毒情，這般算計吃他！」即將毫毛拔了一把，口中嚼碎，輕輕吹出，暗念呪語，都教變做瞌睡蟲兒，往那衆妖臉上拋去。一個個鑽入鼻中，小妖漸漸打盹。不一時，都睡倒了。只有那個老妖睡不穩，他兩隻手揉頭搓臉，不住的打涕噴，捏鼻子。行者道：「莫是他曉得了，與他個雙椽燈！」又拔一根毫毛，依母親做了，拋在他臉上，鑽於鼻孔內。兩個蟲兒，一個從左進，一個從右入。那老妖蹣起來，伸伸腰，打兩個呵欠，呼呼的也睡倒了。

行者暗喜，纔跳下來，現出本相，耳朵裏取出棒來，幌一幌，有鴨蛋粗細，噹的一聲，把旁門打破，跑至後園，高叫：「師父！長老道：『徒弟，快來解解繩兒，綁壞我了！』」行者道：「師父不要忙，等我打殺妖精，再來解你。」急抽身跑至中堂，正舉棍要打，又滯住手道：「不好，等解了師父來打。」復至園中，又思量道：「等打了來救。」如此者兩三番，却纔跳跳舞舞的到園裏。長老見了，悲中作喜道：「猴兒，想是看見我不會傷命，所以歡喜得沒是處，故這等作跳舞也！」行者纔至前，將繩解了，挽着師父就走。又聽得對面樹上綁的人叫道：「老爺

捨大慈悲，也救我一命！長老立定身叫：「悟空，那個人也解他一解。」行者道：「他是甚麼人？」長老道：「他比我先拿進一日，他是個樵子，說有母親年老，甚是思想，倒是個盡孝的。一發連他都救了罷！」行者依言，也解了繩索，一同帶出後門，蹶上石崖，過了陡澗。長老謝道：「賢徒，虧你救了我與我命，悟能、悟淨，卻在何處？」行者道：「他兩個都在那裏哭你哩！你可叫他一聲。」長老果厲聲高叫道：「八戒！八戒！那猢猻子哭得昏頭昏腦的，揩揩鼻涕，眼淚道：『沙和尚，師父回家來，顯魂哩！在那裏叫我們不是？』行者上前，喝了一聲道：『夯貨！顯甚麼魂？這不是師父來了？』那沙僧擡頭見了，忙忙跪在面前道：『師父，你受了多少苦啊！哥哥怎生救得你來也！』行者把上項事說了一遍。」

八戒聞言，咬牙恨齒，忍不住舉起鎚，把那墳塚一頓築倒，掘出那人頭，一頓築得稀爛。唐僧道：「你築他爲何？」八戒道：「師父啊！不知他是那家的亡人，教我朝着他哭！」長者道：「虧他救了我命哩！你兄弟們打上他們，嚷着要我，想是拿他來搪塞，不然啊！就殺了我。還把他埋一埋，見我們出家人之意。」那猢猻子聽長老此言，遂將一包稀爛骨肉埋下，也擱起個墳墓。行者却笑道：「師父，你請略坐坐，等我勦除去來。」卽又跳下石崖，過澗入洞，把那綁唐僧與樵子的繩索，拿入中堂。那老妖還睡着了，卽將他四馬攢蹄網倒，使金箍棒擲起來，握在肩上，竟出後門。豬八戒遠遠的望見道：「哥哥好幹這握頭事！再尋一個兒，趁頭挑着不好？」行者到跟前放下，八戒舉鎚就築。行者道：「且住！洞裏還有小妖怪，未拿哩！」八戒道：「哥哥啊！有便帶我進去打他。」行者道：「打又費工夫了，不若尋些柴，教他斷根罷！」

那樵子聞言，卽引八戒去東凹裏，尋了些破梢竹，敗葉松，空心柳，斷根籐，黃蒿老荻，蘆葦乾桑，挑了若干，送入後門裏。行者點上火，八戒兩耳擡起風，那犬聖將身跳上，抖一抖，收了瞌睡蟲的毫毛。那些小妖及醒來，烟

火齊着。可憐！莫想有半個得命。連洞府燒得精空，却回見師父。師父聽見老妖方醒聲喚，便叫：「徒弟，妖精醒了！」八戒上前一耙，把老怪築死，現出本相，原來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行者道：「花皮會吃老虎，如今又會變人，這頓打死，纔絕了後患也。」長老謝之不盡，攀鞍上馬。那樵子道：「老爺，向西南去不遠，就是舍下。請老爺到舍，見見家母，叩謝老爺活命之恩，送老爺上路。」長老欣然，遂不騎馬，與樵子並四衆同行，向西南遙遙前來，不多路，果見：

石徑重漫苔蘚，柴門蓬絡藤花。四面山光連接，一林鳥雀諠嘩。密密松篁交翠，紛紛異卉奇葩。地僻雲深之處，竹籬茅舍人家。

遠見一個老嫗，倚着柴扉，眼淚汪汪的，兒天兒地的痛哭。這樵子看見自家母親，丟了長老，急忙忙先跑到柴扉前，跪下叫道：「母親兒來也！」老嫗一把抱住道：「兒啊！你這幾日不來家，我只說是山主拿你去，害了性命，是我心疼難忍。你既不會被害，何以今日纔來？你繩擔、柯斧，俱在何處？」樵子叩頭道：「母親兒已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實是難得性命。幸虧這幾位老爺，這老爺是東土唐朝往西天取經的羅漢。那老爺倒也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他那三位徒弟老爺，神通廣大，把山主一頓打死，却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概衆小妖，俱盡燒死，却將那位老爺解下救出，連孩兒都解救出來。此誠天高地厚之恩，不是他們孩兒也死無疑了。如今徹夜行走，也無事矣。」那老嫗聽言，一步一拜，拜接長老四衆，都入柴扉茅舍中坐下。娘兒兩個磕頭稱謝，不盡，慌慌忙忙的，安排些素齋酬謝。八戒道：「樵哥，我知你府上也寒薄，只可將就一飯，切莫費心大擺佈。」樵子道：「不瞞老爺說，我這山間實是寒薄，沒甚麼香蕈、薺、葫蘆、川椒大料，只是幾品野菜，奉獻老爺，權表寸心。」八戒笑道：「聒噪，聒噪，放快些兒就是，我們肚中饑了。」樵子道：「就有，就有！」果然不多時，展抹桌凳，擺將

上來，果是幾盤野菜。但見那：

嫩焯黃花菜，酸螯白鼓丁。浮蕎馬齒莧，江齊鴈腸蕪。燕子不來香且嫩，芽兒拳小脆還青。爛煮馬藍頭，白
燻狗腳跡。貓耳朵，落野蕪。灰條熟爛能中吃，剪刀股，牛塘利，倒灌窩，螺操帶齋。碎米齋，蒿菜齋，幾品青香
又滑風。油炒烏英花，菱科甚可誇。蒲根菜，並麥兒菜，四般近水實清華。着麥娘，嬌且佳，破破納不穿他，苦
麻臺下，藩籬架。雀兒綿單，獼猴腳跡。油灼灼煎來，只好吃。斜蒿青，蒿抱娘，蒿燈娥兒，飛下板蒿蒿。羊耳禿，
枸杞頭，加上烏藍不用油。幾般野菜一餐飯，樵子虔心爲謝酬。

師徒們飽餐一頓，收拾起程。那樵子不敢久留，請母親出來，再拜，再謝。樵子只是磕頭，取了一條棗木棍，結
束了衣裙，出門相送。沙僧牽馬，八戒挑擔，行者緊隨左右。長老在馬上拱手道：「樵哥，煩先引路，到大路上相
別。」一齊登高下坂，轉澗尋坡。長老在馬上思量道：「徒弟啊！

『自從別主來西域，遞遞迢迢去路遙。水水山山災不脫，妖妖怪怪命難逃。心心只爲經三藏，念念仍求
上九霄。碌碌勞勞何日了？幾時行滿轉唐朝。』

樵子聞言道：「老爺切莫憂思。這條大路，向西方不滿千里，就是天竺國，極樂之鄉也。」長老聞言，翻身下
馬道：「有勞遠涉，既是大路，請樵哥回府，多多拜上令堂老安人。適間厚擾盛齋，貧僧無甚相謝，只是早晚誦
經，保佑你母子平安，百年長壽。」那樵子喏喏相辭，復回本路，師徒遂一直投西。正是：

降怪解冤離苦厄，
受恩上路用心行。

畢竟不知還有幾日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風仙郡冒天致旱

孫大聖勸善施霖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說破鬼神驚駭。挾藏字它，剖判玄光，真樂世間無賽。靈鷲峯前，寶珠拈出，明映五穀光彩。照乾坤上下羣生，知者壽同山海。

却說三藏師徒四衆，別樵子下了隱霧山，奔上大路，行經數日，忽見一座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前面城池，可是天竺國麼？」行者搖手道：「不是，不是，如來處雖稱極樂，却没有城池，乃是一座大山，山中有樓臺殿閣，喚做靈山大雷音寺。就到了天竺國，也不是如來住處。天竺國還不知離靈山有多少路哩！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到前邊方知明白。」不一時，至城外，三藏下馬，入到三層門裏，見那民事荒涼，街衢冷落，又到市口之間，見許多穿青衣者，左右擺列，有幾個冠帶者，立於房簷之下。他四衆順街行走，那些人更不遜避。豬八戒村愚，把長嘴掬一掬，叫道：「讓路讓路！」那些人猛擡頭，看見模樣，一個個骨軟筋麻，跌跌躊躇，都道：「妖精來了！妖精來了！」讓得那簷下冠帶者，戰兢兢，躬身問道：「那方來者？」三藏恐他們闖禍，一力當先，對衆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拜天竺國大雷音寺佛祖求經者。路過寶方，一則不知他名，二則未落人家，纔進城，甚失迴避，望列位恕罪。」那官人却纔施禮道：「此處乃天竺外郡，地名風仙郡。連年乾旱，郡候差我等在此出榜，招求法師祈雨救民也。」行者聞言道：「你的榜文何在？」衆官道：「榜文在此，適間纔打掃廊簷，還未張掛。」行者道：「拿來我看看。」衆官即將榜文展開，掛在簷下。行者四衆上前同看，榜上寫着：

「大天竺國風仙郡郡侯上官，爲榜聘明師，招求大法事。茲因郡土寬弘，軍民殷實，連年亢旱，累歲乾荒，

民田蓄而軍地薄，河道淺而溝澮空，井中無水，泉底無津。富民聊以全生，窮軍難以活命。斗粟百金之價，東薪五兩之資。十歲女易米三升，五歲男隨人帶去。城中懼法，典衣當物以存身。鄉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願命。爲此出給榜文，仰望十方賢哲，禱雨救民，恩當重報。願以千金奉謝，決不虛言，須至榜者。」

行者看罷，對衆官道：「郡侯上官，何也？」衆官道：「上官乃是他的姓，比我郡侯之姓也。」行者笑道：「此姓却少。」八戒道：「哥哥不曾讀書，百家姓後有一句「上官歐陽」。」三藏道：「徒弟們，且休閑講。那個會求雨，與他求一場甘雨，以濟民瘼，此乃萬善之事，如不會，就莫誤了走路。」行者道：「祈雨有甚難事？我老孫翻江攪海，換斗移星，踢天弄井，吐霧噴雲，擔山趕月，喚雨呼風，那一件兒不是幼年耍子的勾當？何爲稀罕？」衆官聽說，着兩個急去郡中報道：「老爺萬千之喜至也。」那郡侯正焚香默祝，聽得報聲喜至，即問：「何喜？」那官道：「今日領榜，方至市口張掛，即有四個和尚稱是東土大唐差往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者，見榜即道能祈甘雨，特來報知。」那郡侯即整衣步行，不用轎馬，多人竟至市口，以禮敦請。

忽有人報道：「那侯老爺來了。」衆人閃過，那郡侯一見唐僧，不怕他徒弟醜惡，當街心倒身下拜道：「下官乃鳳仙郡郡侯上官氏，熏沐拜請老師，祈雨救民，望師大捨慈悲，運神功，拔濟拔濟。」三藏答禮道：「此間不是講話處，待貧僧到那寺觀，却好行事。」郡侯道：「老師回到小衙，自有潔淨之處。」師徒們遂牽馬挑擔，竟至府中，一一相見，郡侯即命看茶擺齋，少頃，齋至，那八戒放量吞餐，如同餓虎，謊得那些捧盤的心驚膽戰，一往一來，添湯添飯，就如走馬燈兒一般。剛剛供上，直吃得飽滿方休。齋畢，唐僧謝了齋，却問：「郡侯大人，貴處乾旱幾時了？」郡侯道：

「敝地大邦天竺國鳳仙外郡吾司牧。一連三載遇乾荒，草子不生絕五穀。大小人家買賣難，十門九戶

俱啼哭。三停餓死二停人，一停還似風中燭。下官出榜遍求賢，幸遇真僧來我國。若施寸雨濟黎民，願奉千金酬厚德。

行者聽說，滿面喜生，呵呵的笑道：「莫說！莫說！若說千金爲謝，半點甘雨全無。但論積功累德，老孫送你一場大雨。」那郡侯原來十分清正賢良，愛民心重，卽請行者上坐，低頭下拜道：「老師果捨慈悲，下官必不敢悖德。」行者道：「且莫講話，請起。但煩你好看我師父等老孫行事。」沙僧道：「哥哥，怎麼行事？」行者道：「你和八戒過來，就在他這堂下，隨着我做個羽翼，等老孫喚龍來行雨。」八戒道：「沙僧，謹依使令。三個人都在堂下，郡侯焚香禮拜，三藏坐着念經，行者念動真言，誦動呪語，卽時見正東上，一朵烏雲，漸漸落至堂前，乃是東海老龍王敖廣。那敖廣收了雲脚，化作人形，走向前，對行者躬身施禮道：「大聖喚小龍來，那方使用？」行者道：「請起。累你遠來，別無甚事，此間乃鳳仙郡，連年乾旱，問你如何不來下雨？」老龍道：「啟上大聖得知，我雖能行雨，乃上天遺用之輩。上天不差，豈敢擅自來此行雨？」行者道：「我因路過此方，見久旱民苦，特着你來此施雨救濟，如何推託？」

龍王道：「豈敢推託？但大聖念真言呼喚，不敢不來。一則未奉上天御旨，二則未曾帶得行雨神將，怎麼動得雨部大聖既有救濟之心，容小龍回海點兵，煩大聖到天宮奏准，請一道降雨的聖旨，請水官放出龍來，我却好照旨意數目下雨。」行者見他說出理來，只得發放老龍回海。他卽跳出罡斗，對唐僧備言龍王之事。唐僧道：「既然如此，你去爲之，切莫打誑語。」行者卽吩咐八戒、沙僧：「保着師父，我上天宮去也。」好大聖說聲去，寂然不見。那郡侯膽戰心驚道：「孫老爺那裏去了？」八戒笑道：「駕雲上天去了。」郡侯十分恭敬，傳出飛報，救滿城大街小巷，不拘公卿士庶，軍民人等，家家供養龍王牌位，門設清水缸，缸插楊柳枝，侍奉香火。

拜天不題。

却說行者一路筋斗雲，竟到西天門外，早見護國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大聖取經之事完乎？」行者道：「也差不遠矣。今行至天竺國界，有一外郡名鳳仙郡，彼處三年不雨，民甚艱苦，老孫欲祈雨拯救，呼得龍王到彼，他言無旨，不敢私自爲之，特來朝見玉帝請旨。」天王道：「那壁廂敢是不該下雨哩？我向時聞得說那郡侯撒潑，冒犯天地，上帝見罪，立有米山、麵山、黃金大鎖，直等此三事倒斷，纔該下雨。」行者不知此意，是何要見玉帝。天王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竟至通明殿外，又見四大天師迎道：「大聖到此何幹？」行者道：「因保唐僧路至天竺國界，鳳仙郡無雨，郡侯召師祈雨，老孫呼得龍王，意命降雨，他說未奉玉帝旨意，不敢擅行，特來求旨，以甦民困。」四大天師道：「那方不該下雨。」行者笑道：「該與不該，煩爲引奏，引奏看老孫的人情何如？」葛仙翁道：「俗語云：『蒼蠅包網兒，好大面皮！』」許旌陽道：「不要亂談，且只帶他進去。」丘洪濟、張道陵與葛許四真人引至靈霄殿下，啟奏道：「萬歲，有孫悟空路至天竺國鳳仙郡，欲與求雨，特來請旨。」玉帝道：「那廝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跌出師監觀萬天，浮遊三界，駕至他方，見那上官正不仁，將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穢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卽立以三事，在於披香殿內，汝等引孫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斷卽降旨，與他，如不倒斷，且休管閑事。」四大天師卽引行者至披香殿內看時，見有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麵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一隻拳大之雞，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曠那米吃。麵山邊有一隻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舐那麵吃。左邊懸一座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金鎖，有一尺三四寸長，短鎖，挺有指頭粗細，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籠兒燎着那鎖挺。行者不知其意，回頭問天師曰：「此何意也？」天師道：「那廝觸犯了上天，玉帝立此三事，直等雞啄了米盡，狗舐得麵盡，燈燄燎斷鎖挺，那方纔該下雨哩。」

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再不敢啟奏，走出殿，滿面含羞。四天師笑道：「大聖不必煩惱，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有一念善慈，驚動上天，那米麵山即時就倒，鎖梃即時就斷。你去勸他歸善，福自來矣。」行者依言，不上靈霄，辭玉帝，竟來下界，覆凡夫。須臾到西天門，又見護國天王。天王道：「請旨如何？」行者將米山、麵山、金鎖之事，說了一遍。道：「果依你言，不肯傳旨。適間天師送我，教勸那厮歸善，即福原也。」遂相別，降雲下界。那那侯同三藏、八戒、沙僧、大小官員人等，接着都簇簇攢攢來問。行者將那侯喝了一聲道：「只因你這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致令黎民有難，如今不肯降雨。」慌得那侯跪伏在地道：「老師如何得知三年前事？」

行者道：「你把那齋天的素供，怎麼推倒喂狗，可實實說來！」那那侯不敢隱瞞道：「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獻供齋天，在於本衙之內。因妻不賢，惡言相鬥，一時怒發無知，推倒供桌，潑了素饌，果是喚狗來吃了。這兩年憶念在心，神思恍惚，無處可以解釋。不知上天見罪，遣害黎民。今遇老師降臨，萬望明示上界怎麼樣計較？」行者道：「那一日正是玉皇下界之日，見你將齋供喂狗，又口出穢言，玉帝即立三事記汝。」八戒問道：「是甚三事？」行者道：「披香殿立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麵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拳大的一隻小雞，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的啄那米吃；麵山邊有一個金毛哈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的舐那麵吃。左邊又一座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黃金大鎖，鎖梃兒有指頭粗細，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燄兒燎着那鎖梃。直等那雞啄米盡，狗舐麵盡，燈燄斷鎖梃，他這裏方纔該下雨哩。」

八戒笑道：「不打緊！不打緊！哥哥肯帶我去，變出法身來，一頓把他的米麵都吃了，鎖梃弄斷了，管取下雨。」行者道：「默子莫胡說！此乃上天所設之計，你怎麼得見？」三藏道：「似這等說，怎生是好？」行者道：「不

難不難！我臨行時，四天師曾對我言，但只作善可解。那郡侯拜伏在地，哀告道：「但憑老爺指教，下官一飯依也。」行者道：「你若回心向善，趁早念佛看經，我還替你爲作。汝若仍前不改，我亦不能解釋，不久天即誅之，性命不能保矣。」那郡侯磕頭禮拜，誓願皈依。當時召請本處僧道，啟建道場，各各寫發文書，申奏三天。郡侯領衆拈香瞻拜，答天謝地，引罪自責。藏也與他念經，一壁廂又出飛報，教城裏城外大家小戶，不論男女人等，都要燒香念佛。自此時，一片善聲盈耳。

行者却纔歡喜，對八戒、沙僧道：「你兩個好生護持師父，等老孫再與他去去來。」八戒道：「哥哥，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這郡侯聽信老孫之言，果然受教，恭敬善慈，誠心念佛。我這去再奏玉帝，求些雨來。」沙僧道：「哥哥既要去，不必遲疑，且耽擱我們行路，必求雨一境，庶成我們之正果也。」好大聖，一縱雲頭，直至天門外，又遇着護國天王。天王道：「你今又來做甚？」行者道：「那郡侯已歸善矣。」天王亦喜，正說處，早見直符使者，捧定了道家文書，僧家關牒，到天門外傳遞。那符使見了行者，施禮道：「此意乃大聖勸善之功。」行者道：「你將此文牒送去何處？」符使道：「直送至通明殿上，與天師傳遞到玉皇大天尊前。」行者道：「如此你先行，我當隨後而去。」那符使入天門去了。護國天王道：「大聖，不消見玉帝了，你只往九天應元府下，借點雷神，竟自聲雷掣電，還他就雨下也。」

真個行者依言入天門裏，不上靈霄殿，水詣旨意，轉雲步，竟往九天應元府，見那雷門使者，糾錄典者，廉訪典者，都來迎着，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天尊。」三使者卽爲傳奏。天尊隨下九鳳丹霞之展，整衣出迎，相見禮畢，行者道：「有一事特來奉求。」天尊道：「何事？」行者道：「我因保唐僧至鳳仙郡，見那乾旱之甚，已許他求雨，特來告借貴部官將，到彼聲雷。」天尊道：「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立有三事，不知

可該下雨哩？」行者笑道：「我昨日已見玉帝請旨，玉帝着天師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乃是米山、麵山、金鎖。只要三事倒斷，方該下雨。我愁難得倒斷，天師教我勸化郡侯等衆作善，以爲一人有善念，天必從之。」庶幾可以回天心，解災難也。今已善念頓生，善聲盈耳。適間直符使者已將改行從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老孫因特造尊府，告借雷部官將相助。天尊道：「既如此，差鄧辛、張陶帥領閃電娘子，卽隨大聖下降鳳仙那聲雷。」那四將同大聖，不多時，至於鳳仙境界，卽於半空中作起法來。只聽得唵囉囉的雷聲，又見那淅瀝瀝的閃電，真個是：

電掣紫金鈴，雷轟翠鬣鬃。焚燒飛火光，霹靂崩山洞。列缺滿天明，震驚連地縱。紅銷一閃發萌芽，萬里江山都撼動。

那鳳仙郡城裏城外，大小官員、軍民人等，整三年不曾聽見雷電；今日見有雷聲，燿閃一齊跪下，頭頂着香爐，有的手拈着柳枝，都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一聲善念，果然驚動上天。正是那古詩云：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且不說孫大聖指揮雷將，掣電轟雷於鳳仙郡，人人歸善，却說那上界直符使者，將僧道兩家的文牒，送至通明殿，四天師傳奏靈霄殿。玉帝見了道：「那厮們既有善念，看三事如何？」正說處，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將官報道：「所立米、麵山俱倒了。霎時間米、麵皆無，鎖梃亦斷。」奏未畢，又有當駕天官引鳳仙郡土地城隍社令等神，齊來拜奏道：「本郡郡主並滿城大小黎庶之家，無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禮佛敬天。今啟垂慈，普降甘雨，救濟黎民。」玉帝聞言大喜，卽傳旨，着風部、雲部、雨部各遵號令，去下方，按鳳仙郡界，卽於今日今時，聲雷佈雲，降雨三尺零四十二點。時有四大天師領旨，傳與各部隨時下界，各逞神威，一齊振作。行者正與鄧辛

張陶令閃電娘子在空中調弄，只見衆神都到，合會一天。那其間風雲際會，甘雨滂沱，好雨！

漠漠濃雲濛濛黑霧，雷車轟轟閃電灼灼，滾滾狂風，淙淙驟雨。所謂一念回天，萬民滿望。全虧大聖施元運，萬里江山處處陰，好雨傾河倒海，蔽野迷空。簷前垂瀑布，牕外響玲瓏。萬戶千門人念佛，六街三市水流洪。東西河道條條滿，南北溪灣處處通。槁苗得潤，枯木回生。田疇麻麥盛，村堡荳糧升。客旅喜通販賣，農夫愛爾耘耕。從今黍稷多條暢，自然稼穡得豐登。風調雨順民安樂，海晏河清享太平。

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點，衆神祇漸漸收回。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四部衆神，且暫停雲從，待老孫去叫那候拜謝列位。列位可撥開雲霧，各現真身，與這凡夫親眼看看，他纔信心供奉也。」衆神聽說，只得都停在空中。這行者按落雲頭，竟至郡裏，早見八戒沙僧都來迎接，那郡侯一步一拜來謝。行者道：「且慢謝我。我已留住四部神祇，你可傳召多人，同此拜謝，教他向後好來降雨。」郡侯隨傳飛報，召衆同酬，都拈香朝拜。只見那四部神祇，開明雲霧，各現真身。四部者，乃雨部、雷部、雲部、風部，你看那：

龍王顯像，雷將舒身。雲童出現，風伯垂真。龍王顯像，銀鬚蒼貌，世無雙。雷將舒身，鈎嘴威顏，誠莫比。雲童出現，誰如玉面金冠。風伯垂真，曾似燥眉環眼。齊齊顯露青雲上，各各挨排現聖儀。風仙郡界人纔信，頂禮拈香惡性回。今日仰朝天上將，洗心向善盡皈依。

衆神祇寧待了一個時辰，人民拜之不已。孫行者又起在雲端，對衆作禮道：「有勞有勞，請列位各歸本部。老孫還教郡界中人家，供養高真，遇時節酬謝。列位從此後，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還來拯救拯救。」衆神依言，各各轉部不題。

却說大聖墜落雲頭，與三藏道：「事畢民安，可收拾走路矣。」那郡侯聞言，急忙行禮道：「孫老爺說那裏

話今此一場，乃無量無邊之恩德。下官這裏差人辦備小宴，奉答厚恩，仍買治民間田地，與老爺起建寺院，立老爺生祠，勒碑刻名，四時享祀。雖刻骨鏤心，難報萬一，怎麼就說走路的話？」三藏道：「大人之言雖當，但我等乃西方掛搭行腳之僧，不敢久住。一二日間，定走無疑。」那郡侯那裏肯放，連夜差多人治辦酒席，起蓋祠宇。次日，大開佳宴，請唐僧高坐，孫大聖與八戒沙僧列坐。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員部臣，把杯獻饌，細吹細打，款待了一日。這場果是欣然，有詩爲證：

田疇久旱逢甘雨，河道經商處處通。深感神僧來郡界，多蒙大聖上天宮。解除三事從前惡，一念歸依善果弘。此後願如堯舜世，五風十雨萬年豐。

一日筵，二日宴。今日酬，明日謝。扳留將有半月，只等寺院生祠完備。一日，郡侯請四衆往觀。唐僧訝道：「功程浩大，何成之如此速耶？」郡侯道：「下官催遣人工，晝夜不息，急急命完，特請列位老爺看看。」行者笑道：「果是賢才能幹的好賢侯也！」即時都到新寺，見那殿閣巍峨，山門壯麗，俱稱贊不已。行者請師父留一寺名。藏道：「有留名常喚做一甘露普濟寺。」郡侯稱道：「甚好甚好！」用金貼廣招僧衆，侍奉香火。殿左邊立起四衆生祠，每年四時祭祀，又起蓋雷神、龍神等廟，以答神功。看畢，即命轎行。那一郡人民，知久留不住，各備贖儀，分文不受。因此合郡官員人等，盛張鼓樂，大展旌幢，送有三十里遠，近猶不忍別，遂掩淚目送。這正是：

碩德神僧留普濟，

齊天大聖廣施恩。

畢竟不知此去，還有幾日方見如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心猿木土授門人

話說唐僧喜歡，別了那侯，在馬上向行者道：「賢徒，這一場善果，真勝似比邱國搭救兒童，皆爾之功也。」沙僧道：「比邱國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個小兒，怎似這場大雨滂沱浸潤，活殺者萬萬千性命。弟子也暗自稱讚大師兄的法力通天，慈悲蓋地也。」八戒笑道：「哥的恩也有，善也有，却只是外施仁義，內包禍心，但與老豬走就要作賤人。」行者道：「我在那裏作賤你？」八戒道：「也殺了也殺了常照顧我，照顧我，吊照顧我，煮照顧我，蒸今在鳳仙郡施了恩惠與萬萬之人，就該住上半年，帶挈我吃幾頓自在飽飯，却只管催促行路。」長老聞言，喝道：「這個猢猻子，怎麼只思量擄嘴快走，再莫鬪口！」八戒不敢言，掬掬嘴，挑着行囊，打着哈哈，帥徒們奔上大路。此時光景如梭，又值深秋之候，但見：

水痕收，山骨瘦。紅葉紛飛，黃花時候。霜晴覺夜長，月白穿牕透。家家烟火夕陽多，處處湖光寒水溜。白蘋香，紅蓼茂。橘綠橙黃，柳篩穀秀。荒村鴈落碎蘆花，野店雞聲收菽豆。

四衆行役多時，又見城垣影影，長老舉鞭遙指道：「悟空，你看那裏又有一座城池，却不知是甚去處？」行者道：「你我俱未曾到，何以知之？」且行至前邊，問人：「說不了，忽見樹叢裏走出一個老者，手持竹杖，身著輕衣，足踏一對棕鞋，腰束一條扁帶，慌得唐僧滾鞍下馬，上前道個問訊。那老者扶杖還禮道：「長老那方來的？」唐僧合掌道：「貧僧東土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經者，今至寶方遙望城垣，不知是甚去處？」特問老施主指教。」那老者聞言，口稱：「有道禪師，我這敝處，乃天竺國下郡地名玉華縣。縣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

封爲玉華王。此王甚賢，尊敬僧道，重愛黎民。老禪師若去相見，必有重敬。」

三藏謝了那老者，竟穿樹林而去。三藏纔轉身對徒弟備言前事。他三人歡喜，扶師父上馬。三藏道：「沒多路，不須乘馬。」四衆遂步至城邊，街道觀看。原來那關廂人家，做買賣的人，烟湊集，生意亦甚茂盛。觀其聲音相貌，與中華無異。三藏吩咐：「徒弟們謹慎，切不可放肆。」那八戒低了頭，沙僧掩着臉，惟孫行者攙着師父。兩邊人都來爭看，齊聲叫道：「我這裏只有降龍伏虎的高僧，不曾見降豬伏猴的和尙。」八戒忍不住，把嘴一掬道：「你們可曾看見降豬王的和尙？」謊得滿街上人，跌跌跖跖，都往兩邊閃過。行者笑道：「馱子快藏了嘴，莫裝扮，仔細脚下過橋。」那馱子低着头，只是笑。過了吊橋，入城門內，又見那大街上酒樓歌館，熱鬧繁華，果然是神州都邑，有詩爲證：

錦城鐵瓮萬年堅，臨水依山景色鮮。百貨過湖船入市，千家沽酒店垂帘。樓臺處處人烟廣，巷陌朝朝客賈喧。不亞長安風景好，雞鳴犬吠亦般般。

三藏心中暗喜道：「人言西域諸番，更不會到此。細觀此景，與我大唐何異？所爲極樂世界，誠此之謂也。」又聽得人說：「白米四錢，一石麻油八釐，一斤，真是五穀豐登之處。行轂多時，方到玉華王府。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三藏道：「徒弟，此間是府，等我進去，朝王驗牒而行。」八戒道：「師父進去，我們可好在衙門前站立？」三藏道：「你不看這門上，是「待客館」三字，你們都去那裏坐下，看有草料買些喂馬。我見了王，倘或賜齋，使來喚你等同享。」行者道：「師父放心前去，老孫自當理會。」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館中，館中有看館的人役，見他們面貌醜陋，也不敢問他，也不敢教他出去，只得讓他坐下不題。

却說老師父換了衣帽，拿了關文，竟至王府前，早見引禮官迎着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東土大唐

差來大雷音拜佛祖求經之僧，今到貴地，欲倒換關文，特來朝參千歲。」引禮官卽爲傳奏。那王子果然賢達，卽傳旨宣進。三藏至殿下施禮，王子卽請上殿賜坐。三藏將關文獻上，王子看了，見有各國印信手押，也就欣然將寶印了，押了花字，收摺在案，問道：「國師長老，自你那大唐至此，歷遍諸邦，共有幾多路程？」三藏道：「貧僧也未記程途，但先年蒙觀音菩薩在我王御前現身，曾留了頌子，言西方十萬八千里。貧僧在路，已經過一十四遍寒暑矣。」王子笑道：「十四遍寒暑，卽十四年了。想是途中有甚耽擱？」三藏道：「一言難盡，萬疊生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纔到得寶方！」

那王子十分歡喜，卽着典膳官備素齋管待。三藏起身，啟道：「貧僧有三個小徒，在外等候，不敢領齋，但恐誤行程。」王子教當殿官快去請長老三位徒弟進府同齋。當殿官隨出外相請，都道：「未曾見，未曾見。」有跟隨的人道：「待客館中坐着三個醜貌和尚，想必是也。」當殿官同衆至館中，卽問看館的道：「那個是大唐取經僧的高徒？我主有旨，請吃齋也。」八戒正坐打盹，聽見一個「齋」字，忍不住，跳起身來，答道：「我們是我們。」當殿官一見了，魂飛魄喪，都戰戰的道：「是個豬魍豬魍！」行者聽見，一把扯住八戒道：「兄弟，放斯文些，莫撒村野。」那衆官見了行者，又道：「是個猴精猴精！」沙僧拱手道：「列位休得驚恐，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衆官見了，又道：「竈君竈君！」孫行者卽教八戒牽馬，沙僧挑擔，同衆人玉華土府。

當殿官先入啟知。那王子舉目見那等醜惡，却也心中害怕。三藏合掌道：「千歲放心，頑徒雖是醜陋，却都心良。」八戒朝上唱個暗道：「貧僧問訊了。」王子愈覺心驚。三藏道：「頑徒都是山野中收來的，不會行禮，萬望赦罪。」王子奈着驚恐，教典膳官請衆僧去暴紗亭吃齋。三藏謝了恩，辭王下殿，同至亭內，埋怨八戒道：「你這夯貨，全不知一毫禮體，索性不開口，使也罷了，怎麼那般粗鹵？」一說話，足足衝倒泰山。」行者笑道：「

還是我唱的好，只省些力氣。」沙僧道：「他唱啞又不等齊，預先就抒着個嘴，呌。」八戒道：「活淘氣！師父前日教我見人，打個問訊兒是禮；今日打問訊，又說不好，教我怎的幹麼？」三藏道：「我教你見了人，打個問訊，不會教你見王子，就此歪纏。常言道：『物有幾等物，人有幾等人。』如何不分個貴賤？」正說處，那典膳官帶領人役，調開桌椅，擺上齋來。師徒們却不言語，各各吃齋。

却說那王子退殿進宮，宮中有三個小王子，見他面容改色，即問道：「父王今日爲何有此驚恐？」王子道：「適纔有東土大唐差來拜佛，取經的一個和尚，倒換關文，却一表非凡。我留他吃齋，他說有徒弟在府前，我即命請少時進來，見我不行大禮，打個問訊，我已不快。又擡頭看時，一個個醜似妖魔，心中不覺驚駭，故此面容改色。」原來那三個小王子比衆不同，一個個好武好強，便就伸拳擄袖道：「莫敢是那山裏走來的妖精，假裝人像，待我們拿兵器出去看來！」好王子大的個拿一條齊眉棍，第二個輪一把九齒鋸，第三個使一根烏油黑棒子，雄糾糾，氣昂昂的，走出王府，呌喝道：「甚麼取經的和尚，在那裏？」時有典膳官員人等跪下道：「小王，他們在這呆紗亭吃齋哩。」小王子不分好歹，闖將進去，喝道：「汝等是人，是怪？快早說來，饒你性命！」說得三藏面容失色，丟下飯碗，躬着身道：「貧僧乃唐朝來取經者，人也，非怪也。」小王子道：「你使還像個人，那三個醜的，斷然是怪！」八戒只管吃飯，不睬。沙僧與行者欠身道：「我等俱是人，面雖醜而心良，身雖劣而性善。汝三個却是何來，却這樣海口輕狂？」旁有典膳等官道：「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八戒去了碗道：「小殿下各拿兵器，怎麼莫是要與我們打哩？」

二王子掣開步，雙手舞鋸，便要打八戒。八戒嘻嘻笑道：「你那鋸只好與我這鋸做孫子罷了！」即揭衣，腰間取出鋸來，幌一幌，金光萬道，丟了解數，有瑞氣千條，把個王子，唬得手軟筋麻，不敢舞弄。行者見大的個使

一條齊眉棍，跳阿跳的，卽耳朵裏取出金箍棒來，幌一幌，碗來粗細，有丈二三長短，着地下一搗，搗了有三尺深淺，豎在那裏，笑道：『我把這棍子送你罷！』那王子聽言，卽丟了自己棍，去取那棒，雙手儘氣力一拔，真想得動分毫，再又端一端，搖一搖，就如生根一般。第三個撒起莽性，使烏油棒使來打，被沙僧一手劈開，取出降妖寶杖，燃一燃，艷艷光生，紛紛霞亮，說得那典騰等官，一個個呆呆掙掙，口不能言。

三個小王子一齊下拜道：『神師神師，我等凡人，不識萬望施展一番，我等好拜授也。』行者走近前，輕輕的把棒拿將起來道：『這裏窄狹，不好展手，等我跳在空中耍一路兒，你們看看。』好大聖，喲哨一聲，將筋斗一縱，兩隻腳踏着五色祥雲，起在半空，離地約有三百步高下，把金箍棒丟開個撒花蓋頂，黃龍轉身一上一下，左旋右轉，起初時人與棒似錦上添花，次後來不見人，只見一天棒滾。八戒在底下喝聲采，也忍不住手脚，厲聲喊道：『等老豬也去耍耍來！』好猊子，駕起風頭，也到半空，丟開鎚，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後八，滿身解數，只聽得呼呼風響，正使到熱鬧處，沙僧對長老道：『師父，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好和尚，隻着脚一跳，輪着杖也起在空中，只見那銳氣氤氳，金光縹緲，雙手使降妖杖，丟一個丹鳳朝陽，餓虎撲食，緊迎慢揮，撻轉忙攢，弟兄三個大展神通，都在那半空中揚威耀武，這纔是：

眞禪景象不凡同，大道緣由滿太空。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轉合圓通。神兵精銳隨時顯，丹器花生到處崇。天竺雖高還戒性，玉華王子總歸中。

諺得那三個小王子，跪在塵埃，暴紗亭大小人員，並王府裏老王子，滿城中軍民男女，僧尼道俗，一應人等，家家念佛磕頭，戶戶拈香禮拜，果然是：

見像歸真度衆僧，人間作福享清平。從今果正菩提路，盡是參禪拜佛人。

他三個各逞雄才，使了一路，按下祥雲，把兵器收了，到唐僧面前問訊，謝了師恩，各各坐下不題。那三個小王子，急回宮裏，告奏老王道：「父王萬千之喜，今有莫大之功也。適纔可曾看見半空中舞弄麼？」老王道：「我纔見半空霞彩，就於宮院內同你母親等衆焚香啟拜，更不知是那裏神仙降聚也。」小王子道：「不是那裏神仙，就是那取經僧三個醜徒弟。一個使金箍鐵棒，一個使九齒釘耙，一個使降妖寶杖，把我三個的兵器比的通沒有分毫。我們教他使一路，他嫌一地上窄狹，不好施展，等我起在空中使一路你看。」他就各駕雲頭，滿空中祥雲縹緲，瑞氣氤氳，纔然落下，都坐在暴紗亭裏。做兒的十分歡喜，欲要拜他爲師，學他手段，保護我邦。此誠莫大之功，不知父王以爲何如？」

老王聞言，信心從願。當時父子四人，不擺駕，不張蓋，步行到暴紗亭。他四衆收拾行李，欲進府謝齋，辭于起行。偶見玉華王父子上亭來，倒身下拜，慌得長老起來，撲地還禮。行者等閃過旁邊，微微冷笑。衆拜畢，請四衆進府堂上坐，四衆欣然而入。老王起身道：「唐老師父，孤有一事奉求，不知三位高徒，可能容否？」三藏道：「但憑千歲吩咐，小徒不敢不從。」老王道：「孤先見列位時，只以爲唐朝遠來行腳僧，其實肉眼凡胎，多致輕褻。適見老師三位高徒起舞在空中，方知是仙是佛。孤三個犬子，一生好弄武藝，今謹發虔心，欲拜爲門徒，學些武藝。萬望老師開天地之心，普運慈舟，傳度小兒，必以傾城之資奉謝。」行者聞言，忍不住呵呵笑道：「你這殿下，好不會事。我等出家人，巴不得要傳幾個徒弟。你令郎既有從善之心，切不可說起分毫之利。但只以情相處，足爲愛也。」王子聽言，十分歡喜，隨命大排筵宴，就在本府正堂擺列。噫！一聲旨意，即刻俱完。但見那：

結綵飄飄，香烟馥郁。餞金桌子掛綾綃，幌人眼目。綵漆椅兒鋪錦繡，添座風光。樹果新鮮，茶湯香噴。三五道閑食，清甜一兩餐饅頭，豐潔蒸酥蜜煎，更奇哉。油筋糖澆，真美矣。有幾瓶香糯素酒，斟出來，饗過瓊漿。

獻幾番陽羨仙茶，捧到手，香欺丹桂，般般品品皆齊備，色色行行盡出奇。

一壁廂叫承應的歌，舞吹彈，撮弄演戲。他師徒們並王父子盡樂一日，不覺天晚，散了酒席，又叫卽在暴紗亭鋪設牀幃，請師安宿，待明早謁誠焚香，再拜求傳武藝。衆皆聽從，卽備香湯，請師沐浴，衆却歸寢。此時那衆鳥高棲萬籟沉，詩人下榻罷哦吟，銀河光顯天彌亮，野徑荒涼草更深。砧杵叮咚敲別院，關山杳鴛動鄉心。寒蛩聲朗知人意，壓壓牀頭破夢魂。

一宵晚景已過，明早那老王父子又來相見。這長老昨日相見，還是王禮，今日就行師禮。那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八戒，沙僧當面叩頭，拜問道：「尊師之兵器，還取出來，與弟子們看看。」八戒聞言，欣然取出釘鈔，拋在地下。沙僧將寶杖拋出，倚在牆邊。二王子與三王子跳起去，便拿就如蜻蜓撼石柱，一個個掙得紅頭赤臉，莫想拿動半分毫。大王子見了，叫道：「兄弟，莫費力了。師父的兵器，俱是神兵，不知有多少重哩。」八戒笑道：「我的鈔也沒多重，只有一藏之數，連柄五千零四十八斤。」三王子問沙僧道：「師父寶杖多重？」沙僧笑道：「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棒看，行者去耳朵裏取出一個針兒來，迎風幌一幌，就有碗來粗細，直立的豎立面前。那王父子都皆悚懼，衆官員個個心驚。三個小王子禮拜道：「豬師沙師之兵，俱隨身帶在衣下，卽可取之，孫師爲何自耳中取出見風卽長，何也？」行者笑道：「你不知我這棒不是凡間等閑可有者。這棒是：

「鴻濛初判陶鎔鐵，大禹神人親所設。湖海江河淺共深，會將此棒知之切。開山治水太平時，流落東洋鎮海關。日久年深放彩霞，能消能長能光潔。老孫有分取將來，變化無窮隨口訣。要大彌於宇宙間，要小却似針兒節。棒名如意號金箍，天上人間稱一絕。重該一萬三千五百斤，或粗或細能生滅。也會助我開闢

天宮也曾隨我攻地闕。伏虎降龍處處通，煉魔除怪方方徹。舉頭一指太陽昏，天地鬼神皆膽怯。混沌時傳到至今，原來不是凡間鐵。」

那王子聽言，個個頂禮不盡。三人向前重重拜禮，虔心求授。行者道：「你三人不知學那般武藝？」王子道：「頗使棍的就學棍，慣使鈿的就學鈿，愛用杖的就學杖。」行者笑道：「教便也容易，只是你等無力量，使得我們的兵器，恐學之不精，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古人云：「訓教不嚴師之情，學問無成子之罪。」汝等既有誠心，可去焚香來拜了天地，我先傳你些神力，然後可授武藝。」三個小王子聞言，滿心歡喜，即便親捧香案，沐手焚香，朝天禮拜。拜畢，請師傳法。

行者轉下身來，對唐僧行禮道：「告尊師，恕弟子之罪。自當年在兩界山蒙師父大德，救脫弟子，秉教沙門。一向西來，雖不曾重報師恩，却也曾渡水登山，竭盡心力。今來佛國之鄉，幸遇賢王三子，投拜我等，欲學武藝。彼既爲我等之徒弟，即爲我師之徒孫也。謹稟過我師，庶好傳授。」三藏十分大喜，八戒、沙僧見行者行禮，也即轉身朝三藏磕頭道：「師父，我等愚鹵，拙口鈍腮，不會說話，望師父高坐法位，也讓我兩個各招個徒弟，要要，也是西方路上之憶念。」三藏俱欣然允之。

行者纔教三個王子都在暴紗亭後，靜室之間，畫了五斗，教三人都俯伏在內，一個個瞑目寧神。這裏却暗暗念動真言，誦動呪語，將仙氣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收歸本舍，傳與口訣，各授得萬千之努力。運添了火候，却像個脫胎換骨之法。運遍了子午周天，那三個小王子，方纔甦醒，一齊爬將起來，抹抹臉，精神抖擻，一個個骨壯筋強。大王子就拿得金箍棒，二王子就輪得九齒鈿，三王子就舉得降妖杖。老王見了，歡喜不勝，又排素宴，啟謝他師徒四衆。就在筵前各傳各授，學棍的演棍，學鈿的演鈿，學杖的演杖。雖然打幾個轉身，去

幾般解數，此等終是凡夫，有些着力。走一路，使喘氣噓噓，不能奈久；其進退攻揚，豈能有變化自然之妙也？當日收了筵宴。

次日三個王子又來稱謝道：「感蒙神師授賜了臂力，縱然輪得師的兵器，只是轉換艱難；意欲命匠依神師兵器式樣，減削斤兩，打造一般，未知師父肯容否？」八戒道：「好好好！說得有理。我們的器械，一則你們使不得，二則我們要護法降魔，正該另造另造。」王子隨即宣召鐵匠，買辦鋼鐵萬斤，就在王府內前院搭廠支爐鑄造。先一日將鋼鐵煉熟，次日請行者三人將金箍棒、九齒鎚、降妖杖，都取出放在蓬廠之間，看樣造作，遂此晝夜不收。

噫！這兵器原是他們隨身之寶，一刻不可離者，各藏在身，自有許多光彩護體。今放在廠中，幾日那霞光有萬道沖天，瑞氣有千條罩地。其夜有一妖精，離城只有七十里，遠近山喚豹頭山，洞喚虎口洞，夜坐之間，忽見霞光瑞氣，即駕雲來看。見光彩起處，是王府之內，他按下雲頭，近前觀看，乃是三般兵器放光。妖精又喜又愛道：「好寶貝！好寶貝！這是甚人用的，今放在此，也是我的緣法，拿了去呀，拿了去呀！」他愛心一動，弄起威風，將三般兵器一股收之，竟轉本洞。正是那：

道不須與離，可離非道也。神兵盡落空，枉費參修者。
畢竟不知怎生尋得兵器，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鈞會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

却說那院中幾個鐵匠，因連日辛苦，夜間俱自睡了。及天明起來，打造，蓬下不見了三般兵器，一個個呆掙神驚，四下尋找。只見那三個王子出宮來看，那鐵匠一齊磕頭道：「小主啊！神師的三般兵器，都不知那裏去了。」小王子聽言，心驚膽戰道：「想是師父今夜收拾去了。」急奔暴紗亭看時，見白馬尙在廊下，忍不住叫道：「師父還睡哩！」沙僧道：「起來了。」即將房門開了，讓王子進裏看時，不見兵器，慌慌張張問道：「師父的兵器都收來了？」行者跳起道：「不會收啊！」王子道：「三般兵器，今夜都不見了。」八戒連忙爬起道：「我的鎚在麼？」小王子道：「適纔我等出來，只見衆人前後找尋不見，弟子恐是師父收了，却纔來問。老師的寶貝，俱是能長能消，想必藏在身邊，哄弟子哩！」行者道：「委的未收，都尋去來。」隨至院中，蓬下果然不見踪影。八戒道：「定是這夥鐵匠偷了！快拿出來，略遲了些兒，就都打死！」那鐵匠慌得磕頭滴淚道：「爺爺！我們連日辛苦，夜間睡着，及至天明起來，遂不見了。我等乃一概凡人，怎麼拿得動？望爺爺饒命！饒命！」行者無語，暗恨道：「還是我們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樣，就該收在身邊，怎麼却丟放在此？那寶貝霞彩光生，想是驚動甚麼歹人，今夜竊去也。」八戒不信道：「哥哥說那裏話！這般個太平境界，又不是曠野深山，怎得個歹人來？定是鐵匠欺心，偷見我們的兵器光彩，認得是三件寶貝，連夜走出王府，夥些人來，擡的擡，拉的拉，偷出去了！拿過來打呀！打呀！」衆匠只是磕頭發誓。

正嚷處，只見老王子出來，問及前事，却也面無人色，沉吟半晌道：「神師兵器，本不同凡，就有百十餘人，也禁捏不動。况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不是大膽海口，孤也頗有個賢名在外，這城中軍民匠作人等，也頗懼孤之法度，斷是不敢欺心，望神師再思可矣。」行者笑道：「不用再思，也不須苦賴鐵匠。我問殿下，你這州城四面，可有甚麼山林妖怪？」王子道：「神師此問，甚是有理。孤這州城之北，有一座豹頭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往

往人言洞內有仙，又言有虎狼，又言有妖怪。孤未曾訪得端的，不知果是何物？」行者笑道：「不消講了，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寶貝，一夜偷將去了。」叫：「八戒，沙僧，你都在此保着師父，護着城池，等老孫尋訪去來。」又叫鐵匠們不可住了爐火，一一煉造。好猴王辭了三藏，吻哨一聲，形影不見，早跨到豹頭山上。原來那城相去，只有三十里，一瞬即到。竟上山峯觀看，果然有些妖氣。真是：

龍脈悠長，地形遠大。尖峯挺挺插天高，陡澗沉沉流水急。山前有瑤草鋪茵，山後有奇花佈錦。喬松老柏，古樹修篁。山鴉山鵲亂飛鳴，野鶴野猿皆嘯唳。懸崖下，麋鹿雙雙；峭壁前，獾狐對對。一起一伏遠來龍，一曲九灣潛地脈。塹頭相接玉華州，萬古千秋興勝處。

行者正然看時，忽聽得山背後有人言語，急回頭視之，乃兩個狼頭妖怪，朗朗的說着話，向西北上走。行者搦道：「這定是巡山的怪物，等老孫跟他去聽聽，看他說些甚的。」捻着訣，念個呪，搖身一變，變做個蝴蝶兒，展開翅，翩翩翻翻，竟自趕上。果然變得有樣範。

一雙粉翅，兩道銀鬚。乘風飛去急，映日舞來徐。度水過牆聽疾俏，偷香弄絮甚歡娛。體輕偏愛鮮花味，雅態芳情任卷舒。

他飛在那個妖精頭直上，飄飄蕩蕩，聽他說話。那妖精的叫道：「二哥，我大王連日僥倖，前月裏得了一個美人兒，在洞內盤桓，十分快樂。昨夜裏又得了三般兵器，果然是無價之寶。明朝開宴，慶「釘鉢會」哩！我們都有受用。」這個道：「我們也有些僥倖，拿這二十兩銀子買豬羊去，如今到了乾方集上，先吃幾盞酒兒。把東西開個花帳兒，落他二三兩銀子，買件綿衣過寒，却不是好？」兩個怪說說笑笑的，上大路急走如飛。行者聽得要慶釘鉢會，心中暗喜，欲要打殺他，爭奈不干他事，况手中又無兵器。他即飛向前邊，現了本相，在路口

上立定。那怪看看走到身邊，被他一口唾噴將去，念一聲「唵吽咩喇」，即使個定身法，把兩個釘定住。眼睛睜口也難開，直挺挺，雙腳站。他扳翻倒，揭衣搜檢，果是有二十兩銀子，搭包兒，打在腰間裙帶上。又各掛着一個粉漆牌兒。上寫着「刁鑽古怪」，一個上寫着「古怪刁鑽」，沒說好大聖取了這銀子，解了他牌兒，返跨步回城，到王府中，見了王子，唐僧並大小官員，匠作人等，具言其事。

八戒笑道：「想是老豬的寶貝，霞彩明，所以買豬羊治筵席慶賀哩！但如今怎得他來？」行者道：「我兄弟三人俱去，這銀子是買辦豬羊的客，這銀子賞了匠人，教殿下尋幾個豬羊。八戒，你變做刁鑽古怪，我變做古怪刁鑽，沙僧裝做個販豬羊的客，走進那虎口洞裏，得使處，各人拿了兵器，打絕那妖，回來却收拾走路。」沙僧笑道：「妙妙，妙不宜遲！」一老上果依此計，即教管事的買辦了七八口豬，四五腔羊。他三人辭了師父，在城外大顯神通。八戒道：「哥哥，我未曾看見那刁鑽古怪，怎生變得他的模樣？」行者道：「那怪被老孫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裏，直到明日此時方醒。我記得他的模樣，你站下等我教你變。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樣了。」那獸子真個口裏念着呪行者吹口仙氣，霎時就變得與那刁鑽古怪一般無二，將一個粉牌兒帶在腰間。行者即變做古怪刁鑽，也帶了一個牌兒。沙僧打扮得個販豬羊的客人，一思兒趕着豬羊，上大路，竟奔山來。不多時，進了山間，又遇見一個小妖。他生得嘴臉也恁地兇惡，那

間滴溜兩隻眼，如燈幌亮，紅刺刺一頭毛，似火飄光，糟鼻子，獠牙尖利，查耳朶，砍額頭，青臉泡浮。身穿一件淺黃衣，足踏一雙落蒲履。雄雄糾糾若兇神，急急忙忙如惡鬼。

那怪左脅下挾着一個彩漆的請帖，迎着行者叫道：「古怪刁鑽，你兩個來了？買了幾口豬羊？」行者道：「這趕的不是？」那怪朝沙僧道：「此位是誰？」行者道：「就是販豬羊的客人。還少他幾兩銀子，帶他來

家取的。你往那裏去？」那怪道：「我往竹節山去請老大王，明日赴會。」行者掉他的口氣兒，就問：「共請多少人？」那怪道：「請老大王坐首席，連本山大王共頭目等衆，約有四十多位。」正說處，八戒道：「去罷，去罷，豬羊都四散走了！」行者道：「你去邀着，等我討他帖兒看看。」那怪見自家人，即揭開取出，遞與行者，行者展開看時，上寫着：

「明辰敬治齋酌，慶「釘鈔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叙。幸勿外，至感！右啟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
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

行者看畢，仍遞與那怪。那怪放在匣內，竟往東南上去了。沙僧問道：「哥哥，帖兒上是甚麼話頭？」行者道：「乃慶釘鈔會的請帖，名字寫着「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請的是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沙僧笑道：「黃獅想必是個金毛獅子成精，但不知九靈元聖是個何物？」八戒聽言，笑道：「是老豬的貨了。」行者道：「怎見得是你的貨？」八戒道：「古人云：「獼母豬專趕金毛獅子。」故知是老豬之貨物也。」他三人說說笑笑，趕着豬羊，却就望見虎口洞門，但見門兒外：

周圍山邊翠，一脈氣連城。峭壁扳青蔓，高崖掛紫荊。鳥聲深樹匝，花影洞門迎。不亞桃源洞，堪宜避世情。漸漸近於門口，又見一叢大大小小的雜項妖精，在那花樹之下頑耍。忽聽得八戒「呵呵」趕豬羊到時，都來迎接，便就捉豬的捉豬，捉羊的捉羊，一齊綑倒。早驚動裏面妖王，領十數個小妖，出來問道：「你兩個來，買了多少豬羊？」行者道：「買了八口豬，七腔羊，共十五個牲口。豬銀該一十六兩，羊銀該九兩。前者領銀二十兩，還欠五兩。這個就是客人，跟來找銀子的。」妖王聽說，即喚「小的們，取五兩銀子，打發他去。」行者道：「這客人一則來找銀子，二來要看看嘉會。」那妖大怒，罵道：「你這個刁鑽兒，慳懶你買東西罷了，又與

人說甚麼會不會？八戒上前道：「主公得了寶貝，誠是天下之奇珍，就教他看看，怕怎的？」那妖咄的一聲道：「你這古怪也可惡！我這寶貝，乃是玉華州城中得來的，倘這客人看了，去那州中傳說，說得人知，那王子一時來訪求，却如之何？」行者道：「主公，這個客人，乃乾方集後邊的人，去州許遠，又不是他城中人也，那裏去傳說？」二則他肚裏也餓了，我兩個也未會吃飯。家中有現成酒飯，賞他些吃了，打發他去罷。」

說不了，有一小妖，取了五兩銀子，遞與行者。行者將銀子遞與沙僧道：「客人收了銀子，我與你進後面去，吃些飯來。」沙僧仗着膽，同八戒行者，進於洞內，到二層廠廳之上，只見正中間桌上，高高的供養着一柄九齒釘耙，真個是光彩映目。東山頭靠着一條金箍棒，西山頭靠着一條降妖杖。那怪王隨後跟着道：「客人，那中間放光亮的就是釘耙。你看便看，只是出去，千萬莫與人說。」沙僧點頭稱謝了。噫，這正是「物見主，必定取。」那八戒一生是個魯莽的人，他見了釘耙，那裏與他叙甚麼情節，跑上去，拿下來，輪在手中，現了本相，丟了解數，望妖精劈臉就築。這行者，沙僧也奔至兩山頭，各拿器械，現了原身。三弟兄一齊亂打，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閃過，轉入後邊，取一柄四明鎗，桿長鎗利，趕到天井中，支住他三般兵器，厲聲喝道：「你是甚人，敢弄虛頭，騙我寶貝？」行者罵道：「我把你這個賊毛團，你是認我不得！我們乃東土聖僧唐三藏的徒弟，因至玉華州，倒換關文，蒙賢王教他三個王子拜我們爲師，學習武藝，將我們寶貝作樣，打造如式兵器，因放在院中，被你這賊毛團，晝夜入城偷來，倒說我弄虚頭，騙你寶貝，不要走，就把我們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幾下管管！」那妖精就舉鎗來敵。這一場，從天井中門出前門，看他三僧攢一怪好殺。

呼呼棒若風，滾滾耙如雨。降妖杖舉滿天霞，四明鎗伸雲生綺。好似三仙煉大丹，火光彩幌驚神鬼。行者施威甚有能，妖精盜寶多無禮。天蓬八戒顯神通，大將沙僧英更美。兄弟合意運機謀，虎口洞中興鬪起。

那怪豪強弄巧乖，四個英雄堪斷比。當時殺至日頭西，妖邪力軟難相抵。

他們在豹頭山戰鬪多時，那妖精抵敵不住，向沙僧前喊一聲：「看鏢！」沙僧讓個身法躲過，妖精得空而走，向東南巽宮上，乘風飛去。八戒拽步要趕，行者道：「且讓他去。自古道：『窮寇勿追。』且只來斷他歸路。」八戒依言，三人竟至洞口，把那百十個若大若小的妖精，盡皆打死。原來都是些虎狼彪豹、馬鹿山羊。彼大靈使個手法，將他那洞裏細軟物件，並打死的雜項獸身，與趕來的豬羊，通皆帶出。沙僧就取出乾柴，放起火來。八戒使兩個耳朵搗風，把一個巢穴，一時燒得乾淨，却將帶出的諸物，即轉州城。此時城門尚開，人家未睡。老王父子與唐僧俱在暴紗亭盼望，只見他們撲哩撲刺的丟下一院子死獸、豬羊及細軟物件，一齊叫道：「師父，我們已得勝回來也。」那殿下啞暗相謝，唐長老滿心歡喜。三個小王子跪拜於地，沙僧攙起道：「且莫謝，都近前看看那物件。」王子道：「此物俱是何來？」行者笑道：「那虎狼彪豹、馬鹿山羊，都是成精的妖怪。被我們取了兵器，打出門來。那老妖是個金毛獅子，他使一柄四明鏟，與我等戰到天晚，敗陣逃生，往東南上走了。我等不會趕他，却掃除他歸路，打殺這些羣妖，搜尋他這些物件，帶將來的。」

老王聽說，又喜又憂。喜的是得勝而回，憂的是那妖日後報讐。行者道：「殿下放心，我已慮之熟處之當矣。一定與你掃除盡絕，方纔起行，決不至貽害於後。我午間去時，撞見一個青臉紅毛的小妖，送請書，我看他帖子上寫着：『明辰敬治，備酌慶釘，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敘。』幸勿外，至威右啟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名字是「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纔那妖精敗陣，必然向他祖翁處去會話。明辰斷然尋我們報讐，當情與你掃蕩乾淨。」老王稱謝了，擺上晚齋。師徒們齋畢，各歸寢處不題。

却說那妖精果然向東南方奔到竹節山。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處，喚名九曲盤桓洞。洞中的九靈元聖是

他的祖翁當夜足不停風，行至五更時分，到於洞口，敲門而進。小妖見了道：「大王，昨晚有青臉兒下請書，老爺留他住到今日，欲同他來赴你釘鈿會，你怎麼又絕早親來邀請？」妖精道：「不好說，不好說，會成不得了！正說處，見青臉兒從裏邊走出道：『大王，你來怎的？』」老大王爺爺起來，就同我去赴會哩！」妖精慌張張的，只是搖手不言。

少頃，老妖起來了，喚入這妖精，丟了兵器，倒身下拜，止不住腮邊淚落。老妖道：「賢孫，你昨日下午來，今早正欲來赴會，你又親來，爲何發悲煩惱？」妖精叩頭道：「小孫前夜對月閑行，只見玉華州城中有光彩沖空，急去看時，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一件是九齒濛金釘鈿，一件是寶杖，一件是金箍棒。小孫即使神法攝來，立名『釘鈿嘉會』，着小的們買豬羊果品物件設宴慶會，請祖爺爺賞之，以爲一樂。昨差青臉來送束之後，只見原差買豬羊的刁鑽兒等趕着幾個豬羊，又帶了一個販賣的客人來找銀子。他定要看會去，是小孫恐他外面傳說，不容他看。他又說肚中饑餓，討些飯吃，因教他後邊吃飯。他走到裏邊，看見兵器，說是他的。三人就各搶去一件，現出原身，一個是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一個是長嘴大耳朵的和尙，一個是晦氣色臉的和尙。他都不分好歹，喊一聲亂打，是小孫急取四明鏝趕出，與他相持，問是甚麼人敢弄虛頭。他道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因過州城，倒換關文，被王子留住，習學武藝。將他這三件兵器作樣子打造，放在院內，被我偷來，遂此不忿相持。不知那三個和尙叫做甚名，却俱有本事。小孫一人敵他三個，不過，所以敗走祖爺處。望拔刀相助，拿那和尙報讎，庶見我祖愛孫之意也！」

老妖聞言，默想片時，笑道：「原來是他。我賢孫，你錯惹了他也！」妖精道：「祖爺知他是誰？」老妖道：「那長嘴大耳者，乃豬八戒。晦氣色臉者，乃沙和尚。這兩個猶可。那毛臉雷公嘴者，叫做孫行者，這個人其實神通。」

廣大，五百年前曾大開天宮，十萬天兵也不會拿得住。他專意尋人的，他便就是個搜山揭海破洞攻城闖禍的個都頭！你怎麼惹他？也能等我和你去把那斷連玉華王子都擒來，替你出氣！那妖精聽說，卽叩頭而謝。當時老妖點獅、雪獅、狻猊、白澤、伏狸、搏象諸孫，各執鋒利器械，黃獅引領，各縱狂風，竟至豹頭山界，只聞得烟火之氣撲鼻，又聞得有哭泣之聲。仔細看時，原來是刁鑽古怪二人在那裏叫主公，哭主公哩。妖精近前，喝道：『你是真刁鑽兒，假刁鑽兒？』二怪跪倒，噙淚叩頭道：『我們怎是假的？昨日這早晚領了銀子去買豬羊，走至山西邊大路之上，見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他啐了我們一口，我們就脚軟口強，不能言語，不能移步，被他扳倒，把銀子搜了去，牌兒解了去，我兩個昏昏沉沉，直到此時纔醒。及到家，見烟火未息，房舍盡皆燒了，又不見主公並大小頭目，故在此傷心痛哭，不知這火是怎生起的！』

那妖精聞言，止不住淚如泉湧，雙脚齊跌，喊聲振天，恨道：『禿廝！十分作惡！怎麼幹出這般毒事？把我洞府燒盡，美人燒死，家當老小一空，氣殺我也，氣殺我也！』老妖叫狻猊扯他過來道：『賢孫，事已至此，徒惱無益。且養全銳氣，到州城裏拿和尙去。』那妖精猶不肯住，哭道：『老爺！我那們個山場，非一日治的，今被這禿廝盡毀，我却要此命做甚的？』掙起來，往石崖上撞頭磕腦，被雪獅、狻猊等苦勸方止。當時丟了此處，都奔州城。只聽得那風滾滾，霧騰騰，來得甚近，諺得那城外各關廂人等，拖男挾女，顧不得家私，都往州城中走。走入城門，將門閉了。有人報入王府中道：『禍事禍事！那王子、唐僧等正在暴紗亭吃早齋，聽得人報禍事，却出門來問。衆人道：『一羣妖精，飛沙走石，噴霧掀風的，來近城了！』老王大驚道：『怎麼好？』行者笑道：『都放心，都放心！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敗往東南方去，夥了那甚麼九靈元聖兒來也。等我同兄弟們出去，吩咐教關了四門，汝等點人夫看守城池。』那王子果傳令把四門閉了，點起人夫上城。他父子並唐僧在城樓上點

箭，旌旗蔽日，炮火連天。行者三人，却半雲半霧出城迎敵。這正是：

失却慧兵緣不謹，頓教魔起衆邪凶。

畢竟不知這場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獅獅授受同歸一

盜道纏禪靜九靈

却說孫大聖同八戒、沙僧出城頭，觀面相迎，見那夥妖精都是些雜毛獅子，黃獅精在前引領，狻猊獅、搏象獅，在左；白澤獅、伏狸獅，在右；狻獅、雪獅，在後；中間却是一個九頭獅子。那青臉兒怪執一面錦繡團花寶幢，緊挨着九頭獅子，刁鑽古怪兒，古怪刁鑽兒，打兩面紅旗，齊齊的都佈在坎宮之地。八戒莽撞，走近前罵道：「偷寶貝的賊怪！你去那裏夥？這幾個毛團，來此怎的？」黃獅精切齒罵道：「潑狼禿廝！昨日三個敵我一個，我敗回去，讓你爲人罷了！你怎麼這般狠惡，燒了我的洞府，損了我的山場，傷了我的眷族！我和你冤，誰來知大洞不要走，吃你老爺一鏟！」好八戒，舉鎚就迎。兩個纔交手，還未見高低，那狻獅精輸一根鐵蒺藜，雪獅精使一條三楞簡，徑來奔打。八戒發一聲喊道：「來得好！」你看這壁廂，沙和尚急掣降妖杖，近前相助。又見那狻猊精、白澤精，與搏象伏狸二精，一擁齊上。這裏孫大聖使金箍棒架住羣精。狻猊使悶棍，白澤使銅鎚，搏象使鎗，伏狸使鉞斧。那七個獅子精，這三個狼和尚好殺。

棍鎚鎗斧三楞簡，蒺藜骨朶四明鎚。七獅七器甚鋒芒，鬪戰三僧齊吡吡。大聖金箍鐵棒兇，沙僧寶杖人

間罕。八戒顯風騁勢雄，釘耙幌亮光華慘。前遮後擋各施功，左架右迎都勇敢。城頭王子助威風，擂鼓誦
羅齋壯膽，投來搶去弄神通，殺得昏濛天地反。

那一夥妖精，齊與大聖三人戰經半日，不覺天晚。八戒口吐粘涎，看看腳軟，虛幌一耙，敗下陣去。被那雪獅，
獠獅，二精喝道：「那裏走！看打！」獸子躲閃不及，被他照脊梁上打了一箇，睡在地下，只叫：「罷了罷了！」兩
個精把八戒採鬃拖尾，扛將去見那九頭獅子，報道：「祖爺，我等拿了一個來也。」說不了，沙僧行者也都戰
敗。衆妖精一齊趕來，被行者拔一把毫毛，嚼碎噴將去，叫聲：「變！」卽變做百十個小行者，圍圍繞繞，將那白
澤，狻猊，搏象，伏狸，并金毛獅怪，圍裹在中。沙僧行者却又上前攢打。到晚，拿住狻猊，白澤，走了伏狸，搏象，金毛
報知老怪，老怪見失了二獅，吩咐：「把豬八戒捆了，不可傷個性命。待他還我二獅，却將八戒與他。他若無知，
壞了我二獅，卽將八戒殺了對命。」當晚羣妖安歇城外不題。

却說孫大聖把兩個獅子精，擡近城邊，老王見了，卽傳令開門，差二三十個校尉，拿繩扛出門，綁了獅精，扛
入城裏。孫大聖收了法毛，同沙僧竟至城樓上，見了唐僧。唐僧道：「這場事甚是利害，呀！悟能性命，不知有無？」
行者道：「沒事，我們把這兩個妖精拿了，他那裏斷不敢傷。且將二精牢拴緊縛，待明早抵換八戒也。」三
個小王子對行者叩頭道：「師父先前賭鬥，只見一身，及後佯輸，卻怎麼就有百十位師身？及至拿住妖
精，近城來還是一身，此是甚麼法力？」行者笑道：「我身上有八萬四千毫毛，以一化十，以十化百，百千萬億
之變化，皆身外身之法也。」那王子一個個頂禮，卽時擺上齋來，就在城樓上吃了。各塚口上都要燈籠旗幟，
梆鈴鑼鼓，支更傳箭，放炮吶喊，早又天明。老怪就喚黃獅精，定計道：「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沙僧等，我暗
自飛空上城，拿他那師父并那老王父子，先轉九曲盤桓洞，待你得勝回報。」黃獅領計，便引獠獅，雪獅，搏象，

伏狸各執兵器，到城邊，滾風踏霧的索戰。這裏行者與沙僧，跳出城頭，厲聲罵道：「賊潑怪！快將我師弟八戒送還我，饒你性命！不然，都教你粉骨碎屍！」那妖精那容分說，一擁齊來。這大聖弟兄兩個，攔住五個獅子。這殺比昨日又甚不同。

呼呖刮地狂風惡，暗暗遮天黑霧濃。走石飛沙神鬼怕，推林倒樹虎狼驚。鋼鎗狠狠鉞斧明，瑛藜閃閃太毒情。恨不得團圓吞行者，活活捉沙僧。這大聖一條如意棒，卷舒收放甚精靈。沙僧那柄降妖杖，靈霄殿外有名聲。今番幹運神通廣，西域施功掃蕩精。

這五個雜毛獅子精與行者，沙僧正自殺到好處，那老怪駕着黑雲，徑直騰至城樓上，搖一搖頭，謊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員，并守城人夫等，都滾下城去。被他奔入樓中，張開口，把三藏與老王父子一頓噙出，復至坎宮地下，將八戒也着口噙之。原來他九個頭就有九張口，一口噙着唐僧，一口噙着八戒，一口噙着老王，一口噙着大王子，一口噙着二王子，一口噙着三王子。六口噙着六人，還空了三張口，發聲喊叫道：「我先去也！」這五個小獅精，見他祖得勝，一個個愈展雄才。行者聞得城上人喊嚷，情知中了他計，急喚沙僧仔細，他却把臂膊上毫毛，盡皆拔下，入口嚼爛噴出，變作千百個小行者，一擁攻上。當時拖到猱獅，活捉了雪獅，拿住了搏象獅，扳翻了伏狸獅，將黃獅打死，烘烘的嚷到州城之下，倒轉走脫了青臉兒，與刁鑽古怪，刁鑽兒二怪。那城上官看見，却又開門，將繩把五個獅精又細了，扛進城去。還未發落，只見那王妃哭哭啼啼，對行者禮拜道：「神師啊！我殿下父子並你師父，性命休矣！這孤城怎生是好？」大聖收了法毛，對王妃作禮道：「賢后莫愁。只因我拿他七個獅精，那老妖弄攝法，定將我師父與殿下父子攝去，料必無傷。待明日絕早，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管情捉住老妖，還你四個王子。」那王妃並宮女聞得此言，都對行者下拜道：「願求殿下父子全

生，皇圖堅固！』拜畢，一個個含淚還宮。行者吩咐各官：『將打死那黃獅精，剝了皮；六個活獅精，牢牢拴鎖。取些齋飯來，我們吃了睡覺。你們都放心，保你無事。』至次日，大聖領沙僧駕起祥雲，不多時，到於竹節山頭，按雲頭觀看，好座高山，但見：

峯排突兀，嶺峻崎嶇。深澗下潺湲水漱，陡崖前錦繡花香。回巒重疊，古道彎環，真是鶴來松有伴，果然雲去石無依。玄猿竟果向晴暉，麋鹿尋花歡日暖。青鸞聲浙瀝，黃鳥語綿蠻。春來桃李爭妍，夏至柳槐競茂。秋到黃花佈錦，冬交白雪飛綿。四時八節好風光，不亞瀛洲仙景象。

他兩個正在山頭上看景，忽見那青臉兒，手拿一條短棍，竟跑出崖谷之間。行者喝道：『那裏走！老孫來也！』謊得那小妖一翻一滾的跑下崖谷。他兩個一直追來，又不見踪跡。向前又轉幾步，却是一座洞府。兩扇花斑石門，緊緊關閉，門棹上橫嵌着一塊石版，楷鐫了十個大字，乃是「萬靈竹節山九曲盤桓洞」。那小妖原來跑進洞去，即把洞門閉了，到中間對老妖道：『爺爺，外面又有兩個和尚來了。』老妖道：『你大王並猱獅雪獅搏象伏狸可曾來？』小妖道：『不見不見，只是兩個和尚在山峯高處眺望。我看見回頭就跑，他趕將來，我却閉門來也。』

老妖聽說，低頭不語，半晌，忽的吊下淚來，叫聲：『苦啊！我黃獅孫死了猱獅孫等，又盡被和尚捉進城去矣！此恨怎生報得？』八戒細在旁邊，與王父子、唐僧俱攢在一處，悽悽惶惶受苦。聽見老妖說聲：『衆孫被和尚捉進城去。』暗暗喜道：『師父莫怕，殿下休愁。我師兄已得勝，捉了衆妖，尋到此間，救拔吾等也。』說罷，又聽得老妖叫：『小的們，好生在此看守，等我出去拿那兩個和尚進來，一發懲治。』你看他身無披掛，手不拈兵大踏步，走到前邊，只開得孫行者，呌，喝哩。他就大開了洞門，不答話，徑奔行者。行者使鐵棒，當頭支住，沙僧輪

寶杖就打。那老妖把頭搖一搖，左右八個頭，一齊張開口，把行者沙僧輕輕的又啣於洞內，教：「取繩索來！」那刁鑽古怪，古怪刁鑽，與青臉兒是昨夜逃生而回者，即拿兩條繩，把他二人着實細了。

老妖問道：「你這潑猴，把我那七個兒孫捉了，我今拿住你和尙四個，王子四個，也足以抵得我兒孫之命！小的們，選荊條柳棍來，且打這猴頭一頓，與我黃獅孫報報冤讎！」那三個小妖，各執柳棍，專打行者。行者本是熬煉過的身體，那些些柳棍兒，只好與他拂癢，他那裏做聲。憑他怎麼捶打，略不介意。八戒、唐僧與王子見了一個個毛骨悚然，少時，打折了柳棍，直打到天晚，也不計其數。沙僧見打得多了，甚不過意道：「我替他打一百十下罷。」老妖道：「你且莫忙，明日就打到你了，一個個挨次兒打將來。」八戒着忙道：「後日就打到我老豬也。」打一會，漸漸的天昏了。

老妖叫：「小的們，且住點起燈火來，你們吃些飲食，讓我到錦雲窩略睡睡去。汝三人都是遭過害的，用心看守，待明早再打。」三個小妖移過燈來，拿柳棍又打行者。腦蓋就像敲梆子一般，剔剔托托，緊幾下，慢幾下。夜將深了，却都鼾睡。行者就使個遁法，將身一小，脫出繩來，抖一抖毫毛，整束了衣服，耳朵內取出棒來，幌一幌，有吊桶粗細，二丈長短，朝着三個小妖道：「你這孽畜，把你老爺就打了許多棍子，老爺還只照舊，老爺也把這棍子略搯你，看道如何？」把三個小妖輕輕一搯，就搯做三個肉餅，却又剔亮了燈，解放沙僧。八戒細急了，忍不住大聲叫道：「哥哥，我的手脚都細腫了，倒不來先解放我。」這獸子喊了一聲，却早驚動老妖。

老妖一轆轤爬起來道：「是誰人解放？」那行者聽見，一口吹息燈，也顧不得沙僧等衆，使鐵棒打破幾重門走了。那老妖到中堂裏叫：「小的們，怎麼沒了燈光，只莫走了人也。」叫一聲，沒人答應。又叫一聲，又沒人

答應。及取燈火來看時，只見地下血淋淋的三塊肉餅，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只不見了行者，沙僧點着火，前後趕看，只見沙僧還背貼在廊下站哩，被他一把拿住，摔倒，照舊糊了，又找尋行者，但見幾層門盡皆損破，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也不去追趕，將破門補的補，遮的遮，固守家業不題。

却說孫大聖出了那九曲盤桓洞，跨祥雲，徑轉玉華州，但見那城頭上各方的土地神祇與城隍之神，迎空拜接。行者道：「汝等怎麼今夜纔見？」城隍道：「小神等知大聖下降玉華州，因有賢王款留，故不敢見。今知王等遇怪，大聖降魔，特來叩接。」行者正在曠怪處，又見金頭揭諦，六丁六甲神將，押着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大聖，吾等捉得這個土地兒來也。」行者喝道：「汝等不在竹節山護我師父，却怎麼喚到這裏？」丁甲神道：「大聖，那妖精自你逃時，復捉住捲簾大將，依然網了。我等見他法力甚大，却將竹節山土地押解至此。他知那妖精的根由，乞大聖問他一問，使好處治，以救聖僧賢王之苦。」

行者聽言，甚喜，那土地戰兢兢叩頭道：「那老妖前年下降竹節山，那九曲盤桓洞，原是六獅之窩。那六個獅子，自得老妖至此，就都拜爲祖翁。祖翁乃是個九頭獅子，號爲九靈元聖。若得他滅，須去到東極妙巖宮，請他主人公來，方可收伏，他人莫想擒也。」行者聞言，思憶半晌道：「東極妙巖宮，是太乙救苦天尊啊，他坐下正是個九頭獅子。這等說，便教揭諦金甲，還同土地回去，暗中護祐師父師弟，並州王父子，本處城隍守護城池。」衆神各各遵守去訖。

這大聖縱筋斗雲，連夜前行，約有寅時，到了東天門外，正撞着廣目天王與天丁力士一行儀從，衆皆停住，拱手迎道：「大聖何往？」行者對衆禮畢道：「前去妙巖宮走走。」天王道：「西天路不走，却又東天來做甚？」行者道：「因到玉華州，蒙州王相款，遣三子拜我等弟兄爲師，習學武藝，不期遇着一夥獅怪，今訪得妙巖

宮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欲請他來降降救師。」天王道：「那廂因你欲爲人師，所以惹出這一窩獅子來也。」行者笑道：「正爲此，正爲此。」衆天丁力士，一個個拱手讓道而行。大聖進了東天門，不多時，到妙巖宮前，但見：

彩雲重疊，紫氣龍葱。瓦漾金波，門排玉獻崇。花盆雙闕紅霞透，日映蒼林翠露籠。果然是萬真環拱，千聖興隆。殿閣層層錦，廳軒處處通。蒼龍盤護神光滿，黃道光輝瑞氣濃。這的是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巖宮。

那宮門內立着一個穿霓帔的仙童，忽見孫大聖，卽入宮報道：「爺爺，外面是闍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太乙救苦天尊聽得，卽喚侍衛衆仙迎接，迎至宮中，只見天尊高坐九色蓮花座上，百億瑞光之中，見了行者，下座來相見。行者朝上施禮，天尊答禮道：「大聖，這幾年不見，前開得你棄道歸佛，保唐僧西天取經，想是功行了。」行者道：「功行未完，却也將近。但如今因保唐僧到玉華州，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孫等爲師，習學武藝，把我們三件兵器照樣打造，不期夜間被賊偷去。及天明尋找，原是城北豹頭山虎口洞一個金毛獅子成精盜去。老孫用計取出，那精就夥了若干獅精，與老孫大鬧。內有一個九頭獅子神通廣大，將我師父與八戒並王父子四人都啣去，到一竹節山九曲盤桓洞。次日，老孫與沙僧跟尋，亦被啣去。老孫被他細打無數，幸而弄法走了，他們正在彼處受罪。問及當坊土地，始知天尊是他主人，特來奉請收降解救。」

天尊聞言，卽令仙將到獅子房，喚出獅奴來問。那獅奴熟睡，被衆將推搖方醒，揪至中廳，來見天尊，問道：「獅獸何在？」那奴兒垂淚叩頭，只教：「饒命！饒命！」天尊道：「孫大聖在此，且不打你。你快說爲何不謹，走了九頭獅子？」獅奴道：「爺爺，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見一瓶酒，不知偷去吃了，不覺沉醉睡着，失於拴鎖，是以走了。」天尊道：「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喚做『輪迴瓊液』。你吃了該醉三日不醒。那獅獸今走幾日了？」

「大聖道：『據土地說，他前年下降，到今二三年矣。』天尊笑道：『是了是了！天宮裏一日，在凡世就是一年。』叫獅奴道：『你且起來，饒你死罪，跟我與大聖下方去收他來。汝衆仙都回去，不用跟隨。』天尊遂與大聖，獅奴，駕雲竟至竹節山。

只見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本山土地，都來跪接。行者道：『汝等護祐，可曾傷着我師？』衆神道：『妖精着了惱，睡了，更不會動甚刑罰。』天尊道：『我那元聖兒，也是一個久修得道的真靈，他喊一聲，上通三聖，下徹九泉，等閑也便不傷生。孫大聖，你去他門首索戰，引他出來，我好收之。』行者聽言，果掣棒跳近洞口，高罵道：『潑妖精，還我人來也！潑妖精，還我人來也！』連叫了數聲，那老妖睡着了，無人答應。行者性急起來，輪鐵棒往內打進，口中不住的喊罵。那老妖方纔驚醒，心中大怒，爬起來，喝一聲：『趕戰！』搖搖頭，使張口來啣。行者回頭跳出，妖精趕到外邊，罵道：『賊猴那裏走！』行者立在高岸上，笑道：『你還敢這等大膽無禮！你死活也，不知哩！這不是你老爺主公在此？』那妖精趕到岸前，早被天尊念聲呪語，喝道：『元聖兒，我來了！』那妖認得是主人，不敢展掙，四隻脚，伏之於地，只是磕頭。旁邊跑過獅奴兒，一把攔住項毛，用拳着項上，打穀百十口，裏罵道：『你這畜生，如何偷走，教我受罪！』那獅獸合口無言，不敢搖動。獅奴兒打得手困，方纔住了，即將錦鞵安在他身上。天尊騎了，喝聲教走，他就縱身駕起縹雲，徑轉妙巖宮去。

大聖望空稱謝了，却入洞中，先解玉華王，次解唐三藏，次又解了八戒沙僧並三王子，共搜他洞裏物件，遣道停停，將衆領出門外。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前後堆上，放起火來，把一個九曲盤桓洞，燒做個「烏焦破瓦窰」。大聖又發放了衆神，還教土地在此鎮守，却令八戒、沙僧，各各使法，把王父子背馱回州，他攙着唐僧。不多時，到了州城，天色漸晚，當有妃后官員都來接見了，擺上齋筵，共坐享之。長老師徒還在慕妙亭安歇，王子

們入宮，各寢一宵無話。

次日，王又傳旨，大開素宴。合府大小官員，一一謝恩。行者又叫屠子來，把那六個活獅子殺了，共那黃獅子都剝了皮，將肉安排將來受用。殿下十分歡喜，卽命殺了把一個留在本府內外人用，一個與王府長史等官分用，把五個都剝做一二兩重的塊子，差校尉給散州城內外軍民人等，各吃些須。一則嘗嘗滋味，二則押押驚恐。那些家家戶戶，無不瞻仰。又見那鐵匠人等造成了三般兵器，對行者磕頭道：『爺爺，小的們工都完了。』問道：『各重多少斤兩？』鐵匠道：『金箍棒有千斤，九齒鉞與降妖杖各有八百斤。』行者道：『也能。』叫請三位王子出來，各人執兵器。三子對老王道：『父王，今日兵器完矣。』老王道：『爲此兵器幾乎傷了我父子之命。』小王子道：『幸蒙神師施法，救出我等，却又掃蕩妖邪，除了後患，誠所謂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也。』當時老王父子賞勞了匠作，又至暴紗亭拜謝了師恩。三藏又教大聖等快傳武藝，莫誤行程。他三人就各輪兵器，在王府院中，一一傳授。不數日，那三個王子盡皆操演精熟，其餘攻退之方，緊慢之法，有七十二到解數，無不知之。一則那諸王子心堅，二則那孫大聖先授了神力，此所以那千斤之棒，八百斤之鉞杖，俱能舉能運。較之初時，自家弄的武藝，真天淵也有詩爲證：

緣因善慶遇神師，習武何期動怪獅，掃蕩羣邪安社稷，飯依一體定邊夷。九靈數合元陽理，四面精通道果之。授受心明遺萬古，玉華永樂太平時。

那王子又大開筵宴，謝了師教，又取出一大盤金銀，用答微情。行者笑道：『快拿進去！快拿進去！我們出家人，要他何用？』八戒在旁道：『金銀實不敢受，奈何我這件衣服，被那些獅子精扯拉破了，但與我們換件衣服，足爲愛也。』那王子隨命針工，照依色樣，取青錦紅錦茶褐錦，各數疋，與三位各做了一件。三人欣然領受。

各穿了錦布直裰，收拾了行裝起程。只見那城內城外，若大若小，無一人不稱是羅漢臨凡，活佛下界。鼓樂之聲，旌旗之色，盈街塞道。正是家家戶外焚香火，處處門前獻彩燈。送至許遠方回，他四衆方得離城西去。這一去頓脫羣獅，潛心正果，正是

無慮無憂來佛界，

誠心誠意上雷音。

畢竟不知到靈山，還有幾多路程，何時行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觀燈

玄英洞唐僧供狀

修禪何處用工？夫馬劣猿顛速剪除，牢捉牢拴生五彩，暫停暫住墮三途。若教自在神丹漏，纔放從容玉性枯。喜怒愛思須掃淨，得玄得妙恰如無。

話表唐僧徒四衆離了玉華城，一路平穩，誠所謂極樂之鄉。去有五六日程途，又見一座城池。唐僧問行者道：「此又是甚麼處所？」行者道：「是座城池，但城上有杆無旗，不知地方，俟近前再問。」又至東關廂，見那兩邊茶坊酒肆喧譁，米市油房熱鬧。街衢中有幾個無事閑遊的浪子，見豬八戒嘴長，沙和尚臉黑，孫行者眼紅，都擁擁簇簇的爭看，只是不敢近前而問。唐僧捏着一把汗，惟恐他們惹禍。又走過幾條巷口，還不到城，忽見有一座山門，門上有「慈雲寺」三字。唐僧道：「此處略進去歇歇馬，打一個齋如何？」行者道：「好好！四衆遂一齊而入，但見那裏邊

珍樓壯麗，寶座崢嶸。佛閣高雲外，僧房靜月中。丹霞縹緲浮屠挺，碧樹陰森輪藏清。真淨土，假龍宮，大雄殿上紫雲籠。兩廊不絕閑人戲，一塔常開有客登。爐中香火時時爇，臺上燈花夜夜焚。忽聞方丈金鐘韻，應佛僧人朗誦經。

四衆正看時，又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對唐僧作禮道：「老師何來？」唐僧道：「弟子中華唐朝來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攙起道：「院主何爲行此大禮？」那和尚合掌道：「我這裏向善的人，看經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托生，纔見老師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當下拜。」唐僧笑道：「惶恐，惶恐我弟子乃行脚僧，有何受用？若院主在此閑養自在，纔是享福哩。」那和尚領唐僧入正殿，拜了佛像，唐僧方纔招呼徒弟進來。原來行者三人，自見那和尚與師父講話，他都背着臉，牽着馬，守着擔，立在一處，和尚不會在心，忽的聞唐僧叫徒弟，他三人方纔轉面。那和尚見了，慌得叫：「爺爺呀！你高徒如何恁般醜樣？」唐僧道：「醜則雖醜，倒頗有些法力，我一路甚虧他們保護。」

正說處，裏面又走出幾個和尚作禮。先見的那和尚對後的說道：「這老師是中華大唐來的人物，那三位是他高徒。」衆僧且喜且懼道：「老師中華大國到此何爲？」唐僧言：「我奉唐王聖旨，向靈山拜佛求經。適過寶方，特奔上刹，一則求問地方，二則打頓齋食就行。」那僧人個個歡喜，又邀入方丈，方丈內又有幾個與人家做齋的和尚。這先進去的又叫道：「你們都來看看中華人物。原來中華有俊的，有醜的。俊的，真個難描，難畫醜的，却十分古怪。」那許多僧同齋主都來相見。見畢，各坐下。茶罷，唐僧問道：「貴處是何地名？」衆僧道：「我這裏乃天竺國外郡，金平府是也。」唐僧道：「貴府至靈山，還有許多遠近？」衆僧道：「此間到都下有二千里，這是我等走過的。西去到靈山，我們未走，不知還有多少路，不敢妄對。」

唐僧謝了。少時，擺上齋來。齋罷，唐僧要行，却被衆僧並齋主款留道：「老師寬住一二日，過了元宵，裏裏去不妨。」唐僧驚問道：「弟子在路，只知有山有水，怕的是逢怪逢魔，把光陰都錯過了，不知幾時是元宵佳節？」衆僧笑道：「老師拜佛與悟禪心重，故不以此爲念。今日乃正月十三，到晚就試燈，後日十五上元。直到十八九方纔謝燈。我這裏人家好事，本府太守老爺愛民，各地方俱高張燈火，徹夜笙簫。還有個「金燈橋」，乃上古傳留，至今豐盛。老爺們寬住數日，我荒山願管待得起。」唐僧無奈，遂俱住下。當晚只聽得佛殿上鐘鼓喧天，乃是街坊衆信人等送燈來獻佛。唐僧等都出方丈來看了燈，各自歸寢。次日，寺僧又獻齋吃罷，同步後園閑耍，果然好個去處，正是：

時維正月，歲屆新春，園林幽雅，景物妍森。四時花木爭奇，一派峯巒疊疊。芳草階前萌動，老梅枝上生馨。紅人桃花嫩，青歸柳色新。金谷園富麗，休誇輞川圖。流風慢說，水流一道，野麝出沒無常。竹種千竿，墨客推敲未定。芍藥花，牡丹花，紫薇花，含笑花，天機方醒。山茶花，紅梅花，迎春花，瑞香花，艷質先開。陰崖積雪，猶含凍，遠樹浮煙已帶春。又見那鹿向池邊照影，鶴來松下聽琴。東幾廈，西幾亭，客來留宿。南幾堂，北幾塔，僧靜安禪。花卉中，有一兩座養性樓，車簷高拱。山水內，有三四處煉魔室，靜几明牕。真個是天然堪隱逸，又何須他處覓蓬瀛。

師徒們翫賞一日，殿上看了燈，又都去看燈遊戲。但見那：

瑪瑙花城，琉璃仙洞，水晶雲母諸宮。似重重錦繡，疊疊玲瓏。星橋影幌，乾坤動，看數株火樹搖紅。六街簫鼓，千門璧月，萬戶香風。幾處鸞峯高聳，有魚龍出海，鸞鳳騰空。羨燈光月色，和氣融融。綺羅隊裏，人人喜聽笙歌，車馬轟轟，看不盡花容玉貌，風流豪俠，佳景無窮。

三藏與衆僧在本寺內看了燈，又到東關廂各街上遊戲，到二更時，方纔回轉安置。次日，唐僧對衆僧道：「弟子原有掃塔之願，趁今日上元佳節，請院主開了塔門，讓弟子了此願心。」衆僧隨開了門，沙僧取了袈裟，隨從唐僧到了一層，就披了袈裟，拜佛禱祝畢，即將笞帚掃了一層，卸了袈裟，付與沙僧，又掃二層一層，層層直掃上絕頂。那塔上層層有佛，處處閉牕，掃一層，賞翫讀羨一層。掃畢下來，天色已晚，又都點上燈火，此夜正是十五元宵。衆僧道：「老師父，我們前晚只在荒山與關廂看燈，今晚正節，進城看看金燈如何？」唐僧欣然從之，同行者三人及衆僧進城看燈，正是：

三五良宵節，上元春色和。花燈懸鬧市，齊唱太平歌。又見那六街三市燈亮，半空一鑑初升。那月如馮夷推上爛銀盤，這燈似仙女織成鋪地錦。燈映月增一倍光輝，月照燈添十分燦爛。觀不盡鐵鎖星橋，看不了燈花火樹。雪花燈，梅花燈，春冰剪碎，繡屏燈，畫屏燈，五彩攢成，核桃燈，荷花燈，燈樓高掛，青獅燈，白象燈，燈架高擎，鰓兒燈，鰓兒燈，棚前高弄，羊兒燈，兔兒燈，簷下精神，鷹兒燈，鳳兒燈，相連相併，虎兒燈，馬兒燈，同走同行。仙鶴燈，白鹿燈，壽星騎坐，金魚燈，長鯨燈，李白高飛，鰓山燈，神仙聚會。走馬燈，武將交鋒，萬千家燈火樓臺，十數里雲烟世界。那壁廂，索琅琅玉響飛來，這壁廂，殺鞦韆香車轆過。看那紅妝樓上，倚着欄，隔着簾，並着肩，携着手，雙雙美女貪歡，綠水橋邊，鬧噪噪，錦簇簇，醉醺醺，笑呵呵，對對遊人戲綵，滿城中簫鼓誼諱，徹夜裏笙歌不斷。

有詩爲證：

錦繡場中唱彩蓮，太平境內簇人烟。燈明月皎元宵夜，雨順風調大有年。

此時正是金吾不禁，亂烘烘的，無數人烟。有那跳舞的，躑躅的，裝鬼的，騎象的，東一攢，西一簇，看之不盡。却

纔到金燈橋上，唐僧與衆僧近前看處，原來是三盞金燈。那燈有缸來大，上照着玲瓏剔透的兩層樓閣，都是細金絲兒編成，內托着琉璃薄片，其光幌月，其油噴香。唐僧回問衆僧道：「此燈是甚油？怎麼這等異香撲鼻？」衆僧道：「老師不知。我這府後有一縣，名喚晏天縣，縣有二百四十里，每年審造差徭，共有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府縣的各項差徭猶可，惟有此大戶甚是吃緊，每家當一年，要使二百多兩銀子。此油不是尋常之油，乃是酥合香油。這油每一兩值價銀二兩，每一勛值三十二個銀子。三盞燈，每缸有五百勛，三缸共一千五百勛，共該銀四萬八千兩。還有雜項繳纏使用，將有五萬餘兩，只點得三夜。」行者道：「這許多油，三夜何以就點得盡？」衆僧道：「這缸內每缸有四十九個大燈馬，都是燈草扎的把，裹了絲綿，有雞子粗細，只點過今夜，見佛爺現了身，明夜油也沒了，燈就昏了。」八戒在旁笑道：「想是佛爺連油都收去了。」衆僧道：「正是此說。滿城內人家，自古及今，皆是這等傳說。但油乾了，人俱說是佛祖收了燈，自然五穀豐登；若有一年不乾，却就年程荒旱，風雨不調，所以人家都要這供獻。」

正說處，只聽得半空中呼呼風響，謊得些看燈的人盡皆四散。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脚道：「老師父，回去罷，風來了！是佛爺降祥，到此看燈也。」唐僧道：「怎見得是佛來看燈？」衆僧道：「年年如此，不尙三更，就有風來，知道是諸佛降祥，所以人皆迴避。」唐僧道：「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今逢佳景，果有諸佛降臨，就此拜拜，多少是好？」衆僧連請不回。少時，風中果現出三位佛身，近燈來了。慌得那唐僧跑上橋頂，倒身下拜。行者急忙扯起道：「師父不是好人，必定是妖邪也。」說不了，見燈光昏暗，呼的一聲，把唐僧抱起，駕風而去。」

噫！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積年假佛看金燈。謊得那八戒兩邊尋找，沙僧左右招呼。行者叫道：「兄弟！不

須在此叫喚。師父樂極生悲，已被妖精攝去了！那幾個和尚害怕道：「爺爺，怎見得是妖精攝去？」行者笑道：「原來你這夥凡人，累年不識，故被妖邪惑了，只說是真佛降祥，受此燈供。剛纔風到處，現佛身者，就是三個妖精。我師父亦不能認，上橋頂就拜，却被他侮暗燈光，將器皿盛了油，連我師父都攝去。我略走遲了些兒，所以他三個化風而遁。」沙僧道：「師兄，這般却如之何？」行者道：「不必遲疑，你兩個同衆回寺，看守馬匹行李，等老孫趁此風追趕去也。」好大聖，急縱筋斗雲，起在半空，聞着那腥風之氣，往東北上竟趕。趕至天曉，條爾風息，見有一座大山，十分險峻，着實嵯峨。好山！

重重丘壑，曲曲源泉。藤蘿懸削壁，松柏挺虛巖。鶴鳴晨霧裏，鴈唳曉雲間。峨峨轟轟峯排戟，突突磷磷石砌磐。頂巔高萬仞，峻嶺疊千灣。野花佳木知春發，杜宇黃鸝應景妍。能窺奕奕巖巖古，怪崎嶇險又艱。停翫多時人不識，只聽虎豹有聲對。香獐白鹿隨來往，玉兔青猿去復還。深澗水流千萬里，回湍激石響潺潺。

大聖在山崖上，正自找尋路徑，只見四個人，趕着三隻羊，從西坡下，齊吶喝「開泰」。大聖閃火眼金睛，仔細觀看，認得是年月日時四值功曹使者，隱像化形而來。大聖卽掣出鐵棒，幌一幌，碗來粗細，有丈二長短，跳下崖來，喝道：「你都藏頭縮頸的那裏走！」四值功曹見他說出風息，慌得喝散三羊，現了本相，閃下路旁，施禮道：「大聖恕罪，恕罪！」行者道：「這一向也不會用着你們，你們見老孫遲慢，都一個個弄懈怠了，見也不來見我，一見你們怎麼不暗中保佑吾師，都往那裏去？」功曹道：「你師父寬了禪性，在於金平府慈雲寺貪歡，所以秦極生否，樂盛成悲，今被妖邪捕獲，他身邊有護法伽藍保着哩。吾等知大聖連夜追尋，恐大聖不識山林，特來傳報。」行者道：「你既傳報，怎麼隱姓埋名，趕着三個羊兒，吆吆喝喝作甚？」功曹道：「設此三羊，

以應開泰之言，喚做「三陽開泰」，破解你師之否塞也。」

行者恨恨的要打，見有此意，却就免之，收了棒，回噴作喜道：「這座山，可是妖精之處？」功曹道：「正是！正是！此山名青龍山，內有洞，名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大的個名辟寒大王，第二個號辟暑大王，第三個號辟塵大王。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他自幼兒愛食酥合香油。當年成精，到此假裝佛像，跌了金平府官員人等，設立金燈燈油用酥合香油。他年年到正月半，變佛像收油。今年見你師父，他認得是聖僧之身，連你師父都攝在洞內，不日要割副你師之肉，使酥合香油煎吃哩。你快用工夫，救援去也。」行者聞言，喝退四功曹，轉過山崖，找尋洞府。

行未數里，只見那洞邊有一石崖，崖下是座石屋。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門旁立有石碑，上有六字，却是「青龍山玄英洞」。行者不敢擅入，立定步，叫聲：「妖怪！快送我師父出來！」那裏唵喇一聲，大開了門，跑出一陣牛頭精，鄧鄧呆呆的問道：「你是誰，敢在這裏呼喚？」行者道：「我本是東土大唐取經的聖僧，唐三藏之大徒弟，路過金平府觀燈，我師被你家魔頭攝來，快早送還，免汝等性命。如或不然，掀翻你窩巢，教你羣精都化為膿血。」那些小妖聽言，急入內邊報道：「大王禍事了！禍事了！」

三個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遠處，那裏問甚麼青紅皂白，教小妖選剝了衣裳，汲湍中清水洗淨，算計要細切細剉，着酥合香油煎吃。忽聞得報聲禍事，老大的驚，問是何故？小妖道：「大門前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嚷道：『大王攝了他師父來，教快送出去，免吾等性命。不然，就要掀翻窩巢，教我們都化為膿血哩！』」那老妖聽說，個個心驚道：「纔拿這厮，還不會問他個姓名來歷。小的們，且把衣服與他穿了，帶過來審他一番，端是何人，何自而來也。」衆妖一擁上前，把唐僧解了案，穿了衣服，推至座前，謊得唐僧戰兢兢的，跪

在下面，只叫『大王饒命，饒命！』

三個妖精，異口同聲道：『你是那方來的和尚？怎麼見佛像不躲，却衝撞我的雲路？』唐僧磕頭道：『貧僧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的，前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經的。因到金平府慈雲寺打齋，蒙那寺僧留過元宵看燈。正在金燈橋上，見大王顯現佛像，貧僧乃肉眼凡胎，見佛就拜，故此衝撞大王雲路。』那妖精道：『你那東土到此，路程甚遠，一行共有幾衆？都叫甚名字？快實實供來，我饒你性命。』唐僧道：『貧僧俗名陳玄奘，自幼在金山寺爲僧，後蒙唐皇勅賜在長安洪福寺爲僧官。又因魏徵丞相夢斬涇河老龍，唐王遊地府，回生陽世，開設水陸大會，超度陰魂，蒙唐王又選賜貧僧爲壇主，大闡都綱。幸觀世音菩薩出現，指化貧僧往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經，可以超度亡者昇天，差貧僧來取，因賜號三藏，卽倚唐爲姓，所以人都呼我爲唐三藏。我有三個徒弟，第一個姓孫名悟空行者，乃齊天大聖歸正。』

羣妖聞得此名，着了一驚，道：『這個齊天大聖，可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唐僧道：『正是，正是。』第二個姓豬名悟能八戒，乃天蓬大元帥轉世。第三個姓沙名悟淨和尚，乃捲簾大將臨凡。三個妖精聽說，個個心驚道：『早是不會吃他。小的們，且把唐僧將鐵鏈鎖在後面，待拿他三個徒弟來湊吃。』遂點了一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各持兵器，走出門，掌了號頭，搖旗擂鼓。三個妖精披掛整齊，都到門外，喝道：『是誰人敢在我這裏，裏喝？』行者閃在石崖上，仔細觀看，那妖精生得：

彩面環睛，二角崢嶸，尖尖四隻耳，靈竅閃光明。一體花紋如彩畫，滿身錦繡若蜚英。第一個，頭頂狐裘，花帽暖，一臉昂毛熱氣騰。第二個，身掛輕紗飛烈燄，四蹄花盤玉玲瓏。第三個，威雄聲吼如雷振，獠牙尖利賽銀針。個個勇而猛，手持三樣兵，一個使鉞斧，一個大刀能。但看第三個，肩上橫擔挖撻藤。

又見那七長八短七肥八瘦的大大小小妖精，都是些牛頭鬼怪，各執鎗棒，有三面大旗，旗上明明書着：「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孫行者看了一會，忍耐不得，上前高叫道：「潑賊怪！認得老孫麼？」那妖喝道：「你是那鬧天宮的孫悟空，真個是『聞名不會見面，見面羞殺天神！』你原來是這等個獼猴兒！」行者大怒，罵道：「我把你這個偷燈油的賊，油嘴妖怪，不要胡談！快還我師父來！」趕近前，輪鐵棒就打。那三個老妖舉三般兵器，急架相迎。這一場在山凹中好殺。

鉞斧鋼刀，挖撻藤猴王一棒敢相迎。辟寒辟暑辟塵怪，認得齊天大聖名。棒起致令神鬼怕，斧來刀砍亂飛騰。好一個混元有法真空，抵住三妖假佛形。那三個偷油潤鼻今年犯，務捉欽差駕下僧。這個因師不懼山程遠，那個爲嘴常年設獻燈。兵兵只聽刀斧響，劈朴惟聞棒有聲。衝衝撞撞三攢一，架架遮遮各顯能。一朝鬥至天將晚，不知哪個虧輸那個贏。

孫行者一條棒與那三個妖魔，鬥經百五十合，天色將晚，勝負未分。只見那辟塵大王把挖撻藤閃一閃，跳過陣前，將旗搖了一搖，那夥牛頭怪簇擁上前，把行者圍在垓心，各輪兵器，亂打將來。行者見事不諧，唵喇的縱起筋斗雲，敗陣而走。那妖更不來趕，招回羣妖，安排些晚食。衆各吃了，也叫小妖送一碗與唐僧，只待拿住孫行者等，纔要整治。那師父一則長齋，二則愁苦，哭啼啼的未敢沾唇不題。

却說行者駕雲回至慈雲寺內，叫聲「師弟」，那八戒、沙僧，正自盼望商量，聽得叫時，一齊出接道：「哥哥，如何去這一日方回？端的師父下落何如？」行者笑道：「昨夜聞風而趕，至天曉到一山，不見。幸四值功曹傳信道：『那山叫做青龍山，山中有一玄英洞，洞中有三個妖精，精喚做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原來積年在此偷油，假變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今年遇見我們，也不知好歹，反連師父都攝去。老孫審得此情，吩

嘯功曹等衆，暗中保護師父，我尋近門前叫罵。那三怪齊出，都像牛頭鬼形。第一個使鉞斧，第二個使大刀，第三個使藤棍。後引一窩子牛頭鬼怪，搖旗擂鼓，與老孫鬥了一日，殺個手平。那妖王搖動旗，小妖都來。我見天曉，恐不能取勝，所以駕筋斗回來也。」八戒道：「那裏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沙僧道：「你怎麼就猜道是酆都城鬼王弄喧？」八戒笑道：「哥哥說是牛頭鬼怪，故知之耳。」行者道：「不是不是，若論老孫看那怪是三隻犀牛成的精。」八戒道：「若是犀牛，且拿住他，鋸下角來，倒值好幾兩銀子哩！」

正說處，衆僧道：「孫老爺可吃晚齋？」行者道：「方便吃些兒，不吃也能。」衆僧道：「老爺征戰這一日，豈不饑了？」行者笑道：「這日把兒，那裏使得饑？老孫曾五百年不吃飲食哩！」衆僧不知是實，只以為說笑。須臾，拿來，行者也吃了道：「且收拾睡覺，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拿住妖王，庶可救師父也。」沙僧在旁道：「哥哥說那裏話？常言道：『停留長智。』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把師父害了，却如何？不若如今就去，攪得他措手不及，方纔好救師父。少遲，恐有失也。」八戒聞言，抖擻神威道：「沙兄弟說得是我們都趁此月光去降魔耶？」行者依言，即吩咐僧道：「看守行李馬匹，待我等把妖精捉來，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免却燈油，以蘇縣小民之困，却不是好？」衆僧遵命，他三個遂縱起祥雲，出城而去。正是那：

懶散無拘禪性亂，

炎危有分道心蒙。

畢竟不知此去勝敗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挾捉犀牛怪

却說孫大聖挾同二弟，滾風駕雲，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按落雲頭，八戒就欲築門。行者道：「且稍停待我進去看看師父生死如何，再好與他爭持。」沙僧道：「這門閉緊，如何得進？」行者道：「我自自有法力。」好大聖，收了棒，捻着訣，念聲呪語，叫：「變！」卽變做個火焰蟲兒。真個也難道，你看他：

展翅星流光燦，古云磨草爲螢。神通變化不可輕，自有徘徊之性。飛近石門懸看，旁邊瑕縫穿風。將身一縱到幽庭，打探妖魔動靜。

他自飛入，只見幾隻牛橫歌直倒，一個個呼吼如雷，盡皆睡熟了。至中廳裏面，全無消息，四下門戶通關，不知那三個妖精睡在何處。纔轉過廳房，向後又照，只聞得啼泣之聲，乃是唐僧鎖在後房簷柱上哭哩。行者暗暗聽他哭甚，只見他哭道：

一別長安十數年，登山涉水苦熬煎。幸來西域逢佳節，喜到金平遇上元。不識燈中假佛像，皆因命裏有災愆。賢徒追襲施威武，但願英雄展大權。

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展開翅，飛近師前。唐僧揩淚道：「呀！西方景象不同，此時正月，蟄蟲始振，爲何就有螢飛？」行者忍不住，叫聲：「師父，我來了！」唐僧喜道：「悟空，我說正月間怎得螢火，原來是你。」行者卽現了本相道：「師父啊，爲你不識真假，誤了多少路程，費了多少心力。我一行說，不是好人，你就下跪。却被這怪，暗燈光，盜取酥合香油，連你都攝將來了。我當吩咐八戒沙僧回寺看守，我卽開風追至此間。不識地名，幸遇四值功曹傳報，說此山名青龍山玄英洞。我日間與此怪鬥至天晚方回，與師弟輩細道此情，却就不曾睡，同他兩個來此。我恐夜深不便交戰，又不知師父下落，所以變化進來，打聽打聽。」唐僧喜道：「八戒沙僧，如今在外邊哩？」行者道：「在外邊，方纔老孫看時，妖精都睡着。我且解了鎖，擰開門，帶你出去罷。」唐僧點頭稱

謝。

行者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那鎖早自開了。領着師父往前正走，忽聽得妖王在中廳內房裏叫道：『小的們，緊閉門戶，小心火燭，這會怎麼不叫更巡邏？梆鈴都不響了！』原來那夥小妖征戰一日，俱辛辛苦苦睡着，聽見叫喚，却纔醒了。梆鈴響處，有幾個執器械的，敲着鑼，從後而走，可的撞着他師徒兩個。衆小妖一齊喊道：『好和尚啊！扭開鎖往那裏去！』行者不容分說，掣出棒，幌一幌，碗來粗細，就打棒起處，打死兩個。其餘的丟了器械，近中廳打着門，叫：『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毛臉和尚在家裏打殺人了！』那三怪聽見，一轆轤爬將起來，只教：『拿住拿住！』諱得個唐僧手軟脚軟。行者也不顧師父，一路棒滾向前來。衆小妖遮架不住，被他放倒三兩個，推倒兩三個，打開幾層門，竟自出來叫道：『兄弟們何在？』八戒、沙僧正舉着鈇杖等待道：『哥哥如何了？』行者將變化入裏解放師父，正走被妖驚覺，顧不得師父，打出來的事，講說一遍不題。

那妖王把唐僧捉住，依然使鐵索鎖了，執着刀，輪着斧，燈火齊明，問道：『你這廝怎麼開鎖？那猴子如何得進？快早供來！饒你之命！不然就一刀兩段！』慌得那唐僧戰戰兢兢的跪道：『大王爺爺，我徒弟孫悟空他會七十二般變化，纔變個火焰蟲兒，飛進來救我。不期大王知覺，被小大王等撞見，是我徒弟不知好歹，打傷兩個衆，皆喊叫舉兵着火，他遂顧不得我，走出去了。』三個妖王，呵呵大笑道：『早是驚覺，未曾走了！』叫小的們把前後門緊緊關閉，亦不諛諱。

沙僧道：『閉門不諛諱，想是暗弄我師父。我們動手耶！』行者道：『說得是，快早打門。』那猓子賣弄神通，舉鈇儘力築去，把那石門築得粉碎，却又厲聲喊罵道：『偷油的賊怪！快送吾師出來也！』諱得那門內小妖滾將進去，報道：『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前門被和尚打破了！』三個妖王十分煩惱道：『這廝着實無禮！』即

命取披掛結束了，各持兵器，帥小妖出門迎敵。此時約有三更時候，半天中月明如晝。走出來，更不打話，便就輸兵。這裏行者抵住鉞斧，八戒敵住大刀，沙僧迎住大棍。這場好殺。

僧三衆，棍杖鉞。三個妖魔膽氣加，鉞斧鋼刀藤挖撻，只聞風響並塵沙。初交幾合噴愁霧，次後飛騰散彩霞。釘鉞解數隨身滾，鐵棒英豪更可誇。降妖寶杖人間少，妖怪頑心不讓他。鉞斧口明尖鎗利，藤條節懨一身花。大刀幌亮如門扇，和尚神通偏賽他。這壁廂因師性命發狠打，那壁廂不放唐僧劈臉搗斧剗棒。迎爭勝負，鉞輪刀砍兩交搭。挖撻藤條降怪杖，翻翻覆覆逞豪華。

三僧三怪，賭鬥多時，不見輸贏。那辟寒大王喊一聲叫：「小的們上來！」衆精各執兵刃齊來，早把個八戒絆倒在地，被幾個水牛精揪揪扯扯，拖入洞裏網了。沙僧見沒了八戒，只見那羣牛發喊曬聲，卽掣寶杖，望辟塵大王虛丟了架子要走，又被羣精一擁而來，拉一個踉蹌，急掙不起，也被捉去網了。行者覺道難爲，縱勦斗雲，脫身而去。當時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前。唐僧見了，滿眼垂淚道：「可憐你二人也，遭了毒手，悟空何在？」沙僧道：「師兄見捉住我們，他就走了。」唐僧道：「他既走了，必然那裏去求救。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脫網。」師徒們悽悽慘慘不題。

却說行者駕筋斗雲復至慈雲寺，寺僧接着來問：「唐老爺救得否？」行者道：「難救難救，那妖精神通廣大，我弟兄三人，與他三人鬥了多時，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後捉了沙僧，老孫幸走脫了。」衆僧害怕道：「爺爺這般會騰雲駕霧，還捉不得，想老師父被傾害也。」行者道：「不妨不妨，我師父自有伽藍揭諦，丁甲等神，暗中護佑，却也嘗吃過草還丹，料不傷命。只是那妖精有本事，汝等可好看馬匹行李，等老孫上天去求救兵來。」衆僧膽怯道：「爺爺又能上天？」行者笑道：「天宮原是我的舊家，當年我做齊天大聖，因爲亂了

蟠桃會，被我佛收降。如今沒奈何，保唐僧取經，將功折罪。一路上輔正除邪，我師父該有此難，汝等却不知也。『衆僧聽此言，又磕頭禮拜。行者出得門，打個喲喲，卽時不見。』

好大聖早至西天門外，忽見太白金星與增長天王、殷朱陶許四大靈官講話。他見行者來，都慌忙施禮道：『大聖那裏去？』行者道：『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國東界金平府旻天縣，我師被本縣慈雲寺僧留賞元宵；比至金燈橋，有金燈三盞，點燈用酥合香油，價貴白金五萬餘兩，年年有諸佛降祥受用。正看時，果有三尊佛像降臨，我師不識好歹，上橋就拜。我說不是好人，早被他侮暗燈光，連油並我師一風攝去。我隨風追襲，至天曉到一山，幸四功曹報道：『那山名青龍山，山有玄英洞，洞有三怪名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老孫急上門尋討，與他賭鬥一陣，未勝。是我變化入裏，見師父鎖住未傷，隨解了欲出，又被他知覺，我遂走了。後又同八戒、沙僧苦戰，復被他將二人捉去網了。老孫因此特啟玉帝，查他來歷，請命將降之。』

金星呵呵冷笑道：『大聖既與妖怪相持，豈看不出他的出處？』行者道：『認得認得，是一夥牛精，只是他大有神通，急不能降也。』金星道：『那是三個犀牛之精。他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成真，亦能飛雲步霧。其怪極愛乾淨，常嫌自己影身，每欲下水洗浴。他的名色也多有咒犀，有雄犀，有牯犀，有斑犀，又有胡冒犀，墮羅犀，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行於江海之中，能開水道。似那辟寒、辟暑、辟塵，都是有貴氣，故以此爲名，而稱大王也。若要拿他，只是四木禽星，見面就伏。』行者連忙唱喏問道：『是那四木禽星，煩長庚老一明示明示。』金星笑道：『此星在斗牛宮外，羅佈乾坤，你去奏問玉帝，便見分明。』行者拱拱手稱謝，竟入天門裏去。

不一時，到於通明殿下，先見葛丘張許四大天師。天師問道：『何往？』行者道：『近行至金平府地方，因我

師寬放禪性，元夜觀燈，遇妖魔攝去。老孫不能收降，特來奏聞玉帝求救。四天師即領行者至靈霄寶殿，奏各各禮畢，備言其事。玉帝傳旨，教點那路天兵相助。行者奏道：「老孫纔到西天門，遇長庚星說：『那怪是犀牛成精，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玉帝即差許天師同行者去斗牛宮點四木禽星下界收降。及至宮外，早有二十八宿星辰來接。天師道：「吾奉聖旨，教點四木禽星與孫大聖下界降妖。」旁即閃過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應聲呼道：「孫大聖，點我等何處降妖？」行者笑道：「原來是你。這長庚老兒却隱匿，我不解其意。早說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老孫，豈來相請，又何必勞煩旨意？」四木道：「大聖說那裏話？我等不奉旨意，誰敢擅離？端的是那方快早去來。」行者道：「在金平府東北艮地青龍山玄英洞，犀牛成精。」斗木獬，奎木狼，角木蛟道：「若果是犀牛成精，不須我們，只消井犴去罷。他能上山吃虎，下海擒犀。」行者道：「那犀不比望月之犀，乃是修行得道，都有千年之壽者。須得四位同去纔好，切勿推調。倘一時一位拿他不住，却不又費事了！」天師道：「你們說得是甚話？旨意着你四人，豈可不去？趁早飛行，我回旨去也。」那天師遂別行者而去。

四木道：「大聖不必遲疑，你先去索戰，引他出來，我們隨後動手。」行者即近前罵道：「偷油的賊怪，還我師來！」原來那門被八戒築破，幾個小妖，弄了幾塊板兒，搪住，在裏邊聽得罵言，急跑進報道：「大王孫和尚在外面罵哩！」辟塵兒道：「他敢陣去了，這一日怎麼又來？想是那裏求些救兵來了。」辟寒，辟暑道：「怕他甚麼？救兵快取披掛來，小的們都要用心圍繞，休放他走了。」那夥精不知死活，一個個各執鎗刀，搖旗擂鼓，走出洞來，對行者喝道：「你個不怕打的獼猴兒，你又來了！」行者最惱得是這獼猴二字，咬牙發狠，舉鐵棒就打。

三個妖王，調小妖，跑個圈子陣，把行者圈在核心。那壁廂四木禽星，一個個各輪兵刃道：「孽畜！休動手！」那三個妖王，看他四星，自然害怕，俱道：「不好了！不好了！他尋將降手兒來了！小的們，各顧性命走耶！」只聽得呼呼吼吼，喘喘呵呵，衆小妖都現了本身。原來是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滿山亂跑。那三個妖王，也現了本相，放下手來，還是四隻蹄子。就如鐵砲一般，竟往東北上跑。這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緊追緊趕，略不放鬆。惟有斗木獬、奎木狼，在東山凹裏，山頭上，山澗中，山谷內，把些牛精，打死的，活捉的，盡皆收淨，却向玄英洞解了唐僧、八戒、沙僧。沙僧認得是二星，隨同拜謝，因問：「二位如何到此相救？」二星道：「吾等是孫大聖奏玉帝請旨調來收怪救你也。」唐僧又滴淚道：「我悟空徒弟怎麼不見進來？」二星道：「那三個老怪是三隻犀牛，他見吾等，各各顧命，向東北良方逃遁。孫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追趕去了。我二星掃蕩羣牛到此，特來解放聖僧。」唐僧復又頓首拜謝，朝天又拜。八戒攙起道：「師父，禮多必詐，不須只管拜了。四星官，一則是玉帝聖旨，二則是師兄人情。今既掃蕩羣妖，還不知老妖如何降伏，我們且收拾些細軟東西出來，掀翻此洞，以絕其根，回寺等候師兄罷。」奎木狼道：「天蓬元帥說得有理，你與捲簾大將保護你師回寺安歇，待吾等遠去良方迎敵。」八戒道：「正是！正是！你二位還協同一捉，必須勦盡，方好回旨。」二星官即時追襲。八戒與沙僧將他洞內細軟寶貝，有許多珊瑚、瑪瑙、珍珠、琥珀、瑣瑠、寶貝、美玉、良金，搜出一石，搬在外面。請師父到山崖上坐了，他又進去放起火來，把一座洞燒成灰燼，却纔領唐僧找路回金平慈雲寺去。正是：

經云：「秦檜還生否，」好處逢凶實有之。愛賞花燈禪性亂，喜遊美景道心漓。大丹自古宜長守，一失原來到底虧。緊閉牢栓休曠蕩，須臾解意見參差。

且不言他三衆得命回寺，却表斗木獬、奎木狼、二星官駕雲直向東北良方趕妖怪來。二人在那半空中尋

看不見，只到西洋大海，遠望見孫大聖在海上吶喝。他兩個按落雲頭道：「大聖，妖怪那裏去了？」行者恨道：「你兩個怎麼不來追降？這會子却冒冒失失的問甚？」斗木獬道：「我見大聖與井角二星戰敗妖魔，追趕料必擒拿。我二人却就掃蕩羣精，入玄英洞救出你師父，師弟搜了山，燒了洞，把你師父付托與你二弟，領回府城慈雲寺。多時不見車駕回轉，故又追尋到此也。」

行者聞言，方纔喜謝道：「如此却是有功。多累多累，但那三個妖魔，被我趕到此間，他就鑽下海去。當有井角二星，緊緊追拿，教老孫在岸邊抵擋。你兩個既來，且在岸邊把截，等老孫也再去來。」好大聖，輪着棒，捻着訣，辟開水逕，直入波濤深處，只見那三個妖魔，在水底下與井木犴、角木蛟，捨死忘生苦鬥哩。他跳近前喊道：「老孫來也！」那妖精抵住二星官，措手不及，正在危難之處，忽聽得行者叫喊，顧殘生，撥轉頭往海心裏飛跑。原來這怪頭上角，極能分水，只聞得花的花，沖開明路。這後邊二星官並孫大聖並力追之。

却說西海中有個探海的夜叉，巡海的介士，遠見犀牛分開水勢，又認得孫大聖與二天星，即赴水晶宮對龍王慌慌張張報道：「大王有三隻犀牛，被齊天大聖和二位天星趕來也。」老龍王教順聽言，即喚太子摩昂，快點水兵，想是犀牛精，辟寒，辟暑，辟塵兒三個，惹了孫行者，今既至海，快快拔刀相助。」教摩昂得令，即忙點兵。頃刻間，龜鼈龜鼈，鱣鱣鯪鯪，與蝦兵蟹卒等，各執鎗刀，一齊吶喊，騰出水晶宮外，攔住犀牛精。犀牛精不能前進，急退後，又有井角二星並大聖攔阻，慌得他失了羣，各各逃生，四散奔走。早把個辟塵兒被老龍王領兵圍住。孫大聖見了心歡，叫道：「停消停消，捉活的，不要死的。」摩昂聽令，一擁上前，將辟塵兒扳翻在地，用鐵鈎子穿了鼻，攢蹄細倒。老龍王又傳號令，教分兵趕那兩個，協助二星官擒拿。那時小龍王帥衆前來，只見井木犴現原身，按住辟寒兒，大口小口的啃着吃哩。摩昂高叫道：「井宿井宿莫咬死他，孫大聖要活的不

要死的哩。」連喊數喊，已是被他把頸項咬斷了。摩昂吩咐蝦兵蟹卒將個死犀牛擡轉水晶宮，却又與井木犴向前追趕。只見角木蛟把那辟暑兒倒趕回來，只撞着井宿。摩昂帥龜鼈鼉撒開籊箕陣圍住。那怪只教：「饒命！饒命！」井木犴走近前，一把揪住耳朵，奪了他的刀，叫道：「不殺你不殺你，拿與孫大聖發落去來。」當即倒干戈，復至水晶宮外，報道：「都捉來也。」

行者見一個斷了頭，血淋淋的，倒在地下；一個被井木犴揪着耳朵，推跪在地。近前仔細看了道：「這頭不是兵刀傷的啊。」摩昂笑道：「不是我喊得緊，連身子都着井星官吃了。」行者道：「既是如此，也能取鋸子來，鋸下他的這兩隻角，剝了皮帶去。犀牛肉還留與龍王賢父子享之。」又把辟塵兒穿了鼻，教角木蛟牽着；辟暑兒也穿了鼻，教井木犴牽着；「帶他上金平府見那刺史官，明究其由，問他個積年假佛害民，然後的決。」衆等遵言，辭龍王父子，都出西海，牽着犀牛，會着奎斗二星，駕雲霧，竟轉金平府。

行者足踏祥光，半空中叫道：「金平府刺史，各佐貳郎官，並府城內外軍民人等聽着：吾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聖僧。你這府縣，每年家供獻金燈，假沖諸佛降祥者，卽此犀牛之怪。我等過此，因元夜觀燈，見這怪將燈油並我師父攝去，是我請天神收伏。今已掃清山洞，勦盡妖魔，不得爲害。以後你府縣再不可供獻金燈，勞民傷財也。」那慈雲寺裏八戒沙僧，方保唐僧進得山門，只聽見行者在半空言語，卽便撇了師父，丟下擔子，縱風雲起，到空中道：「那一隻被井星咬死，已鋸角剝皮在此。」八戒道：「這兩個索性推下此城，與官員人等看看，也認得我們是聖是神。左右累四位星官收雲下地，同到府堂，將這怪的決。已此情真罪當，再有甚講？」四星道：「天蓬帥近來知理明律，却好呀。」八戒道：「因做了這幾年和尚，也略學得些兒。」衆神果推落犀牛，一簇彩雲，降至府堂之上，謊得這府縣官員城裏城外人等，都家家設香案，戶戶拜天神。

少時間，慈雲寺僧把長老用轎擡進府門，會着行者，口中不離「謝」字道：「有勞上宿星官，救出我等。因不見賢徒，懸懸在念，今幸得勝而回，然此怪不知趕向何方纔捕獲也。」行者道：「自前日別了尊師，老孫上天查訪，蒙太白金星識得妖魔是犀牛，指示請四木禽星。當時奏聞玉帝，蒙旨差委，直至洞口交戰，妖王走了，又蒙斗奎二宿救出尊師，老孫與井角二宿並力追妖，直趕到西洋大海，又虧龍王遣子帥兵相助，所以捕獲到此審究也。」長老攢揚稱謝不已。

又見那府縣正官並佐貳首領，都在那裏高燒燬，滿斗焚香，朝上禮拜。少頃間，八戒發起性來，掣出戒刀，將辟塵兒頭一刀砍下，又一刀把辟暑兒頭也砍下，隨即取鋸子鋸下四隻角來。孫大聖更有主張，就教四位星官將此四隻犀角，拿上界去進貢玉帝，回繳聖旨，把自己帶來的二隻，留一隻在府堂鎮庫，以作向後免徵燈油之證。我們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四星心中大喜，即時拜別大聖，忽駕彩雲回奏而去。

府縣官留住他師徒四衆，大排素宴，遍請鄉官陪奉，一壁廂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下年不許點設金燈，永獨貢油大戶之役；一壁廂叫屠子宰剝犀牛之皮，硝熟燻乾，製造鎧甲，把肉普給官員人等。又一壁廂動，枉罰無礙錢糧，買民間空地，起建四星降妖之廟，又爲唐僧四衆建立生祠，各各樹牌刻文，用傳千古，以爲報謝。師徒們索性寬懷飲宴，又被那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這家酬，那家請，略無虛刻。八戒遂心滿意受用，把洞裏搜來的寶貝，每樣各籠些須，在袖，以爲各家齋筵之賞。

住經個月，猶不得起身。長老吩咐：「悟空，將餘剩的寶物，盡送慈雲寺僧，以爲酬禮。瞞着那些大戶人家，天不明走罷，恐只管貪樂，誤了取經，惹佛祖見罪，又生災厄，深爲不使。」行者隨將前件一一處分。次日五更早起，喚八戒備馬，那馱子吃了自在酒飯，睡得夢夢，乍道：「這早備馬怎的？」行者喝道：「師父教走路哩！」馱

子抹抹臉道：「又是這長老沒正經！二百四十家大戶都請，纔吃了有三十幾頓飽齋，怎麼又弄老猪忍餓？」長老聽言罵道：「饑糠的夯貨！莫胡說！快起來！再有強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呀！」那猓子聽見說打慌了，手脚道：「師父今番變了常時疼我，愛我，念我蠢夯護我，哥要打時，他又勸解，今日怎麼發狠轉教打麼？」行者道：「師父怪你爲嘴，誤了路程，快早收拾行李，備馬，免打！」那猓子真個怕打，跳起來穿了衣服，呶喝沙僧：「快起來！打將來了！」沙僧也隨跳起，各各收拾皆完。長老搖手道：「寂寂悄悄的，不要驚動寺僧。」連忙上馬，開了山門，找路而去。這一去，正所謂：

暗放玉龍飛彩鳳，

私開金鎖走蛟龍。

畢竟不知天明時，酬謝之家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給孤園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王遇偶

起念斷然有愛，留情必定生災。靈明何事辨三臺？行滿自歸元海。不論成仙成佛，須從個裏安排。清清淨淨絕塵埃，果正飛昇上界。

却說寺僧天明，不見了三藏師徒，都道：「不會留得，不會別得，不會求告得，清清的把個活菩薩放得走了！」正說處，只見南關廂有幾個大戶來請，衆僧撲掌道：「昨晚不曾防禦，今夜都駕雲去了！」衆人齊望空拜謝。此言一講，滿城中官員人等，盡皆知之，叫此大戶人家俱治辦五牲花果，往生祠祭獻酬恩不題。

却說唐僧四衆，餐風宿水，一路平寧，行有半個多月，忽一日，見座高山，唐僧又悚懼道：「徒弟，那前面山嶺峻峭，是必小心！」行者笑道：「這邊路上將近佛地，斷乎無甚妖邪，師父放懷勿慮。」唐僧道：「徒弟，雖然佛地不遠，但前日那寺僧說，到天竺國都下有二千里，還不知是有多少路哩。」行者道：「師父，你又是又把烏巢禪師心經忘記了？」三藏道：「般若心經是我隨身衣鉢，自那烏巢禪師教後，那一日不念，那一時得忘？顛倒也念得來，怎會忘得？」行者道：「師父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師父解得。」三藏說：「猴頭，怎又說我不曾解得你解得麼？」行者道：「我解得，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聲。

旁邊笑倒一個八戒，喜壞一個沙僧，說道：「嘴靶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又不是那裏禪和子，聽過講經，那裏應佛僧，也曾見過說法，弄虛頭找架子，說甚麼曉得，解得怎麼就不作聲聽講請解？」沙僧說：「二哥，你也信他，大哥扯長話哄師父走路，他曉得弄棒罷了，他那裏曉得講經？」三藏道：「悟能，悟淨，休要亂說。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他師徒們正說話間，却倒也走過許多路程，離了幾個山岡，路旁早見一座大寺。三藏道：「悟空，前面是座寺啊，你看那寺倒也。」

「不小不大，却也琉璃碧瓦，半新半舊，却也是八字紅牆，懸懸見蒼松偃蓋，也不知是幾千百年間故物，到於今，潺潺聽流水鳴絃，也不道是那朝代時分開山留得。在山門上，大書着「布金禪寺」，懸扁上，留題着「上古遺跡。」」

行者看得是布金禪寺，八戒也道是布金禪寺。三藏在馬上沉思道：「「布金」，「布金」這莫不是舍衛國界了麼？」八戒道：「師父，奇啊，我跟你幾年，再不會見識得路，今日也識得路了。」三藏說道：「不是我常看經誦典，說是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園，這園說是給孤獨長者問太子買了請佛講經，太子說：「我這園

不賣。他若要買我的時，除非黃金滿布園地。」給孤獨長者聽說，隨以黃金爲磚，布滿園地，纔買得太子祇園，纔請得世尊說法。我想這布金寺，莫非就是這個故事？」八戒笑道：「造化！若是就是這個故事，我們也去摸他塊把磚兒送人。」大家又笑了一會，三藏纔下得馬來，進得山門，只見山門下挑擔的、背包的、推車的、整車坐下也有睡的去睡，講的去講，忽見他們師徒四衆，俊的又俊，醜的又醜，大家有些害怕，却也就讓開些路兒。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住，只叫「斯文斯文」。這時節，却也大家收斂，轉過金剛殿後，早有一位禪僧走出，却也威儀不俗，真是：

面如滿月光，身似菩提樹。擁錫袖飄風，芒鞋石頭路。

三藏見了問訊，那僧卽忙還禮道：「師從何來？」三藏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之旨，差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寶方，造次奉謁，便借一宿，明日就行。」那僧道：「荒山十方常住，都可隨喜，況長老東土神僧，但得供養，幸甚。」三藏謝了，隨卽喚他三人同行。過了迴廊香積，徑入方丈，相見禮畢，分賓主坐定。行者三人亦垂手坐了。這時寺中聽說到了取經僧人，東土大唐話說，寺中若大若小，不問長住掛榻長老，行童一都來參見。茶罷，擺上齋供。這時長老還正開齋念偈，八戒早是要緊饅頭，素食粉湯，一攪直下。這時方丈却也有人，有知識的，讚說三藏威儀好要子的，都看八戒吃飯。

却說沙僧眼溜，看見頭底，暗把八戒捏了一把，說道：「斯文！」八戒着忙，急的叫將起來，說道：「斯文！斯文！肚裏空空。」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曉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論起肚子裏來，正替你我一般哩。」八戒方纔肯住。三藏念了結齋，左右撤了席面，三藏稱謝，寺僧問起東土來因。三藏說到古蹟，纔問布金寺名之由。那僧答曰：「這寺原是舍衛國給孤獨園寺，又名祇園。因是給孤獨長者請佛講經，金磚布地，又易今名。我這寺

一望之前，乃是舍衛國。那時給孤獨長者正在舍衛國居住。我荒山原是長者之祇園，因此遂名給孤布金寺。寺後邊還有祇園基址。近年間，若遇時雨滂沱，還淋出金銀珠兒，有造化的每每拾着。」

三藏道：「話不虛傳，果是真。」又問道：「纔進寶山，見門下兩廊，有許多驛馬車擔的行商，爲何在此歇宿？」衆僧道：「我這山喚做百脚山。先年且是太平，近因天氣循環，不知怎的，生幾個蜈蚣精，常在路下傷人。雖不至於傷命，其實人不敢走。山下有一座關，喚做雞鳴關。但到雞鳴之時，纔敢過去。那些客人，因到晚了，惟恐不便，權借荒山一宿，等雞鳴後便行。」三藏道：「我們也等雞鳴後去罷。」

師徒們正說處，又見拿上齋來，却與唐僧等吃畢。此時上弦月皎，三藏與行者步月閑行，又見個道人來報：「我們老師爺要見見中華人物。」三藏急轉身，見一個老和尚，手持竹杖，向前作禮道：「此位就是中華來的師父。」三藏答禮道：「不敢。」老僧稱讚不已，因問：「老師高壽？」三藏道：「虛度四十五年矣。敢問老院主尊壽？」老僧笑道：「比老師痴長一花甲也。」行者道：「今年是一百零五歲了。你看我有多少年紀？」老僧道：「師家貌古神清，况月夜眼花，急看不出來。」叙了一會，又向後廊看看。三藏道：「纔說給孤園基址，果在何處？」老僧道：「後門外就是，快教開門。」但見是一塊空地，還有些碎石壘的牆脚。三藏合掌歎曰：

「憶昔檀那須達多，曾將金寶濟貧病。祇園千古留名在，長者何方伴覺羅？」

他都翫着月，緩緩而行。行近後門外，至臺上，又坐了一坐，忽聞得有啼哭之聲。三藏靜心誠聽，哭的是爺娘不知苦痛之言。他就感觸心酸，不覺淚墮，回問衆僧道：「是甚人在何處悲切？」老僧見問，卽命衆僧先回去煎茶，見無人，方纔對唐僧行者下拜。三藏攙起道：「老院主，爲何行此禮？」老僧道：「弟子年歲百餘，略通人事。每於禪靜之間，也曾見過幾番景象。若老爺師徒，弟子聊知一二，與他人不同。若言悲切之事，非這位師家。」

明辨不得。」行者道：「你且說，是甚事？」

老僧道：「舊年今日，弟子正明性月之時，忽聞一陣風響，就有悲怨之聲。弟子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美貌端正之女。我問他：「你是誰家女子？爲甚到於此地？」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的公主。因爲月下觀花，被風刮來的。」我將他鎖在一間敞空房裏，將那房砌作個監房模樣，門上止留一小孔，僅遞得碗過。當口與衆僧傳道：「是個妖邪，被我網了。」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不肯傷他性命，每日與他兩頓粗茶粗飯，吃着度命。那女子也聰明，即解吾意，恐爲衆僧點污，就裝風作怪，尿裏眠，屎裏臥，白日家說胡話，呆呆瞪瞪的，到夜靜處，却思量父母啼哭。我幾番家進城來，去打探公主之事，全然無損。故此堅收緊鎖，更不放出。今幸老師來國，萬望到了國中，廣施法力，辨明辨明，一則救拔良善，二則昭顯神通也。」三藏與行者聽罷，切切在心，正說處，只見兩個小和尚請吃茶安置，遂而回去。八戒與沙僧在方丈中，突突囔囔的道：「明日要鷄鳴走路，此時還不來睡！」行者道：「獸子又說甚麼？」八戒道：「睡了罷。這等夜深，還看甚麼景致？」因此老僧散去，唐僧就寢，正是那：

人靜月沉花夢悄，暖風微透壁窗紗。銅壺點點看三汲，銀漢明明照九華。

當夜睡還未久，即聽鷄鳴。那前邊行商烘烘皆起，引燈造飯。這長老也喚醒八戒，沙僧，扣馬收拾，行者叫點燈來。那寺僧已先起來，安排茶湯點心，在後候敬。八戒歡喜，吃了一盤饅饅，把行李馬匹牽出。三藏行者對衆辭謝。老僧又向行者道：「悲切之事，在心！在心！」行者笑道：「謹領！謹領！我到城中，自能聆音而察理，見貌而辨色也。」那夥行商哄哄囔囔的，也一同上了大路。將有寅時，過了鷄鳴關，至巳時，方見城垣，真是鐵甃金城，神洲天府那城。

虎踞龍蟠形勢高，鳳樓麟閣彩光搖。御溝流水如環帶，福地依山插錦標。曉日旌旗明葦路，春風簫鼓徧溪橋。國王有道衣冠勝，五穀豐登顯俊豪。

當日入於東市街，衆商各投旅店。他師徒們進城，正走處，有一個會同館驛，三藏等徑入驛內。那驛內管事的，卽報驛丞道：「外面有四個異樣的和尚，牽一匹白馬進來了。」驛丞聽說有馬，就知道是官差的，出廳迎迓。三藏施禮道：「貧僧是東土唐朝欽差靈山大雷音見佛求經的，隨身有闍文，入朝照驗。借大人高衙一歇，事畢就行。」驛丞答禮道：「此衙門原設待使客之處，理當款送。請進，請進。」三藏喜悅，教徒弟們都來相見。那驛丞看見嘴臉醜陋，暗自心驚，不知是人，是鬼，戰兢兢的，只得看茶擺齋。三藏見他驚怕道：「大人勿驚，我等三個徒弟，相貌雖醜，心地俱良，俗謂『面惡人善，一何以懼爲？』」

驛丞聞言，方纔定了心性，問道：「國師唐朝在於何方？」三藏道：「在南瞻部洲中華之地。」又問：「幾時離家？」三藏道：「貞觀十三年，今已歷過十四載，苦經了些萬水千山，方到此處。」驛丞道：「神僧！神僧！」三藏問道：「上國天年幾何？」驛丞道：「我敝處乃大天竺國，自太祖太宗傳到，今已五百餘年。現在位的爺爺愛山水花卉，號做怡宗皇帝，改元靖宴，今已二十八年了。」三藏道：「今日貧僧要去見駕，倒換關文，不知可得遇朝？」驛丞道：「好好正好，近因國王的公主娘娘，年登二十青春，正在十字街頭，高結綵樓，拋打繡毬，撞天婚，招駙馬。今日正當熱鬧之際，想我國王爺爺還未退朝。若欲倒換關文，趁此時好去。」

三藏欣然要走，只見擺上齋來，遂與驛丞行者等吃了。時已過午，三藏道：「我好去了。」行者道：「我保師父去。」八戒道：「我去。」沙僧道：「二哥罷麼，你的嘴臉不見怎的，莫到朝門外裝腔，還教大哥去。」三藏道：「悟淨說得好，馱子粗夯，悟空還有些細膩。」那馱子掬着嘴道：「除了師父，我三個的嘴臉也差不多兒。」

三藏却穿了袈裟，行者拿了引袋回去。只見街坊上，士農工商，文人墨客，愚夫俗子，齊哈哈都道：「看拋繡毬去也。」三藏立於道旁，對行者道：「他這裏人物衣冠，宮室器用，言語談吐，也與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拋打繡毬，遇着姻緣，結了夫婦，此處亦有此等風俗。」行者道：「我們也去看看如何？」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我服色不便，恐有嫌疑。」行者道：「師父，你忘了那給孤布金寺老僧之言：一則去看繡樓，二則去辨真假。似這般忙忙的，那皇帝必聽公主之喜報，那裏視朝理事，且去去來。」三藏聽說，真與行者相隨，見各項人等，俱在那裏看打繡毬。呀！那知此去，却是漁翁拋下鈎和線，從今釣出是非來。

話表那個天竺國王，因愛山水花卉，前年帶后妃公主，在御花園月夜賞翫，惹動一個妖邪，把真公主攝去。他却變做一個假公主，知得唐僧今年今日今時到此，他假借國家之宮，搭起繡樓，欲招唐僧爲偶，採取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正當午時三刻，三藏與行者雜入人叢，行近樓下，那公主纔拈香焚起，祝告天地。左右有五七十胭嬌繡女，近侍的捧着繡毬，那樓八窗玲瓏，公主轉睛觀看，見唐僧來得至近，將繡毬取過來，親手拋在唐僧頭上。唐僧着了一驚，把個匡廬帽子打歪，雙手忙扶着那毬，那毬穀轆的滾在他衣袖之內。那樓上齊聲發喊道：「打着個和尚了！打着個和尚了！」

噫！十字街頭，那些客商人等，濟濟哄哄，都來奔搶繡毬，被行者喝一聲，把牙撻一撻，把腰躬一躬，長了有三丈高的個神威，弄出醜臉，謊得些人跌跌爬爬，不敢相近。霎時人散，行者還現了本像。那樓上繡女宮娥並大小太監，都來對唐僧下拜道：「貴人貴人，請入朝堂賀喜。」三藏急還禮，扶起衆人，回頭埋怨行者道：「你這猴頭，又是撮弄我也。」行者笑道：「繡毬兒打在你頭上，滾在你袖裏，干我何事？埋怨怎麼？」三藏道：「似此怎生區處？」行者道：「師父，你且放心，使入朝見駕，我回驛報與八戒、沙僧等候。若是公主不招你，便能倒換。」

了關文就行；如必欲招你，你對國王說：「召我徒弟來，我要吩咐他一聲。」那時召我三個入朝，我其間自能辨別真假，此是倚婚降怪之計。」

唐僧無已從言，行者轉身回驛。那長老被衆宮娥等撮擁至樓前，公主下樓，玉手相挽，同登寶輦，擺門儀從，回轉朝門。早有黃門官先奏道：「萬歲，公主娘娘挽着一個和尚，想是繡毬打着，現在午門外候旨。」那國王見說，心甚不喜，意欲趕退，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只得合情宣入。公主與唐僧遂至金鑾殿下，正是一對夫妻呼萬歲，兩門邪正拜千秋。禮畢，又宣至殿上，開言問道：「僧人何來，遇朕女拋毬得中？」唐僧俯伏奏道：「貧僧乃南瞻部洲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經的。因有長路關文，特來朝王倒換。路過十字街繡樓之下，不期公主娘娘拋繡毬，打在貧僧頭上。貧僧是出家異教之人，怎敢與玉葉金枝爲偶，萬望赦貧僧死罪，倒換關文，打發早赴靈山，見佛求經，回我國土，永註陛下之天恩也。」國王道：「你乃東土聖僧，正是「千里姻緣使線牽」，寡人公主，今登二十歲未婚，因擇今日年月日時俱利，所以結綵樓拋毬，以求佳偶。可的你來，着朕雖不喜，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那公主叩頭道：「父王常言「嫁雞逐雞，嫁犬逐犬」，女有誓願在先，了這毬，告奏天地神明，撞天婚拋打，今日打着聖僧，即是前世之緣，遂得今生之遇，豈敢更移願招他爲駙馬。」國王方喜，即宣欽天監正臺官選擇日期，一壁廂收拾妝奩，又出旨曉諭天下。

三藏聞言，更不謝恩，只教「放赦放赦」，國王道：「這和尚甚不通理，朕以一國之富，招你做駙馬，爲何不在此享用，念念只要取經，再若推辭，教錦衣官校推出斬了。」長老嚇得魂不附體，只得戰兢兢叩頭啟奏道：「感蒙陛下天恩，但貧僧一行四衆還有三個徒弟在外，今當領納，只是不曾吩咐得一言，萬望召他到此，倒換關文教他早去，不誤了西求之意。」國王遂准奏道：「你徒弟在何處？」三藏道：「都在會同館驛。」隨即

差官召聖僧徒弟，領關文西去，留聖僧在此爲駙馬，長老只得起身侍立。有詩爲證：

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難成恨惡緣。道在聖傳修在己，善由人積福由天。休逞六根多貪欲，頓開一性本來原。無愛無思自清淨，管教解脫得超然。

當時差官至會同館驛，宣召唐僧徒弟不題。却說行者自綵樓下別了唐僧，走兩步，笑兩聲，喜喜歡歡的回驛。八戒沙僧迎著道：「哥哥，你怎麼那般喜笑？師父如何不見？」行者道：「師父喜了。」八戒道：「還未到地頭，又不曾見佛取得經回，是何來之喜？」行者笑道：「我與師父只走至十字街綵樓之下，可的被當朝公主拋繡毬，打中了師父。師父被些宮娥彩女太監推擁至樓前，同公主坐轎入朝，招爲駙馬，此非喜而何？」八戒聽說，跌腳捶胸道：「早知我去好來，都是那沙僧懶懶，你不阻我啊，我徑奔綵樓之下，一繡毬打着我老豬那公主，招了我，却不美哉，妙哉！俊刮標致停當，大家造化。耍子兒何等有趣？」沙僧上前，把他臉上一抹道：「不差！不差！好個嘴巴骨子！」三錢銀子買個老驢，自誇驕得！要是一繡毬打着你，就連夜燒退送紙，也還道遲了，敢惹你這晦氣進門！」八戒道：「你這黑子不知趣，醜自醜，還有些風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堅強，各有一得可取。』」

行者道：「馱子莫胡談！且收拾行李。但恐師父着了急，來叫我們，却好進朝保護他。」八戒道：「哥哥又說差了。師父做了駙馬，到宮中與皇帝的女兒交歡，又不是爬山躡路，遇怪逢魔，要你保護他怎的？他那樣一把子年紀，豈不知被窩裏之事，要你去扶搭？」行者一把揪住耳朵，輪拳罵道：「你這個淫心不斷的夯貨！說那甚胡話！」正噪鬧間，只見驛丞來報道：「聖上有旨，差官來請三位聖僧。」八戒道：「端的請我們爲何？」驛丞道：「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打中繡毬，招爲駙馬，故此差官來請。」行者道：「差官在那裏，教他進來。」那

官與行者施禮。禮畢，不敢仰視，只管暗暗說道：「是鬼，是怪！是雷公，夜叉！」行者道：「那官兒有話不說，爲何沉吟？」那官兒慌得戰戰兢兢的，雙手舉着聖旨，口裏亂道：「我公公有請會親，我主公會親有請。」八戒道：「我這裏沒刑具，不打你，你慢慢說，不要怕。」行者道：「莫道怕你打，怕你那臉嘴，快收拾挑擔牽馬進朝見師父，講事去也。」這正是：

路逢狹道難迴避，

定教恩愛反爲仇。

畢竟不知見了國王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樂御花園

一怪空懷情慾喜

話表孫行者三人隨着宣召官至午門外，黃門官即時傳奏宣進。他三個齊齊站定，更不下拜。國王問道：「那三位是聖僧，駙馬之高徒，姓甚名誰，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經卷？」行者即近前，意欲上殿，旁有護駕的喝道：「不要走，有甚話，立下奏來。」行者笑道：「我們出家人，得一步就進一步。」隨後八戒、沙僧亦俱近前。長老恐他村鹵驚駕，便起身叫道：「徒弟啊，陛下問你來因，你即奏上。」行者見他那師父在旁侍立，忍不住大叫一聲道：「陛下輕人輕己，既招我師爲駙馬，如何教他侍立世間稱女夫謂之「貴人」，豈有貴人平坐之理？」國王聽說，大驚失色，欲退殿，恐失了觀瞻，只得硬着膽，教近侍的取繡墩來，請唐僧坐了。行者纔奏道：

「老孫祖居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父天母地，石裂吾生，曾拜至人，學成大道。復轉仙鄉，嘯聚在洞天福地，下海降龍，登山擒獸，消死名，上生籍，官拜齊天大聖，翫賞瓊樓，喜遊寶閣。會天仙，日日歌歡，居聖境，朝朝快樂。只因亂却蟠桃宴，大反天宮，被佛擒伏，困壓在五行山下，饑餐鐵彈，渴飲銅汁，五百年未嘗茶飯。幸我師出東土，拜西方觀音，教令脫天災，離大難，皈正在瑜伽門下。舊諱悟空，稱名行者。」

國王聞得這般名重，慌得下了龍牀，走將來，以御手挽唐長老道：「騎馬也是朕之天緣，得遇你這仙姻，仙眷。」

三藏滿口謝恩，請國王登位。復問：「那位是第二高徒？」八戒掬嘴揚威道：

「老豬先世爲人，貪歡愛懶，一生混沌，亂性迷心。未識天高地厚，難明海闊山遙。正在幽閑之際，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話，解開孽網，兩三言，劈破災門。當時省悟，立地投師，謹修二八之工夫，敬煉三三之前後行，滿飛昇，得超天府。荷蒙玉帝厚恩，官賜天蓬元帥，管押河兵，逍遙漢海。只因蟠桃酒醉，戲弄嫦娥，謫官銜，遭貶臨凡，錯投胎，托生豬像，住福陵山，造惡無邊。遇觀音，指明善道，皈依佛教，保護唐僧，徑往西天，拜求妙典，法諱悟能，稱爲八戒。」

國王聽言，膽戰心驚，不敢觀覷。這獸子越弄精神，搖着頭，掬着嘴，擡起耳朵，呵呵大笑。三藏又怕驚駕，即叱道：「八戒收斂！」方纔叉手拱立，假扭斯文。又問：「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沙和尚合掌道：

「老沙原係凡夫，因怕輪迴訪道，雲遊海角，浪蕩天涯。常得衣鉢隨身，每煉心神在舍。因此虔誠，得逢仙侶，養就孩兒，配緣姪女。工滿三千，合和四相，超天界，拜玄穹，官授捲簾大將，侍御鳳輦龍車，封號將軍。也爲蟠桃會上，失手打破玻璃盞，貶在流沙河，改頭換面，造孽傷生。幸喜菩薩遠遊東土，勸我皈依。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經正果。從新自立，復修大覺。指河爲姓，法諱悟淨，稱名和尚。」

國王見說，多驚多喜。喜的是女兒招了活佛，驚的是三個實乃妖神。正在驚喜之間，忽有正臺陰陽官奏道：「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壬子辰良，周堂通利，宜配婚姻。」國王道：「今日是何日辰？」陰陽官奏：「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獻果，正宜進賢納事。」國王大喜，即着當駕官打掃御花園館閣樓亭，且請駙馬同三位高徒安歇，待後安排合卺佳筵，着公主匹配。衆等欽遵，國王退朝，多官皆散不題。

却說三藏師徒們，到御花園，天色漸晚，擺了素膳。八戒喜道：「這一日也該吃飯了。」管辦人即將素米飯、麵飯等物，整摺挑來。那八戒吃了又添，添了又吃，直吃得撐腸拄腹，方纔住手。少頃，又點上燈，設鋪蓋，各自歸寢。長老見左右無人，却恨責行者，怒聲叫道：「悟空，你這猢猻，番番害我！我說只去倒換關文，莫向綵樓前去，你怎麼直要引我去看看？如今看得好麼？却惹出這般事來，怎生是好？」行者陪笑道：「師父說：『先母也是拋打繡毬，遇舊緣，成其夫婦。』似有慕古之意，老孫纔引你去。又想着那個給孤布金寺長老之言，就此檢視真假。適見那皇帝之面，略有些晦暗之色，但未見公主何如耳。」長老道：「你見公主使怎的？」行者道：「老孫的火眼金睛，但見面，就認得真假善惡，富貴貧窮，却好施爲，辨明邪正。」沙僧與八戒笑道：「哥哥近日又學得會相面了。」行者道：「相面之士，當我孫子能了。」三藏喝道：「且休調嘴，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果何以處之？」行者道：「且到十二日會喜之時，必定那公主出來參拜父母，等老孫在旁觀看。若還是個真女人，你就做了駙馬，享用國內之榮華也罷。」

三藏聞言，越生曠怒，罵道：「好猢猻，你還害我哩！却是悟能說的，我們十節兒已上了九節七八分了。你還把熱舌頭，餞我！快早夾着，你休鬧那臭口！再若無禮，我就念起咒來，教你了當不得！」行者聽說念咒，慌得跪在面前道：「莫念，莫念！若是真女人，待拜堂時，我們一齊大鬧皇宮，領你去也。」師徒說話，不覺早已入更。正

是：

沉沉宮漏，簾簾花香。繡戶垂珠箔，闌庭絕火光。鞦韆索冷空留影，羌笛聲殘靜四方。繞屋有花籠月燦，隔空無樹顯星芒。杜鵑啼歇，蝴蝶夢長。銀漢橫天宇，白雲歸故鄉。正是離人情切處，風搖嫩柳更淒涼。

八戒道：「師父，夜深了，有事明早再議。且睡且睡。」師徒們果然安歇一宵。早又金鷄唱曉，國王即登殿設朝。但見：

宮殿開軒紫氣高，風吹御樂透青霄。雲移豹尾旌旗動，日射螭頭玉佩搖。香霧細添宮柳綠，露珠微潤苑花嬌。山呼舞蹈千官列，海晏河清一統朝。

衆文武百官朝罷，又宣光祿寺安排十二日會喜佳筵。今日且整春盤，請駙馬在御花園中款款，吩咐儀司領三位賢親，去會同館少坐，着光祿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兩處俱着教坊司奏樂，伏侍賞春景消遲日也。八戒聞得，應聲道：「陛下，我師徒自相會，更無一刻相離。今日既在御花園飲宴，帶我們去耍兩日，好教師父替你家做駙馬，不然，這個買賣生意弄不成。」

那國王見他醜陋，說話粗俗，又見他扭頭捏頸，掬嘴巴，搖耳朵，卽像有些風氣，猶恐攪破親事，只得依從，便教「在永鎮華夷閣裏安排二席，我與駙馬同坐。留春亭上，安排三席，請三位別坐，恐他師徒們坐次不便。」那獸子纔朝上唱個喏，叫聲多謝，各各而退。又傳旨教內宮官排宴，肴三宮六院后妃與公主上頭，就爲添妝餽子，以待十二日佳配。將有巳時前後，那國王排駕，請唐僧都到御花園內觀看，好去處：

徑鋪彩石，檻雕欄。徑鋪彩石，徑邊石畔長奇葩。檻繫雕欄，檻外欄中生異卉。天桃迷翡翠，嫩柳閃黃鸝。步覺幽香來袖滿，行沾清味上衣多。鳳臺龍沼，竹閣松軒。鳳臺之上，吹簫引鳳來儀。龍沼之間，養魚化龍。

而去。竹閣有詩，費盡推敲，裁白雪，松軒文集，考成珠玉，註青編。假山卷石翠，曲水碧波深。牡丹亭，薔薇架，疊錦鋪絨。菜蘗檻，海棠畦，堆霞砌玉。芍藥異香，蜀葵奇豔。白梨紅杏門，芳菲紫蕙金蕓爭爛漫。麗春花，木筆花，杜鵑花，天天灼灼，含笑花，鳳仙花，玉簪花，戰戰巍巍。一處處紅透胭脂潤，一叢叢芳濃錦繡圍。更喜東風回白日，滿園嬌媚逞光輝。

一行君王幾位，觀之良久，早有儀制司官邀請行者三人入留春亭。國王携唐僧上華夷閣，各自飲宴。那歌舞吹彈，鋪張陳設，真是

崢嶸閭闔曙光生，風閣龍樓瑞靄橫。春色細鋪花草繡，天光遙射錦袍明。笙歌繚繞如仙宴，杯舉飛傳玉液清。君悅臣歡同翫賞，華夷永鎮世康寧。

此時長老見那國王敬重，無計可奈，只得勉強隨喜，誠是外喜而內憂也。坐間見壁上掛着四面金屏，屏上畫着春夏秋冬四景，皆有題咏，皆是翰林名士之詩：

春景詩曰：周天一氣轉洪鈞，大地熙熙萬象新。桃李爭妍花爛漫，燕來畫棟疊香塵。

夏景詩曰：薰風拂拂思遲遲，宮院榴葵映日輝。玉笛音調驚午夢，菱荷香散到庭幃。

秋景詩曰：金井梧桐一葉黃，珠簾不捲夜來霜。燕知社日辭巢去，鴈折蘆花過別鄉。

冬景詩曰：天雨飛雲暗淡寒，朔風吹雪積千山。深宮自有紅爐暖，報道梅開玉滿欄。

那國王見唐僧恣意看詩，便道：「駙馬喜翫詩中之味，必定善於吟哦。如不吝珠玉，請依韻各和一首，如何？」長老是個對景忘情，明心見性之意，見國王欽重，命和前韻，他不覺忽談一句道：「日暖冰消大地鈞。」國王大喜，即召侍衛官：「取文房四寶，請駙馬和完錄下，俟朕緩緩味之。」長老欣然不辭，舉筆而和：

和春景詩曰：日暖冰消大地鈞，御園花卉又更新。和風膏雨民沾澤，海晏河清絕俗塵。

和夏景詩曰：斗指南方白晝遲，槐雲榴火鬥光輝。黃鸝紫燕啼宮柳，巧轉雙聲入絳幃。

和秋景詩曰：香飄橘綠與橙黃，松柏青青喜降霜。雖菊半開攢錦繡，笙歌韻徹水雲鄉。

和冬景詩曰：瑞雪初晴氣味寒，奇峯巧石玉團山。爐燒熉炭煨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欄。

國王見和大喜，稱唱道：「好個一袖手高歌倚翠欄。」遂命教坊司以新詩奏樂，盡日而散。行者三人在

留春亭亦儘受用，各飲了幾杯，也有些酣意。正欲去尋長老，只見長老已同國王在一閣。八戒獸性發作，應

聲叫道：「好快活！好自在！今日也受用這一下了！却該趁飽兒睡覺去也！」沙僧笑道：「二哥忒沒修養。這氣

飽飲，如何睡覺？」八戒道：「你那裏知俗語云：『吃了飯兒不挺屍，肚裏沒板脂。』」

唐僧與國王相別，只謹言，只謹言，既至亭內，嗔責他三人道：「汝等越發村了！這是甚麼去處，只管大呼小

叫！倘或惱着國王，却不被他傷害性命！」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們與他親家禮道的，他使不好生怪。常言道：

『打不斷的，和罵不斷的鄰。』大家耍子，怕他怎的？」長老叱道：「教！拿過馱子來，打他二十禪杖！」行者果

一把掀翻，長老舉杖就打。馱子喊叫道：「馱馬爺爺饒罪，饒罪！」旁有陪宴官勸住。馱子爬將起來，突突囔囔

的道：「好貴人！好馱馬！親還未成，就行起王法來了！」行者侮着他嘴道：「莫胡說，莫胡說，快早睡去。」他們

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

到明早，依舊宴。不覺樂了三四日，正值十二日佳辰。有光祿寺三部各官回奏道：「臣等自八日奉旨，駙

馬府已修完，專等妝奩鋪設。合委宴亦已完備，葷素共五百餘席。」國王心喜，欲請駙馬赴席，忽有內宮官對

御前啟奏道：「萬歲，正宮娘娘有請。」國王遂退入內宮，只見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引領着公主，都在昭陽

宮談笑；真個是花團錦簇，那一片富麗妖嬈，真勝似天堂月殿。有喜會佳姻新詞四首爲證：

喜詞云：喜喜喜欣然樂矣，結婚姻，恩愛美。巧樣宮妝，嫦娥怎比，龍釵與鳳釵，豔豔飛金縷，櫻唇皓齒朱

顏，嬈娜如花輕體，錦重重，五彩叢中，香拂拂，千金隊裏。

會詞云：會會會妖嬈嬌媚，賽毛嬙欺楚姝，傾國傾城，比花比玉。妝飾更新妍，釵環多豔麗，蘭心蕙性清

高粉臉冰肌榮貴，黛眉一線遠山微，窈窕媽姆攢錦隊。

佳詞云：佳佳佳玉女仙娃，深可愛，實堪誇，異香馥郁，脂粉交加。天臺福地遠，怎似國王家，笑語紛然嬌

態，笙歌繚繞喧嘩，花堆錦砌千般美，看遍人間怎若他？

姻詞云：姻姻姻蘭麝香噴，仙子陣，美人羣，嬈妃換彩，宮主妝新。雲鬢堆鴉髻，霓裳壓鳳裙，一派仙音嘹

唳，兩行朱紫繽紛，當年會結乘鸞信，今朝喜喜會佳姻。

却說國王駕到，那后妃引着公主，並彩女宮娥，都來迎接。國王喜孜孜，進了昭陽宮坐下。后妃等朝拜畢，國王道：「公主賢女，自初八日結綵拋毬，幸遇聖僧，想是心願已足。各衙門官，又能體朕心，各項事俱已完備。今日正是佳期，可早赴合巹之宴，不要錯過時辰。」那公主走近前，倒身下拜，奏道：「父王，乞赦小女萬千之罪，有一言啟奏：這幾日聞得宮官傳說，唐聖僧有三個徒弟，他生得十分醜惡，小女不敢見他，恐見時必生恐懼，萬望父王將他發放出城，方好，不致驚傷弱體，反爲禍害也。」國王道：「孩兒不說，朕幾乎忘了。果然生得有些醜惡，連日教他在御花園裏留春亭管待。趁今日就上殿，打發他關文，教他出城，却好會宴。」公主叩頭謝了恩。

國王卽出駕上殿傳旨，請駙馬，共他三位。原來那唐僧捏指頭兒算日子，熬至十二日，天未明，就與他三人

計較道：「今日却是十二了，這事如何區處？」行者道：「那國王我已識得他有些晦氣，還未沾身，不爲大害。但只不得公主見面，若得出來，老孫一鬪，就知真假，方纔動作，你只管放心。他如今一定來請，打發我等出城，你自應承莫怕。我閃閃身兒就來，緊緊隨護你也。」師徒們正講，果見當駕官同儀制司來請。

行者笑道：「去來去來，必定是與我們送行，好留師父會合。」八戒道：「送行必定有千百兩黃金白銀，我們也好買些人事回去。到我那丈人家，也再會親婁子兒去耶？」沙僧道：「二哥箝着口，休亂說，只憑大哥主張。」遂此將行李馬匹，俱隨那些官到於丹墀下。國王見了，教請行者三位近前道：「汝等將闍文拿上來，朕常用寶花押交付汝等，外多備盤纏，送你三位早去靈山見佛，若取經回來，還有重謝。留駙馬在此，勿得懸念。」行者稱謝，遂教沙僧取出闍文遞上。國王看了，卽用了印，押了花字，又取黃金十錠，白金二十錠，聊達親禮。八戒原來財色心重，卽去接了。行者朝上唱個喏道：「聒噪！聒噪！」便轉身要走，慌得個三藏一轂驢爬起，扯住行者，咬響牙根道：「你們都不顧我就去了！」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丟個眼色道：「你在這裏寬懷歡會，我等取了經，回來看你。」那長老似信不信的，不肯放手。多官都看見，以爲實是相別而去。早見國王又請駙馬上殿，着多官送三位出城。長老只得放了手上殿。行者三人同衆出了朝門，各自相別。八戒道：「我們當真的走哩！」行者不言語，只管走至驛中。驛丞接入，看茶擺飯。行者對八戒、沙僧道：「你兩個只在此，切莫出頭。但驛丞問甚麼事情，且含糊答應，莫與我說話，我保師父去也。」好大聖，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卽變作本身模樣，與八戒、沙僧同在驛內，真身却幌的跳在半空，變作一個蜜蜂兒，但見：

翅黃口甜尾利，隨風飄舞顛狂。最能摘蕊與偷香，度柳穿花搖蕩。辛苦幾番淘染，飛來飛去空忙。釀成濃美，自何嘗只好留存名狀。

你看他輕輕的飛入朝中，觀見那唐僧在國王左邊繡墩上坐着，愁眉不展，心存焦燥。竟飛至他毘盧帽上，悄悄的爬及耳邊，叫道：「師父，我來了，切莫憂愁。」唐僧聽見，始覺心寬。不一時，宮官來請道：「萬歲，合登嘉筵，已排設在鵝鵲宮中，娘娘與公主，俱在宮伺候，專請萬歲同貴人會親也。」國王喜之不盡，即同駙馬進宮而去。正是那：

邪主愛花花作禍，

禪心動念念生愁。

畢竟不知唐僧在內宮怎生解脫，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

却說那唐僧憂憂愁愁，隨着國王至後宮，只聽得鼓樂喧天，隨聞得異香撲鼻，低着頭，不敢仰視。行者暗裏欣欣然，在那毘盧帽頂上，運神光，睜火眼，金睛觀看，又只見那兩班彩女，擺列的似蕊宮仙府，勝強似錦帳春風，真個是：

娉婷嬈娜，玉質冰肌。一雙雙嬌欺送女，一對對美賽西施。雲髻高盤飛彩鳳，蛾眉微顯遠山低。笙簧雅奏，簫鼓頻吹。宮商角徵羽，抑揚高下齊。清歌妙舞常堪愛，錦砌花園色色怡。

行者見師父全不動念，暗自裏嘔嘴誇稱道：「好和尚好和尚，身居錦繡心無愛，足步瓊瑤意不迷。」少時，皇后嬪妃，簇擁着公主出鵝鵲宮，一齊迎接，都道聲：「我王萬歲，萬萬歲！」慌的個長老戰戰兢兢，莫知所措。

行者早已知識，見那公主頭頂上微露出一點妖氛，却也不十分兇惡；即忙爬近耳邊，叫道：「師父！公主是個假的。」長老道：「是假的，却如何放他現相？」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也。」長老道：「不可！不可！恐驚了主駕，且待君后退散，再使法力。」

那行者一性急，那裏容得大咤一聲，現了本相趕上前，揪住公主，罵道：「好孽畜！你在這裏弄假成真，只在此這等受用，也儘穀了。心尚不足，還要騙我師父，破他的真陽，遂你的淫性哩！」謊得那國王呆呆睜睜，后妃跌跌爬爬，宮娥彩女，無一個不東躲西藏，各顧性命，好便似：

春風蕩蕩，秋氣瀟瀟。春風蕩蕩過園林，千花擺動；秋氣瀟瀟來徑苑，萬葉飄搖。刮折牡丹欹檻下，吹歪芍藥臥欄邊。沼岸芙蓉亂撼臺，基菊蕊鋪堆海棠無力倒塵埃，玫瑰有香眠野境。春風吹折菱荷棹，冬雪壓歪梅嫩蕊。石榴花瓣亂落在內院東西，岸柳枝條斜垂在皇宮南北。好花風雨一宵狂，無數殘紅鋪地錦。三藏一發慌了手脚，戰兢兢抱住國王，只叫：「陛下！莫怕莫怕！此是我頑徒使法力，辨真假也。」却說那妖精見事不諧，掙脫了手，解剝了衣裳，摔落了釵環首飾，即跑到御花園土地廟裏，取出一條確嘴樣的短棍，急轉身來亂打行者。行者隨即跟來，使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吶吶喝喝，就在花園內鬥起。後却大顯神通，各駕雲霧，殺在空中這一場。

金箍鐵棒有名聲，確嘴短棍無人識。一個因取真經到此方，一個爲愛奇花來住跡。那怪久知唐聖僧，要配合元精液。舊年攝去真公主，變作人身欽愛惜。今逢大聖認妖氛，救援活命分虛實。短棍行兇着頂，丟鐵棒施威迎面擊。喧喧嚷嚷兩相持，雲霧滿天遮白日。

他兩個殺在半空賭鬥，嚇得那滿城中百姓心慌，盡朝裏多官膽怕。長老扶着國王，只叫：「休驚！請勸娘娘。」

與衆等莫怕。你公主是個假作真形的，等我徒弟拿住他，方知好歹也。」那些妃子有膽大的，把那衣服、釵環、拿與皇后看了道：「這是公主穿的，戴的，今都丟下，精着身子，與那和尙在天上爭打，必定是個妖邪。」此時國王后妃人等纔正了性，望空仰視不題。

却說那妖精與大聖鬥經半日，不分勝敗。行者把棒丟起，叫一聲「變！」就以一變十，以十變百，以百變千，半天裏好似蛇游鱗擺，亂打妖邪。妖邪慌了手脚，化道青風，卽奔碧空之上逃走。行者念聲呪語，將鐵棒收做一根，縱祥光一直趕來，將近西天門，望見那旌旗糜爛，行者厲聲高叫道：「把天門的擋住妖精，不要放他走了！」真個那天門上有護國天王帥領着龐劉苟畢四大元帥，各展兵器攔阻妖邪不能前進，急回頭使短棍，又與行者相持。這大聖輪鐵棒，仔細迎着看時，見那短棍兒一頭柴，一頭細，却似春碓臼的杵頭模樣。叱咤一聲，喝道：「孽畜！你拿的是甚麼器械，敢與老孫抵敵？快早降伏，免得這一棒打碎你的天靈！」那妖邪咬着牙道：「你也不知我這兵器！」聽我道：

「仙根是段羊脂玉，磨琢成形不計年。混沌開時吾已得，洪濛判處我當先。源流非比凡間物，本性生來在上天。一體金光和四相，五行瑞氣合三元。隨吾久住蟾宮內，伴我常住桂殿邊。因爲愛花垂世境，故來天竺假嬋娟。與君共樂無他意，欲配唐僧了宿緣。你怎欺心破佳偶，死尋糧戰逞兇頑。這般器械名頭大，在你金箍棒子前。廣寒宮裏搗藥杵，打人一下命歸泉。」

行者聞說，呵呵冷笑道：「好孽畜！啊！你既住在蟾宮之內，就不知老孫的手段？你還敢在此支吾，快早現相降伏，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認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弼馬溫，理當讓你，但只是破人親事，如殺父母之讎，故此情理不甘，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馬溫。」那大聖惱得是弼馬溫三字，他聽得此言，心中大怒，舉

鐵棒劈面就打。那妖邪輪杵來迎，就於西天門前，發狠相持。這一場：

金箍棒，搗藥杵，兩般仙器真堪比。那個爲結婚姻降世間，這個因保唐僧到這裏。原來是國王沒正經，愛花引得妖邪喜。致使如今恨苦爭，兩家都把頑心起。一衝一撞賭輸贏，割言割語齊鬪嘴。藥杵英雄世罕稀，鐵棒神威還更美。金光滿湛幌天門，彩霧輝輝連地里。來往戰經十數回，妖邪力弱難搪抵。

那妖精與行者又鬥了十數回，見行者的棒勢緊密，料難取勝，虛丟一杵，將身幌一幌，金光萬道，徑奔正南上敗走。大聖隨後追襲，忽至一座大山，妖精按金光鑽入山洞，寂然不見。又恐他遁身回國，暗害唐僧，他認了這山的規模，返雲頭徑轉國內，此時有申時矣。

那國王正扯着三藏戰戰兢兢，只叫「聖僧救我！那些嬪妃，皇后，也正惶惶，只見大聖自雲端裏落將下來，叫道：「師父，我來也！」三藏道：「悟空立住，不可驚了主躬。我且問你假公主之事，端的如何？」行者立於鵝鵲宮外，叉手當胸道：「假公主是個妖邪。初時與他打了半日，他戰不過我，化道清風，徑往天門上跑。是我吶喝天神攔住。他現了相，又與我鬥到十數合，又將身化作金光，敗回正南上一座山上。我急追至山，無處尋覓，恐怕他來此害你，特地回願。」國王聽說，扯着唐僧問道：「既然假公主是個妖邪，我真公主在於何處？」行者應聲道：「待我拿住假公主，你真公主自然來也。」那后妃等聞得此言，都解了恐懼，一個個上前拜告道：「望聖僧救得我真公主來，分了明暗，必當重謝。」行者道：「此間不是我們說話處，請陛下與我師出宮上殿，娘娘等各轉回宮，召我師弟八戒沙僧來保護師父，我却好去降妖。一則分了內外，二則免我懸掛。謹當辨明，以表我一場心力。」國王依言感謝不已，遂與唐僧携手出宮，徑至殿上，衆宮妃各各回宮。一壁廂教備素膳，一壁廂召八戒沙僧。須臾間，二人早至。行者備言前事，教他兩個用心護持。這大聖縱筋斗雲，飛空而

去。那殿前多官，一個個望空禮拜不題。

孫大聖徑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尋找。原來那妖邪敗了陣，到此山鑽入窩中，將門兒使石塊攔塞，虛怯法藏隱不出。行者尋一會不見動靜，心甚焦惱，捻着訣，念動真言，喚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審問。少時，二神至了，叩頭道：「不知不知，知當遠接，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這山叫做甚麼名字？此處有多少妖精？從實說來，饒你罪過。」二神告道：「大聖，此山喚做毛穎山。山中只有三處鬼穴，亘古至今，沒甚妖精，乃五環之福地也。大聖要尋妖精，還是西天路上去有。」行者道：「老孫到了西天竺國，那國王有個公主，被個妖精攝去，拋在荒野，他就變做公主模樣，戲哄國王，結綵樓，拋繡毬，欲招駙馬。我保唐僧至其樓下，被他有心打着唐僧，欲爲配偶，誘取元陽。是我識破，就於其中現身捉獲。他就脫了衣服，首飾使一條短棍，喚名搗藥杵，與我鬥了半日，他就化清風而去。被老孫趕至西天門，又鬥有十數合，他料不能勝，復化金光，逃至此處，如何不見？」

二神聽說，卽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尋找。始於腳山下窟邊看處，亦有幾個草鬼兒，也驚得走了。尋至絕頂上窟中看時，只見兩塊大石頭，將窟門攔住。土地道：「此間必是妖邪，趕急鑽進去也。」行者卽使鐵棒，搗開石塊。那妖邪果藏在裏面，呼的一聲，就跳將出來，舉藥杵來打。行者輪起鐵棒架住，謊得那山神倒退，土地忙奔。那妖邪口裏嚷嚷，突突的，罵着山神土地道：「誰教你引着他往這裏來找尋？」他支支撐撐的，抵着鐵棒，且戰且退，奔至空中。正在危急之際，却又天色晚了。這行者愈發狠性，下切手，恨不得一棒打殺。忽聽得九霄碧漢之間，有人叫道：「大聖莫動手，莫動手，棍下留情！」行者回頭看時，原來是太陰星君，後帶着姮娥仙子，降彩雲到於當面。慌得行者收了鐵棒，躬身施禮道：「老太陰，往那裏去？老孫失迴避了。」太陰道：「與你對敵。」

的這個妖邪，是我廣寒宮搗玄霜仙藥之玉兔。他私自偷開玉關金鎖，走出宮來，經今一載。我算他目下有傷命之災，特來救他性命，望大聖看老身饒他能罷。」

行者啞啞連聲，只道：「不敢，不敢，怪道他會使搗藥杵，原來是個玉兔兒。老太陰不知他攝藏了天竺國王之公主，却又假合真形，欲破我聖僧師父之元陽。其情其罪，其實何甘！怎麼便可輕恕饒他？」太陰道：「你亦不知那國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宮中之素娥。十八年前，他曾把玉兔兒打了一掌，却就思凡下界。一靈之光，遂投胎於國王正宮皇后之腹，當時得以降生。這玉兔兒懷那一掌之讎，故於舊年私走出宮，拋素娥於荒野。但只是不該欲配唐僧，此罪真不可道。幸汝留心識破真假，却未曾傷損你師，萬望看我面上，恕他之罪，我收他去也。」行者笑道：「既有這些因果，老孫也不敢抗違。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兒，恐那國王不信，敢煩太陰君同衆仙妹將玉兔兒拿到那廂，對國王明證明證。一則顯老孫之手段，二來說那素娥下降之因由，然後着那國王取素娥公主之身，以見顯報之意也。」太陰君信其言，用手指定妖邪，喝道：「那孽畜還不歸正回來！」玉兔兒打個滾，現了原身，真個是：

缺唇尖齒，長耳稀鬚，團身一塊毛如玉，展足千山蹄若飛。直鼻垂酥，果賽霜華填粉膩。雙睛紅映，猶欺雪上點胭脂。伏在地，白穰穰一堆素練，伸開腰，白鐸鐸一架銀絲。幾番家，吸殘清露瑤天曉，搗藥長生玉杵奇。

那大聖見了，不勝欣喜，踏雲光，向前引導。那太陰君領着衆姮娥仙子，帶着玉兔兒，徑轉天竺國界。此時正黃昏，看看月上，到城邊，聞得樵樓上播鼓。那國王與唐僧尚在殿內，八戒沙僧與多官都在階前。方議退朝，只見正南上一片彩霓，光明如晝。衆盞頭看處，又聞得孫大聖厲聲高叫道：「天竺陛下，請出你那皇后嬪妃看。」

者。這寶幢下乃月宮太陰星君，兩邊的仙妹，是月裏嫦娥。這個玉兔兒却是你家的假公主，今現真相也。」那國王急召皇后嬪妃，與宮娥彩女等衆，朝天禮拜。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謝。滿城中各家各戶，也無一人不設香案，叩頭念佛。

正此觀看處，豬八戒動了慾心，忍不住，跳在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與你是舊相識，我和你要子兒去也。」行者上前揪着八戒，打了兩掌，罵道：「你這個村潑猓子，此是甚麼去處，敢動淫心？」八戒道：「拉開撒悶耍子而已。」那太陰君令轉仙幢，與衆嫦娥收回玉兔，徑上月宮而去。行者把八戒揪落塵埃。這國王在殿上，謝了行者，又問前因道：「多感神僧大力，捉了假公主，朕之真公主，却在何處所也？」行者道：「你那真公主也不是凡胎，就是月宮裏素娥仙子。因十八年前，他將玉兔兒打了一掌，就思凡下界，投胎在你正宮腹內，生下身來。那玉兔兒懷恨前讎，所以於舊年間偷開玉闌金鎖，走下來，把素娥攝拋荒野，他却變形哄你。這段因果，是太陰君親口纔與我說的。今日既去其假者，明日請御駕去尋其真者。」國王聞說，又心意慚惶，止不住腮邊流淚道：「孩兒！我自幼登基，雖城門也不會出去，却教我那裏去尋你也？」行者笑道：「不須煩惱。你公主現在給孤布金寺裏裝風，今且各散，到天明我還你個真公主便了。」衆官拜伏奏道：「我王且心寬。這幾位神僧，乃騰雲駕霧之佛，必知未來過去之因由。明日煩神僧同去一尋，便知端的。」國王依言，卽請至留春亭擺齋安歇。此時已近二更。正是那：

銅壺滴漏月華明，金鐸叮嚀風送聲。杜宇正啼春去半，花落無路近三更。御園寂裏鞦韆影，碧落空浮銀漢橫。三市六街無客走，一天星斗夜光晴。

當夜各寢不題。這一夜國王退了妖氣，陡長精神，至五更三點，復出臨朝。朝畢，命請唐僧四衆，議尋公主。長

老隨至，朝上行禮。大聖三人，一同打個問訊。國王欠身道：「昨所云公主孩兒，敢煩神僧爲一尋救。」長老道：「貧僧前日自東來，行至天晚，見一座給孤布金寺，特進求宿，幸那寺僧相待。當晚齋罷，步月閑行，行至布金舊園，觀看基址，忽聞悲聲入耳，詢問其由，本寺一老僧年已百歲之外，他屏退左右，才說道：「悲聲者，乃舊年春深時，我正明性月，忽然一陣風生，就有悲怨之聲，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女子。」詢問其故，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公主，因爲夜間翫月觀花，被風刮至於此。」那老僧多知人禮，即將公主鎖在一間僻靜房中。惟恐本寺頑僧污染，只說是妖精，被我鎖住。公主識得此意，日間胡言亂語，討些茶飯吃了，夜深無人處，思量父母悲啼。那老僧也曾來國打聽幾番，見公主在宮無恙，所以不敢聲言舉奏。因見我徒弟有些神通，那老僧千叮萬囑，教貧僧到此查訪。不期他原是蟾宮玉兔爲妖，假合真形，變作公主模樣。他却又有心要破我元陽，幸虧我徒弟施威顯法，認出真假，今已被太陰星收去。實公主見在布金寺裝風也。」

國王見說此辭，放聲大哭。早驚動三宮六院，都來問及前因，無一人不痛哭者。良久，國王又問：「布金寺離城多遠？」三藏道：「只有六十里路。」國王遂傳旨：「着西二宮守殿，掌朝太師衛國，朕同正宮皇后帥多官，四神僧，去寺取公主也。」當時擺駕，一行出朝。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把腰一扭，先到了寺裏。衆僧慌忙跪接道：「老爺去時，與衆步行，今日何從天上下來？」行者笑道：「你那老師在於何處，快叫他出來，排設香案接駕。」天竺國王、皇后、多官，與我師都來了。衆僧不解其意，即請出那老僧。老僧見了行者，倒身下拜道：「老爺，公主之事如何？」行者把那假公主拋繡毬，欲配唐僧，並趕捉賭鬥，與太陰星收去玉兔之言，備陳了一遍。那老僧又磕頭拜謝，行者攙起道：「且莫拜，且莫拜，快安排接駕。」衆僧纔知後房裏鎖得是個女子。一個個驚驚喜喜，便都設了香案，擺列山門之外，穿了袈裟，撞起鐘鼓等候。不多時，聖駕早到，果然是：

續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跡，今喜明君降寶堂。

國王到於山門之外，只見那衆僧齊整案，俯伏接拜。又見孫行者立在中間，國王道：「神僧何先到此？」行者笑道：「老孫把腰略扭一扭兒，就到了。你們怎麼就走這半日？」隨後唐僧等俱到，長老引駕到於後面房邊，那公主還裝風胡說。老僧跪指道：「此房內就是舊年風吹來的公主娘娘。」國王即令開門，隨即打開鐵鎖，開了門。國王與皇后見了公主，認得形容，不顧穢污，近前一把摟抱道：「我的受苦的兒啊！你怎麼遭這等折磨，在此受罪？」真是父母子女相逢，比他人不同，三人抱頭大哭。哭了一會，叙畢離情，即令取香湯，教公主沐浴更衣，上鞏回國。

行者又對國王拱手道：「老孫還有一事奏上。」國王答禮道：「神僧有事吩咐，朕即從之。」行者道：「他這山名爲百脚山，近來說有蜈蚣成精，黑夜傷人，往來行旅，甚爲不便。我思蜈蚣惟鷄可以降伏，可選絕大雄鷄千隻，撒放山中，除此毒蟲，就將此山名改換改換，賜文一道勅封，就當謝此僧供養公主之恩也。」國王甚喜，領諾，隨差官進城取鷄，又改山名爲寶華山，仍着工部辦料重修，賜與封號，喚做「勅建寶華山給孤布金寺。」把那老僧封爲報國僧官，永遠世襲，賜俸三十六石，衆僧謝了恩，送駕回朝。公主入宮，各各相見，安排筵宴，與公主釋悶賀喜。后妃母子，復聚首團圓。國王君臣，亦共喜飲宴一宵不題。

次早，國王傳旨，召丹青圖下聖僧四衆，喜容供養在華夷樓上，又請公主新妝重整，出殿謝唐僧四衆救苦之恩。謝畢，唐僧辭王西去。那國王那裏肯放，大設佳宴，一連吃了五六日，着實好了獸子，儘力放開肚量受用。國王見他們拜佛心重，苦留不住，遂取金銀二百錠，寶貝各一盤奉送，師徒們一毫不受。教擺轎駕，請老師父

登輦，差官遠送。臣民人等，俱各叩謝不盡。又見衆僧叩送，俱不忍相別。行者見送者不肯回去，無已，捻訣，往巽地上吹口仙氣，一陣暗風，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方纔得脫身而去。這正是：

沐淨恩波歸了性，
出離金海悟真空。

畢竟不知前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貴

色色原無色，空空亦非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裏何勞說夢？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話表唐僧師衆使法力，阻住那布金寺僧。僧見黑風過處，不見他師徒，以爲活佛臨凡，磕頭而回不題。他師徒們西行，正是春盡夏初時節。

清和天氣爽，池沼菱荷生。梅逐雨餘熟，麥隨風裏成。草香花落處，鶯老柳枝輕。江燕攜雛習，山鷄哺子鳴。斗南當日水，萬物顯光明。

說不盡那朝餐暮宿，轉澗尋坡。在那平安路上，行經半月，前邊又見一城垣相近。三藏問道：「徒弟，此又是甚麼去處？」行者道：「不知，不知。」八戒笑道：「這路是你行過的，怎說不知？却是又有些兒蹊蹺，故意推不認得，捉弄我們哩。」行者道：「這獸子全不察理！這路雖是走過幾遍，那時只在九霄空裏，駕雲而來，駕雲而

去，何會落在此地？事不關心，查他做甚？此所以不知。却有甚蹊蹺，又捉弄你也？」說話間，不覺已至邊前。三藏下馬，過吊橋，徑入門裏，長街上，只見廊下坐着兩個老兒，叙話。三藏叫：「徒弟，你們在那街心裏站住，低着頭，不要放肆，等我去那廊下問個地方。」行者等果依言立住。長老近前合掌，叫聲：「老施主，貧僧問訊了。」

那二老正在那裏閑講閑論，說甚麼興衰得失，誰聖誰賢，當時的英雄事業，而今安在？誠可謂大歎息。忽聽得道聲問訊，隨答禮道：「長老有何話說？」三藏道：「貧僧乃遠方來拜佛祖的，適到寶方，不知是甚地名？那裏有向善的人家，化齋一頓？」老者道：「我敝處是銅臺府，府後有一縣，叫做地靈縣。長老若要吃齋，不須募化，過此牌坊南北街，坐西向東者，有一個虎坐門樓，乃是寇員外家。他們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似你這遠方僧，儘着受用去去，去去，莫打斷我們的話頭。」

三藏謝了，轉身對行者道：「此處乃銅臺府地靈縣。那二老道：「過此牌坊南北街，向東虎坐門樓，有個寇員外家，他門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教我到他家去吃齋哩。」沙僧道：「西方乃佛家之地，真個有齋僧的。此間既是府縣，不必照驗關文，我們去化些齋吃了，就好走路。」長老與三人緩步長街，又惹得那市口裏人，都驚驚恐恐，猜猜疑疑的，圍繞爭看他們相貌。長老吩咐閉口，只教：「莫放肆，莫放肆！」三人果低着頭，不敢仰視。轉過拐角，果見一條南北大街。正行時，見一個虎坐門樓，門裏邊影壁上掛着一面大牌，書着「萬僧不阻」四字。三藏道：「西方佛地，賢者愚者，俱無詐僞。那二老說時，我猶不信，至此果如其言。」八戒村野，就要進去。行者道：「獸子且住，待有人出來，問及何如，方好進去。」沙僧道：「大哥說得有理，恐一時不分內外，惹施主煩惱。」在門口歇下馬匹，行李。

須臾間，有個蒼頭出來，提着一把秤，一隻籃兒，猛然看見，慌的丟了，倒跑進去報道：「主公，外面有四個異

樣僧家來也！」那員外拄着拐，正在天井中閑走，口裏不住的念佛，一聞報道，就丟了拐，出來迎接。見他四衆，也不怕醜惡，只叫「請進，請進。」三藏謙謙遜遜，一同都入轉過一條巷子，員外引路。至一層房裏，說道：「此上手房宇，乃管待佛祖佛堂，經堂，齋堂，下手的，是我弟子老小居住。」三藏稱讚不已，却說他四衆，穿了袈裟拜佛，舉步登堂觀看，但見那：

香雲鬢鬢，燭焰光輝。滿堂中錦簇花攢，四下裏金鋪經綯。朱紅架，高掛紫金鐘；綵漆檠，對設花腔鼓。幾對旌繡成八寶，千尊佛，盡創黃金。古銅爐，古銅瓶，雕漆桌，雕漆盒。古銅爐內，常常不斷；檀古銅瓶中，每有蓮花現彩。雕漆桌上，五雲鮮，雕漆盒中，香瓣積。玻璃盞，淨水澄清；琉璃燈，香油明亮。一聲金磬，響韻虛徐。真箇是紅塵不到，寶珍樓，家奉佛堂欺上剎。

長老淨了手，拈了香，叩頭拜畢，却轉回與員外行禮。員外道：「且住，請到經堂中相見。」又見那：

方臺豎櫃，玉匣金函。方臺豎櫃，堆積着無字經文。玉匣金函，收貯着許多筒札。彩漆桌上，有紙墨筆硯，都是些精精緻緻的文房。椒粉屏前，有書畫琴棋，盡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放一口輕玉浮金之仙磬，掛一柄披風，披月之龍髯。清氣令人神氣爽，齋心自覺道心閑。

長老到此，正欲行禮，那員外又攙住道：「請寬佛衣。」三藏脫了袈裟，纔與長老見了，又請行者三人見了，又叫把馬喂了，行李安在廊下，方問起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詣寶方謁靈山見佛，祈求真經者。聞知尊府敬僧，故此拜見，求一齋就行。」員外面生喜色，笑吟吟的道：「弟子賤名寇洪，字大寬，虛度六十四歲，自四十歲上，許齋萬僧，纔做圓滿，今已齋了二十四年，有一簿齋僧的帳目，連日無事，把齋過的僧名算一算，已齋過九千九百九十六員，止少四衆，不得圓滿。今日可的天降老師四位，圓滿萬僧之數，請留尊諱。好

歹寬住月餘，待做了圓滿，弟子着轎馬送老師上山。此間到靈山只有八百里路，苦不遠也。」三藏聞言，十分歡喜，都就權且應承不題。

他那幾個大小家僮，往宅裏搬柴打水，取米麵素菜，整治齋供。忽驚動員外媽媽問道：「是那裏來的僧，這等上緊？」僮僕道：「纔有四位高僧，爹爹問他起居，他說是東土大唐皇帝差來的，往靈山拜佛爺爺。到我們這裏，不知有多少路程。爹爹說是天降的，吩咐我們快整齋供養他也。」那老嫗聽說也喜，叫丫鬚：「取衣服來我穿，我也去看看。」僮僕道：「奶奶，只一位看得，那三位看不得，形容醜得狠哩。」老嫗道：「汝等不知，但形容醜陋，古怪清奇，必是天人下界，快先去報你爹爹知道。」那僮僕跑至經堂，對員外道：「奶奶來了，要拜見東土老爺爺。」三藏聽見，即起身下座。

說不了，老嫗已至堂前，舉目見唐僧相貌軒昂，丰姿英偉，轉面見行者三人模樣非凡，雖知他是天人下界，却也有幾分悚懼，朝上跪拜。三藏急急還禮道：「有勞菩薩敬。」老嫗問員外說道：「四位師父，怎不並坐？」八戒掬着嘴道：「我三個是徒弟。」噫，他這一聲，就如深山虎嘯，那媽媽一發害怕，正說處，又見一個家僮來報道：「兩個叔叔也來了。」三藏急轉身看時，原來是兩個少年秀才，那秀才走上經堂，對長老倒身下拜，慌得三藏急便還禮。員外上前扯住道：「這是我兩個小兒，喚名寇梁，寇棟，在書房裏讀書，方回，未吃午飯，知老師下降，故來拜也。」三藏喜道：「賢哉賢哉，正是欲高門第須爲善，要好兒孫在讀書。」

二秀才啟上父親道：「這老爺是那裏來的？」員外笑道：「來路遠哩。南瞻部洲東土大唐皇帝，欽差到靈山拜佛祖爺爺取經的。」秀才道：「我看事林廣記上，蓋天下只有四大部洲。我們這裏叫做西牛賀洲，還有一個東勝神州，想南瞻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代？」三藏笑道：「貧僧在路，耽擱的日子多，行的日子少，常

遭毒魔狠怪，萬苦千辛，甚虧我三個徒弟保護。共計一十四遍寒暑，方得至寶方。秀才聞言，稱獎不盡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僧！」說未畢，又有個小的來請道：「齋筵已擺，請老爺進齋。」員外着媽媽與兒子轉宅，他却陪四衆進齋堂吃齋。那裏鋪設的齊整，但見：

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高果，俱巧匠新裝成的時樣。第二行五盤小菜，第三行五碟水果，第四行五大盤閑食，般般甜美，件件馨香。素湯米飯，蒸饅饅頭，辣辣羹熱騰騰，盡皆可口，真是充腸。七八個僮僕，往來奔奉，四五個庖丁不住手。

你看那上湯的上湯，添飯的添飯。一往一來，真如流星趕月。這豬八戒一口一碗，就是風捲殘雲，師徒們儘受用了一頓。長老起身，對員外謝了齋，就欲走路。那員外攔住道：「老師，放心住幾日兒。常言道：『起頭容易結梢難。』只等我做過了圓滿，方敢送程。」三藏見他心誠意懇，沒奈何，住了。早經過五七遍朝夕，那員外纔請了本處應佛僧二十四員，辦做圓滿道場。衆僧們寫作有三四日，選定良辰，開啟佛事。他那裏與大唐的世情一般，却倒也。

大揚旛，鋪設金容；齊秉燭，燒香供養。播鼓敲鏡，吹笙捻管。雲鑼兒，橫笛音清，也都是工尺字樣。打一回，吹一盞，朗言齊語，開經藏。先安土地，次請神將，發了文書，拜了佛像，談一部孔雀經，句句消災障。點一架藥師燈，焰焰輝光亮。拜水懺，解冤愆，諷華嚴，除誹謗。一乘妙法甚精勤，一二沙門皆一樣。

如此做了三晝夜，道場已畢。唐僧想着雷音，一心要去，又相辭謝。員外道：「老師辭別甚急，想是連日佛事冗忙，多致簡慢，有見怪之意。」三藏道：「深擾尊府，不知何以爲報，怎敢言怪。但只當時聖君送我出關，問幾時可回，我就誤答三年可回。不期在路耽擱，今已十四年矣。取經未知有無，及回又得十二三年，豈不違背聖

皆罪何可當？望老員外讓貧僧前去，待取得經回，再造廡久住些時，有何不可？」

八戒忍不住，高叫道：「師父忒也不從人願，不近甚情！老員外大家巨富，許下這等齋僧之願，今已闌滿，又况留得至誠，須住年把，也不妨事；只管要去怎的？放了這等現成好齋不吃，却往人家化募，前頭有你甚老爺老娘家哩？」長老咄的喝了一聲道：「你這夯貨，只知好吃，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槽裏吃食，胃裏擦癢的畜生，汝等既要貪此曠痴明日等我自家去罷。」行者見師父變了臉，即揪住八戒，着頭打一頓拳，罵道：「馱子不知好歹，惹得師父連我們都怪了！」沙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只這等不說話，還惹人嫌，且又插嘴！」那馱子氣呼呼的，立在旁邊，再不敢言。員外見他師徒們生惱，只得滿面陪笑道：「老師莫焦燥，今日且少寬容，待明日我辦些旗鼓，請幾個鄰里親戚，送你們起程。」正講處，那老嫗又出來道：「老師父，既蒙到舍，不必苦辭，今到幾日了？」三藏道：「已半月矣。」老嫗道：「這半月算我員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針線錢兒，也願齋老師父半月。」

說不了，寇棟兄弟又出來道：「四位老爺，家父齋僧二十餘年，更不曾遇着好人，今幸闌滿，四位下降，誠然是蓬屋生輝。學生年幼，不知因果，常聞得有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我家父，家母，各欲獻芹者，正是各求得些因果，何必苦辭，就是愚兄弟，也省得有些束修錢兒，也只望供養老爺半月，方纔送行。」三藏道：「令堂老菩薩盛情，已不敢領，怎麼又承賢昆玉厚愛，決不敢領，今朝定要起身，萬勿見罪。不然，久違欽限，罪不容誅矣。」

那老嫗與二子見他執一不住，便生起惱來道：「好意留他，他這等固執要去，要去便就去了罷！只管勞叨甚麼？」母子遂抽身進去。八戒忍不住口，又對唐僧道：「師父，不要拿過了班兒。常言道：「留得在，落得怪。」一

我們且住一個月兒，了了他母子的願心也罷了，只管忙怎的？」唐僧又咄了一聲，喝道：「那猢猻子就自家把嘴打了兩下道：『啐！啐！』」說道：「莫多話，又做聲了。」行者與沙僧救救的笑在一邊。唐僧又怪行者道：「你笑甚麼？」即捻訣要念緊箍咒兒，慌得個行者跪下道：「師父，我不曾笑，我不曾笑，千萬莫念莫念！」

員外又見他師徒們漸生煩惱，再也不敢苦留，只叫：「老師不必噪鬧，准於明日送行。」遂此出了經堂，吩咐書辦，寫了百十個簡帖兒，邀請鄰里親戚，明早奉送唐朝老師西行，一壁廂又叫庖人安排饒行的筵宴。一壁廂又叫管辦的，做做二十對彩旗，覓一班吹鼓手樂人，南來寺裏請一班和尚，東岳觀裏請一道士，限明日巳時俱要整齊，衆執事領命去訖。不多時，天又晚了，吃了晚齋，各歸寢處。但見：

幾點歸鴉過別村，樓頭鐘鼓遠相聞。六街三市人烟靜，萬戶千門燈火昏。月皎風清花弄影，銀河慘淡映星辰。子規啼處更深矣，天籟無聲大地鈞。

當時三四更天氣，各管事的家僮，盡皆早起，買辦各項物件。你看那辦筵席的，厨上慌忙；置彩旗的，堂前噪鬧。請僧道的，兩脚奔波；叫鼓樂的，一聲急縱。送簡帖的，東走西跑；備轎馬的，上呼下應。這半夜，直嚷至天明，將巳時前後，各項俱完，也只是有錢不過。却表唐僧師徒們早起，又有那一班人供奉。長老吩咐收拾行李，扣備馬匹。猢猻子聽說要走，又努嘴胖唇，唧唧囔囔，只得將衣鉢收拾，找散高肩擔子。沙僧刷鞦馬匹，套了鞍轡。伺候行者將九環杖遞在師父手裏，他將通關文牒的引袋兒，掛在胸前，只是一齊要走。員外又都請至後面大廳內，那裏面又鋪設了筵宴，比齋堂相待，更是不同。但見那：

簾幕高掛，屏圍四繞。正中間，掛一幅壽山福海之圖，兩壁廂，列四軸春夏秋冬之景。龍文鼎內香飄，鸞龜爐中瑞氣生。香盤簇彩，寶妝花色色鮮明；排桌堆金，獅仙糖齊齊擺列。階前歌舞按宮商，堂上果餚鋪

錦繡素湯素飯甚清奇，香酒香茶多美艷。雖然是百姓之家，却不亞王侯之宅。只聽得一片歡聲，真個也驚天動地。

長老正與員外作禮，只見家僮來報：「客俱到了。」却是那請來的左鄰，右舍，妻弟，姨兄，姐夫，妹丈，又有那些同道的齋公，念佛的善友，一齊都向長老禮拜。拜畢，各各叙坐。只見堂下面鼓瑟吹笙，堂上邊絃歌酒讌。這一席盛宴，八戒留心，對沙僧道：「兄弟，放懷放量吃些兒。離了寇家，再沒這好豐盛的東西了！」沙僧笑道：「二哥說那裏話？常這道：『珍饈百味，一飽便休。只有私房路，那有私房肚。』」八戒道：「你也忒不濟不濟！我這一頓儘飽吃了，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餓。」行者聽見道：「猓子，莫脹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哩！」

說不了，日將中矣。長老在上舉筋，念歇齋經。八戒慌了，拿過添飯來，一口一碗，又丟穀有五六碗，把那饅頭饅兒，餅子燒果，沒好沒歹的滿滿籠了兩袖，纔跟師父起身。長老謝了員外，又謝了衆人，一同出門。你看那門外擺着彩旗寶蓋，鼓手樂人，又見那兩班僧道方來，員外笑道：「列位來遲，老師去急，不及奉齋，俟回來謝罷。」衆等讓敘道路，擡轎的擡轎，騎馬的騎馬，步行的步行，都讓長老四衆前行。只聞得鼓樂誼天，旗旛蔽日，人烟湊集，車馬駢填，都來看寇員外，迎送唐僧。這一場富貴，真賽過珠圍翠繞，誠不亞錦帳藏春。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俱送出府城之外。行至十里長亭，又設着簞食壺漿，擎杯把盞，相食而別。那員外猶不忍捨，噙着淚道：「老師取經回來，是必到舍再住幾日，以了我寇洪之心。」三藏感之不盡，謝之無已。道：「我若到靈山，得見佛祖，首表員外之大德。同時定踵門叩謝叩謝！」說說話兒，不覺的又有二三里路，長老懇切拜辭。那員外又放聲大哭而轉，這正是

有願齋僧歸妙覺，

無緣得見佛如來。

且不說寇員外送至十里長亭，同衆回家。却說他帥徒四衆，行有四五十里之地，天色將晚。長老道：「天晚了，何方借宿？」八戒挑着擔，努着嘴道：「放了現成茶飯不吃，清涼瓦屋不住，却要走甚麼路像搶喪靈魂的！如今天晚，倘下起雨來，却如之何？」三藏罵道：「潑孽畜，又來報怨了！常言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待我們有緣拜了佛祖，取得真經，那時回轉大唐，奏過主公，將那御廚裏飯，憑你吃上幾年，脹死你這孽畜，教你做個飽鬼！」那獸子嚇的暗笑，不敢復言。行者舉目遙視，只見大路旁有幾間房宇，急請師父道：「那裏安歇？那裏安歇！」長老至前，見是一座倒塌的牌坊，坊上有一舊扁，扁上有落顏色積塵的四個大字，乃「華光竹院」。長老下了馬道：「華光菩薩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勦除毒火鬼王，降了職，化做五顯靈官，此間必有廟祝。」遂一齊進去。但見廊房俱倒，不見人影。欲抽身而出，不期天上黑雲蓋頂，大雨淋漓。沒奈何，却在那破房之下，揀遮得風雨處，將身躲避。密密寂寂，不敢高聲，恐有妖邪知覺。坐的坐，站的站，苦捱了一夜未睡。嘆真個是：

秦極還生否，

樂處又逢悲。

畢竟不知天曉向前去，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護遭魔毒

聖顯幽魂救本原

且不言唐僧等在華光破屋中，苦奈夜雨存身。却說銅臺府地靈縣城內，有夥兇徒，因宿娼，飲酒賭博，花費

了家私，無計過活，遂夥了十數人做賊。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個財主，那家是第二個財主，去打劫些金銀用度。內有一人道：『也不用緝訪，也不須算計，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員外家，十分富厚。我們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備，火甲等也不巡邏，就此下手，劫他些贖本，我們再去嫖賭兒耍子，豈不美哉？』衆賊歡喜，齊了心，都帶了短刀、藥囊、拐子、悶棍、麻繩、火把，冒雨前來，打開寇家大門，吶喊殺人。慌得他家裏，若大若小，是男是女，俱躲個乾淨。媽媽兒躲在牀底，老頭兒閃在門後，寇梁寇棟與着親的幾個兒女，都戰戰兢兢的四散逃走。願命那夥賊拿着刀，拿着火，將他家箱籠打開，把些金銀寶貝，首飾衣裳，器皿傢伙，盡情搜劫。那員外割捨不得，拚了命，走出門來，對衆強人哀告道：『列位大王，設你用的便罷，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那衆強人那容分說，趕上前，把寇員外擦陰一脚，踢翻在地，可憐三魂渺渺歸陰府，七魄悠悠別世人。衆賊得了手，走出寇家，順城脚做了軟梯，幔城牆一繫，出，冒着雨連夜奔西而去。

那寇家僮僕，見賊退了，方纔出頭。及看時，老員外已死在地下，放聲哭道：『天呀！主人公已打死了！』衆皆伏屍而哭，悲悲啼啼。將四更時，那媽媽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齋供，因爲花撲撲的送他，惹出這場災禍，使生如害之心，欲陷他四衆。扶着寇梁道：『兒啊，不須哭了。你老子今日也齋僧，明日也齋僧，豈知今日做圓滿齋，着那一夥送命的僧也！』他兄弟道：『母親，怎麼是送命僧？』媽媽道：『賊勢兇勇，殺進房來，我就躲在牀下，戰兢兢的留心向燈火處看得明白，你說是誰點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豬八戒，搬金銀的是沙和尚，打死你父親是孫行者。』

二子聽言，認了真實，道：『母親既然看得明白，必定是了。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將我家門戶牆垣、窗欄巷道，俱看熟了。財動人心，所以乘此夜雨，復到我家。既劫去財物，又害了父親，此情何毒？待天明到府裏遞失

狀，坐名告他。」寇棟道：「失狀如何寫？」寇梁道：「就依母親之言，寫道：

唐僧點着火，八戒叫殺人。沙和尚劫出金銀去，孫行者打死我父親。

一家子噪噪鬧鬧，不覺天曉。一壁廂傳請親人，置辦棺木；一壁廂寇梁兄弟，赴府投詞。原來這銅臺府刺史大人：

平生正直，素性賢良。少年向雪案攻書，早歲在金鑿對策。常懷忠義之心，每切仁慈之念。名揚青史，播千年，號黃再見，聲振黃堂。傳萬古，卓魯重生。

當時坐了堂，發放了一應事務，即令擡出放告牌。這寇梁兄弟抱牌而入，跪倒高叫道：「爺爺，小的們是告強盜得財，殺傷人命重情事。」刺史接上狀去，看了這般這的，如此如彼，即問道：「昨日有人傳說，你家齋僧圓滿，齋得四衆高僧，乃東土唐朝的羅漢，花撲撲的滿街鼓樂送行，怎麼却有這般事情？」寇梁等磕頭道：「爺爺，小的父親寇洪，齋僧二十四年，因這四僧遠來，恰足萬僧之數，因此做了圓滿，留他住了半月。他就將路道門窗，都看熟了。當日送出，當晚復回，乘黑夜風雨，遂明火執杖，殺進房來，劫去金銀財寶，衣服首飾，又將父打死在地，望爺爺與小民做主。」刺史聞言，即點起馬步快手，并民壯人役，共有百五十人，各執鋒利器械，出西門一直來趕唐僧四衆。

却說他師徒們在那華光竹院，破屋下挨到天曉，方纔出門上路奔西。可的那些強盜當夜打劫了寇家，繫出城外，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經天曉，走過華光院西去，有二十里遠近，藏於山凹中，分撥金銀等物。分還未了，忽見唐僧四衆順路而來，衆賊心猶不歇，指定唐僧道：「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來了？」衆賊笑道：「來得好！來得好！我們也是幹這般沒天理的買賣。這些和尚遠路來，又在寇家許久，不知身邊有多少東西，我們

索性去截住他，奪了盤纏，搶了白馬湊分，却不是遂心滿意之事？衆賊遂持兵器，吶一聲喊，跑上大路，一字兒擺開，叫道：「和尚！不要走！快留下買路錢，饒你性命！牙進半個不字，一刀一個，決不留存！」說得唐僧在馬上亂戰，沙僧與八戒心慌，對行者道：「怎的了！怎的了！苦奈半夜雨天，又早遇強徒斷路，誠所謂一禍不單行。」也。行者笑道：「師父莫怕，兄弟勿憂，等老孫去問他一問。」好大聖，前一束虎皮裙，抖一抖錦布直裰，走近前叉手當胸道：「列位是做甚麼的？」賊徒喝道：「這厮不知死活，敢來問我！你額顛下沒眼，不認得我是大王爺，快將買路錢來放你過去。」行者聞言，滿面陪笑道：「你原來是鬪徑的強盜！賊徒發狠，叫『殺了！』行者假假的驚恐道：「大王大王！我是鄉村中的和尚，不會說話，沖撞莫怪！莫怪！若要買路錢，不要問那三個，只消問我。我是個管帳的，凡有經錢襯錢，那裏化緣的布施的，都在包袱中，盡是我管出入。那個騎馬的，是我的師父，他却只會念經，不管閑事。財色俱忘，一毫沒有。那個黑臉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個後生，只會養馬。那個長嘴的，是我雇的長工，只會挑擔。你把三個放過去，我將盤纏衣鉢，盡情送你。」

衆賊聽說：「這個和尚倒是個老實頭兒。既然如此，饒了你命，教那三個丟下行李，放他過去。」行者回頭使個眼色，沙僧就丟了行李擔子，與師父牽着馬，回八戒往西徑走。行者低頭打開包袱，就地擲把塵土，往上一洒，念個咒語，乃是個定身之法，喝一聲：「住！」那夥賊共有三十來名，一個個咬着牙，睜着眼，撒着手，直直的站定，真能言語不得動身。行者跳出路口，叫道：「師父回來！回來！」八戒慌了道：「不好！不好！師兄供出我們來了！他身上又無錢財，包裹又無金銀，必定是叫師父要馬哩！我們是剝衣服了。」沙僧笑道：「二哥莫亂說！大哥是個『得的』，向者那般毒魔狠怪，也能收服，怕這幾個毛賊？他那裏招呼，必有說話，快回去看看。」長老聽言，欣然轉馬，回至前邊，叫道：「悟空，有甚事叫回來也？」行者道：「你們看這些賊，是怎的說？」

戒近前推着他，叫道：『強盜，你怎的不动彈了？』那賊渾然無知，不言不語。八戒道：『好的痴癡了！』行者笑道：『是老孫使個定身法定住也。』八戒道：『既定了身，未曾定口，怎麼連聲也不做？』行者道：『師父請下馬坐着，常言道：『只有錯捉，沒有錯放。』兄弟，你們把賊都扳翻倒捆了，教他供一個供狀，看他是個雛兒強盜，把勞強盜。』沙僧道：『沒繩索哩。』行者即拔下些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三十條繩索，一齊下手，把賊扳翻，都四馬攢蹄網住，却又念念解呪，那夥賊漸漸甦醒。

行者請唐僧坐在上首，他三人各執兵器，喝道：『毛賊！你們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幾年買賣，打劫了有多少東西？可曾殺傷人口？還是初犯？却是二犯？三犯？』衆賊開口道：『爺爺饒命！』行者道：『莫叫喚，從實供來！』衆賊道：『老爺，我們不是久慣做賊的，都是好人家子弟，只因不才吃酒賭錢，宿娼頑耍，將父祖家業，盡花費了一向無幹，又無錢用，訪知銅臺府城中寇員外家，費財豪富，昨日合夥，當晚乘夜雨昏黑，就去打劫。劫的有些金銀服飾，在這路北下山凹裏，正自分贓，忽見老爺們來，內中有認得是寇員外送行的，必定身邊有物，又見行李沉重，白馬快走，人心不足，故又來邀截。豈知老爺有大神通法力，將我們網住，萬望老爺慈悲，收去那劫的財物，饒了我的性命也！』

三藏聽說是寇家劫的財物，猛然吃了一驚，慌忙站起道：『悟空，寇老員外十分好善，如何招此災厄？』行者笑道：『只爲送我們起身，那等彩帳花幢，盛張鼓樂，驚動了人眼目，所以這夥光棍，就去下手他家。今又幸遇着我們，奪下他這許多金銀服飾。』三藏道：『我們擾他半月，感激厚恩，無以爲報，不如將此財物，護送他家，却不是一件好事？』行者依言，即與八戒沙僧，去山凹裏取將那些贓物，收拾了，馱在馬上。又教八戒挑了一擔金銀，沙僧挑着自己行李。行者欲將這夥強盜，一棍盡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傷人性命，只得將身一抖，

收上毫毛。那夥賊鬆了手脚，爬起來，一個個落草逃生而去。這唐僧轉步回身，將財物送還員外，這一去，却似飛蛾投火，反受其殃，有詩爲證：

恩將恩報人間少，反把恩慈變作仇。下水救人終有失，三思行事却無憂。

三藏師徒們將着金銀服飾拿轉正行處，忽見那鎗刀簇簇而來。三藏大驚道：「徒弟，你看那兵器簇擁相臨，是甚好歹？」八戒道：「禍來了，禍來了，這是那放去的強盜，他取了兵器，又夥了些人，轉過路來，與我們鬥殺也。」沙僧道：「二哥，那來的不是賊勢。大哥，你仔細觀之。」行者悄悄的向沙僧道：「師父的災星又到了，此必是官兵捕賊之意。」

說不了，衆兵卒至邊前，撇開個圈子陣，把他師徒圍住道：「好和尚！打劫了人家東西，還在這裏搖擺哩。」一擁上前，先把唐僧抓下馬來，用繩網了，又把行者三人也一齊網了。穿上杠子，兩個擡一個，趕着馬，奪了擔，徑轉府城，只見那：

唐三藏，戰戰兢兢，滴淚難言。猪八戒，絮絮叨叨，心中報怨。沙和尚，囊突突，意下躊躇。孫行者，笑唏唏，要施手段。

衆官兵攢擁扛擡，須臾間，拿到城裏，徑自解上黃堂，報道：「老爺，民快人等，捕獲強盜來了。」那刺史端坐堂上，賞勞了民快，檢看了賊贓，當叫寇家領去。却將三藏等提近廳前，問道：「你這起和尚，口稱是東土遠來，向西天拜佛，却原來是些設法躡看門路，打家劫舍之賊。」三藏道：「大人容告，貧僧實不是賊，決不敢假。隨身現有通關文牒可照。只因寇員外家齋我半月，情意重，我等路遇強盜，奪轉打劫寇家的財物，因送還寇家報恩，不期民快人等捉獲，以爲是賊，實不是賊，望大人詳察。」刺史道：「你這厮見官兵捕獲，却巧言報

恩。既是路遇強盜，何不連他捉來，報官報恩？如何只是你四家？你看寇梁遞得失狀，坐名告你，你還敢展擢？三藏開言，一似大海烹舟，魂飛魄喪，叫：「悟空，你何不上來折辯？」行者道：「有賊是實，折辯何爲？」刺史道：「正是啊！贖證現在，還敢抵賴？」叫手下：「拿腦箍來，把這禿賊的光頭箍他一箍，然後再打！」行者慌了，心中暗想道：「雖是我師父該有此難，還不可教他十分受苦。」他見那皂隸們收拾案子，結腦箍，即便開口道：「大人且莫箍那個和尚。昨夜打劫寇家，點燈的也是我，持刀的也是我，劫財的也是我，殺人的也是我。我是個賊頭，要打只打我，與他們無干，但只不放我便是。」

刺史聞言，就教先箍起這個來。皂隸們齊來上手，把行者套上腦箍，收緊了一勒，挖扑的把案子斷了，又結又箍，又挖扑的斷了一連箍了三四次，他的頭皮，皺也不會皺一些兒。却又換索子再結時，只聽得有人來報道：「老爺，都下陳少保爺爺到了，請老爺出郭迎接。」那刺史即命刑房吏：「把賊收監，好生看轄，待我接過上司，再行拷問。」

刑房吏遂將唐僧四衆推進監門。八戒、沙僧將自己行李擔進隨身。三藏道：「徒弟，這是怎麼起的？」行者笑道：「師父，進去進去，這裏邊沒狗，倒好耍子。」可憐把四衆捉將進去，一個個都推入轄牀，扣拽了滾肚，敵腦攀胸，禁子們又來亂打。三藏苦痛難禁，只叫：「悟空，怎的好？怎的好？」行者道：「他打是要錢哩，常言道：『好處安身，苦處用錢。』如今與他些錢，便罷了。」三藏道：「我的錢，自何來？」行者道：「若沒錢，衣服也是，把那袈裟與了他罷。」三藏聽說，就如刀刺其心。一時間見他打不過，只得開言道：「悟空，隨你能。」行者便叫：「列位長官，不必打了，我們擔進來的，那兩個包袱中，有一件錦襪袈裟，價值千金。你們解開，拿了去罷。」衆禁子聽言，一齊動手，把兩個包袱解看，雖有幾件布衣，有個引袋，俱不值錢。只見幾層油紙包裹着一物，霞光

烙印，知是好物。抖開看時，但只見：

巧妙明珠綴，稀奇物寶攢。盤龍鋪繡結，飛鳳錦沿邊。

衆皆爭看，又驚動本司獄官，走來喝道：「你們在此曬甚麼的？」禁子們跪道：「老爺纔却提控送下四個和尚，乃是大夥強盜，他是我們打了他幾下，把這兩件包袱與我。我們打開看時，見有此物，無可處置。若衆人扯破分之，其實可惜；若獨歸一人，衆人無利。幸老爹來，憑老爹做個劈着。」獄官見了，又是一件袈裟，又將別項衣服，並引袋兒通檢看了。又打開袋內關文一看，見有各國的寶印花押道：「早是我來看呀！不然，你們都撞出事來了。這和尚不是強盜，切莫動他衣服。待明日太爺再審，方知端的。」

衆禁子聽言，將包袱還與他，照舊包裹，交與獄官收訖。漸漸天晚，聽得樓頭起鼓，火甲巡更，推至四更三點，行者見他們都不呻吟，盡皆睡着，他暗想道：「師父該有這一夜牢獄之災。老孫不開口折辯，不使法力者，蓋爲此耳。如今四更將盡，災將滿矣，我須去打點打點，天明好出牢門。」你看他弄本事，將身小小脫出牀，搖身一變，變做個猛蟲兒，從房簷瓦縫裏飛出。見那星光月皎，正是清和夜靜之天地。認了方向，徑飛向寇家門首，只見那街西下，一家兒燈火明亮。又飛近他門口看時，原來是個做豆腐的。見一個老頭兒燒火，媽媽兒擠漿。

那老兒忽的叫聲：「媽媽，寇大官，且是有子有財，只是沒壽。我和他小時，同學讀書，我還大他五歲。他老子叫做寇銘，當時也不上千畝田地，放些租帳，也討不起。他到二十歲時，那銘老兒死了，他掌着家當，其實也是他一步好運。娶的妻是那張旺之女，小名叫做穿針兒，却倒旺夫；自進他門，種田又收，放帳又起，買着的有利，做着的是賺錢，被他如今掙了有十萬家私。他到四十歲上，就回心向善，齋了萬僧。不期昨夜被強盜踢死，可憐！」

今年纔六十四歲，正好享用，何期這等向善，不得好報，乃死於非命，可歎！可歎！

行者一聽之，却早五更初點，他就飛入寇家，只見那堂屋裏，已停着棺材，材頭邊點着燈，擺列着香燭花果，媽媽在旁啼哭，又見他兩個兒子也來拜哭，兩個媳婦拿兩盞飯兒供獻。行者就釘在他材頭上，咳嗽一二聲，謊得那兩個媳婦，查手舞脚的往外跑。寇梁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動，只叫「爺爺，噯，噯，噯！」那媽媽子膽大，把材頭撲了一把道：「老員外，你活了？」行者學着那員外的聲音道：「我不會活。」兩個兒子一發慌了，不住的叩頭垂淚，只叫「爺爺，噯，噯，噯！」媽媽子硬着膽，又問道：「員外，你不會活，如何說話？」行者道：「我是閻王差鬼使押將來家，與你們講話的。」說道：「那張氏穿針兒，枉口誑舌，陷害無辜。」那媽媽子聽見叫他小名，慌得跪倒磕頭道：「好老兒啊！這等大年紀，還叫我的小名兒！我那些枉口誑舌，害甚麼無辜？」行者喝道：「有個甚麼？」

「唐僧點着火，八戒叫殺人。沙僧劫出金銀去，行者打死你父親。」

「只因你誑言，把那好人受難。那唐僧四位老師，路遇強徒，奪將財物，送來謝我，是何等好意？你却假捻失狀，着兒子們首官，官府又未細審。又如今把他們監禁，那獄神、土地、城隍，俱慌了，坐立不寧，報與閻王，閻王轉差鬼使押解我來家，教你們起早解放他去，不然，教我在家攪鬧一月，將合家老幼並鷄狗之類，一個也不存留！」寇梁兄弟，又磕頭哀告道：「爹爹請回，切莫傷殘老幼。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遞解狀，願認招回，只求存殘均安也。」行者聽了，即叫「燒紙，我去呀！」他一家兒都來燒紙。

行者一翅飛起，徑又飛至刺史住宅裏面。低頭觀看，那房內裏已有燈光，見刺史已起來了。他就飛進中堂看時，只見中間後壁掛着一軸畫兒，是一個官兒騎着一匹點子馬，有幾個從人，打着一把青傘，牽着一張校

牀，更不識是甚麼故事，行者就釘在中間。忽然那刺史自房裏出來，彎着腰梳洗。行者猛的裏咳嗽一聲，把刺史唬得慌慌張張走入房內，梳洗畢，穿了大衣，即出來，對着畫兒焚香禱告道：「伯考姜公乾一神位。孝姪姜坤，蒙祖上德蔭，忝中甲科，今叨受銅臺府刺史，且夕侍奉香火不絕，爲何今日發聲切勿爲邪爲祟，恐誑家衆。」

行者暗笑道：「此是他大爺的神子。」却就掉着經兒，叫道：「坤三賢姪，你做官雖承祖蔭，一向清廉，怎的昨日無知，把四個聖僧當賊，不審來音，囚於禁內，那獄神土地，城隍不安，報與閻君。閻君差鬼使押我來對你說，教你推情察理，快快解放他，不然，就教你去陰司折證也。」刺史聽言，心中悚懼道：「大爺請回，小姪升堂，當就解放。」行者道：「既如此，燒紙來，我去見閻君回話。」刺史復添香燒紙拜謝。

行者又飛出來看時，東方早已發白，及飛到地靈府，又見那合縣官却都在堂上。他思道：「猛蟲兒說話，被人看見，露出馬脚來不好。」他就半空中，改了個大法身，從空裏伸下一隻腳來，把個縣堂躑滿，口中叫道：「衆官聽着，我乃玉帝差來的浪蕩遊神，說你這府監裏屈打了取經的佛子，驚動三界，諸神不安，教我傳說，趁早放他，若有差池，教我再來一脚，先踢死合府縣官，後躑死四境居民，把城池都踏爲灰燼。」概縣官吏人等，慌得一齊跪倒，磕頭禮拜道：「上聖請回，我們如今進府稟上府尊，即教放出，千萬莫動脚，驚唬死下官。」行者纔收了法身，仍變做個猛蟲兒，從監房瓦縫裏飛入，依舊鑽在牀中間睡着。

却說那刺史升堂，纔擡出投文牌去，早有寇梁兄弟，抱牌跪門叫喚。刺史着令進來，二人將解狀遞上，刺史見了，發怒道：「你昨日遞了失狀，就與你拿了賊來，你又領了賊去，怎麼今日又來遞解狀？」二人滴淚道：「老爺，昨夜小的父親顯魂道：『唐朝聖僧，原將賊徒拿住，拿獲財物，放了賊去，好意將財物送還我家報恩，怎

麼反將他當賊，拿在獄中受苦。獄中土地城隍不安，報了閻王。閻王差鬼使押解我來，教你赴府再告，釋放唐僧，庶免災咎。不然，老幼皆亡。」因此，特來遞個解詞，望老爺方便方便！刺史聽他說了這話，却暗想道：「他那父親，乃是熱屍，新鬼顯魂，報應猶可。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却怎麼今夜也來顯魂，教我審放看起來，必是冤枉。」

正忖度間，只見那地靈縣知縣等官，急急跑上堂，亂道：「老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適纔玉帝差浪蕩遊神下界，教你快放獄中好人。昨日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強盜，都是取經的佛子。若少遲延，就要踢殺我等官員。還要

把城池連百姓都踏爲灰燼。」刺史又大驚失色，即叫刑房吏火速寫牌提出。當時開了監門，提出八戒，愁道：「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行者笑道：「管你一下兒也不敢打，老孫俱已幹辦停當。上堂切不可下跪，他還要下來請我們上坐，却等我問他要行李馬匹。少了一些兒，等我打他你看。」說不了，已至堂口。

那刺史知縣並府縣大小官員，一見都下來迎接道：「聖僧昨日來時，一則接上司忙迫，二則又見了所獲之賊，未及細問端的。」唐僧合掌躬身，又將前情細陳了一遍。衆官滿口認稱，都道：「錯了！錯了！莫怪莫怪！」又問獄中可曾有甚疎失？行者近前努目睜看，厲聲高叫道：「我的白馬，是堂上人得了，行李是獄中人得了，快快還我！今日却該我拷較你們了！枉拿平人做賊，你們該個甚罪！」府縣官見他作惡，無一個不怕，即使叫收馬的牽馬來，收行李的取行李來，一一交付明白。

你看他三人一個個逞兇，衆官只以寇家遮飾。三歲勸解了道：「徒弟，是也不得明白。我們且到寇家去，一則弔問，二來與他對證對證，看是何人見我做賊。」行者道：「說得是。等老孫把那死的叫起來，看是那個打他。」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馬，呱呱喝喝，一擁而出。那些府縣多官，也一一俱到寇家，說得那寇梁兄

弟在門前不住的磕頭，接進廳。只見他孝堂之中，一家兒都在孝幔裏啼哭。行者叫道：「那打誑語栽害平人的媽，且莫哭！等老孫叫你老公來，看他說是那個打死的，羞他一羞！」衆官員只道孫行者說的是笑話。行者道：「列位大人，略陪我師父坐坐。八戒沙僧好生保護，等我去了就來。」好大聖，跳出門，望空就起。只見那：

徧地彩霞籠住宅，

一天瑞氣護元神。

衆等方纔認得是個騰雲駕霧之仙，起死回生之聖，這裏一一焚香禮拜不題。那大聖一起筋斗雲，直至幽冥地界，徑撞入森羅殿上，慌得那：

十代閻君拱手接，五方鬼判叩頭迎。千株劍樹皆欹側，萬疊刀山盡坦平。枉死城中魍魎化，奈河橋下鬼超生。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黑暗陰司處處明。

十閻王接下大聖，相見了，問及何來何幹。行者道：「銅臺府地靈縣齋僧的寇洪之鬼，是那個收了快點查來與我？」十閻王道：「那寇洪善士，也不曾有鬼使勾他，他自家到此，遇着地藏王的金衣童子，他引見地藏去也。」行者卽別了，徑至翠雲宮，見地藏王菩薩。

菩薩與他禮畢，具言前事。菩薩喜道：「寇洪陽壽止該卦數命終，不染牀席，棄世而去。我因他齋僧，是個善士，收他做個掌善緣簿子的案長。既大聖來取，我再延他陽壽一紀，教他跟大聖去。」金衣童子遂領出寇洪。寇洪見了行者，聲聲叫道：「老師！老師！救我一救！」行者道：「你被強盜踢死，此乃陰司地藏王菩薩之處，我老孫特來取你到陽世間對明此事。既蒙菩薩放回，又延你陽壽一紀，待十二年之後，你再來也。」那員外頂禮不盡。行者辭謝了菩薩，將他吹化爲氣，掉於衣袖之間，同出幽府，復返陽間。

駕雲頭到了寇家，即喚八戒，揹開材蓋，把他魂靈兒推付本身。須臾間，透出氣來活了。那員外爬出材來，對唐僧四衆磕頭道：「師父！師父！寇洪死於非命，蒙師父至陰司救活，乃再造之恩。」言謝不已。及回頭，見各官羅剎，即又磕頭道：「列位老爹，都如何在舍？」那刺史道：「你兒子始初遞失狀，坐名告了準僧，我即差人捕獲，不期聖僧路遇，殺劫你家之賊，奪取財物，送還你家。是我下人誤捉，未得詳審，當送監禁。今夜被你顯魂，我先伯亦來家訴告，縣內又蒙浪蕩遊神下界，一時就有這許多應顯，所以放出聖僧，取經僧却又去救活你。」那員外跪道：「老爹，其實枉了這四位聖僧！那夜有二十多名強盜，明火執杖，劫去家私，是我難捨，向賊理論，不期被他一脚，擦陰踢死，與這四位何干？」叫過妻子來：「是誰人踢死，你等輒敢妄告，請老爹定罪。」當時一家老小，只是磕頭刺史寬恩，免其罪過。寇洪教安排筵宴，酬謝府縣厚恩。至次日，再掛齋僧牌，又款留三藏，三藏決不肯住，却又請親友，辦旌幢，如前送行而去。噫，這正是：

地關能存凶惡事，天高不負善心人。逍遙穩步如來徑，只到靈山極樂門。
畢竟不知見佛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寇員外既得回生，復整理了幢幡鼓樂，僧道親友，依舊送行不題。却說唐僧四衆，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與他處不同，見了些琪花瑤草，古柏蒼松。所過地方，家家向善，戶戶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見林間客誦經。

師徒們夜宿曉行，又經有六七日，忽見一帶高樓，幾層傑閣，真個是：

冲天百尺，聳漢凌空。低頭觀落日，引手摘飛星。豁達臆軒吞宇宙，嵯峨棟宇接雲屏。黃鶴信來秋樹老，彩鸞書到晚風清。此乃是靈宮寶闕，琳館珠庭。真堂談道，宇宙傳經。花向春來美，松陵雨過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鳳儀翔萬感靈。

三藏舉鞭遙指道：「悟空，好去處耶！」行者道：「師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處，倒強要下拜，今日到了這真境界，真佛像處，倒還不下馬，是怎的說？」三藏聞言，慌得翻身跳下來，已到了那樓閣門首。只見一個道童斜立出門之前，叫道：「那來的莫非東土取經人麼？」長老急整衣，攏頭觀看。見他：

身披錦衣，手搖玉塵，身披錦衣，寶閣瑤池常赴宴，手搖玉塵，丹臺紫府每揮塵。肘懸仙籙，足踏履鞋。飄然真羽士，秀麗實奇哉。煉就長生居勝地，修成永壽脫塵埃。聖僧不識靈山客，雷音金頂大仙來。

孫大聖識得他，即叫：「師父，此乃是靈山脚下玉真觀金頂大仙，他來接我們哩。」三藏方纔醒悟，進前施禮。大仙笑道：「聖僧今年纔到，我被觀音菩薩哄了他十年前，領佛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人，原說二三年就到我處，我年年等候，渺無消息，不意今年纔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勞大仙盛意，感激感激！」遂此四衆牽馬挑擔，同入觀裏，却又與大仙一一相見。即命看茶擺齋，又叫小童兒燒香湯與聖僧沐浴了，好登佛地。正是那：

功滿行完宜沐浴，煉馴本性合天真。千辛萬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魔盡果然登佛地，災消故得見沙門。洗塵滌垢全無染，反本還原不壞身。

師徒們沐浴了，不覺天色將晚，就於玉真觀歇。次早，唐僧換了衣服，披上錦綉袈裟，戴了毗盧帽，手持錫

杖登堂拜辭大仙。大仙笑道：「昨日縊縷，今日鮮明，觀此相，真佛子也。」三藏拜別就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孫認得路。」大仙道：「你認的是雲路，聖僧還未曾登雲路，當從本路而行。」行者道：「這個講得是老孫，雖走了幾遭，只是雲來雲去，實不曾踏着此地。既有本路，還煩你送送。我師父拜佛心重，幸勿遲疑。」那大仙笑吟吟，攜着唐僧手，接引旃壇上法門。

原來這條路，不出山門，就是觀宇中堂，穿出後門便是。大仙指着靈山道：「聖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靄千重的，就是靈鷲高峯，佛祖之聖境也。」唐僧見了，就拜。行者笑道：「師父，還不到拜處哩。常言道：『望山走倒馬。』離此鎮還有許遠，如何就拜？若拜到頂上，得多少頭磕？」大仙道：「聖僧，你與大聖天蓬捲簾四位，已到福地，望見靈山，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辭而去。

大聖引着唐僧等，緩步登山，不上五六里，見了一道活水，滾滾飛流，約有八九里寬闊，四無人跡。三藏心驚道：「悟空，這路來得差了，敢莫大仙錯指了此水這般寬闊，這般洶湧，又不見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廂不是一座大橋，要從那橋上行過去，方成正果哩。」長老等又近前看時，橋邊有一扁扁上有「凌雲渡」三字，原來是一根獨木橋，正是：

遠看橫空如玉棟，近觀斷水一枯槎。維河架海還容易，獨木單梁人怎踏。萬丈虹霓平臥影，千尋白練接天涯。十分細滑渾難渡，除是神仙步彩霞。

三藏心驚膽戰道：「悟空，這橋不是人走的，我們別尋路徑去來。」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八戒慌了道：「這是路，那個敢走水面又寬，波浪又湧，獨獨一根木橋，又細又滑，怎生動脚？」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拽開步，跳上獨木橋，搖搖擺擺，須臾跑將過去，在那邊招呼道：「過來過來！」唐

僧搖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難難難！」行者又從那邊跑過來，拉着八戒道：「跌子，跟我走，我跟你走！」那八戒臥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饒我，能讓我駕風霧過去！」行者按住道：「這是甚麼去處，許你駕風雲，必須從此橋上走過，方可成佛。」八戒道：「哥啊，佛做不成也罷，實是走不得！」他兩個在那橋邊，扯扯拉拉的，要鬥沙僧走去勸解，纔撒脫了手。

三藏回頭，忽見那下溜中有一人撐一隻船來，叫道：「上渡！上渡！」長老大喜道：「徒弟，休得亂頑，那裏有隻渡船兒來了！」他三個跳起來，站定，同眼觀看，那船兒來得至近，原來是一隻無底的船兒。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認得是接引佛祖，又稱爲南無寶幢光王佛。行者却不題破，只管叫：「撐攏來，撐攏來！」霎時撐近岸邊，又叫：「上渡！上渡！」三藏見了，又心驚道：「你這無底的破船兒，如何渡人？」佛祖道：「我這船」

「鴻濛初判有聲名，幸我撐來不變更。有浪有風還自穩，無終無始樂昇平。六塵不染能歸一，萬劫安然自在行。無底船兒難過海，今來古往渡羣生。」

孫大聖合掌稱謝道：「承盛意，接引吾師。師父上船去。他這船兒，雖是無底，却穩，縱有風浪，也不得翻。」長老還自驚疑，行者攙着脖子，往上一推。那師父踏不住脚，轂轆的跌在水裏，早被撐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師父還抖衣服，掙鞋脚，報怨行者。行者却引沙僧、八戒、牽馬挑擔，也上了船，都立在艍艍之上。那孫祖輕輕用力撐開，只見上溜頭，決下一個死屍。長老見了，大驚。行者笑道：「師父莫怕，那個原家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你！」那撐船的打着號子，也說：「那是你可賀，可賀！」他們三人也一齊聲相和。撐着船，不一時，穩穩當當的過了凌雲仙渡。三藏纔轉身，輕輕的跳在彼岸。有詩爲證：

脫却胎骨肉身，相親相愛是元神。今朝行滿方成佛，洗淨當年六六塵。

此誠所謂廣大智慧登彼岸無極之法。四衆上岸，回頭連無底船兒却不知去向。行者方說是接引佛祖，三藏方纔省悟，急轉身反謝了三個徒弟。行者道：「兩不相謝，彼此皆扶持也。我等虧師父解脫，借門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師父也賴我等保護，秉教伽持，幸脫了凡胎。師父，你看這面前花草松篁，鸞鳳鶴鹿之勝境，比那妖邪顯化之處，孰美孰惡？何善何凶？」三藏稱謝不已。一個個身輕體快，步上靈山。早見那雷音古剎：

頂摩霄漢中，根接須彌脉。巧峯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燒金白鶴，棲松立枝頭。渾如烟捧玉彩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鸞對對，迎風耀舞世間稀。又見那黃森森金瓦疊鸞鴛，明幌幌花磚鋪瑪瑙。東一行，西一行，盡都是蕊宮珠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珍樓。天王殿上放霞光，護法堂前噴紫燄。浮屠塔顯優鉢花香，正是地勝疑天別，雲閑覺晝長。紅塵不到諸緣盡，萬劫無虧大法堂。

師徒們道道遙遙，走上靈山之頂，又見青松林下，列優婆塞，翠柏叢中，排善士。長老就便施禮，慌得那優婆塞優婆夷，比邱僧比邱尼，合掌道：「聖僧且休行禮。待見了牟尼，却來相叙。」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那長老手舞足蹈，隨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門之外。那廂有四大金剛迎住道：「聖僧來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畢，就欲進門。金剛道：「聖僧少待，容稟過再進。」那金剛着一個轉山門報與二門上四大金剛，說唐僧到了。二門上又傳入三門上，說唐僧到了。三山門內原是打供的神僧，聞得唐僧到時，急至大雄殿下，報與如來至尊釋迦牟尼文佛，說：「唐朝聖僧，到於寶山，取經來了。」佛爺爺大喜，即召聚八菩薩，四金剛，五百阿羅漢，三千揭諦，十一大曜，十八伽藍，兩行排列，却傳金旨，召唐僧進。那裏邊一層一節，飲依佛旨，叫「聖僧進來。」這唐僧循規蹈矩，同悟空悟能悟淨，牽馬挑擔，竟入山門。正是：

當年奮志奉欽差，領牒辭王出玉階。清曉登山迎霧露，黃昏枕石臥雲霞。挑禪遠步三千水，飛錫長行萬里崖。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見如來。

四衆到大雄寶殿，殿前對如來倒身下拜。拜罷，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復向佛祖長跪，將通關文牒奉上。如來一一看了，還遞與三藏。三藏頹顛作禮，啟上道：「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旨意，遙詣寶山，拜求真經，以濟衆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賜回國。」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發慈悲之心，對三藏言曰：「你那東土乃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誑，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敬三光，不重五穀，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殺生，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所以永墮幽冥，受那許多確搗磨舂之苦，變化畜類。有那許多披毛頂角之形，將身還債，將肉飼人。其永墮阿鼻，不得超昇者，皆此之故也。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

「我今有經三藏，可以超脫苦惱，解釋災愆。三藏有法：一藏談天；有論一藏說地；有經一藏度鬼。共計三十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的徑，正善之門。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器用，人事無般不載。汝等遠來，待全要付與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強，毀謗真言，不識我沙門之奧旨。」叫「阿儼伽葉，你兩個引他四衆，到珍樓之下，先將齋食待他。齋罷，開了寶閣，將我那三藏經中，三十五部之內，各檢幾卷與他，教他傳流東土，永注洪恩。」二尊者即奉佛旨，將他四衆，一上樓下，看不盡那奇珍異寶，擺列無窮。只見那設供的諸神，鋪排齋宴，並皆是仙品仙筍，仙茶仙果，珍饈百味，與凡世不同。師徒們頂禮了佛恩，隨心享用。其實是

寶篋金光映目明，異香奇品更微精。千層金閣無窮麗，一派仙音入耳清。素味仙花人罕見，香茶異食得長生。向來受盡千般苦，今日榮華喜道成。

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處正壽長生，脫胎換骨之饌，儘着他受用。二尊者陪奉四衆餐畢，却入寶閣，開門登看。那廂有霞光瑞氣，籠罩千重；彩霧祥雲，遮漫萬道。經櫃上，寶篋外都貼了紅箋，楷書着經卷名目。乃是：

涅槃經一部 七百四十八卷

虛空藏經一部 四百卷

恩意經大集 一部五十卷

寶藏經一部 四十五卷

禮真如經一部 九十卷

大光明經一部 三百卷

維摩經一部 一百七十卷

金剛經一部 一百卷

佛本行經一部 八百卷

菩薩戒經一部 一百一十六卷

摩竭經一部 三百五十卷

瑜伽經一部 一百卷

菩薩經一部 一千二十一卷

首楞嚴經一部 一百一十卷

決定經一部 一百四十卷

華嚴經一部 五百卷

大般若經一部 九百一十六卷

未曾有經一部 一千一百一十卷

三論別經一部 二百七十卷

正法論經一部 一百二十卷

五龍經一部 三十二卷

大集經一部 一百三十卷

法華經一部 一百卷

寶常經一部 二百六十卷

西天論經一部

一百三十卷

僧祇經一部

一百五十六卷

佛國雜經一部

一千九百五十卷

起信論經一部

一千卷

大智度經一部

一千八十卷

寶威經一部

一千二百八十卷

本閣經一部

八百五十卷

正律文經一部

二百卷

大孔雀經一部

二百二十卷

維識論經一部

一百卷

貝舍論經一部

二百卷

阿儼伽葉引唐僧看遍經名對唐僧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甚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

藏聞言道：『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二尊者笑道：『好好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

行者見他講口扭捏，不肯傳經，他忍不住叫噪道：『師父，我們去告如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阿儼

道：『莫嘆，此是甚麼去處，你還撒野放刁？到這裏來接經。』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勸住了行者，轉身來接。

卷卷收在包裹，馱在馬上，又綑了兩擔。八戒與沙僧挑着，却來寶座前叩頭，謝了如來，一直出門。逢一位佛祖，

拜兩拜，見一尊菩薩，拜兩拜。又到大門，拜了比丘僧尼，優婆塞，一一相辭下山，奔路不題。

却說那寶閣上有一尊燃燈古佛，他在閣上，暗暗的聽着那傳經之事，心中甚明，原是阿儼伽葉，將無字之

經傳去，却自笑云：『東土衆僧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却不枉費了聖僧這場跋涉。』問：『座邊有誰在此？』只

見白雄尊者閃出，古佛吩咐道：『你可作起神威，飛星趕上唐僧，把那無字之經奪了，教他再來求取有字之

經。』白雄尊者即駕狂風，滾離了雷音寺山門之外，大作神威。那陣好風，真個是：

佛前勇士，不比巽二風神，仙怒號，遠送吹嘘少女。這一陣，魚龍皆失穴，江海道波濤。玄猿捧果難來獻，

黃鶴回雲找舊巢。丹鳳清音鳴不美，錦雞唳運叫聲嘈。青松枝折，優鉢花飄。翠竹竿竿倒，金蓮朵朵搖。鐘聲遠送三千里，經韻飛萬壑高。崖下奇花殘美色，路旁瑤草假鮮苗。彩鸞雖舞翅，白鹿駝山崖。蕩蕩異香漫宇宙，清清風氣徹雲霄。

那唐長老正行間，忽聞香風滾滾，只道是佛祖之禎祥，未曾隄防。又聞得響一聲，半空中伸下一隻手來，將馬馱的經，輕輕搶去，謊得個三藏捶胸叫喚。八戒滾地來追，沙和尚護守着經擔，孫行者急趕去如飛。那白雄尊者見行者趕得將近，恐他棒頭上沒眼，一時間不分好歹，打傷身體，即將經包摔破，拋在塵埃。行者見經包破落，又被香風吹得飄零，却就按下雲頭，願經不去追趕。那白雄尊者收風歛霧，回報古佛不題。

八戒去追趕，見經本落下，遂與行者收拾背着來見唐僧。唐僧滿眼垂淚道：「徒弟呀！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兇魔斯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慌忙遞與三藏道：「師父，這一卷沒字。」行者又打開一卷，看時也無字。八戒打開一卷，也無字。三藏叫：「通打開來看。」卷卷俱是白紙。長老短歎長吁的道：「我東土人果是沒福，似這般無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麼敢見唐王誑君之罪，誠不容誅也。」行者早已知之，對唐僧道：「師父，不消說了。這就是阿難伽葉那廝，問我覓人事，沒有故將此白紙本子與我們來了。快回去告在如來之前，問他指財作弊之罪。」八戒噯道：「正是，正是，告他去來。」四衆急急回山，無好步忙忙又轉上雷音。

不多時，到於山門之外，衆皆拱手相迎，笑道：「聖僧是換經來的？」三藏點頭稱謝。衆金剛也不阻攔，讓他進去，直到大雄殿前。行者噯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董千魔，自東土拜到此處，蒙如來吩咐傳經，被阿難伽葉指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教治。」佛祖笑道：

「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空取。向時衆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衆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耳。」即叫：「阿儂伽葉，快將有字的真經，每部中各檢幾卷與他來助報數。」

二尊者復領四衆，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三藏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鉢盂，雙手奉呈。上道：「弟子委是窮寒路遙，不曾備得人事。這鉢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萬望尊者將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謝。只是以有字真經賜下，庶不孤欽差之意，遠涉之勞也。」那阿儂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樓的力士，管香積的庖丁，看閣的尊者，你抹他臉，我撲他背，彈指的，扭唇的，一個個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經的人事。」須臾，把臉皮都羞皺了。只是拿着鉢盂不放。伽葉却纔進關檢經，一查與三藏三藏却叫：「徒弟們，你們都好生看看，莫似前番。」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却都是有字的。傳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數。收拾齊整，歇在馬上，剩下的，還裝了一擔八戒挑着。自己行李沙僧挑着。行者牽了馬，唐僧拿了錫杖，按一按毘盧帽，抖一抖錦袈裟，纔喜喜歡歡，到我佛如來之前。正是那：

大藏真經滋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須知亥癸登山苦，可笑阿儂却愛錢。先次未詳虧古佛，後來真實始安然。至今得意傳東土，大衆均將雨露沾。

阿儂伽葉引唐僧來見如來。如來高陞蓮座，指令降龍伏虎二大羅漢，鼓響雲磬，遍請三千諸佛，三千揭諦，八金剛四菩薩，五百尊羅漢，八百比丘僧，大衆優婆塞，比丘尼，優婆夷，各天各洞，福地靈山，大小尊者聖僧，該

坐的請登寶座，該立的侍立兩旁。一時間，天樂遙聞，仙音嘹亮，滿空中祥光疊疊，瑞氣重重，諸佛畢集，參見了如來。如來問：『阿難，伽葉傳了多少經卷與他？可一一報數。』二尊者即開報：『現付去唐朝：

涅槃經

四百卷

菩薩經

三百六十卷

虛空藏經

二十卷

首楞嚴經

三十卷

恩意經大集

四十卷

決定經

四十卷

寶藏經

二十卷

華嚴經

八十一卷

禮真如經

三十卷

大般若經

六百卷

大光明經

五十卷

未曾有經

五百五十卷

維摩經

三十卷

三論別經

四十二卷

金剛經

一卷

正法論經

二十卷

佛本行經

一百一十六卷

五龍經

二十卷

菩薩戒經

六十卷

大集經

三十卷

摩竭經

一百四十卷

法華經

十卷

瑜伽經

三十卷

寶常經

一百七十卷

西天論經

三十卷

僧祇經

一百一十卷

佛國雜經

一千六百三十八卷

起信論經

五十卷

大智度經

九十卷

寶威經

一百四十卷

本閣經

五十六卷

正律文經

十卷

大孔雀經

十四卷

維識論經

十卷

貝舍論經

十卷

『在藏總經，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檢出五千零四十八卷，與東土聖僧傳留在唐，現俱收拾整頓於馬馱人擔之上，專等謝恩。』三藏四衆拴了馬，歇了擔，一個個合掌躬身，朝上禮拜。如來對唐僧言曰：『此經功德，不可稱量。雖爲我門之龜鑑，實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瞻部洲，示與一切衆生，不可輕慢。非沐浴齋戒，不可開卷。寶之重之。蓋此內有成仙了道之奧妙，有發明萬化之奇方也。』三藏叩頭謝恩，信受奉行，依然對佛祖遍禮三匝，承謹歸誠，領經而去。去到三山門，一一又謝了衆聖不題。

如來因打發唐僧去後，纔散了傳經之會。旁又閃上觀世音菩薩，合掌啟佛祖道：『弟子當年領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之人，今已成功，共計得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還少八日，不合藏數。准弟子繳還金旨。』如來大喜道：『所言甚當，准繳金旨。』即叫八大金剛吩咐道：『汝等快使神威，駕送聖僧回東，把真經傳留，即引聖僧西回。須在八日之內，以完一藏之數，勿得遲違。金剛隨即趕上唐僧，叫道：『取經的，跟我來！』唐僧等俱身輕體健，蕩蕩飄飄，隨着金剛，駕雲而起。這纔是：

見性明心參佛祖，

功完行滿卽飛昇。

畢竟不知回東土，怎生傳授，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剗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話表八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那三層門下，有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走向觀音菩薩前啟道：「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暗中保護聖僧，今日聖僧行滿，菩薩繳了佛祖金旨，我等望菩薩准繳法旨。」菩薩亦甚喜道：「准繳准繳。」又問道：「那唐僧四衆一路上心行何如？」諸神道：「委實心虔志誠，料不能逃菩薩洞察。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弟子已謹記在此，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菩薩從頭看了一遍，寫着：

蒙差揭諦依旨，謹記唐僧難數：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出城逢虎第五難，折從落坑第六難，雙叉嶺上第七難，兩界山頭第八難，陡澗換馬第九難，夜被火燒第十難，失却袈裟第十一難，收降八戒第十二難，黃風怪阻第十三難，請求靈吉第十四難，流沙難渡第十五難，收得沙僧第十六難，四聖顯化第十七難，五莊觀中第十八難，難活人參第十九難，貶退心猿第二十難，黑松林失散第二十一難，寶象國捐書第二十二難，金盃殿變虎第二十三難，平頂山逢魔第二十四難，蓮花洞高懸第二十五難，烏雞國救主第二十六難，被魔化身第二十七難，號山逢怪第二十八難，風攝聖僧第二十九難，心猿遭害第三十難，請聖降妖第三十一難，黑河沉沒第三十二難，搬運車遲第三十三難，大賭輸贏第三十四難，祛道與僧第三十五難，路逢天水三十六難，身落天河三十七難，魚籃現身三十八難，金兜山遇怪三十九難，普天神難伏四十難，問佛根源四十一難，吃水遭毒四十二難，西梁國留婚四十三難，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難，再貶心猿四十五難，難辨獼猴四十六難，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難，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難，收縛魔王四十九難，賽城掃塔五十難，取寶救僧五十一難，棘林吟咏五十二難，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諸天神遭困五十四難，稀柿澗穢阻五十五難，朱紫國行醫五十六難，拯救疲癯五十七難，降妖取后五十八難，七情迷沒五十九難，多

目遭傷六十難。路阻獅駝六十一難。怪分三色六十二難。城裏遇災六十三難。請佛收魔六十四難。比丘救子六十五難。辨認看邪六十六難。松林救怪六十七難。僧房臥病六十八難。無底洞遭困六十九難。滅法國難行七十難。隱霧山遇魔七十一難。鳳仙郡求雨七十二難。失落兵器七十三難。會慶釘釘七十四難。竹節山遭難七十五難。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難。趕捉犀牛七十七難。天竺招婚七十八難。銅臺府監禁七十九難。凌雲渡脫胎八十難。路經十萬八千里。聖僧歷難簿分明。

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忽傳聲道：「佛門中『九九』歸真。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卽命揭諦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這揭諦得令，飛雲一駕向東來。一晝夜趕上八大金剛，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謹遵菩薩法旨，不得違誤。』」入金剛聞得此言，刷的把風按下，將他四衆，連馬與經，墜落下地。噫，正是那：

九九歸真道行難，堅持篤志立玄關。必須苦練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還。莫把經章當容易，聖僧難過許多般。舌來妙合參同契，毫髮差殊不結丹。

三藏腳踏了凡地，自覺心驚。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要快得遲。」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們走快了些兒，教我們在此歇歇哩。」大聖道：「俗語云：『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三藏道：「你三個且休鬥嘴，認認方向，看這是甚麼地方？」沙僧轉頭四望道：「是這裏，是這裏，師父，你聽聽水響。」行者道：「水響想是你的祖家了。」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三藏道：「徒弟啊，仔細看在那岸？」行者縱身跳起，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師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記起來了，東岸邊有個陳家莊。那年到此虧你救了他女兒，深感我們，要造船相送，幸自齋伏渡。我記得西岸

上，四無人煙，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說凡人會作孽，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孽。他奉佛旨，教送我們東回，怎麼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如今豈不進退兩難？怎生過去？』沙僧道：『二哥休報怨，我的師父已得了道。前在凌雲渡已脫了凡胎，今番斷不落水。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把師父駕過去也。』行者頻頻的暗笑道：『駕不去，駕不去！』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說破飛昇之奧妙，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只因心裏明白，知道唐僧九九之數未完，還該有一難，故羈留於此。

師徒們口裏紛紛的講，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邊，忽聽得有人叫道：『唐聖僧，唐聖僧，這裏來！』四衆皆驚，舉頭觀看，四無人跡，又沒舟船，却是一個大白賴頭龜，在岸邊探着頭叫道：『老師父，我等了你這幾年，却纔回也。』行者笑道：『老龜，向年累你，今歲又得相逢。』三藏與八戒、沙僧，都歡喜不盡。行者道：『老龜，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來。』那龜卽縱身爬上河來。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八戒還蹲在馬尾之後，唐僧站在馬頸左邊，沙僧站在右邊。行者一腳踏着老龜的項，一腳踏着老龜的頭，叫道：『老龜，好生走穩着。』那老龜蹬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將他師徒四衆，連馬五口，馱在身上，竟回東岸而來。誠所謂：

不二門中法奧玄，諸魔戰退識人天。本來面目今方見，一體原因始得全。乘證三乘隨出入，丹成九轉任周旋。挑包飛杖通休講，幸喜還元遇老龜。

老龜馱着他們，躡波踏浪，行經多半日，將次天晚，好近東岸，忽然問曰：『老師父，我向年曾到西方見我佛如來，與我問聲歸着之事，還有多少年壽？果會問否？』原來那長老自到西天，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脫胎，步上靈山，專心拜佛，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衆，意念只在取經，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曾問得老龜年壽，無言可答，却又不敢欺，打誑語，沉吟半晌，不會答應。老龜卽知不會替他問了，就將身一幌，唵的湊下水去，把他四

衆連馬并經，通皆落水。咦！還喜得唐僧脫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經沉底。又幸白馬是龍，八戒沙僧會水，行者笑巍巍顯大神通，把唐僧扶駕出水，登彼東岸。只是經包衣服鞍轡俱濕了。師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陣狂風，天色昏暗，雷烟俱作，走石飛沙。但見那：

一陣風，乾坤播蕩，一聲雷，振動山川。一個烟，鑽雲飛火；一天霧，大地遮漫。風氣呼號，雷聲激烈。烟掣紅銷，霧迷星月。風鼓的沙塵，撲面雷驚的虎豹，藏形。烟幌的飛禽，叫喚霧漫的樹木，無踪。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那雷振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膽。那烟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那霧蓋得個通天河岸岸皆慘好風，頽山烈石松篁倒。好雷，驚整傷人威勢豪。好烟，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霧，混混漫空蔽九霄。

說得那三藏按住了經包，沙僧壓住了經擔，八戒牽住了白馬，行者却雙手輪起鐵棒，左右護持。原來那風霧，雷烟，乃是一些陰魔作孽，欲奪所取之經。勞攘了一夜，直到天明，却纔止息。長老一身水衣，戰兢兢的道：「悟空，這是怎的起？」行者氣呼呼的道：「師父，你不知就裏。我等保護你取獲此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壽享長春，法身不朽，此所以爲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之耳。一則這經是水濕透了，二則你的正法身壓住，雷不能轟，電不能照，霧不能迷。又是老孫輪着鐵棒，使純陽之性，護持住了；及至天明，陽氣又盛，所以不能奪去。」三藏八戒沙僧，方纔省悟，各謝不盡。少頃，太陽高照，却移經於高崖上，開包曬，至今彼處曬經之石尙存。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旁，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個是：

一體純陽喜向陽，陰魔不敢逞強梁。須知水勝真經伏，不怕風雷烟霧光。自此清平歸正覺，從今安泰到仙鄉。曬經石上留踪跡，千古無魔到此方。

他四衆檢看經本，一一曬晾，早見幾個打魚人，來過河邊，擡頭看見，內有認得的道：「老師父可是前年過

此河往西天取經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裏人？怎麼認得我們？」漁人道：「我們是陳家莊上人。」八戒道：「陳家莊離此有多遠？」漁人道：「過此衝南有二十里，就是也。」八戒道：「師父，我們把經搬到陳家莊上曬去。他那裏有住坐，又有得吃，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却不是好？」三藏道：「不去罷。在此曬乾了，就收拾找路回也。」

那幾個漁人，行過南衝，恰遇着陳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陳澄道：「你在那裏看見？」漁人回指道：「都在那石上曬經哩。」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走過衝來，望見跑近前跪下道：「老爺取經回來，功成行滿，怎麼不到舍下，却在這裏盤弄快請，快請到舍。」行者道：「等曬乾了經，和你去。」陳澄又問道：「老爺的經典、衣物，如何濕了？」三藏道：「昔年虧白龍馱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已將近岸，被他問昔年託問佛祖壽年之事，我本未曾問得，他遂湮在水內，故此濕了。」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陳澄拜請甚懇，三藏無已，遂收拾經卷。

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三藏懊悔道：「是我們怠慢了，不曾看顧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蓋天地不全，這經原是全部的，今沾破了，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豈人力所能與耶？」師徒們果收拾畢，同陳澄赴莊。那莊上人家，一個傳十，十個傳百，百個傳千，若老若幼，都來接着。陳清聞說，就擺香案，在門前迎送，又命鼓樂吹打。少頃到了，迎入陳清領合家入眷，俱出來拜見，拜謝昔日救女兒之恩，隨命看茶擺齋。

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餌，又脫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間之食。二老苦勸，沒奈何，略見他意。孫大聖自來不吃煙火食，也道：「馱了。」沙僧也不甚吃。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馱子也不吃了？」八戒

道：「不知怎麼，脾胃一時就弱了。」遂此收了齋筵，却又問取經之事。三藏又將先至玉貞觀沐浴，凌雲渡身，輕及至雷音寺參如來，蒙珍樓賜宴，寶閣傳經，始被二尊者討人事未遂，故傳無字之經；後復拜告如來，始得授一藏之數，并白龍潭水，陰魔暗奪之事，細細陳了一遍，就欲拜別。

那二老舉家如何肯放，且道：「向蒙救拔兒女，深恩莫報，已創建一座院宇，名曰救生寺，專侍奉香火不絕。」又喚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保，一秤金叩謝，復請至寺觀看。三藏却又將經包兒收在他家堂前，與他念了一卷寶常經。後至寺中，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還不曾坐下，又一起來請，還不曾舉筯，又一起來請，絡繹不絕，爭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辭，略略見意，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

山門紅粉膩，多賴施主功。一座樓臺從此立，兩廊房宇自今興。朱紅隔扇，七寶玲瓏，香氣飄雲漢，清光滿太空。幾株嫩柏還澆水，數榦喬松未結叢。活水迎前，通天疊疊翻波浪；高崖倚後，山脈重重接地龍。

三藏看畢，纔上高樓，樓上果裝塑着他四衆之像。八戒看見，扯着行者道：「兄長的相兒甚像。」沙僧道：「二哥你的又像得緊，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三藏道：「却好却好！」遂下樓來。下面前殿後廊，還有擺齋的時候，請行者却問：「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衆老道：「那廟當年拆了。老爺這寺自建立之後，年年成熟，歲歲豐登，却是老爺之福庇。」行者笑道：「此天賜耳，與我們何與？但只我們自今去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子孫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風調雨順，歲歲雨順風調。」衆等却叩頭拜謝。

只見那前前後後，更有獻果獻齋的無限人家。八戒笑道：「我的蹭蹬，那時節吃得，却沒人家連請十請；今日吃不得，却一家不了，又是一家。」饒他氣滿，略動手又吃過八九盞素食，縱然胃傷，又吃了二三十個饅頭。已皆盡飽，又有人家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蒙至愛，望今夕暫停，明早再領。」時已夜深，三藏守定真經，

不敢暫離，就於樓下打坐看守。將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這裏人家，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恐爲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我們趁此深夜，人家熟睡，寂寂的去罷。」八戒却也知警，沙僧盡自分明，白馬也能會意。遂此起了身，輕輕的擡上馱架，挑着擔，從廡廊款出。到於山門，只見門上有鎖，行者又使個解鎖法，開了二門，大門，找路望東而去。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逃走的，跟我來，那長老開得香風蕩蕩，起在空中。這正是：

丹成識得本來面，體健如加拜主人。

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

且不言他四衆脫身，隨金剛駕風而起。却說陳家莊救生寺內多人，天曉起來，仍治果籩來獻。至樓下，不見了唐僧。這個也來問，那個也來尋，俱慌慌張張，莫知所措，叫苦連天的道：「清清把個活佛放去了！」一會家無計，將辦來的品物，俱擡在樓上祭祀燒紙，以後每年四大祭，二十四小祭。還有那告病的，保安的，求親許願，求財求子的，無時無日，不來燒香祭賽。真個是金爐不斷千年火，玉盞常明萬載燈。不題。

却說八大金剛使第二陣香風，把他四衆，不一日，送至東土，漸漸望見長安。原來那太宗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送唐僧出城，至十六年，卽差工部官在西安關外，建了望經樓，接經。太宗年年親至其地，恰好

那一日出駕復到樓上，忽見正西方滿天瑞靄，陣陣香風，金剛停在空中，叫道：「聖僧，此間乃長安城了。我們不好下去，這裏人伶俐，恐泄漏吾像。孫大聖三位也不消去，汝自去傳了經與汝主，即便回來。我在霄漢中等你，與你一同繳旨。」大聖道：「尊者之言雖當，但吾師如何挑得經擔？如何牽得這馬？須得我等同去。」送煩你在空少等，諒不敢誤。」金剛道：「前日觀音菩薩啟過如來，往來只在八日，方完藏數。今已經四日有餘，只怕八戒貪圖富貴，誤了限期。」八戒笑道：「師父成佛，我也望成佛，豈有貪圖之理？潑大蠢人都在此等我，待交了經，就來與你回向也。」

猷子挑着擔，沙僧牽着馬，行者領着聖僧，都按下雲頭，落於望經樓邊。太宗同多官一齊見了，即下樓相迎道：「御弟來也。」唐僧即倒身下拜。太宗攙起，又問：「此三者何人？」唐僧道：「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即命侍官：「將朕御車馬扣背，請御弟上馬，同朕回朝。」唐僧謝了恩，騎上馬，大聖輪金箍棒緊隨。八戒、沙僧，俱扶馬挑擔，隨駕後共入長安。真個是：

當年清宴樂昇平，文武安然頭俊英。水陸場中僧演法，金鑾殿上主差卿。關文敕賜唐三藏，經卷原因配五行。苦煉兇魔種種滅，功成今喜上朝京。

唐僧四衆，隨駕入朝，滿城中無人不知是取經人來了。却說那長安唐僧舊住的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見幾株松樹一顆顆頭都向東，驚訝道：「怪哉怪哉！今夜未曾刮風，如何這樹頭都扭過來了？」內有三藏的舊徒弟道：「快取衣服來取經的老師父來了！」衆僧問道：「你何以知之？」舊徒弟曰：「當年師父去時，曾有言道：『我去之後，或三五年，或六七年，但看松樹枝頭若是東向，我即回矣。』我師父佛口聖言，故此知之。」急急披衣而出。至西街時，早已有人傳播說：「取經的人適纔方到，萬歲爺爺接入城來了。」衆僧聽說，又急急跑來，却

就遇着。一見大駕，不敢近前，隨後跟至朝門之外。唐僧下馬，同衆進朝。唐僧將龍馬與經擔，同行者八戒、沙僧，站在玉階之下。太宗傳宣御弟上殿，賜坐。唐僧又謝恩坐了，教把經卷擡來。行者等取出，近侍官傳上。太宗又問：「多少經數，怎生取來？」

三藏道：「臣僧到了靈山，參見佛祖，蒙差阿難、伽葉二尊者，先引至珍樓內賜齋。次到寶閣內傳經。那尊者需索人事，因未曾備得，不曾送他，他遂以經與了。當謝佛祖之恩，東行，忽被妖風搶了經去。幸小徒有些神通，趕奪，却似拋擲散漫，因展看，皆是無字空本。臣等着驚，復去拜告懇求。佛祖道：「此經成就之時，有比丘聖僧將下山，與舍衛國耆長者家看誦了一遍，保祐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止討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意思還嫌賈賤了。後來子孫沒錢使用。」我等知二尊者需索人事，佛祖明知，只得將欽賜紫金鉢盂送他，方傳了有字真經。此經有三十五部，各部中檢了幾卷傳來，共計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數蓋合一藏也。」

太宗更喜，教光祿寺設宴，在東閣酬謝。忽見他三徒立在階下，容貌異常，便問：「高徒果外國人耶？」長老俯伏道：「大徒弟姓孫，法名悟空，臣又呼他爲孫行者。他出身原是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因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佛祖困壓在西番兩界山石匣之內，蒙觀音菩薩勸善，情願皈依。是臣到彼救出，保護甚勸。此徒二徒弟姓豬，法名悟能，臣又呼他爲豬八戒。他出身原是福陵山雲棧洞人氏。因在烏斯藏高老莊上作怪，亦蒙菩薩勸善，虧行者收之。一路上挑擔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淨，臣又呼他爲沙和尚。他出身原是流沙河作怪者，也蒙菩薩勸善，秉教沙門。那匹馬不是主公所賜者。」太宗道：「毛片相同，如何不是？」三藏道：「臣到蛇盤山鷹愁澗涉水，原馬被此馬吞之，虧行者請菩薩問此馬來，歷原是西海龍王之子，因有罪，也蒙菩薩解救，教他與臣作脚力。當時變作原馬毛片相同。幸虧他登山越嶺，跋涉崎嶇，去時騎坐。」

來時馱經，亦甚賴其力也。」

太宗聞言，稱讚不已。又問：「遠涉西方，端的路程多少？」三藏道：「總記菩薩之言，有十萬八千里之遠。途中未曾記數。只知經過了一十四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嶺。遇林不小，遇水寬洪。還經幾座國王，俱有照驗印信。」
一叫：「徒弟將通關文牒取上來，對主公繳納。」當時遞上。太宗看了，乃貞觀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給太宗笑道：「久勞遠涉，今已貞觀二十七年矣。」牒文上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西梁女國印，祭賽國印，朱紫國印，比丘國印，滅法國印，又有鳳仙郡國，玉華州印，金平府印。太宗覽畢，收了。早有當駕官請宴，卽下殿攜手而行。又問：「高徒能禮貌乎？」三藏道：「小徒俱是山村曠野之妖身，未諳中華聖朝之禮數。萬望主公赦罪。」太宗笑道：「不罪他不罪他，都同請東閣赴宴去也。」三藏叩謝了恩，招呼他三衆，都到閣內觀看。果是中華大國，比尋常不同。你看那：

門懸絲繡，地襯紅氈。異香馥郁，奇品新鮮。琥珀杯，琉璃盞，鏤金點翠，黃金盤，白玉碗，嵌錦花纏。爛羹蔓菁，糖澆香芋，薺菇甜美，海菜清奇。幾次添來薑辣筍，數番辦上蜜調羹。麪筋椿樹葉，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乾薇，花椒煮菜菔，芥末拌瓜絲。幾盤素品還猶可，數種奇稀果奪魁。核桃柿餅，龍眼荔枝。宣州繭栗，山東棗，江南銀杏，兔頭梨。榛松蓮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齊。橄欖林檎，蘋婆沙果。蒸菹嫩藕，脆李楊梅。無般不備，不件不齊。還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饌，更有那美酒香茶，與異奇。說不盡百味珍饈，真上品。果然是中華大國，異西夷。

師徒四衆，與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太宗皇帝仍正坐當中，歌舞吹彈，整齊嚴肅，遂盡樂一日。正是：
君王嘉會賽唐虞，取得真經福有餘。千古流傳千古盛，佛光普照帝王居。

當日天晚，謝恩宴散，太宗回宮，多官回宅。唐僧等歸於洪福寺，只見寺僧磕頭迎接。方進山門，衆僧道：「師父，這樹頭兒今早俱忽然向東，我們記得師父之言，遂出城來接。果然到了！長老喜之不勝，遂入方丈。此時八戒也不喫茶飯，也不弄諛頭。行者沙僧，個個穩重。只因道果完成，自然安靜，當晚睡了。次早，太宗升朝，對羣臣言曰：『朕思御弟之功，至深至大，無以爲酬。一夜無寐，口占幾句俚談，權表謝意，但未會寫出。』叫中書官來，『朕念與你一一寫之。』其文云：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合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

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

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泐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古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見常隱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移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禽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佛有經，能分大小之乘；更有法，傳訛邪正之術。我僧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使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柄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振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

法遊西域。乘危遠邁，策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步；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踪。誠重勞輕，求深欲達。周遊西宇，十有四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三乘六律之道，馳驟於心田；一藏百篋之文，波濤於海口。爰自所歷之國，無涯求取之經，有數。總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計五千四百八卷。譯布中華，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遠福。濕火宅之乾饑，共拔迷途；朗金水之昏波，同捧彼岸。是知惡因孽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自作。譬之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染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矧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並日月，而無窮景福，遐敷傳布與乾坤而永大。」

寫畢，卽召聖僧。此時長老已在朝門外，聞宣急入，行俯伏之禮。太宗傳請上殿，將文字遞與長老。覽遍復下，謝恩奏道：「主公文辭高古，埋趣淵微。但不知是何名目？」太宗道：「朕夜口占，答謝御弟之意，名曰『聖教序』。不知好否？」長老叩頭稱謝不已。太宗又曰：

「朕才愧珪璋，言慚金石。至於內典，尤所未聞。口占敘文，誠爲鄙拙。穢翰墨於金簡，縹瓦礫於珠林。循躬省慮，覩面慙心。甚不足稱，虛勞致謝。」

當時多官齊賀，頂禮聖教御文，徧傳內外。太宗道：「御弟將真經演誦一番，何如？」長老道：「主公若演真經，須諱佛地，寶殿非可誦之處。」太宗甚喜，卽問當駕官：「長安城寺，有那座寺院潔淨？」班中閃上大學生蕭瑀，奏道：「城中有一鴈塔寺，潔淨。」太宗卽令多官：「把真經各虔捧幾卷，同朕到鴈塔寺，請御弟談經去。」

來。」多官遂各各捧着，隨太宗駕幸寺中，搭起高臺，鋪設齊整。長老仍命八戒、沙僧、「牽龍馬，理行囊。」行者在我左右。又向太宗請道：「主公欲將真經傳流天下，須當謄錄副本，方可佈散。原本還當珍藏，不可輕襲。」太宗又笑道：「御弟之言，甚當甚當。」隨召翰林院及中書科各官謄寫真經。又建一寺在城之東，名曰謄黃寺。長老捧幾卷登臺，方欲諷誦，忽聞得香風繚繞，半空中有八大金剛現身高叫道：「誦經！放下經卷，跟我回西去也。」這底下行者三人連白馬，平地而起。長老亦將經卷丟下，也從臺上起於九霄，相隨騰空而去。慌得那太宗與多官望空下拜。這正是

聖僧努力取經編，西字周流十四年。苦歷程途遭患難，多經山水受迍遭。功完八九還如九，行滿三千及大千。大覺妙文回上國，至今東土永留傳。

太宗與多官拜畢，即選高僧，就於鴈塔寺裏，修建水陸大會，看誦大藏真經，超脫幽冥孽鬼，普施善慶，將謄過經文，傳播天下不題。

却說八大金剛，駕香風，引着長老四衆，連馬五口，復轉靈山。連去連來，適在八日之內。此時靈山諸神，都在佛前聽講。八大金剛引他師徒進去，對如來道：「弟子前奉金旨，駕送聖僧等，已到唐國，將經交納，今特繳旨。」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職。如來道：「聖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喚金蟬子。因為汝不聽說法，輕慢我之大教，故貶汝之真靈，轉生東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我教，取去真經，甚有功果。加陞大職正果，汝為旃檀功德佛。孫悟空，汝因大鬧天宮，吾以甚深法力，壓在五行山下，幸天災滿足，歸於釋教，且喜汝感惡揚善，在途中煉魔降怪有功，全終全始，加陞大職正果，汝為鬥戰勝佛。豬悟能，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帥，為汝驕桃會上，酗酒戲了仙娥，貶汝下界投胎，身如畜類。幸汝記愛人身，在福陵山雲棧洞造孽，喜歸大教，入我沙門，保聖僧在路，

却又有頑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擔有功，加陞汝職正果，做淨壇使者。」

八戒口中囔道：「他們都成佛，如何把我做個淨壇使者？」如來道：「因汝口壯身慵，食腸寬大，蓋天下四
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諸佛事，教汝淨壇，乃是個有受用的品級，如何不好？沙悟淨，汝本是個捲簾大將，
先因蟠桃會上，打破玻璃盞，貶汝下界，落於流沙河，傷生吃人造孽。幸皈吾教，誠敬迦持，保護聖僧，登山牽馬，
有功，加陞大職正果，爲金身羅漢。」又叫那白馬：「汝本是西洋大海廣晉龍王之子，因汝違逆父命，犯了不
孝之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門，每日家虧你馱負聖僧來西，又虧你馱負聖經去東，亦有功者，加陞汝職正
果，爲八部天龍。」長老四衆，俱各叩頭謝恩，馬亦謝恩訖。

仍命揭諦引了馬下靈山後崖，化龍池邊，將馬推入池中。須臾間，那馬打個展身，卽退了毛皮，換了頭角，渾
身上長起金鱗，腮頰下生出銀鬚，一身瑞氣，四爪祥雲，飛出化龍池，盤繞在山門裏，擎天華表柱上。諸佛讚揚
如來的大法。孫行者却又對唐僧道：「師父，此時我已成佛，與你一般，莫成還戴將箍兒，你還念甚麼緊箍咒，
兒措勒我？趕早兒念個鬆箍咒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當時只
爲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豈有還在你頭上之理？你試摸摸看。」行者舉手去摸一摸，果
然無了。此時旃檀佛，鬥戰佛，淨壇使者，金身羅漢，俱正果了本位。天龍馬亦自歸真。有詩爲證：

一體真如轉落塵，合和四相復修身。五行論色空還寂，百怪虛名總莫論。正果旃檀飯大覺，完成品職脫
沉淪。經傳天下恩光闊，五聖高居不二門。

五聖果位之時，諸衆佛祖，菩薩，聖僧，羅漢，揭諦，比丘，優婆塞，各山各洞神仙，大神，丁甲，功曹，伽藍，土地，一
切得道的師仙，始初俱來聽講，至此各歸方位，你看那：

靈鷲峯頭聚霞彩，極樂世界集祥雲。金龍穩臥，玉虎安然。烏兔任隨來往，龜蛇憑汝盤旋。丹鳳青鸞情爽爽，玄猿白鹿意怡怡。八節奇花，四時仙果。喬松古檜，翠柏修篁。五色梅時開時結，萬年桃時熟時新。千果千花爭秀，一天瑞靄紛紜。

大衆合掌皈依，都念：

南無燃燈上古佛。

南無過去未來現在佛。

南無幢上佛。

南無無壽佛。

南無寶光佛。

南無寶月光佛。

南無那羅三佛。

南無善遊步佛。

南無慧炬佛。

南無慈力王佛。

南無金華光佛。

南無世靜光佛。

南無慧幢勝王佛。

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

南無清淨喜佛。

南無彌勒尊佛。

南無接引歸真佛。

南無龍尊王佛。

南無現無愚佛。

南無功德華佛。

南無旃檀光佛。

南無海德光明佛。

南無賢善首佛。

南無才光明佛。

南無日月光佛。

南無妙音聲佛。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毘盧尸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金剛不壞佛。

南無精進善佛。

南無婆留那佛。

南無才功德佛。

南無摩尼幢佛。

南無大慈光佛。

南無廣莊嚴佛。

南無智慧勝佛。

南無日月珠光佛。

南無常光幢佛。

南無觀世燈佛。

南無大慧力王佛。

南無才光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諸菩薩。

南無西天極樂諸菩薩。

南無比邱夷塞尼菩薩。

南無淨壇使者菩薩。

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同生極樂國，盡報此一身。十方三世一切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

南無法勝王佛。

南無金海光佛。

南無旃檀功德佛。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

南無三千揭諦大菩薩。

南無無邊無量法菩薩。

南無八寶金身羅漢菩薩。

南無須彌光佛。

南無大直光佛。

南無鬥戰勝佛。

南無文殊菩薩。

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

南無五百阿羅大菩薩。

南無金剛大士聖菩薩。

南無八部天龍廣力菩薩。

